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三辑

江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音乐教育家

刘北茂



李建华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音乐教育家刘北茂 / 李建华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5.11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3 辑)

ISBN 978-7-5496-0091-5

I. ①音… II. ①李… III. ①刘北茂(1903~1981)
—传记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250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三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950 千

印 张 / 98

书 号 / ISBN 978-7-5496-0091-5

全套定价 / 198.00 元

编委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龚振东

主任：蒋青

副主任：钱晴

主编：卞宏

副主编：张平

编委：蒋青 卞宏 钱晴

吴红敏 缪红珍 张平

张明 韩秀军

总序

2012年年底至今,江阴市档案局和有关镇、街道合作编纂出版了《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计三辑。第一辑收入五册:《上古圣贤季札》《徐霞客评传》《铁面仁心杨名时》《国乐之魂刘天华》《抗日英雄朱松寿》。第二辑收入五册:《东林英烈李应昇》《矢志抗清的老贡生黄毓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中国植物育种学家叶培忠》《现代文学家胡山源》。现出版第三辑,收入三册:《清代小说家屠绅》《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评传》《音乐教育家刘北茂》。

屠绅(1744~1801)字贤书,号磊砢山人。清江阴璜土人。乾嘉间小说家。13岁即为秀才。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云南师宗县知县,迁甸州知州。嘉庆二年(1797)任广州通判,嘉庆六年(1801),以候补在北京得暴病身亡。屠绅所著小说有《蟬史》《六合内外琐言》,杂说《鸚亭诗话》,诗集《笏岩诗抄》,志怪书《琐蛞杂记》。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筱珊,晚号艺风。清江阴申港缪家村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早年曾供职史馆,任庶吉士、编修、总纂等。后主持钟山书院、龙城书院、南菁书院。1907年创办江南图书馆,任总办。1910年奉调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被誉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之父”。1915年任清史馆总纂。此外,还总纂《江苏省通志》《江阴县续志》等。晚年寓沪,刊印丛书。1919年死于上海寓所。缪为清季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所著有《艺风堂文集》《续集》《藏书记》等。音乐教育家刘北茂(1903~1981)原名寿慈。江阴城内西横街人。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先后任暨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副教授,从事莎士

比亚作品选读、诗学、作文指导等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和研究。为继承二哥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志，刻苦钻研二胡、琵琶演奏技巧，从事民族乐曲的创作实践。全力投入音乐教学、创作和演奏工作。建国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安徽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创作《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欢乐舞曲》《千里淮北赛江南》等百余首二胡独奏曲。

这些长篇人物传记，是根据散落在浩瀚档案之中的文化遗存加以挖掘、整理而编撰出的。这不仅仅是实践建设“文化江阴”的事业，因为这些震古烁今的江阴先贤，用江阴人的精神，参与创造了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使之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套书冠以《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的丛书名是适当的，这些先辈的奋斗历程，也确实能够成为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人生启示录。

编者

2015年9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2
一、一个了不得的祖母	2
二、刘宝珊拉杨绳武搭伙办学堂	9
三、取名寿慈号北茂	14
四、家庭环境及其文化氛围的熏陶	16
五、半农和朱蕙仓促结婚	19
六、重病的母亲去了	23
第二章	26
一、俩兄长外出谋生	26
二、北茂听二哥天华拉二胡	32
三、天华的《病中吟》诞生	35
四、天华去常州母校任教员	42
五、贤淑知礼的殷尚真	44
六、庆祝半农大哥“高升”	46
第三章	50
一、北茂就读省立五中	50
二、暑假生活	55
三、华校董的刁难	59

四、天华北上谋职	62
第四章	65
一、北茂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就读	65
二、天华跟托诺夫学琴	68
三、听二哥说起“改进国乐”的宏伟计划	71
四、三兄弟聚江阴老家	74
第五章	78
一、北茂毕业于燕京大学	78
二、北茂婚后几年	86
三、北茂看二哥记谱	90
四、天华表示要写些激昂的曲子	93
五、学戏曲是为丰富创作	95
六、人们之所以记住刘半农	97
七、周末大家庭聚会	100
八、天华、半农之死	106
第六章	114
一、北茂断然拒绝日伪的重金相聘	114
二、从重庆到陕西	118
三、弃文从艺那天	131
第七章	136
一、创作二胡曲《哭子》	136
二、二胡曲《小花鼓》的诞生	139
三、穷学生常去北茂家“打牙祭”	143
四、从事民族音乐的也要学好外语	145
第八章	150
一、关爱侄辈	150

二、对盲童学生的爱心	156
三、抗战胜利那一年	157
四、北茂属于进步派	160
第九章	164
一、我有三样本事，英文、法文与音乐	164
二、学生选修二胡只为认准好老师	166
三、演奏一曲《光明行》	170
四、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	173
第十章	181
一、北茂家的节俭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181
二、侄儿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团	183
三、随暑期教育队赴内蒙古	185
四、首次招收民乐专业学生	191
五、教一批盲人学音乐	192
第十一章	199
一、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	199
二、他们给了北茂当“业余学生”	201
三、借调安徽任教	205
四、与同事交谈最多的话题是民乐的发展和创作	209
五、要想成为艺术家，视野就要宽广	218
第十二章	221
一、坚守在安徽和大家一起共度灾荒	221
二、对弟子说要珍惜自己的优越条件	222
三、对闵惠芬的赞许和鼓励	226
四、学生要好好学习，要又红又专	228
五、登黄山“观瀑楼”	231
六、不图一己名利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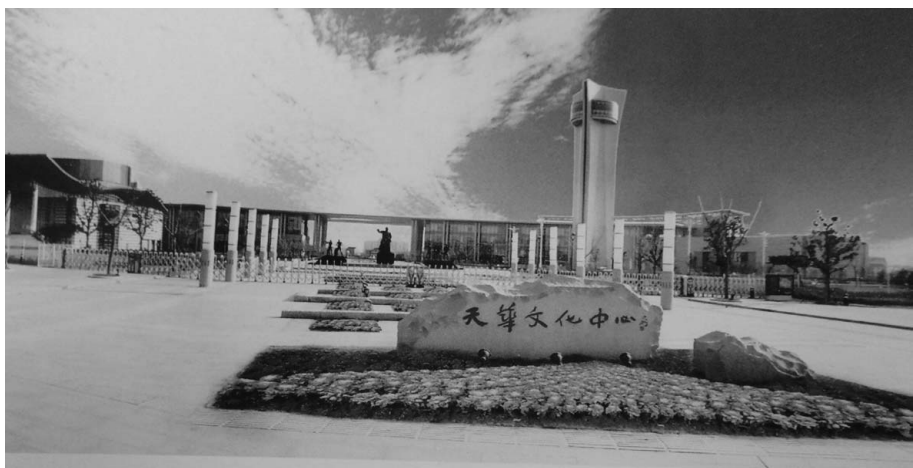
第十三章	239
一、在那难忘的岁月	239
二、含着泪花写《哀思》	246
三、要为二哥天华写传记	249
第十四章	252
一、以创作来填补和充实二胡文献体系的不足	252
二、对人赤诚相待的刘北茂去了	258
五、第二代音乐传人刘育熙	269
附录	274
刘北茂年表	274
后记	283

前言

凡到过江阴老城区、兴国塔西侧不远那处幽静院落时，就会为这里能走出三位杰出文化名人而肃然起敬，尽管他们已走进一段历史，然纵观刘氏三兄弟的道德风范与艺术造诣，仍旧会激起后来者更多的怀念与崇敬。

故人虽西去，精神长留矣！

要说刘氏三兄弟中的老大老二，对于他们生命里做出的旷世惊天之业绩，媒体已做了很多，在爱好文艺的人眼中，至少赫赫有名，特别是老二刘天华，还有了电影电视的造势，在江阴就有雕塑和以其名字冠名的文化中心和一所艺校一家星级休闲中心。相对说来，老三刘北茂受到的冷落，与他在音乐上取得的成就是不相协调的，忠厚朴实的刘北茂是陷在了两个兄长的光环里，可他却沉静着，憨态地笑着……



天华文化中心

第一章

一、一个了不得的祖母



夏氏画像

有人说：好的音乐、文学会一如醇美的葡萄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久弥香，无论它的制作过程是多么的繁琐、艰难和付出的代价是多么沉重，它呈现在世人面前是醉人的清香，散发的是诱人的无与伦比的自然光芒。我们的刘氏三杰就是这个美的制造者，老大刘半农写一手锦绣文章；老二刘天华将二胡拉得近乎天籁；老三自传承二哥音乐事业后，妙手天成亦成为一代音乐大家。

在说刘北茂之前，同样要先说说刘氏三杰的祖母夏氏，她亦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家居江阴城内南街，其父精诗善文，在年轻时就已崭露头角。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其父也免不了受时代的局限，没有让女儿正式读书。然而，天资聪慧而又好学的夏氏在家庭的熏陶和父亲偶尔点拨下，天长日久，耳濡目染，终于学会了识文断字、背诵诗词，成了一个知书达理的贤淑之人，自嫁刘汉后，尊老敬夫，勤俭持家，很得街坊邻里赞赏。刘半农后来为了纪念祖母，曾将故居命名为“思夏堂”。1989年，江阴市人民政府将西横街49号的这所房子辟为“刘氏兄弟纪念馆”。

北茂他们的祖父刘汉，字步阶，号梅卿，生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卒于同治三年三月初三日，纪年33岁。系清道光年间的“国学

生”，在江阴一带是小有名气的读书人（清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及其最高学府名“国子监”，在那里就读的学生，称为“国学生”）。他和夏氏成亲后，一直没有孩子，夏氏盼子心切，常到对门园通庵去烧香拜佛求签，一片虔诚之心，亦未能使她如愿。但他们感情很好，夏氏操持家务，刘汉潜心治学。可惜好景不长，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江海门户江阴，又遭遇太平天国的兵事（时称庚申之变），刘汉和其父刘荣均是在毁家护乡中先后阵亡的。刘荣，字荫荣，名廷赞，号大镛，生嘉庆十一年四月十一日，卒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日。父子循例入本族的忠义祠。

刘汉与刘荣逝世后，导致刘家的家道中落。受到沉重打击的祖母夏氏开始年轻守寡，虽然祖上在江阴城内西横街上有一座祖上留下来的两进十来间带有庭院的住宅及一个约两亩地的后园。但却没有其他经济上的来源，故只好靠纺纱织布和给人家浆洗缝补来维持生计。这时家乡亲友中一些好心人都来劝她去投奔娘家，给兄嫂带带孩子，料理家务，自己生活上也好有个着落。但坚强的夏氏是个知书达理的人，她有远见，有志气，不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一心要重建刘家门庭。于是就毅然决然到江阴东外香山脚下的三甲里殷家埭，从一户贫苦的刘姓本家那里过继来一个儿子。

当时那位同族本家有三儿一女，夏氏去领孩子时，三个满脸带着病态颜色的男孩，都吓得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最小的一个女孩则依偎在母亲怀里大哭。心地善良的夏氏见此情景，一再声明决不会亏待孩子，还要教孩子读书识字，并说：孩子不是卖给我们的，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都姓刘，将来我们还可以常来常往，这样好给你们减轻点负担，我老了也有个依靠。话语说得很实在。接着夏氏又和蔼地拍着女孩子的后背，安慰着说：别哭，别哭！你哥哥给了我们，你还可常来我家玩，你不就成我的侄女了吗？小女孩破涕为笑着问说：真的？夏氏露着慈祥的笑靥说：当然是真的啦！

夏氏本想要他们中的老大，意想着将孩子领来了可以马上读书，可老大死命不肯走，这时5岁的老三却自告奋勇地从床底下爬出来，壮

着胆子说：我去！家里好少一个人吃饭！夏氏脸膛一亮，连打躬作揖的心都有了，她对斜眉吊眼、喷着烟圈的本家，连连夸赞道：还是你家老三好，好样的！就伸展手臂去迎老三。老三名玉珂，字宝珊，邑庠生，生于同治九年庚午闰十月十二日。夏氏将小宝珊拉入自己的怀中后，笑容满面说：你们宽心，我一定待他好！

夏氏把小男孩宝珊带进江阴城的家中，夏氏还给宝珊买了顶西瓜皮帽子，头上扣了帽子，宝珊那两颗乌黑的眼睛变得更加灵动。此时夏氏还可以得到些娘家父母的贴补，在她的父母去世后，无人贴补家用，迫于生计，夏氏才效法孟母择邻而居的办法，将第一进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以很低的租金租给了一个穷教师王先生来办私塾，这样宝珊小时候也就可以在那里免费读书了。王先生为人耿直，与刘家和睦相处，感情融洽。



宝珊深受王先生赏识（连环画）

宝珊上学不用走出家门，可在乡下野性惯了小宝珊，天天从后代屋走到前代屋，连只麻雀也难见着，时间久了，还是渴望外面的世界，他常常会故意打个喷嚏，或龇牙咧嘴，或怪异一笑，或惊叫一声，

以引起一点动静，往下发展到趁老师背过身子时，伸出手去掏同学胳肢窝。王先生是知趣着，看在夏氏便宜的房屋租金，可他不能任其发展，就用假咳嗽来警示，在课堂还借鼻孔出气，骂了另一个同学，宝珊是聪慧的孩子，他是知其然的，不知其所以然的是被骂同学，他蔫头耷脑惭愧得很，从此在课堂不再捣蛋，王先生也从此如释重负。他现在可以规规矩矩搞好教学了，他这位私塾先生对学生还是管得很严

的，只要学生到齐了，前院门就关闭了，谁迟到了，要进来，都得“砰砰嘭嘭”敲一会大门。

宝珊从小就聪慧过人，现在又肯用功读书，就深受王先生的赏识，因而能得到悉心的指导，孩子在学业上大有长进。

宝珊收心了，王先生见他懂事了，一次见了在高堂焚香的夏氏，张嘴说了宝珊做功课认真的事，他一边赞赏一边还建议夏氏得空陪孩子外出散散心，念书也讲求劳逸结合。夏氏对王先生的话是言听计从的，当下就叫过宝珊说娘带你上街玩去，一只手就抚过喜笑颜开的儿子向门外迈，一大一小两双脚踩着高高低低、曲曲折折、镶着青苔边缝的石板路，已走至进贤街的方桥头了，这里是热闹处，桥边喧肆的茶楼、挤满了人的烧饼油条店，卖鱼的小贩、络绎不绝的商客，对读书识字的宝珊是个诱惑。后来夏氏每次带儿子出来，宝珊都会央求娘带他上这里。每次夏氏只得对他说，你唯念书好了，我才会领你上这儿玩耍。这是他们之间的约法三章。宝珊比较争气，学习很努力。夏氏为自己不失信，省吃俭用积蓄上几个钱，便领儿子来这儿消费。

宝珊过继过来一段日子后，他才弄明白自己这个家还有一位堂伯和堂叔（即刘汉的堂兄弟），夏氏让他称呼他们为明华伯和庚贵叔。两位长辈都是穷书生，又无子嗣，各自仅有祖上留下来的两三间旧屋，他俩见宝珊诚实用功，心中非常喜欢，都乐意接济他读书，同时又按家族的规矩，一起说定由他顶嗣。后来两位年纪不大就因病相继去世了，这样宝珊也就继承了他们的房产。

这时有人劝夏氏将那两处房子出租，以补家用，但夏氏考虑到丈夫在世时就想重修自己的房子，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夏氏便将那两处的房子变卖了，作为维修费用，以便给后代留下一所完整的住宅。

那年夏天，夏氏决定修房，购置了木料，由乡下的亲友撑船运抵郊外。时已黄昏，夏氏便请人往家搬运，同时叫儿子去河边照看。夏氏还嘱咐他带本字帖去看看，并说：在月光下看书太费眼了，你就带本字帖去看看吧！当皓月临空，在一片银辉的铺洒下，一批木料已经搬走，宝珊一人独自留在那里，他看着船上剩下的木料，却无法去体

味书法的神韵。在这宁静的氛围中，只听见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逝者如斯夫”的流水令人触景生情，宝珊不禁想起了故里的亲人，备感亲骨肉离别的痛苦；但又想到几年来母亲日夜操劳，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还一心让他识文断字，现在又要为他翻修房子，感激的泪水不觉滴湿了衣襟。

夏氏宝珊这一对孤儿寡母，时常会受到一些有钱有势亲友的冷落歧视。好在夏氏性格坚强，靠自力更生纺纱织布能生存下去，并供养宝珊读书。她对嗣子说：即使我们一旦穷得要饭，也要跳过这些人家的门口。无论她的生活怎样拮据，也没有把西横街这所住房卖掉，一心一意支撑着这个家。

夏氏的腰，早早就弯了。时间一轮轮从她的血肉上走过，走老了筋骨，走老了眼神，走老了她年轻时在三月的春光下羞红的脸庞。那时候，宝珊还少不经事，穿着开裆裤，爬到后院最老的一棵柳树上，拧吹柳笛，学鸟语，叫着只有当娘能听懂的话。

有一年，夏氏去三甲里走亲戚，当走到西塘坊圩一条冰封河面时，见到裹着破棉袄的弃婴，婴儿还在发着啼哭声，当即她就动了恻隐之心。江南的冬天河水结冰是比较薄的，弃婴放在冰上很容易下沉，慈悲为怀的夏氏就急忙进到附近的村叫人来施救，央人救起后，她便抱着婴孩折返回到江阴城的家中，手忙脚乱搞些婴儿吃的米汤和穿的棉袄，宝珊也来作帮衬，比如拿块尿布之类，家里添了个小妹妹，他也兴奋着。夏氏将小女孩当童养媳带着。

这就是刘氏三杰母亲蒋氏的来历，也可算是一户贫苦农民的女儿，不满周岁，其父蒋坤赐便病故了，其母因家贫，无法把她养活，便在一个严冬的早晨忍痛将她裹以破棉絮，遗弃在乡下一条冰冻的河中。

夏氏在世时对收养的童养媳很宽厚，但对嗣子却十分严格，她还时常叙述家史和自己的遭遇，以教育宝珊发奋自立。宝珊在母亲和王先生辛勤的教导下，熬过了十年寒窗，可在县试中却名落孙山，然夏氏并没有因为嗣子落榜而气馁，仍旧鼓励儿继续努力，并采取法乎上，将他送到江阴乡下三甲里的表姐夫郁介子老先生那里去就读。郁是当

地有名的秀才，他厌恶仕途，所以也不愿意再去参加乡试报考举人了，于是就隐居乡间，以教书为生。宝珊为了争一口气，在郁老先生悉心指导下，研读了经史子集中的重要篇章，认真学习了文章作法，经过两三个寒暑的苦学和钻研，在学业上有了很大的长进，终于在清光绪二十二年时考上了秀才。

时光不断流逝，夏氏日夜操劳，将两个孩子拉扯长大，约在清光绪十五年（1890）他们成亲了。这时刘家和那位曾抛弃自己亲生女儿的蒋母才取得联系，因为依照江阴的习俗，婚姻大事亦得由女方家长参与主持的。当时凡男女双方订婚须先用红纸书写“大贴”，上面亦有女方三代人的姓名。从此刘家和蒋家就有了来往。

当时刘家家境还不殷实，可婚娶时也少不掉要吹吹唢呐搞出点喜庆，还有给新娘子迎娶时穿的红棉袄，那件火焰一样的缎子棉袄，是夏氏用那双皴裂的手指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做成的立领、无袖、盘扣，婉约的中式风格。后来蒋氏也一直很爱惜，不走亲戚基本舍不得穿，而且以后每当夏天，她都会拿到阳光下，作一次次的翻晒。次年（1891），半农诞生了。这以后，家里生活一直很贫困。又过去了4年，1895年，天华亦诞生了。当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强迫腐朽的满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也开始进一步瓜分中国，从而大大加深了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灾难，同时国内军阀相争，战乱频繁，地处门户地带的江阴当然不能幸免于难。半农与天华的童年时间就在这内忧外患、家境窘迫的年代中度过。每逢战乱，宝珊和蒋氏便带他们兄弟俩逃往乡下避难，过着动荡不安的艰难生活。

夏氏用一个女性少有的坚强，紧握一支人的命脉，她在一个仅于垮塌的家里，硬是用自己的勤劳，将嗣子宝珊培育成了一个秀才。此时他已经26岁了。从这时起宝珊就有了当教师的资格，人们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当时贺客盈门，和过去“门可罗雀”的冷落情景恰成鲜明对比。为此，夏氏非常感慨，就对儿子儿媳说：我希望的是患难时的帮助，而不是成功后的恭维。谆谆告诫他们要教育好自己的两个孩子，将来要做雪中送炭的人，不要做锦上添花的人。夏氏还常对宝

珊说：由于你恩师的教导，你才考上秀才，所以你才有今天。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况且郁老先生教给你的学问之道足以使你受用终生，所以你要把恩师铭记在心，今后你要经常去看看他，尤其年初一，你一定要先到恩师家里去拜年，然后再到你亲生父母家里住几天，一个人决不能忘本啊！

夏氏一向接近和同情那些跟自己一样困苦的穷人们。比如，每年栽种在后园的水果成熟了，她会装在篮子里去分送给邻居和穷亲友中的老人和孩子们吃。对门园通庵老尼姑德全师傅是因为穷困才出家的，夏氏同情她们师徒，并感激她们对亲家的照顾，常送水果和食物去。德全师傅曾劝夏氏把多余的水果拿到街上去卖，多少也可挣个零用钱。夏氏说：穷人家吃不起水果，送他们尝尝鲜也好。再说我们一家也常得到大家的帮助，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就以自家产的水果来表示感谢吧！

这一年年届花甲的夏氏，怀着愉快的心情又踏上了通往乡间的小路，去看望三甲里的亲友们。她穿着件蓝色团花小袄，头上扎着黑布沿条缝边的黑土布护帽，脑后的髻上插上银簪，像踩高跷地扭着小脚，穿行在江南高低不平的泥巴土路上。

她见到一个亲戚邻居家有一位贫病交加的人，40多岁，已病得奄奄一息，他叫阮成。当时寄居在他侄子家，但他侄子已穷得养不起他，更无钱给他看病。

有菩萨心肠的夏氏见此情景，又像当初在回乡路上目睹冰上弃婴一样，不禁又动了恻隐之心，经过一番考虑，便毅然决定带满面菜色，身穿破衣烂衫的阮成进城治病。当时邻里亲友们无不担心垂危的阮成如果病治不好，死了怎么办？夏氏说：病治了才会好，阮成病好了，不就可以自食其力了吗？如果说万一治不好，人家亦不会说是我谋害他的。还是做件好事吧！阮成进城以后，夏氏找医生给他精心治疗，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与调养，病人居然慢慢地痊愈了。人们说夏氏又积了德，竟使病入膏肓的阮成起死回生，真是一个奇迹！阮成康复以后也不愿意回乡下，就在刘家住了下来，帮助料理家务，还主动在

后园里种了些蔬菜，这样也改善了全家和私塾里寄宿生的伙食。

到此时，刘宝珊所执教的私塾也就开始远近闻名了，不仅本城的子弟纷纷登门就读，而且还有外地和乡下慕名而来的寄宿生。家中正是门庭若市、书声琅琅，一派生机勃勃的最好时期。

二、刘宝珊拉杨绳武搭伙办学堂

刘氏三杰的父亲刘宝珊，在教过了两三年私塾后，深感私塾教学的内容与方法均很陈旧，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那天，他去黄田港买便宜货的咸黄鱼，在北门浮桥头遇上了戴着风帽、袖拢双手的杨绳武先生，便拉住人家上桥头一家茶馆喝茶，刘宝珊谦恭地说：你杨先生是本县学界知名人士，我找你是想拉你搭伙办学堂！思想同样十分开通的杨绳武，望着泊在港湾里的渔船、盐船，一只只在挂帆启航，说了一句：刘先生，你先想到了，我们也该起航了！



刘宝珊

不久他们的翰墨林小学堂开起来了，学堂开设了崭新的算术、英语、美术、体操等课程，后来半农天华北茂三兄弟的童年时代都是在父亲办的新式学堂里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三兄弟在家还从父辅以国学，得到全面的培养。

曾担负过五忠堂暨阳刘氏宗谱光绪版（1906年）主修的刘宝珊，对儿子管教严厉。有一次，半农与天华出去玩耍的时间长了，回来时兴高采烈，带回了在河边摸到的鱼虾。当时宝珊已卧病在床，听见他们回来，隔着屋子叫他们说：你们真能干，拿来给我看看。不知其里的儿子立刻拿了捉到的鱼虾跑到父亲床前，以为会被夸奖一番，谁知父亲却大怒，把鱼竿折断，狠狠地罚了他们一顿。

另有一次，天华在集市上买到一把纸筒二胡，带回家中，让父亲

见了，他同样大怒，说：寿椿，你不长进啊！抢过来将它扔在地上踩碎。他认为儿子喜欢这种叫化子拉的胡琴，将来没有出息。天华认死理，说：你搞坏一把，我等向娘讨了铜钱再去买。宝珊眨一下眼睛说：你敢！天华执拗地说：就敢！宝珊要打儿子，让妻子阻遏了，气得他嘴唇颤抖，要不是杨绳武从外面进门来，他还要找扫帚打儿子呢。杨绳武笑容满面说：和孩子别动气，还是加以疏导好！杨绳武看惯刘宝珊饱满的额头和眉宇宙的开阔，今天细打量天华，看看这父子俩脾性长相还正是一致的，他笑靥更深了，心想：他的脾气还不是和你一样。

刘宝珊对儿子主要灌输“四书”、“五经”。让他们长大后要志存高远。他对老大尤其不放松督促，常用这样一句话来鼓舞正摇头晃脑念诵着课文的半农说：寿彭，你是老大，要做表率！几年下来，他对老大的评介是优秀、杰出！半农小时候就有耐得住寂寞的品格，加上聪慧，据说3岁就会唱儿歌，6岁就能作对咏诗，8岁学绘画时，父亲还特地买了两部小画谱供他学。11岁进由父亲和杨绳武创办的江阴县翰墨林小学读书，这一年半农就开始了记日记，名人在质朴的另一面，都有其不俗处。一段时间下来，他感到记日记最大的好处，便是让他少偷懒。人不可能自觉，人的懒惰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他的体会。

半农一开始就像在与一个对手博弈的，他觉出了文字的趣味，就运用一种戏谑笔调写成一首打油诗。写作上是否也有“三岁看老”一说，当我们回顾文学家刘半农一生的创作，读者禁不住要喊出声来：



刘半农

绝妙！他的好些文章，就非常打破规范和固有秩序，写作上比较松弛，但往往有一种不经意中的传神劲道。他早先时期所做的作文，就很见性情，难怪小学老师杨绳武对小半农很是赏识，认为“此小子不同凡响，其前途无可限量”。

刘半农是那种小时候就很有出息的人。1905年，从翰墨林小学毕业后，以江阴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由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

堂。同期录取的还有后来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钱穆。刘半农天资聪颖，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平均都在90分以上，深受学监（校长）屠元博的喜爱。后来他还在一次由常州知府翰林御史黄步瀛到校出题考试中，成绩名列第一，得学费一年的奖学金。并成为校长屠元博的入室弟子。他是骄傲的，他很有人缘，同学中都以与他走近为荣，课余常喜欢跟随其行踪，一起时喜欢听他谈天说地。此刻他正和几个背后垂着辫子的同学在一起，同学都散布在操场水塘边的石凳上，初春的夕阳，从天宁寺的林顶洒过来，有一束光芒正照在半农轮廓鲜明的脸膛上。他正背着身，垂着的辫子看起来像一条长尾巴，他正用一口刚性的江阴话讲着阎应元抗清的故事，他说：我们江阴人是义民的子孙，是硬骨头！

这个阎应元故事，是父亲早些年对他讲的，父亲期望儿子将来做个有骨气的人，到那里也不要做软骨头。他父亲虽有一点守旧，但教育上还是有方式方法的，特别懂得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比如他发现半农爱好画画，并得了奖学金，他首先考虑的是学业和爱好的发展。不是从儿子口袋里往出掏钱，而是叫儿子去买一只照相机。激励人人会搞，然而生活中好多人就是破不掉陈规陋习。

就说这照相机，当时国人视它为魔鬼，误认为照一次相，就能摄走人的精血和魂灵，在常人避而远之的当口，他让儿子去搞，他的行为不是与毛泽东的母亲支持儿子搞革命一样让人敬仰。摄影是业余爱好，他不担心儿子搞了就会影响数理化。是的，半农后来的成就证明了其父的不俗。未来的中国不仅出了个作家语言学家，而且还多出了个摄影家，半农拍的照片很讲究艺术性，一张《暗红中的蜜吻》简直就是一章散文诗，那本1927年由北京真光摄影社出版的专著《半农谈影》更成为今天摄影家们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

再说到老二天华，此时正在“清国留学生”郁咏春老师的班上读书，郁咏春也与宝珊有不少的共同语言，来当私塾老师后，宝珊就特地将老二交他指导，现在他又支持天华专攻音乐了。而郁咏春是懂行的。天华很小的时候就对音乐有兴趣了，宝珊知道儿子最初接触到的

音乐是附近“涌塔庵”中和尚进行的佛事演奏和孔庙举行的春秋丁祭。还有后来县里举办的迎神赛会活动、大户人家举办婚丧喜庆的道场奏乐、沿街卖艺乞讨者的弹拉音乐。后来发展到每遇乡村中农民有拉唱，以及偶得机会见到的留学生带回来的钢琴或古琴演奏时，儿子总往那里靠。

郁咏春老师专长文学、好书法、擅古琴、精西画，学贯中西，多才多艺。这位后来成为刘北茂岳丈的老先生在发现天华这个学生之脾性是“朴讷寡言”，“纯乎得学子之正”，乃至课余，就常约天华去观摩其抚琴。作画、书写《张猛龙碑》。刘天华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并受到艺术熏陶。稍长，又得郁先生指点拉开了二胡。

为父者刘宝珊的确是天下最善之人，同时也是最懂儿子心思的人，他不固执，对于儿子的选择，他最终还是支持的。

半农和天华嘴馋，对奶奶说要吃黄鳝，夏氏对孙子疼爱，就叫阮成下乡捉，阮成有这方面强项，就拿了花箩锄头柄出了城，半天功夫回来，花箩里黄鳝已有好两碗。夏氏高兴地对俩孙子说：等着，好婆给你们烧来吃！

她取过阮成的花箩，领着孙子到后院的井台上，刚要拿剪刀杀黄鳝，突发性地眼冒金星，昏厥摔跟头了。

半农和天华见状，惊叫起来：好婆好婆，你怎么啦？

响声惊动了前院教书的宝珊，他扔下红批的毛笔，双手撩着长衫下摆，匆匆赶过来，到场地后忙低下身子给母亲掐人中，夏氏好一会儿才醒过来，宝珊心痛地说：娘，你不能歇歇，杀黄鳝阮成也会的，非要自己动手。从此，大家就不让患贫血的夏氏操持家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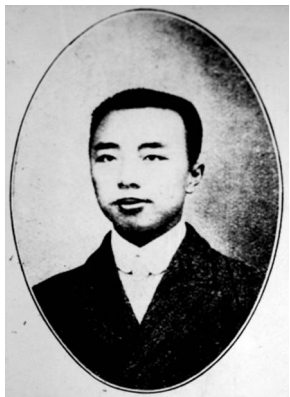
阮成接潜了好多的家务，他也仿佛找到了安居乐业的一个归宿，他像刘氏家庭中的一员，每天和大家愉快相处，这时全家人都亲切地叫他“阮成老伯伯”。他知足勤劳，待人忠厚诚实。他说只要吃口饭，不肯拿工钱，但夏氏还是坚持每月都把他的工钱积存起来，供他将来养老之用。

刘氏三兄弟的母亲蒋氏也像夏氏一样教子极为严格，她经常叮嘱

半农与天华在学习之余帮阮成干点零活，从小培养他们勤劳的习惯，阮成来时也爱讲点民间故事和农村见闻。兄弟俩听得津津有味，从而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因此，这位朴实的老农无形中成了半农与天华两个人童年时代的一位特殊的老师。

刘家和农村的穷亲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半农自幼到青少年时代都有机会接触到穷苦的劳动人民，从而熟悉了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和语言。而半农与天华自幼年起就经常随父母下乡，使他们能听到家乡丰富多彩的民歌和民谣。三甲里刘氏本家村子里，有一个发豆芽菜的老农是当地有名的歌手，他唱的江阴方言民歌很有代表性。这一切不仅启发了半农后来的诗歌创作，而且也培养了天华自幼对民间音乐的热爱。同时他俩能来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间，常有机会干点农活，接触到淳朴善良的劳动者和明媚宜人的大自然，这对他俩丰富生活、开阔眼界、陶冶情操、激发想象都受益匪浅，对他们日后的艺术生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时光荏苒，春去秋来，一转眼阮成来刘家已三四年功夫，这时半农已经有10岁，天华有6岁。夏氏恰在此时因病去世。她去世前还谆谆告诫儿子儿媳要教育好下一代，即使将来受穷也不能将祖产的房屋变卖，要留给子孙后代。宝珊婆婆着眼泪应承着。夏氏的葬礼虽不过太热闹，然但凡知道者，都自觉赶过来作送别。这位年轻守寡、养育了儿孙满堂、谱写了残损家庭历史的小脚女人，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夏氏的一生平平常常，就像刘家墙角处那口滋润全家的水井，永远清澈、不枯竭不张扬。回顾慈母的林林总总，宝珊难以忘怀，对于慈母的离去，让他像像脱了线的风筝，由于过分悲痛，加上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不能再教书了。家中又断了经济来源，而半农天华兄弟俩均在求学和长身体的前阶段，开销不断增加，致使刘家再次陷入贫困的境地，有时竟以借债度日。



刘天华

三、取名寿慈号北茂

祖母夏氏去世后的第三年，即1903年7月10日，宝珊的三子北茂出生了，这时。全家靠重新当教书匠的刘宝珊维持生计。蒋氏由于心绪不好，身体虚弱，生下北茂后一直没有奶水，阮成就用石臼舂米粉，用磨子磨豆浆。北茂的婴儿期是靠阮成喂米糊和豆浆度过的。由于营养不良，孩子从小就很瘦弱，以致后来很晚才会走路和说话，但记忆力却很强。阮成十分疼爱北茂这个可怜的老三，对他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有空就抱着孩子玩，这样也减轻了蒋氏不少劳累和忧愁。然而蒋氏的身体素质还是差，到后来连一只马桶也拎不动了。为每天做这件事，蒋氏只得在马桶铁箍间串联起一根棍棒，让老大老二用臂膀抬着去后园菜地处倒进茅坑里。这种事倘若遇上阴雨天或者三九严寒天，过天井长满绿苔的地砖时，稍不留神就会在结上坚硬冰块的地面上摔倒，那地面空身踩上去都很滑，别说抬了东西。一次兄弟俩就摔倒了，马桶内的粪便泼了一地，臭气冲天，兄弟俩身上也肮脏不堪，让刘宝珊清理了老半天，手洗了几遍，往鼻子前闻，还是有异味。

刘家企盼用新生儿子名字来祈福免灾，为求吉利，便给新生儿取名寿慈号北茂，意在“盼慈母健康长寿”与“北堂茂盛”（北堂即母亲之意）。

新添贵子，穷途末路的刘宝珊还要讲究个面子，借款来办三朝酒，邀请了亲朋好友，大家不能不够面子，到时日就赶过来贺喜，其中就有与宝珊一起办新学堂的杨绳武，教过天华读书拉琴的郁咏春，还有宝珊老朋友殷可久，曾在刘家租房办过私塾的王先生也被邀请来了，老先生眉毛胡子全白了，背驼得也挺不直，拄着拐杖过来，向同行的后辈说着话。他边走边叨唠以前刘家房子的事，他说刘家过去有十间两院堂，后来逐年衰败了，现在就存下三代三间的房屋了，不过看着中间镶嵌着云母片的落地长窗，昔日风貌仍旧可以看出一点的，宝珊肯吃苦，往后刘家会发达起来的，你看寿彭和寿椿两小子都聪明伶俐。

他们说东道西地跨进院门。

宝珊满面春风地说了新生儿名字，亲朋好友都夸赞好，又提到宝珊的学问，纷纷称赞说宝珊先生给儿子起名字是不肯随意的，还考究个含义，如给老大老二起名字，他就思量到刘家祖上几代都是中年夭寿，便搜索枯肠，找到了两个能与死神抗争的名字：寿彭和寿椿。前者典出于《神仙传》里，颛顼的玄孙彭铿，或云姓卅（jian）名铿，传以长寿见称。原系先秦传说中的仙人，后道教奉为仙真，生于夏代，到殷代末年还活着，当时已有八百余岁，因他擅长烹饪，乃被尧封于彭城，后人乃称彭祖。宝珊在给长子起的名字里是寄寓着能像彭祖那样获得高寿。后者典出于《庄子·逍遥游》里，载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后人乃用椿令为祝寿之辞。宝珊是深深地祝愿次子能像椿树那样长命。

王先生早已坐在酒席上喝开了酒，他对走过来敬酒的宝珊说：宝珊，小儿叫寿慈，意思有了，是否深得我心啊？“深得我心”是宝珊挂嘴边的口头禅，王先生这会挺有幽默感了。宝珊心花怒放着，这会就笑嘻嘻接过一句说：是深得我心，深得我心啊！

给小北茂的三朝办过不久，三甲里的阮成因病回乡了，当时刘家的生活已难以为继。三兄弟的母亲蒋氏为一家人的生活起居打理，总是有一大堆忙不完的活儿做，累坏了也不肯歇着，来到后院墙的天井旁用扫帚洗井台，东北角那口井台的地砖长了绿茵茵一层青苔，湿度大了脚步过来有些滑，那是她每天要洗衣做饭、浇菜地的，而且孩子们也喜欢来这儿爬着井圈看井水里自己的影子，她是很怕孩子们掉到井里去的。所以她宁愿自己劳碌着，可这让她安心。

宝珊望着自己的贤内助表现出了一个农家女子特有的勤快。他真正体味着一种叫痛苦与幸福交织的东西，看着家里锅碗瓢盆柴米油盐，全由妻子操持着，让他有了一心一意教书的精力，这是他感受幸福的地方；然当他看着她为一个家辛勤操劳，身体健康愈来愈差时，他就觉得十分痛苦了。

刘半农后来在欧洲留学时，曾回忆起自己的母亲，写下一首催人

泪下的散文诗《饿》，叙述了当时刘家两次陷入贫困生活的悲惨景象，记录着每年秋后半农兄弟们的那位姑妈（宝珊老家的小妹），从蟠龙山来江阴城看望三哥家，姑妈在亲戚中算是家道小康的，所以每次来都带些自家生产的农产品，其中总有两条咸鱼和一方咸肉。姑妈到来，家里的生活就会改善一些。但是他们的母亲还要留下一条咸鱼挂在窗口，直挂到过年。这首诗中刻画了一个满面菜色饿得“没精打采”的穷孩子立在家门口，眼巴巴地望着“对面荒场上”一群孩子在尽情玩耍，而他自己却饿得没有力气去玩，他饥肠辘辘，忽而联想到很久以前他的姑妈曾“两条咸鱼和一方咸肉……有一条咸鱼挂在窗口，直挂到过年！他回进门去，看见他妈妈，正在屋后小园中洗衣服（是洗人家的衣服贴补家用），一只脚摇着摇篮，摇篮里的小弟弟（刘北茂），却还在不住地啼哭。他又恐怕他妈妈，向他垂着泪说：大郎（刘半农），你又来了！他就一声不响，重新跑了出来！这首散文诗虽发挥了一些想象，概括了家乡穷孩子的生活，但其中却包含着刘家的影子。蒋氏没读过书，但作为晚清秀才妻子，还是略晓文史、通情达理的，江南水乡的灵秀、民间艺术的熏陶，也使她深暗儿歌童谣民俗曲。半农尚在襁褓时，就经常沉浸在母亲轻轻甜美地哼唱之中。在半农眼中，母亲也是艺术家。

四、家庭环境及其文化氛围的熏陶

北茂蹒跚学步时跌了不少跟头，跌倒了再爬起来直到自己会走路为止。当时大人忙碌生计，一时照管不上，小家伙三番五次尿湿裤子却浑然不知，还饶有兴趣地捏泥人拍巴掌。四五岁时顽皮淘气。春天，他就在后院竹林里乱跑，采一束鲜花盘成花环戴在头上，脱下衣服去追赶踮踮起舞的蝴蝶；夏天非要让两个哥哥领着到涌塔庵旁的河浜里游泳，在河沟里捉鱼摸虾抓螃蟹，暴烈的太阳下就是不肯回家；秋天，他跟随母亲到舅舅家后，就模仿大人的样子割稻谷，田间地头到处都有他的足迹；冬天又到自家后院滚雪球，弄得满身湿，害得母亲

只得捡了些柴禾，回家坐火塘边给烘烤。

北茂打小还喜欢到自己后院逮小蚂蚱捉螳螂，每年秋季母亲拔红萝卜的时候，是蚂蚱和螳螂最多的时候。他拿着一只父亲用过的旧烟袋，跟在母亲后面。母亲拔萝卜，他就逮蚂蚱捉螳螂。这些昆虫有翅膀，不好抓获，且藏匿在绿色植物间，很难发现它们，即使发现了，也很难逮住，因为它们能飞又能跳。飞到另一株植物上的是一只螳螂，伸手逮住了，也要小心它们的前脚，螳螂两只前脚像蝎子，螫弄不好要钳手。常常费不少劲逮上了，可自己小手又让钳住了，喊救兵。母亲过来解围，无奈地说：你能不能让我安心一点！母亲放跑了那只有螫的螳螂，可小孩是不长记性的，可不了多久，他又去惹火烧身。



刘北茂

刘北茂在故乡度过贫困的幼年时代，受到家庭环境及其文化氛围的熏陶，常在母亲膝上听她唱民歌、讲童谣，6岁开始跟着父亲识字描红，诵读通俗古诗文，9岁就读于翰墨林小学，接受新文化思想教育。两兄长早些年也都入翰墨林小学读书，这里除国学课外，还设立了英语、数学、博物、体操、美术、音乐等新式课程，而且英语教学质量也较高。北茂小学时在英语方面就十分出色，大哥半农还特意安排当地外国传教士对他进行辅导。二哥天华曾教他背诵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处，八九十枝花”之类的小诗。

两位兄长还时常带他去听小热昏，小热昏是广泛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曲艺谐谑形式，又名“小锣书”，俗称“卖梨膏糖的”，是一种马路说唱艺术。始于清光绪年间，盛行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那晚得闲，两兄长在晚饭后，手拉着小北茂到县湾街的十字路口看小热昏来了，他们到来时，那边已经要开始了，是一对中年男女。男的把背上的一只扁木箱卸下，放在折叠的支架上，开箱取出一面小锣，又在头上套一顶滑稽可笑的无顶帽子，颇似京剧里媒婆戴的那种，不过他的帽子后面还生着一根向上翘的尾巴，一颤一颤的，看上去更

觉可笑。他左手持一面小锣，右手持敲板击锣，极有节奏地敲出“嗒、嗒、嗒”的声音，边敲边跑开了。这时围着的一大群小孩，嘴里就开始嚷嚷：看“小热昏”喔，买梨膏糖喔。

北茂在兄长带领下找好一个空档停下脚步。好戏开场，只见那对夫妻往长凳上一站，支架上的箱子便成了演出的小桌，小锣、器具等都可放在上面。“热昏”在吴语中还有瞎三话四的意思，这种卖唱的确也为博一笑而不惜瞎七搭八，胡编乱造。演唱有一定的程序，是先简单后繁复，先一般化再“重头戏”。大抵先是模仿一些方言、民俗，学学南腔北调。北茂印象中最深的是那位艺人学吴语哭死人：“啊呀我格苗根笃格爷啊”一句，唱到最后有拖腔，然后怪声一转，“啊啮欧”一声向上翻，一边做抹眼泪、鼻涕的样子，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此后，两人再插科打诨，男的假意说错了或占占便宜，女的就将折扇在他的光头上打一记，男的就做个鬼脸，头颈一缩，出点洋相博大家一笑。当然，这种肉麻当有趣的低档噱头是不会满足看客的胃口的。不忙，男的还有节目，比如快板、绕口令等。他左手打起两块竹板，右手是一串小竹板，两手同时打得飞起来：“嗒嘀嗒嗒，嗒嘀嗒嗒”。听来倒也十分爽脆、轻快，曲调记得有“金铃塔”之类，绕口令“有个胡子，骑只骡子，有个驼子，挑担螺蛳”也还记得。唱了约半个钟头，他便在精彩处突然刹车，或者说下来要唱个更好的，然后便奔向“主题”：“今朝给大家带来一样好末事，啥个末事——”他打开箱子，取出的却是几大块扁平的糖块，有淡绿的，有玫红的，玫红的价格高一点，糖里有玫瑰花和桂花。这是什么？梨膏糖。

小热昏将它的功效吹得天花乱坠。糖块上划着整齐的小方格，便于掰小，约一厘米见方一块，一分钱，玫红的要一分半。这时，小孩就要向父母要钱了。有的大人就乐呵呵地买几块，有的却抱着孩子假痴假呆往后缩，孩子就嚷嚷或哭闹，现场便嘈杂起来。买客多，小热昏的脸色就很灿烂，倘若看的多，买的少，小热昏的脸就绷紧起来，有时还要“现开销”讥刺那些只想听不想买的人，“轧末轧勒前头，屁末拆得蛮臭”，让人听了脸上有些挂不住。北茂虽小，但他已经知道自

己白看不上去买个几分、一角的，感到十分羞惭。那时兄长就会拉着他离场子。

然而像小热昏这种民间艺术，也为北茂日后改志愿主攻音乐打下了前期思想基础。童年的启蒙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刘家离江阴城内的涌塔庵及孔庙很近，每逢庙里僧家举行佛事，孔庙的春秋丁祭，县里举办迎神赛会或大户人家办喜庆、做道场，遇有奏乐时，天华常常要带上弟弟北茂挤在人群里去看热闹。北茂早就认得涌塔庵的一个小和尚澈尘，他是二哥儿时的朋友。澈尘很聪明，会多种乐器，他们和澈尘常在一起玩。后来，还结交了涌塔庵其他会吹奏的和尚，向他们学习民间音乐，并一起演奏佛曲。那时的佛曲有许多是由民间音乐串联改编而成。除此以外，当他们到江阴东外大桥镇西塘坊圩看望外婆时，也得到接触民间音乐及民谣的机会。他们与大哥半农对这些民间文艺及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会利用机会访问乡村的民间艺人，聆听、记录他们的演奏。同时，江阴城内有位日本留学生郁咏春先生，就是教天华的老师，后来成为北茂的岳父，他会弹奏钢琴及古琴，他们就从郁先生处聆听接触到了钢琴与古琴。

北茂生性富有乐理天赋，受二哥天华影响，自小酷爱音乐，少年时便初步学会了二胡、琵琶和笛子等民族乐器的演奏。夏日，他还喜欢和二哥一起去乘凉，一块门板就搁在大门口的街道上，二哥用一把蒲扇替他赶着蚊子，他在宁静的夜色中，听小城在憨厚的呼吸里，入梦。那些闪烁的群星，有多喜欢眷顾于他，一枚枚，棋子般散落在天上。蟋蟀唱起歌谣，茉莉散发清香，淡淡的，乳汁一样的雾霭，聚集，聚集，而后，散布在井市。

五、半农和朱蕙仓促结婚

午后的风，温柔的掠过池塘边，掠过麦田旁，掠过那柔嫩的柳枝，掠过那娇开的花朵。风过处，池塘吹皱一池碧波，麦田漾起点点涟漪，

柳枝舞出一树妩媚，花朵绽出满墙春色。是大自然最好的季节，然而这样好的时节，对于刘宝珊家也调剂不出一顶点欢声笑语。因为此时刘宝珊内人蒋氏的身体越来越差了，这下他更不敢怠慢了，各处找方寻医问药，为煎中药，为病榻前的妻子还特地买了一只陶制的药罐。因为服中药先得煎药汁，北茂记忆里的母亲是与这些中草药相连通的，每当父亲抓回了用生报纸包裹的中药，父亲就去忙碌学堂的事，此时母亲就带着病重的身体下床煎药，一大包的药，浸泡后放入药罐，搁在煤球炉上，7岁的北茂拿着蒲扇过来慢慢地扇着，母亲带着一丝的笑靥对儿子说：寿慈，娘告诉你，煎药汤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北茂点着头，就将蒲扇扇得得慢。看上去羸弱慵懶的母亲则满意地坐在一旁看着儿子打扇子，一会儿，煎着的中药在药罐里翻滚发出声响，沸腾后，一股股热气，那种带苦味的中药的气息就从药罐里升起，弥漫了整个屋子。

药汤煎好后，母亲还对小北茂说：中药要趁烫时喝下的，凉了药性就差了，也会变苦，到时翻了胃就喝不下了。北茂就想尝试一下中药的味道，有一次，他守护在母亲的床前看母亲喝中药，热腾腾药汤在床头柜上搁着，母亲端过碗准备喝时，北茂突然说：娘，我想尝一口中药！全身乏力母亲笑貌一现说：傻孩子，中药很苦，你不怕苦？

北茂不服输地说：不怕苦，娘喝时从不皱眉头，我也要皱眉头！母亲将碗放低一点，北茂上前尝了一口。母亲追问：中药苦不苦，烫不烫，觉得好不好喝？北茂伸出了舌苔，连说：太不好喝了，娘，你受苦了！母亲将汤药喝完，用手背抹一下嘴角边的药汁，说：所以你要有好身体，像你二哥一样强壮！母亲喝完了药，躺在床上休息，北茂习惯性端着药罐子外出倒药渣。

可北茂不想将药渣倒在自己家门口的马路上，也不想倒在别人家门口的马路上，每次他总是跑到兴国塔那里的墙角落才倒，可那里没有几个路人经过，他听母亲说要把药渣泼到马路上让人踩的，踩了就会把病带走了，北茂虽小，但他懂得药渣不能倒在自己家门口，也不能倒在隔壁人家门口的，他也不愿意让病秧子带给其他人，于是每次

都把药渣倒在了没人经过的墙角落。尽管刘宝珊虔诚地信懒俗语讲药到病除一说，可对于妻子却疗效不佳，半年后其病灶还在往坏处发展。

这时信俸积德行善的刘宝珊也想到了一种民间习俗，不管是迷信科学，当时流行这种做法，就是但凡家中有人病危时，就企图通过办喜事来驱除病魔，以求转危为安。刘宝珊想到老大20岁了，到了考虑婚姻的时候了。

这年初夏，半农就与东门牛尾巴巷帽店伙计朱子文的长女朱蕙完婚了。朱蕙比半农大3岁。

虽然后来也同样没有挽救回母亲的生命，但朱蕙却成为他一生最忠实的伴侣。

这时期天华赴常州府中学堂读中学了，听老二回来说校长屠元博，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为改革旧学，延聘中外教席协力治校，因而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还介绍说音乐理论家童斐（《中乐寻源》一书作者）也是其中之一。童斐，号伯章，宜兴人，是拔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个子矮壮，脸盘宽大，那重眼泡



刘半农和夫人朱蕙

下，有一对总在搜寻他人灵魂深处隐蔽的大眼睛。走起路来神态持重，行规矩步，似乎是个可敬而不可亲的道学先生。但一到课堂上，就仿佛换了一个人：手舞足蹈，谈笑风生。要是讲的是痛史，则两眼怒睁，拳打脚踢，声泪俱下。有一次说到老师讲《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当讲到“图穷而匕首见”时，竟拔出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声咆哮，将匕首嗖地一扔，直定定地钉入后墙。他又模仿荆轲追秦王之势，绕着讲台团团打转，脚下的灰尘也蓬出团团白烟。这时教室里三十多个学

生，都目瞪口呆地陷在怵目惊心中。

当时，天华就激动得双手不由自主地抓住了胸膛。宝珊对自家老二所说不用怀疑，他说：这样多才多艺的先生不多见的，你今后要好好学人家，能作这样有学问人的弟子，是我们攀高枝了。那天天华还向父亲说童斐目前正致力研究昆曲音律，每到周末假日，便邀约沪苏一带之昆曲家来校同台献艺交流，所以他周末假日不回家了，有事让大哥相帮吧！宝珊眉开眼笑着，爽朗地说：你去吧！

刘宝珊对儿子向上学好总是通融的，他尽管心里想着要老二帮助做做家务，可当儿子讲要利用假日学习音乐时，他还是点了头。这对刘天华增长见识起了大作用，刘天华每次都躬逢其盛，由此接触了传统戏曲音乐，加上在唱歌课又受到西洋音乐的熏陶，当校方组建军乐队时，刘天华便以过人的禀赋和乐感获准入选。经多年勤奋练习，几乎“学会了队里的所有乐器”，尤其擅长小铜角。

一个月后，天华回家，给床榻之上的母亲端汤药，虚弱的母亲还关心着他的学业，蒋氏说：你拉胡琴，可别耽搁国文和算术啊，往后要靠这些吃饭的。天华向母亲保证说：娘，我不耽误正课，学音乐全是业余时间，你安心养病。此时北茂进来，见了二哥很开心的样子，说：二哥，我尝过母亲吃的中药，太苦，你也尝了一口试试？天华笑一笑，说：不尝我就知道药不好吃的，不料就不会有这么一句，叫苦口良药了。这时蒋氏问北茂：寿慈，丝瓜、扁豆去摘取了没有，一会搀扶着我去做饭，你爹他们下了课就要吃饭的。北茂说：早弄好了，我不然早过来了，见丝瓜藤蔓干了，我还端了碗去浇水的，跑了好几趟。蒋氏望着小儿子额头渗着汗珠儿，脸膛上展露出了一丝微笑，说：寿慈，真懂事！这时一旁的天华说：娘，你就别起床了，我来做饭！这些天，天华心里十分矛盾，看着母亲患病，弟弟尚小，哥哥也在常州读书，靠父亲一个支撑，也确实太难，他想起前些年由于家中经济困难，父亲曾有打算只想让大哥升学，不打算让他升学的，后来是自己坚持要升学，小学毕业后才进入了常州府学堂。现在他心里却有了退学想法，但他不能将想法透露出来，那样母亲会受刺激。

他在母亲面前，要搞个两全其美，他一直在思量着法子。所以当母亲在饭桌上与他言谈时，他总是答非所问。有时还是老三北茂插嘴帮着回答的。宝珊脸孔有些挂不住，停了吃饭，慨叹一句：寿椿，你今天有心事吧，老是心猿意马的样子。天华将碗挡了面孔，慌慌张张颤声说：我没有。

六、重病的母亲去了

刘半农在新婚蜜月之中，面对重病的母亲却时时忧心忡忡。

1910年6月19日，蒋氏因病重不愈而与世长辞。那件她将当作珍品的火焰一样的缎子棉袄，宝珊最后给妻子穿在身上。棉袄随人躺进那只薄薄的棺槨里，三天后安葬西门外的青山。

刘家在几天之内，喜乐变成了哀乐，欢笑变成了悲泣。那几天，这一处低矮屋檐上空，袅袅的炊烟没有停歇过。三兄弟一直守着父亲，一直哑着嗓音安抚着父亲。且把如潮而涌的悲痛压在心底，对母亲他仿佛有更多的辛酸要垂泪，母亲对家庭是有太多的事儿要牵挂，丈夫和三个儿子的四季穿着，一家的油盐酱醋，还有烧柴等。

对于母亲，三兄弟后来都有感恩方式，老大刘半农就深含浓浓的感情，几年后，他用江阴方言写就了《扬鞭集》（北新书局1926年版），中间就有写母亲劳动的篇章，一首《织布》便是当年看了母亲帮祖母纺纱织布后写出的：“织布织布，朝织丈



牵挂着一家生计的蒋氏（连环画）

五，暮织丈五，尚余丈五！”点出了贫苦人家的活是永远没有终点站，为生活就得起早贪黑地织，织机像一个个贪得无厌的魔鬼，吞噬了母亲的青春，吸尽了母亲的血汗，使母亲过早失去了年轻人的活力和欢乐。

北茂思念着母亲，忆起前些年，时令一入三伏，家里都要晒衣，做酱，腌瓜的，腌瓜的原料，就是后院菜园长的菜瓜、黄瓜，未成熟的大香瓜，甚至还有到大街上拾取的吃剩西瓜皮。病弱的母亲在大暑天里，头上搭块湿毛巾，坐在后门口屋檐下，耐心地洗濯，剖开，用羹勺掏去瓜瓢，烈日下控干净水，又在每条舢舨舟似的剖开的瓜中，舀进一匙细盐，就起身走到菜园中间搁置的门板上，菜瓜、黄瓜，经历“咯炸炸”的白日晒，半天时间里，原本鲜嫩光洁嫩瓜，眼瞅着起了皱纹，水分晒干了，变得干瘪一块，撕下小块，填进口中，竟是“嘎嘣”爽脆，可以当搭粥的小菜了。

此刻，北茂竟能回忆起吃腌瓜时嘴角处脆生生的作响声，好听，犹如初春的冰河乍裂。母亲去了，往后的夏天里，还能否吃上这爽脆鲜香的腌瓜呢？他更加思母亲深切，伤心得不能自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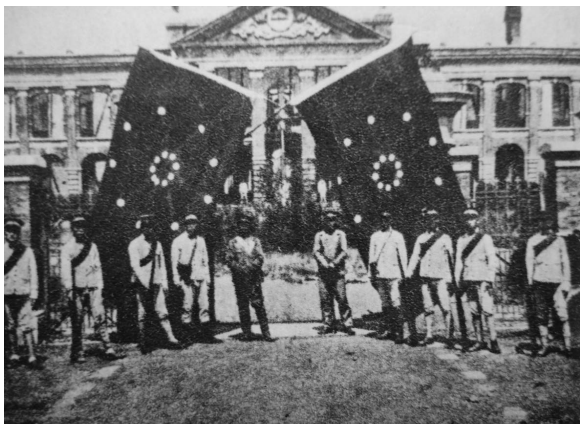
北茂用他童年的眼看着，看着母亲操持着的这个家，看着母亲很多次躲在灶间吃隔夜的馊粥饭；想着母亲在他的大哥二哥出门前，总要唤过他们，挨着他们的身子，用老树皮一样干燥的手帮助他们整衣裳，母亲也常帮助他穿衣服，母亲的手不仅糙且更像一块冰，当母亲手指触碰到他的脖子时，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往里缩。那时，他泪涔涔望着棺材在心里说：娘啊，你的死，是不是我没有将药渣倒在马路上，让路人踩，踩了兴许娘的病就被带走了，嗚嗚！他紧靠着二哥，眼泪像下雨的簌簌落。母亲是他对甘于自我牺牲的中国女性最深感受，母亲是他对女性光辉的感知。这是刘北茂长大后对母亲的感喟，每次回忆，他试图不掉泪，可终究不能成功，最后他的眼便成了肿眼泡。

那年重阳节到来时，北茂又想起过去的旧时光里，接踵而来的重阳糕的香味母亲是千方百计会满足的，街坊的每一块糕上都飘浮氤氲着甜甜的桂花香气，那时，母亲都会在南街那一家不知名的铺子里买

几条重阳糕，包在一块棉布里带回家，而他却在很长时间里都不明白重阳节的真实含义。记忆里的母亲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然而作为家里唯一活到晚年的男性，在后来岁月里只能学着节哀止悲，只能打起精神，来作这一家的担当。

第二章

一、俩兄长外出谋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革命党人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是湖北军政府所在地。门前的两面十八星大旗，代表革命军政府。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常州府中学堂被迫停闭，一心想读书的刘半农和刘天华双双辍学。晚清中学为五年制，半农缺一年，这时便只好以肄业身份返回故里。回到江阴不久，他便在母校翰墨林小学教过一段时间的书，业余时间，曾和吴

研因等人编辑《江阴》杂志。然而，具有侠义之心的刘半农，在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之时，又怎能安心教室里教书。每天，他都和天华在一起议论国事、家事和自己的抱负与前途，不时从江北传来革命军节节胜利的大好消息，使他豪情激荡、心潮难平。

兄弟俩都恨不得离家出走，投笔从戎，插翅飞往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为参加北伐军，兄弟俩还达成了协议，先由半农去投军，天华暂时参加本乡青年团抗贼，等当哥熟悉了军队情况后，再叫上弟弟去。这是兄弟俩的想法，可作为他们的家人却有另一种更实际的想法，是长子，刚娶了妻，又过世了母亲，一大家子人要照顾，是真正的不

能走。可刘家基因里就有那种不可动摇的倔强个性，为了做通妻子的工作，听说还搞了一出苦肉计。那晚刘半农对泪水涟涟的妻子，作过一翻婉言相劝，并慷慨陈词地晓以大义，希望她能够理解自己支持自己。可朱蕙依然泪如泉涌，刘半农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开门走出了房间，一个人躺在院子里的晒酱的台子上，无论妻子怎么喊他，都坚决不肯回到屋内去睡。朱蕙的心软了。她想，丈夫的决定是正确的，只不过……去就让他去吧。而这时的半农，半躺在秋风习习的院中，遥望着满天闪烁的星星，也止不住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眼前仿佛正旋转着无数斗大的金印，飞舞着无数胜利的旗帜。

刘半农以他个人做事的坚定性，终于迫使父亲和妻子让了步。

临走前，半农对妻子朱蕙说：蕙，近几天，我打算陪你城里几个地方转转，比如东门外河北街的耶稣堂，美国传教士长什么样，我们去看看，不是听说百姓与官府起了事端，天父能来帮助作主，并叫上寿椿寿慈，我们再到东城三公祠请照相馆的师傅照个合影可好！

朱蕙含情脉脉说：我这个样子怪丑的，还是下次吧！

刘半农施展臂膊之力将妻子推进内间，笑嘻嘻说：进去换掉身上的旧货，梳妆一下头什么的，我去叫寿椿寿慈！刘半农就向后院走。

脚踏进后代屋天井，高嗓门就叫来了：寿椿寿慈，我们和你嫂去拍照！

天华和北茂出来应承，声音里听出有股兴奋劲。半农在后代见了二个弟弟，皱了眉，因为两个人身上弄上了烂泥巴，原来两位在后院用钉耙翻菜地了，北茂身上脸上手上比天华还要脏，他是在帮衬着收拾杂草。半农摇了摇头说：寿椿寿慈，去换掉，洗洗脸，我和嫂在门口等着。

天华和北茂进内房，他俩住一起，半袋烟工夫，两个人焕然一新出来，北茂着了一身藏青色袍子，天华白色袍子黑色马褂，头上还戴了顶咖啡色薄花呢礼帽，两只手插在袍子口袋里，悠悠地跟着北茂走出来。半农不用换衣，他身上的袍子马褂看起来不像新的，他看着两个兄弟，满意地点了一下头说：寿椿寿慈挺有风范，蕙，小脚缠好了



刘北茂和大哥、大嫂、二哥的合影

吧，我们走吧！不一会朱蕙穿了件黑色的一字襟紧身马甲从内房走了出来，带出来一股雪花膏的香气，她的娇小玲珑的身材此刻显得更动人了。

他们一行像去走亲戚的，不多久就到了东城三公祠。照相馆的师傅给他们指导姿势，以老夫夫妇为主体，两兄弟左右作辅衬，朱蕙坐在太师椅上，双手按放在小腹部位，表情安静慈祥；半农左手的臂膀搁在

椅背上，身子带些倾斜度，双手拉着目视前方；半农左面离开有一步远的天华还是两手插在袍子口袋里，表情严肃地注视前方；右面小北茂则是席地而坐，双手捏在一起，有一点苦相，可能还深陷在失去母亲的悲怆中。

那晚，朱蕙在那只荷花瓣形的黄釉油灯下给半农的两个兄弟缝补衣服，半农在油灯另一边看书，两人轻声说着话，双方嘱咐的话茬儿。半农说：我们到江北安顿下生活后，就会接寿椿出去的，放心不下的是三弟，爹的身体又不太好，你会更苦。他说话时将一股气流吹得灯芯来回摇曳，朱蕙听着丈夫的规划，心情此刻更为舒畅了，她想：丈夫还是挺会哄人的，自己支持了他，他就样样想到了她，她体味到了半农给予的温馨。

刘半农到了部队，头发剃成了平头，长袍马褂换上了大盖帽、绑腿布、武装带。被安排在一个作战旅中担任书牍翻译，相当于现在军队里的文书之职，北伐军的蓝布军装着上身，人的精神劲给调动了出来，他昂扬着精神参加练操，他感觉不到阴灰天气的春寒袭身，他只觉得心情叫苏北的大平原给激活了，竟有一点要作诗才能平息之感，他还有个新发现，发现自己站立的地方还是地球的一个圆心儿？还发

现这里的夜空好像比老家的来得深邃。这是他开始时的感受。

然不多久，他就对这支混乱的军队产生了不满。并发现，革命军中混进了不少投机分子，这些人革命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升官发财。他思想上打上了一个个大问号，当初投军时的激动、幻想和昂扬，一下跌进了五里雾中。经过一段思想斗争，他决定辞职返乡。

这一次，半农是足足苦闷了好多天，有两天就是不吃不喝，他的妻子像在给一位病号做饭的，变着花样尽力做可口的，那几天是梅雨季节，柴草潮湿，做一次饭，生火时眼睛要让烟雾熏成孙悟空，可每次忍着眼泪苦战出的成果，丈夫就是不接洽。早餐放到中餐中餐放到晚餐，她却毫无怨言地再热三遍。她的不卑不亢，她的知书达理，她的为人大度。终究感化了丈夫。

许多日子后，刘半农从一个长长的噩梦里缓过劲来后，对妻子的表达也很特别，他先嗅嗅鼻子说：好久没闻到酒味了，叫寿慈去拷一点黄酒，叫上爹和二弟，我们喝酒！

那次，一家人喝了酒，刘半农脸色微红，他生出了自己的新主意，在席桌上就说：一个人还得要有真本领，有本领，不要傍上什么大官也能吃上饭。他借着酒劲当成了一个演说家，说人啊，要学就到生活里去作摔打的本领。一个人最好找到一份既解决生存，又能谋求发展的工作。天华又感到哥在他生活中存在了。此刻，哥实际已不需要他去作什么开导。

穿着土布棉袍子的半农心情大好，下来他还带二弟去爬长江边的黄山，在葱茏郁茂的上山道上，他们从树缝中，看到银带似的一条江，看到江里捕鱼的船，看到阳光下闪耀着粼粼碎光的江水等。这些平时不大见得到的神奇景象，给两个未来艺术家的美学唤回了知觉。半农在这里告诉二弟，他要带他出去闯！他薄薄的嘴唇一张说：中国这么大，闯事业哪里不可。天华将袖拢在棉袍的双手取出，一只手移致头上，头上那顶栗色的毡帽斜了，他要戴戴正，便急着问：我们先去哪里好？半农用一根树枝剔除蚌壳棉鞋上的黏性泥，吸了一口冷气答：到上海去！

对于“上海”两个字天华早已不陌生，听父亲讲起过，本地也有不少生意人到那里谋生，一幅活的图画正往兄弟俩心头装。兄弟俩兴味盎然下山，脚踩着枯枝败叶咔嚓作响。

但是，这时的刘家生活拮据，除了简单的行装之外，几乎拿不出一盘盘费。实在出于无奈，半农在出发前只好向妻弟家借了五块钱作路费。

兄弟俩初到上海，赋闲无事，他们借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每天，除了四下托朋友介绍工作之外，一边也心惊胆战地目睹了这个冒险家乐园的种种尔虞我诈和兴衰浮沉。梦总是绚丽的，而现实就是远离着浪漫。后来，经一位好心的朋友介绍，他们进了上海开明剧社工作，半农充当编剧，天华教授西乐（天华工作一年后，由于剧社陷于财政危机宣告解散止）。当时上海的舞台上盛行“文明戏”这种新剧，以说表为主，附有乐队，既自编自演，也排练翻译剧本，内容多为表现民主思潮和启蒙思想为主，为辛亥革命前盛行的早期话剧，剧社置备着钢琴、提琴等西洋乐器，又使天华耳目一新。初到上海一年，他俩的生活是艰苦的，有事外出根本坐不起人力车，走路过小吃摊也买不起一碗小馄饨。他们的辛勤所得仅能免于饥而不能免于寒。关于他们的窘况，一本书里这样写道：到了冬天，黄浦江畔正点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朔风怒号，地冻天寒。他们的寓所里既没有暖气，也点不起火炉，房子又千疮百孔，冷风直往里钻，弟兄俩只好共盖一床薄被，相互间用体温御寒。白天要外出办事，但两人仅有一件棉袍，就一个人穿了它出门，另一个人只得在家躲在被窝里取暖。

1913年10月，刘半农在《时事新报·杂俎》上发表了一篇百字小说《秋声》，揭露辫帅张勋镇压二次革命，荼毒地方百姓的罪行，荣获该报专栏悬赏的一等奖。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在上海五年时间里，刘半农以半农等笔名发表翻译及创作小说竟达40多部，累计百万余字，成为享誉国内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刘半农的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时事新报》《小说月报》《小说海》和《礼拜六》等杂志上。刘半农微醺之中，喜欢自嘲自己也有点“鸳鸯蝴蝶派”味道的，并且他与鸳鸯蝴

蝶派的代表人物包天笑、张恨水、严独鹤、程小青、周瘦鹃等交往甚密。后来，不少人认为刘半农是“鸳鸯蝴蝶派”。然而，对刘半农这一时期的作品稍加考察，就可发现他与鸳鸯蝴蝶派有着明显的区别。众所周知，鸳鸯蝴蝶派是指这派作家惯于用文言文描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之类的哀情小说。“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是这派作家笔下的永恒主题。但是，刘半农却很少涉及这类题材。从翻译的作品来看，刘半农最早翻译的是英国狄更斯的《伦敦之质肆》、俄国列夫·托尔斯泰的《此何故耶》、丹麦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并将此改写小说《洋迷小影》。接着介绍俄国屠格涅夫的作品，包括《乞食之兄》等四篇散文，这是我国对屠格涅夫散文诗的最早翻译。还有日本德富芦花的《悯彼孤子》、美国华盛顿·欧文的《暮寺钟声》以及希腊拟曲《欧陆纵横秘史》等。难能可贵的是，1916年5月，刘半农翻译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人》，这是高尔基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他还和他人合译过《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刘半农的翻译，大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世界名著，这些作品显然和鸳鸯蝴蝶派的风格取向迥异。它对开拓国人视野、吸收外国文化、针砭时政、讨伐封建腐朽、启迪民众智慧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曾提及“刘半农翻译的《乾隆英使觐见记》，写清朝的闭关自守时期，英国人如何委曲求全，想窥探门户，乘隙而入，在礼节上起了不小的争执，结果还是英使勉强服从，保持了中国的尊严。这和鸦片战争以来，满清王室的惧外媚外的狼狈相对照，很有意义”。刘半农创作的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有明显区别，它主要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他写的《稗史罪言》小说，就深刻揭示了当时“官遇老百姓胜，老百姓畏官也；洋鬼子遇官胜，官畏洋鬼子也；老百姓遇洋鬼子胜，洋鬼子畏老百姓之毁教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现实。他的《催租叟》，在揭露阶级对立、描写劳苦大众等方面成就更为显著。小说通过巧妙的安排和强烈的对比，狠狠鞭笞了为富不仁者，热情讴歌了劳苦的工人形象。还有描写一群巴儿狗舐洋大人臭屁股的《奴才》、在上海滩沉浮的《可怜之少年》以及《歌浦陆沉记》等。这些诅咒旧社会昏庸黑暗，同情劳苦大众的作品，

在鸳鸯蝴蝶派作家中罕有先例。在上海期间，刘半农除了在文学上收获颇丰外，最重要的是结识了一批对他日后的发展方向影响深刻的人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有陈独秀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等。

在上海，苦其体肤两兄弟并不太在意，一个忙于写稿，一个对洋乐器乐此不疲。这时天华在伴奏演出中发现：国人之报所以爱好国乐，原因是中国音乐比西洋音乐亲切易懂，无奈，由于当局不重视不提倡，国乐已是奄奄一息，若不振兴改良，行将自生自灭。天华就立志：日后要在“改进国乐”上“下一番工夫”，以挽救垂危的国乐。从此，刘天华全力以赴，凭着自己的“恒”、“毅”精神，努力钻研剧社所有乐器。

二、北茂听二哥天华拉二胡

文明戏因不事改革，艺术低落，失去观众，开明剧社也宣告解散。刘天华从上海返回江阴，失业在家多日，就只能借助二胡解愁。

二胡声响彻云霄，江阴城兴国塔旁的西横街上。北茂循声推门进入响着二胡声的院门，他过小天井，奔进厅堂，在园门口停下脚步。后园内，刘天华背对大门在拉奏二胡。北茂听着，用手势学着二哥拉奏的模样。片刻，刘天华叹了口气，转过身来。北茂扑上去说：寿椿二哥，你拉得真好听！天华抱住三弟的弱小的肩膀说：寿慈，二哥拉的琴还不好听。他苦笑着。

小北茂天真烂漫说：好听，好听，就是好听！

刘天华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说：要那么一天，二哥昂首阔步走上舞台，拉起中国的二胡，传出优美动听的声音该都好！

这时，年老体衰的刘宝珊引着一位和他年龄相仿的老人走过来。刘天华恭候着喊了声：阿爹。

刘宝珊应承一声后，便兴奋地用手指着客人说：这是我的好友，殷先生！

刘天华礼貌地叫了声：殷先生，你好！

殷先生打量了一下穿着一件印花宁绸长袍的刘天华，他好像是第一次这样认真看人，他微仰着脸，眯眯天华天庭饱满，鼻子隆正，两条雁翎刀似的黑眉下，有一对女性那样秀丽的凤眼；微微上翘的唇角，透露出内在的睿智和执著。心想，小伙子长高了，与老大一样个子不矮。便满意地点点头，喜眉笑眼说：宝珊兄，令郎可谓一表人才啊！

刘宝珊却叹了口气说：家道清贫，命运不济，加上我又体弱多病，对不起孩子们了。

刘天华对父亲的自责也身感惭愧，他灵活地搬来一张椅子说：殷先生你请坐！

这时小北茂学着二哥，竟也搬移来一张椅子对父亲说：阿爹也请坐吧！声音稚嫩，响亮。殷先生看着长得特别机灵的小北茂，对刘宝珊说：这三公子，将来可不是一般之人了，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刘宝珊对小儿子是打心眼里喜欢的，主要是他比两个兄长听话，尤其是眼前的老二，人老实，可又偏偏不知道什么是厉害。他随殷先生坐定后，脸面向着天华说：寿椿啊，殷先生认识乡下华澄小学堂的校董，正好上次你朋友姚至诚也说了，这次殷先生去催一催兴许把握大些，让你去那儿教书可要认真。

天华愣怔了一下，红着脸问了一声：殷先生也荐举我，教什么呢？父亲替殷先生回答说：唱歌课，你不是最喜欢这个嘛，你可要努力，不能做寿头（缩头缩脑）！

刘天华兴奋了起来，就向殷先生拱拱手，说：我去，我保证一定教好！声音里充满着感激之情。

小北茂见大人们在谈二哥工作的事，他也显得特别高兴，二哥自从上海回来后，一直怅然若失着，脸庞没有展现过一点儿笑貌，每每遇上大户人家办喜庆、做道场，遇有奏乐时，二哥也不肯带上他去人堆里看热闹了，现在好了，二哥当先生了，他会高兴起来。他这样想着，于是他在门口给二哥展露出一个捏紧的小拳，意示二哥加油。

刘天华靠殷可久先生这层关系，终于在江阴华墅的华澄小学当了一名音乐教员。

这个叫殷可久的先生即后来成为了天华的岳父。

刘天华任教之余，又多方接触民间艺人。耳闻目睹艺人凭简陋的乐器奏出如此“健康朴素而富有生命力的曲调”，表现出如此“深刻动人的感情”，他从中认识到：中国民族音乐自有“学习的价值”和“发扬的必要”，无须妄自菲薄。然位于华士的这所小学，给刘天华留下的印象是极其不开明，与常州的学校简直不能作比。

这个时候，天华常常就用一把二胡来给自己减压，他常常拿哥对他说的话来作咀嚼，在他眼里哥哥可谓神明，什么都懂，也什么都对，比如哥说：在生存竞争中，佼佼者才会存在。又说：只要有雄心，世界是不会抛弃我们的。天华在一个个打击中，对自己的志向初衷不改，真有屈原求索，放逐而不辱节；商鞅变法，车裂而不更弦；司马撰史，受宫刑而不易志之雄心。所以即使失业了，他给人也少有萎靡不振感，好多时候，他让人看着的可能只是比别人多一点的情感起伏，比如看到人家碗里端的是薄浪汤（稀饭），他眼睛里就会有凝滞的泪花闪动。

天华一生很少将自己的痛苦搁置在不理智上，他不会去理会那些喜欢以恶性方式获取满足的小人。他只知走自己路，想自己的事。在教学之余，就钻研自己的音乐。那一时期，他就遍访了江阴的一些国乐名家和民间艺人，比如顾山那位改革了二胡形制、精通丝竹乐器的周少梅，比如华士的一位落魄潦倒、被称作“大头极客”的民间唢呐手，关于这一点，后来所摄制的电视片《东方小故事》之“刘天华学艺”还专门提及到了，天华在求学上的“不耻下问”，被当时的校长看作是辱没师门，批评他：一个教员向乞丐求教成何体统。但天华梦里有凤凰，一个人只要有长处，哪怕他是鸡鸣狗盗之流，一样有求教价值。想想战国时的孟尝君，不是混在鸡鸣狗盗中后，才逃脱了秦王的迫害。要成大事，就不能有过多的条条框框。理想支撑着他生活信念，所以，在遇到不开化的校长，这位不擅辞令未来音乐家，也尽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去与人争辩。

然因其秉性不善逢迎，又在音乐课上显露锋芒，遭到妒才同事反击排挤，半年后还是让不识货的校长宣布解聘华澄小学教职。

天华对世俗社会的不理解，除了一个失望外，还能去求得什么？便也就不去敏感地作过多的联想，他还是我行我素。后来，他还求教于澈尘、亦能、圆尘等和尚，还求教于胡圣林、储正华、吴伯超等教员，再后来还走出江阴，向崇明的琵琶大师沈肇州，向河南开封的古琴家罗宾洲等求教。

三、天华的《病中吟》诞生

刘宝珊患肺结核病，折磨人的病床生活又开始了，漫长孤独地苦度时光，使他那没有痊愈的旧病又复发了，胸口发闷，窒息，烦躁。但这一回他连狂暴的发泄也不能了，因为一翻身就疼痛得冷汗淋漓。多亏有北茂时时守在身边，以及老大的媳妇轮换照顾，才使他减轻了不少苦痛。一次病痛转缓时，他语重心长对还未长大的北茂说：寿慈啊，但凡家中再穷困潦倒，书还是要念下去的，《颜氏家训》的颜之推教育孩子读书，他说明了读书与不读书的关系，读书的人就是能辨是非，知真伪，事通万里看得远，承载千古想得深。北茂点着头说：孩儿记下了。

宝珊的病不见好，转眼卧床已有几年，这一年遇上了几次病危，按迷信旧风俗，谓家中办喜事可以驱赶邪气，使病人康复，20岁的天华又走大哥的婚姻之路，遂将殷尚真接到家中。天华的岳父殷可久与其父亲是同窗好友，曾互为子女订下婚约。尚真生在乡间，自



拜堂成亲的婚俗

幼丧母，10岁便担负看护弟弟、妹妹的责任。当时尚真21岁，已是一个大姑娘了，平时只知做事，她的眉宇宽阔，一脸宁静，若要遇上高兴事，她怎能嘻出玉米似的牙齿，噗噗一声笑弯了腰。

这一次夫家忽然提出要立即接去冲喜，对她来说很感突然，未来的丈夫还是小时候订婚见过一面，有10年时间了，现是不知长什么样子，一概不知，又没有亲生母亲倾诉衷情，恐惧与担心使她急得吐血，但男家已经安排，只得服从。

天华当时正处于穷困失业，正处在不得志的时期。这两个互不认识、互不了解的青年被迫开始了他们生命新的一页。天华初步观察，感到这位新人真正是个淳朴善良的姑娘，不嫌他家穷，不避肺结核的传染，诚心诚意跟着大嫂服候公公，一切接近病人、有被传染可能的护理，妯娌二人都抢着干。

他认定了这个妻子，可旧时代的女孩大都没有名字，尚真在家排行老大，家里人就叫她阿大。过门后，天华就请兄长半农给她起个名字。半农对这位弟妹在大家庭一起生活一个阶段之后，有所了解，琢磨了一宿，那晚，他一个人在房间，翻着一本《康熙字典》，后来还抽出一支香烟在指甲瓣上冲冲，可没有点燃，他就拿着烟，匆促地去敲响天华小两口的门，见了面开口就说：寿椿，我给少奶起了“尚真”二字，可好，尚真，就是崇尚真理之意！名字当然最终还是体现出了文学家的思想。

天华喜形于色，他那张厚嘴唇一张，说：哥，起得太高了，起得太高了！当时一家人在江阴老家时过着大家庭生活，去北京后，才开始独立成小家庭。

刘半农听后，望着二弟唇角上两弯充满孩子气的酒窝儿，就忍不住笑了出来，说：我的弟，你傻吧，名字还有起太高的，有含义就是好！

尚真侧身在缝补一件衣袖，她用嘴咬断线头子，就将衣服折叠起来，而后又找出一件衣裳要缝补。

这时，半农转脸过来问她了：少奶，给你起了“尚真”二字可好听

吧？

尚真脸红到脖颈，低声说：大伯，好用！她用热诚的眼睛望了一眼大哥，咽着吐沫想：大伯心还挺细，还来征求我这个白丁的意见。她更是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半农和朱蕙在江阴住了一个时期，看到父亲病情有了起色，就回上海了。

谁也没有想到，春节将至时，一些债主频频登临刘家上门索债，刘家因分文无偿还，债主就在刘家门口高悬红灯笼相辱。素以“读书人”自尊的刘宝珊被折腾得无颜见人，难以忍受，就此一病不起。

眉眼深陷的刘宝珊病况越来越严重，究竟已病入膏肓，一天竟昏迷过去几次，老大半农和妻子也特地从上海赶了回来，伺候在父亲身旁。有一天宝珊醒过来后，就低声唤着：寿椿，寿椿！父亲在唤老二天华。

此时半农刚送走郎中返回内屋就听父亲这样在叫，就上前安慰说：阿爹，别急，我已派三弟去叫了，一会儿就回来的。

对于二弟被华澄小学辞退的事，半农也刚从三弟北茂口风中得知，但他们讲好决定隐瞒父亲。三弟在他回家第一时间，就告诉了他有关天华的事，说二哥自失了业后，情绪不好，天天手拿一把二胡去兴国塔旁的涌塔庵拉曲子。半农身为大哥，不能帮助二弟就业，自感惭愧，他鼻子酸楚着。

父亲刘宝珊似乎脑子清醒了，他无力地张着嘴唇说：寿彭，我没事，你不必叫他回来了，让他安心教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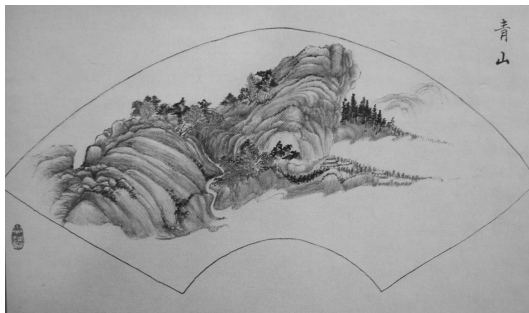
这时北茂领着天华进门来了，刘天华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床前，带着哭腔唤：阿爹阿爹，我回来啦。

北茂也跟上来说一句：阿爹，我将二哥找回来了。骨瘦如柴的刘宝珊躺在病床上呻吟，这时闻声就问：是寿椿吗？

天华伏在床前回答：阿爹，是我，寿椿。

刘宝珊强打精神问：寿椿，学校放假了吧？

天华强忍泪水说：是的，阿爹。可刘北茂到底年岁小，他带着哭



江阴西郊青山（国画）

泣说了真话：二哥被辞退回家了。这时病入膏肓的老父亲身子微微一怔：啊，被学校辞退回来了。一口痰涌上，就没回过气。天华大惊：阿爹！半农扑到床头也喊：阿爹！北茂则大哭：爹爹啊爹爹！此年北茂年仅12

岁，成年后他回忆说：父亲忌日为了1915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时年46岁，也该算英年早逝。

半农和朱蕙，天华和尚真即就泪水涟涟开始商量父亲的后事，北茂年少，就知一个劲伤心，哭天抹泪，一张脸像戏台上演小丑脸的。

当晚设了灵堂，天华还去雇了几个和尚来为父亲超度亡灵，半农跪在灵柩前，一边啜泣，一边用朱笔疾书了一部《金刚经》。出殡前就将经书和纸轿、纸马、纸箱等冥器在院子里一起烧化。然后按照遗嘱，请了八个扛夫，将灵柩安葬在江阴西郊的青山，与几年前故去的发妻算是地下聚首了。

多少天里，北茂还生活在旧式时间里，幻想着父亲每天早上按时按点叫他起床，寿慈、寿慈，该起床上学了，上学了。就是这样的父亲离别了，一个能教导自己好多事的父亲没有了。

记忆里的父亲与对母亲一样，也变得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混杂着母亲养的一只遗留下来的黄色猫咪的呢喃、混合着后娘给父亲烫的黄酒香味。父亲高高瘦瘦的样子，总爱穿青色长衫。下雨天打一柄黄油纸伞出门，伞是很暮气的样子，年幼的北茂是一点也拿不动的。

父亲喜欢给小北茂扎辫子，带他买油条烧饼逛集市，喜欢喝黄酒且每次喝的时候给他舔一下蘸了酒的筷子。父亲在北茂的记忆里好象没有什么话，总是默然，似乎并不是说话很大声的人。他帮自己梳头的手指很温柔，给他舔蘸了黄酒的筷子时的笑容很温暖。

父亲在这一年去世后，大部分时间父亲都生活在北茂的记忆里。

1916年，刘天华得到常州中学教学工作后，刘家才算捱过苦日子，此后一家人生计全撑着半农和天华兄弟俩维持，未成年的北茂也将两兄嫂当作依靠。这是后话。

刘氏三兄弟的手足情之深，非一般兄弟可比，长大后的刘北茂曾多次提到两兄长时说：长兄半农长我12岁，二兄天华长我8岁；他们一个像“严父”，一个像“慈母”一样来待我。当时情境历历在目。

自父亲去世后，后娘携带着妆奁田回娘家去了。这局面，对老大和三弟可能还触及不到最细软处，唯诸事不畅的天华就有天塌陷的感觉，一种对命运无法驾驭的空虚感像沉重的黑幕笼罩着天华的心。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半农看到二弟形容憔悴，两眼现出失眠的困倦，神情那么恍惚，常常会一站在那里，就呆着不动，有时想竭力掩饰自己苦闷地表现出沉静，但那迷乱的眼神，急促的呼吸，和低头羞见他人的姿态，更泄露了他内心的烦恼。半农就走上来轻轻问二弟：寿椿，你在想啥？天华苦笑说：没有想什么，就是空荡荡的感觉。半农用手拍拍二弟的肩膀：我理解，再等等吧，工作会找到的，我回上海后，再帮你问问，你要有信心！天华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但他就是高兴不起来，他想独处一会，就对哥说：哥，没事的，你不要担心我，你们回上海吧，家里由我，我会照顾好三弟的学习。

半农只得摇了下头离去。当晚料理定一些家务后，第二天一早就偕夫人朱蕙回上海了。待大哥走后，天华让孤寂感袭击得无法排泄，生不如死的样子，无奈站起身进里屋取了一把二胡，然而独自走到后园，坐进一张条凳上，随即调整好音色，就引弓拉奏起来，后园响着伤感的二胡乐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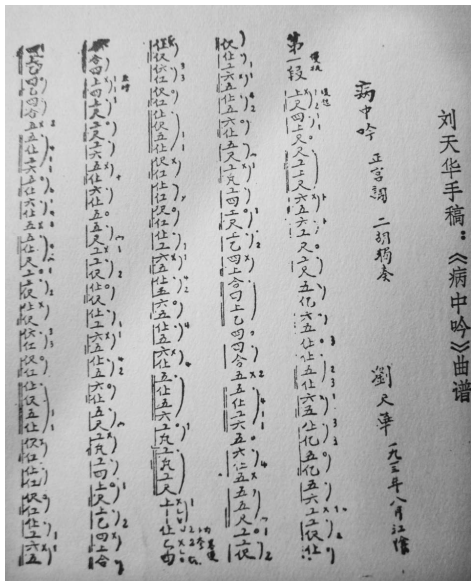
在靠后园的厨房间，北茂像一个主妇一样在忙碌，粥烧好了，他蹲起脚吃力地将锅盖揭开，用勺子陶了一碗粥搁灶台板上，就伸出小脑袋喊：二哥，吃早饭啦！可二哥顾及不了吃饭，他一门心思地拉着那把在南门十坊庵集场化两角钱购得的竹筒二胡，借琴抒情，吐露心声。北茂一天几次给他热粥端饭，将早餐变中饭变晚饭，搞得小北茂很心痛二哥。这会他又去叫了：二哥，你还是吃些饭吧，大哥不在家，

你身体坏了，我可怎么办？天华没说话，他在月晕中低头拉着二胡，北茂端着那碗不知热了多少次的粥碗，泪花挂满半张脸面，他一步步走向二哥。此时天华突然停了拉奏，“唰”地站起身，举起二胡想往座位旁的井栏上砸。北茂见了二哥的举动，忙乱中就将身子去作了挡驾，说：二哥，你就一把二胡，砸不得啊。天华举手的动作就停在了半空。

北茂将粥碗放在二哥坐的条凳上后，走过去接受了垂手低下来的二胡，他将二胡像抱布娃娃一样紧紧抱在怀里。这时天华则垂头丧气回到自己房间，门也懒得关，就直直地躺在床榻上，手掌交叉着垫付脑袋下，眼睛闭锁着，一会双脚向上抬举，一个弓身动作，突然起来后就走至书桌旁，取过一支毛笔，蘸了点墨就开始在一张白纸上疾书，什么“上尺四上尺尺工上尺六五六工尺工尺五亿六五”之类，这是二胡独奏曲《病中吟》的音符。

这时期半农和已怀孕的朱蕙在上海，半农在中华书局任编译员，在老家的天华就想，大哥在上海会认识几个出版界的人，这新写出的曲子寄哥转递，兴许会增加成功率，然而天华愁肠百结，直接通过哥的后门，又怕给人有“攀了高枝才闻世”的错觉。思忖了一阵，最后决定

将稿子直接寄给世界书局算了。于是乎，他就盼星星盼月亮，两个月后终于等来自上海的一封信，信上问他什么学堂毕业的，在音乐上曾受哪位名师传授，有否出国留学，资历如何，现在哪儿工作？他也没作斟酌，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在去信时作了回答。他总以为自己中学没有毕业，师长中也都是名不经传的店员、和尚、落魄者，现失业在家等个人信息，不会影响出版，因这这些东西本与音乐没有必然联



《病中吟》曲谱

系。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世界书局的老学究们对于《病中吟》好坏，却片言只字也没有写上。屁股决定脑袋，其实在过去就畅达了，一个人坐什么位置，往往决定了他成功之路的易难。

这是刘天华第一次碰壁，在残酷的现实中，他骤然像出了一身冷汗般地惊醒过来，人微言轻，这不仅今天如此，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上智下愚，就区分了人的尊卑！但他自信他的《病中吟》是本人的心声，是好曲子，他要將好东西与更多的人作分享。于是，撒开腿，到街上文具店买了几张蜡纸和10张有光纸，就向翰墨林小学跑去，借了块钢板，用蜡纸刻写了《病中吟》的谱子，印好后又装订成册子，就兴冲冲地来到辛亥革命时曾售过《江阴》杂志的桐文书店去托售。然店主一样狗眼看人低，让他去厕所出售。又一次受到世俗偏见的侮辱和蹂躏。但他仍不气馁，着一身白杜布的短衫裤，乱着头发，拿着他的二胡曲谱走街串巷，后来有个人买了他一本谱，给了30枚铜钱，这个人起了广告作用，当下又有六七个短褐草鞋的“粗人”一下子买了他8本。3天不到，印的50本曲谱都卖掉了。如果说天华对原来对“下等人”的含义，还只是从职业不合理的尊卑上去理解，那他现在却透过短褐草鞋的外形，发现了像大地那样深厚的灵魂。他似乎找准了自己今后音乐方向的人。有一位评论家说过：一个人的生活中隐含着他的价值观。任何一支曲子的诞生，都有灵光一闪的一个触发点。刘天华的这支曲就是他一下子陷入在一片散乱的泡沫中，睁大着充血的眼球，我们常说愤怒出诗人，此说是基于对生活的体验，一切艺术都要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病中吟》是天华第一声对逆境的呐喊，创作初稿时，他正是一个20岁的有志青年，处在贫病失业境地。国难家仇使一个有志者痛心愤慨，产生了人生将往何处去的思索与追寻。曲式吸取了西洋三段体形式，曲意表达了一个有志逆境中的内心痛楚及要坚决奋斗的意志。曲尾简短而有力地把两个主题概括成一句，用八分音符把B段情绪加紧达到顶点，突转入A段素材，简括结束在宫音，表达出虽然苦难，仍决心奋斗的意志。

在“文化大革命”中，《病中吟》受到一些人的批判。这是小插曲，造反派从标题臆断内容是消极的、悲观的，或甚至误解成是病痛的呻吟。把“吟”作为“呻吟”解释。这首二胡曲最初起名《胡适》，意思是人生去向何处?!但因《胡适》，与文学家胡适的名同，后改为《安适》，但又怕被误解为“安逸”，最后，定名为《病中吟》。曲名受唐代诗人孟郊古体诗《游子吟》之启发，意指“病中吟成”。

这是刘天华的长歌当哭，是借乐抒怀，吐露心声的一次明证。

刘天华把“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转化成音符、节奏、调式。他用睁大着充血的眼球，凝视着这个世界，双手突然抓过一把竹竿胡琴，竹弓一推，一声凄凉的调儿，从琴筒那处擦出，尔后又弓儿一拉，左手在弦线上作大幅度上下划动，那“呜哇”之声就丝丝将他郁积在心的苦闷、悲愤、委屈，山洪般的爆发了出来。他仿佛找到了一个与自己更紧密联系的物件，这一根弓弦，在世态炎凉在人情冷暖的世界里，它变成了弱势群体唯一表达和安慰。但对于穷人，这还不能当作目的，穷人最根本的还是首先考虑吃饭问题。

《病中吟》是在中日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父亲刘宝珊因病去世、自己又失业生病在家的国仇家难中创作的，但这并不是一首绝望的歌，曲调时而沉吟慢诉，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缠绵悱恻，表达了刘天华郁郁不得志的心情和他所憧憬的理想。这时，刘北茂上小学三年级，他对二胡同样表现出了兴趣，趁二哥外出机会，他就将挂在墙头上的二胡取来，自己偷偷摸摸学拉，咿呀咿呀地拉，一天二天，不厌其烦，从曲不成调到后来的流畅丰富，等天华发现，他这个徒弟几乎不用教了，当哥的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四、天华去常州母校任教员

童伯章几天前，在为开明剧社经理邵祖复去北京作送行时，从人家口中才得知自己教过的刘天华早已离开上海，目前正处在失业中。童伯章是个豪侠之人，刚辞别邵祖复即乘上回常州的小火轮，在路经

江阴时就半途下了船，他火急火燎跨过一条大街进入西横街，在离兴国塔不远的一个院落前停住了步，看过门牌号后，开始叩门。门开了，探出来一个少年脑袋，仰视着打量来人问：大伯，你要找谁？

童伯章礼节性地抱个拳说：小弟弟，请问刘寿椿住这儿吗？少年兴奋起来回敬说：你要找我二哥，进来吧，我去找二哥回家！

童伯章疑惑地望着少年，不好意思地轻声问一句：小弟弟，敢问你就是刘寿椿的弟弟了，巧事，刚敲响门你就出来开了门。

北茂让客人进屋，然后让座。待人家坐定，北茂说了声：先生你先坐着，我到庙里寻他回来。

童伯章疑云密布问：刘寿椿他出家当和尚了？

北茂忍住笑，掩了嘴说：不是，他是苦闷，在家待不住，就整天在庙里与那个澈尘和尚搞些胡琴拉奏！

童伯章明白了似是而非后，就站起身对北茂说：小弟弟，我是常州五中的童校长，就是你大哥二哥的老师，这次来就是请刘寿椿去当唱歌课老师，你带我去找他吧！

北茂听了真要一蹦三尺高了，他兴奋地说：这样可好了。

于是，两人就一起来到兴国塔旁边的涌塔庵。童伯章快一步走进大雄宝殿，见了刘天华和澈尘和尚在谈三弦拉戏和一个叫亦能的人，无奈地摇了一下头，感叹地叫了声：刘寿椿，你怎肯下界到这样？刘天华惊讶地张口结舌：童校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童伯章有些闷声说：是你弟弟领来的，我有事要与说，走，上你家好好谈谈。北茂就上前帮二哥拿了二胡，天华就双手空着跟童校长出了庙门。澈尘和尚双手合掌，嘴唇启动着念诵一句：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次年春，刘天华在好心人童伯章帮助下，去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任军乐队指导与唱歌教员。

这是刘天华失业大半年后，再一次就业。受聘担任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音乐教员，也算回母校任教，因为这所中学即就是原来的常州府中学堂，1913年才改为现名。这一份工作也全靠新任校长童伯章，就是童斐。

天华在常州五中任军乐队指导与唱歌教员的待遇较为菲薄，但天华安之若素。教学之余，总是“日以继夜，手不停挥”地练习中西乐器。但凡走近森森古木笼罩的天宁寺，靠近一段古城墙，再则经过学校游艺部，总能听到袅袅的中西乐器之余音，那悠扬悦耳的声音绵延不绝，让每一个过路者耳畔回响难忘。

五、贤淑知礼的殷尚真

1916年夏，天华利用暑假返回江阴之际，才筹借些盘缠，与殷尚真正式举行了一个结婚仪式。那天，喜娘用红线给尚真开了脸（用丝线把脸上汗毛绞净，表示已婚），尚真穿上宽袖大红衣裳等一干，乘上一顶青布小轿，于这一天的薄暮中到了江阴。天华早已穿起黑缎子的团花马褂，便与尚真三跪九叩拜了天地祖宗等，当两个牵上红绿千金进入花烛通明的新房时，两个人衣裳都已淋湿得像水里捞取一般了。爱洁净的尚真说：寿椿，我去洗衣，你换下吧。天华说：太晚了，将就一宿得了。尚真认真对待一件事地说：不行，明天这身红衣还得穿，不洗一下，走人跟前有汗臭味的。天华说：那我去三弟那里找身旧衣衫。天华就顽儿一样轻轻拧了下妻子耳朵，说：不过你要洗快一点，我可等不得了！尚真羞赧地说：不学好，我偏不快！

天华自结婚后，其实在家的时间很短，每次遇到暑假，他从常州中学归来，进门就把自己在暑假中要去学习的计划预先宣布，以使妻子有思想准备，免得在他临走时心里难过。但是，虽然他的时间那么宝贵，学习计划那么紧密，每次从外外地回到家时，带回来的铺盖，都是洗干净了的。在家的时间也常常主动帮妻干家务。当时封建思想仍在中国弥漫，但他丝毫没有大男子主义的习气。

天华待人平易、热情，无论对谁都无等级之分。例如，尚真回乡探娘家时，因路远需坐轿子，他对轿夫热情款待，同桌吃饭，临行送至大门口。尤其对待民间艺人，无论他们贫穷落魄、地位卑微，对他们都尊敬、热情地待如挚友。他与学生之间的感情也亲密无间，从不

吝啬时间。天华一生生活至简，所接触来往的朋友，仅是学生及音乐界同行。尚真朴实、豁达，能独立思考、明辨是非，能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不被世俗偏见压服。因此，当她理解丈夫之后，就在行动上积极给予支持。暑假中，天华请周少梅先生来家教授二胡、琵琶，无钱招待，尚真把冬天的衣服送进当铺，以招待老师。

天华一直用详细记谱方式，在抢救民间音乐，当1917年他拜著名民间艺人周少梅先生学习二胡、琵琶时，周先生采用耳听口授教学法，演奏时凭记忆与即兴演奏，每遍都不一样，当精神好的时候，才有精彩的花腔拉出来。天华请住到自己家里，一边跟他学，一边想主设法等待他拉得好的时机，当场记下来。此后周少梅在无锡、苏州一带教学生时，就有了乐谱。并每对人说：这是刘天华给我记录的。次年暑假，天华到南京东南大学上门向该校国乐老师、崇明派琵琶名家沈肇州先生学习琵琶。沈先生重点教授了由自己整理的传统琵琶名曲《瀛洲古调》，后来江苏教育厅曾出版沈编的《瀛洲古调》管色字琵琶谱。天华到南京后，用一个暑假跟沈先生把一本《瀛洲古调》学完，后来又多年在自己持续地练习及教学中形成了自己的演奏并详细的记谱方法。

殷尚真比刘天华大一岁，虽身子骨有些弱瘦，但脸儿在乡下人中却少有的白皙，特别是一双眼睛，就像一口井，能见到里面的水，天华在9岁订婚时就看上了她的那双眼，以后脑子里一直贮藏着。结婚后，天华则过脸拉着二胡时，想想不禁就要发笑。是为自己的福气。他的婚姻和哥一样是旧式婚姻，但兄弟俩像前世修来的福，都娶到了好女子。天华家的尚真和半农家的朱蕙，竟然都很善良温柔，贤淑知礼，平时都手脚勤快，懂得体贴人，稍不同的仅是尚真比朱蕙泼辣些，到也合理化，一边半农就比天华泼辣。

殷尚真本不识字，结婚后拜一位亲戚为师。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会了看书、读报、算账、练字。1925年到北京后，天华一度曾教她扬琴，但因家务繁重未学成。天华在创作乐曲时，有时演奏给她听，遇到犹疑不决的地方，还征求她的意见。天华希望通过妻子来检验乐曲

是否深切达意、雅俗共赏。尚真也经常认真谈出自己的体会，希望能助他一臂之力。两人时切磋琢磨到深夜。可能是对一个人某些方面的缺损作补偿，殷尚真活了个长寿，于1987年94岁时仙逝，生前曾对子女们说：我死时，你们不要哭，你们只要放你们父亲常拉的二胡曲及小提琴曲Souveris（纪念曲）给我听。

六、庆祝半农大哥“高升”



《新青年》杂志封面

刘半农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和著译作品了，他是第一个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和随感录的人，有着民主主义色彩和启蒙的作用。1917年5月发表的《我的文字改良观》，从文字的界说谈起，就散文、韵文、文章形式多方面提出了改良意见，在文学理论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这年夏天，刘半农从上海返回江阴，一方面在家中赋闲，一方面思考着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由于没有固定收入，经常穷得揭不开锅。就在一家人贫困潦倒的时候，刘半农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寄来的聘书，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

那天是老三北茂在前房听到门外传来叮铃铃的一阵铃响声，他猜测出准是送信的邮差声，对什么都感好奇的他，按捺不住就连蹦带跳冲出去，又很快返回，手里多出一个信封袋，举着大声嚷着：大哥，北京来的信，给你的！

刘半农狐疑地接过那印有国立北京大学的牛皮纸信封，急忙剪开封口，抽出一张硬纸聘书，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敬聘刘半农



蔡元培画像

先生为我校预科国文教授。这时他有些惊愕住了，老二天华伸长脖子也一副扑朔迷离的样子。一家人你瞟我，我瞅你地怔了半天，半农首先清醒过来，他抹抹飘在脸上的雨丝，激动得直跳起来，双手舞出一溜风说：怎么也没想到蔡元培会看中我这顽皮鬼！他冷不防地搂过妻子朱蕙，竟在她额头上叭地啄了一口，快活地溜转着黑眼珠说：快给我祝贺祝贺吧！朱蕙两颊腾地胀得通红，她被这突然袭来的幸福，弄得只是用手绢噗噗地扇着满是汗气的脸，半晌才明白过来地连声说：好好好，我到娘家去借钱，去买酒买菜！她拢拢脑后盘龙髻，熨熨豆绿色府绸圆袖衫，挽了一只篮，踩着轻盈的小步子，一阵香风地闪出去了。没过半天工夫，她挽了一篮鸡呀、鱼呀、肉呀，嘴角上盈满笑意地回来了，她显得琢磨好了满意的祝词：今天庆祝寿彭高升，明天祝贺寿椿跳龙门，后天祝贺慈慈（北茂）进大学！

天华脸上感到发烧，伸伸舌头说：我这拉二胡的要跳龙门，除非东洋大海起蓬尘！

北茂接力棒一样连上去说：二哥对音乐的钻劲，我跟大哥都没有的！他边说边用手指尖朝自己的鼻尖上一点说：我要是做大学校长，也要请二哥担任大学教授！

天华嘴角上的笑靥涡深了，肃穆地摆摆手说：小弟别乱嚼舌头，搞音乐的跟写文章的不同。文坛思想活跃，争鸣空气浓厚，书刊也多，大学里都有文科。乐坛呢，几乎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全国没有一所音乐学校，高等学校里只有师范设有音乐系，即使社会上有少数几个有名的国乐家在活动，他们的地位，也只是供跟贵族老爷酒余饭后帮助消化的玩意儿。北茂望着二哥，似懂非懂的。这时半农接过去说：不过，我深信大学不会永远把国乐关闭在大门外的。蔡元培在那《美育代宗教说》里也提到说什么唱歌，虽野蛮人亦乐不疲之类，他又称音乐为微妙。显然他是把音乐放在陶冶人们情操的美育中的。他转过脸来对着天华说：二弟，只要你永远把自己的追求，植根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我深信你迟早会长成参天大树的！刘天华凝重的脸上，舒展着动人的光彩。

半个月后，刘半农收拾好行李，动身赴北京了。刘天华乘学校即将开学之际，也和哥哥一起乘上乌篷船到了常州。

上岸后，他用扁担挑着哥哥的箱笼铺盖，送到火车站，刘半农随着人流则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子轰隆隆地开动了，半农从窗口探出脸去，凝视着站台上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天华身影，两眼不禁湿润了，思想也随着车身的颠簸而震荡开来。

屋外雨变稠密起来，屋檐水滴落在阶沿石上的滴答声，像鼓槌般敲击在每个人的心坎上。与往常感觉不同，今晚是欢欢喜喜赏识雨声。

留守的北茂眼睛润湿着，是对两兄长无穷无尽的思念，想想自己的两个哥哥终究是能干的，二哥在常州当教书先生了，大哥则能到更广大的北京当大学先生了，让他心生羡慕，巴望着自己快些长大，好与他们一起去开拓一番事业。

北茂那几天一直在思念着两个兄长，他大哥竟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却突然接到北京知名高等学府的聘书，简直是像在做梦一般，让人难以相信。可二哥对大哥的今天，一开始就没有怀疑，他一向佩服哥哥的才华，相信以哥哥的天资早晚会出人头地，做出一番大事的。北茂记得开始大哥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步登天的好事会落到他的头上；最后他想起了与陈独秀的交往，意识到这好事都是那桩交往的结果。

事实也是如此，陈独秀慧眼识珠，不仅看出刘半农身上的锐气，



陈独秀

更看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北大需要这样的人，于是向不拘一格选人材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作了大力推荐。

就这样，一个连中学都未毕业的文学青年鲤鱼跃龙门，随着一纸聘书，跨入了知名学府北京大学。在这所名校执教的还有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一大批有头有脸的人物。

最初，刘半农教授他擅长的诗歌、小说、



北大红楼

文法概论和文典编纂法等。虽然连中学都没有毕业，但他国学功底并不逊色，而且又长于写作，阅读广泛，上课认真准备，不久就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来了一个中学肄业的国文教授刘半农。正是在北大任教期间，刘半农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醉心于通俗小说创作的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大受震动，从1918起，刘半农又开始向《新青年》杂志投稿，表达自己文学改革的愿望。署名时斟酌再三，觉得自己以前用那种香艳媚俗的笔名“半依”十分可耻，毅然去掉了偏旁，改为“半农”，以示与过去决裂。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时，正式署名“半农”，从此“半农”成了他正式的名字。

第三章

一、北茂就读省立五中

1918年暑假后，15岁的北茂入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第10班乙组就读，该校为江苏省第一所新式中学。北茂在校期间英语成绩名列前茅，与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为同窗好友，那时他们常在一起切磋学业。课余他个人还参加二哥天华指导的军乐队与丝竹乐队，学习乐理知识，并担任二胡、琵琶、笛子与小号、长笛、黑管等中西乐器的演奏，为日后致力于音乐专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北茂读书的班定员为40名，他们这个组入学时候好像就不足额，毕业的时候就只有34名。同一组的同学，由于性情不尽相合，爱好不

尽相同，无形之中就显出亲疏。北茂、吕叔湘、徐骧与另外三四位是常在一起的。北茂和吕叔湘的一个共同的爱好是英语。重视英语是常州中学的传统。当时教北茂他们一年级英语的是一位姓沈的老师，苏州人，讲课一口吴依软语。这位老师教课有一个特点，即在每天教的课文中指定一段，要求学生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背给他听。也就是那么十几行吧，在北茂看来是不当一回事的，多数同学也都能背下来，可是有那么几位就是结结



常州城区的街巷

巴巴背不好。沈老师就爱批评人家说：你们几个背书就像推小车过石级桥，咯噔咯噔，那样吃力，看着都不舒服！就摇着头叹息一番，说要学学刘寿慈同学的钻研精神。北茂突然受表扬，脸颊有些发烫。他私下想：每个老师都喜欢学习认真成绩又好的学生，看来我不努力做到成绩前几名，对不起老师表扬了！自此，他只得更大程度的下死功夫苦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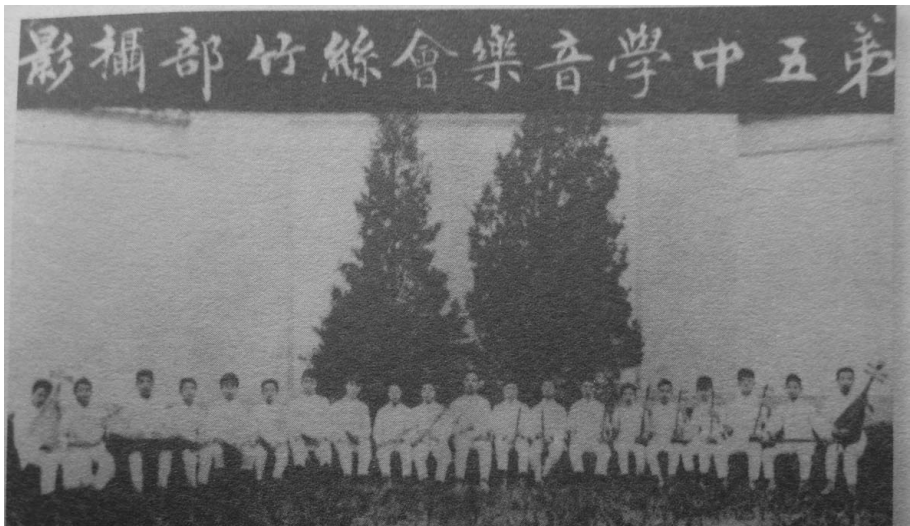
然而，北茂进入二年级以后，他们的英语老师却不那么严了，可是北茂他们几个爱好英语的同学还是认真地学。不过那时候的教材不太合理，二年级是《泰西五十轶事》，三年级是《莎氏乐府本事》，四年级也就是最后一年是欧文的《见闻杂记》。这也是当时的风气，很多中学用的都是这类教材。学习起来吃力不说，发挥上还有一定束缚之感，更不要谈驰骋两个字眼了。

新学期开学了。校园里的美人蕉，像一巨型万年青，充满勃勃生机。穿白斜纹布制服的刘天华在黑板上写着“丝竹合奏团课余时间在此进行”几个字。不一会儿，手抱丝竹乐器的同学纷纷入室。刘北茂、吕叔湘、徐骧等学生穿着清一色的白斜纹布校服进门。吕叔湘、徐骧进了教室，见了老师就恭敬地行礼：刘老师，好！北茂跟随他们的后面，上来也调皮地叫了一声：刘……二哥！同学们哄笑。北茂表情上有一点顽皮地跟着别人作傻笑。

刘天华严肃地对三弟说：刘寿慈同学，你是常州中学丝竹合奏团队员。不准再调皮！小北茂吐了一下舌头说：是，我保准！他怕痒似地缩了一下脖颈，进教室落座，同学们一一落座。

刘天华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接着提高一点声调说：现在我们上课了，先各自开始校音！同学们认真地为手中的乐器校音。一个个依次校着音，大家都很专注，各人眼睛里流露出对音乐的一种倾心。

北茂将一把二胡贴在身上，他在作着弦丝的校正，拧着琴杆上两个小把柄，一副认真样。天华看着，点着头。他对三弟的悟性是满意的，在看过大家校音情况后，刘天华回到讲台，对同学们说：现在我们练习《梅花三弄》，练好了，我们晚上演奏才更有把握，他用一只



刘天华指导的常州五中军乐部丝竹部合影(右十为刘天华,右三为刘北茂)

右手指挥着。微微地划动,突然将胳膊肘儿抬升,而后从上劈下,水平后就作颤抖手势,很坚毅,有一点无坚不摧的感觉。同学们觉得刘老师的手势也抓住了乐曲要旨,他的打手势是对乐曲的肢体拓扑。

几天后,这支丝竹合奏团又到公园广场去演奏了,广场上人头济济,从远处就能听到声声民乐喧天,稍近便能看到演出地点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常州江苏省第五中学丝竹合奏团演奏会。

刘天华在乐队中间拉二胡,一张张憨厚的脸上,汗水淋漓,他身旁同样油亮着汗水的北茂,望着宽肩膀的二哥在远弓拉琴,就不时模拟着二哥的神态和弓法。在场的观众不时鼓掌。混在观众中的华校董不屑一顾地说:成什么体统!他对正走来的童伯章煽动说:童校长,学生上街吹吹打打的,不合校规吧!

童伯章没搭理他,双目盯着演出台,不时满意地点着头。华校董的一张像老鼠的尖嘴凑近童伯章,嘀咕说:童校长,依我看,这种叫花音乐上街,有失学校体面。童伯章对华校董瞪了一眼,半嘲弄半认真地盯着华校董说:你不懂音乐,这种事,你莫过问好。华校董用手帕擦擦额上的汗水,威胁地冲人家说:此事要是被省厅张督学知道了,怕……

童伯章愣了一下，一只手将脸上蜿蜒流着的汗水抹去，说一句：无趣！便摇了一下头，默不作声独自离开了。

一位胖观众冲着华校董说：喂，你不爱听，就走嘛！

另一个瘦观众也露流出不耐烦，他接过话说：叽里咕噜念什么佛！

华校董颈脖一伸，火气挺大地说：关你们屁事！胖观众眼一瞪，挺执拗地摆个“醉八仙”拳架说：怎么？要打人？来吧！瘦观众摆出“猴拳”拳架，胸中像翻腾着炽热火焰的说：再啰嗦，当心孙猴子的拳头！

华校董看看情形对自己不利，牙齿咬住下嘴唇，脸上肌肉遽然抽搐了一下，目光不敢与两位作对视，就熄了火，怕真的让两位粗人伤着，边退边说：有种的，过来！胖、瘦观众刚冲前一步，华校董扭头就跑。现场一片哗然。北茂几个同学也控制不住哑然一笑，纷纷说：华校董的这个样子真可笑！

几天后，刘北茂、吕叔湘、徐骧等同学正在阶梯教室跟刘天华学唱李叔同的《祖国歌》，本来齐声跟唱的学生像袭来一股暗潮似地嘁嘁私语起来，有的还激动得像斗架似地瞪圆了眼睛。作为老师，天华有些丈和尚摸不着头脑了，难道自己教唱中出了差错？难道是黑板上的五线谱画错了？他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感觉自己没有失误没出什么乱子。一阵疑惑爬上了他的眉梢，他用追问的眼光望着中间座位上的三弟说：刘寿慈，底下嘁嘁私语什么，你说说？小北茂正背身跟后边同学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没听到二哥的点名追问，直到后边同学用手向他作暗示，他才醒悟过来，慌忙站起来。

刘天华望着发愣的三弟，又说了刚才的疑惑。北茂就怯生生回答：先生，外边满城的人都说北京学生反对卖国贼，被当官的抓起来了。北京的店铺都罢了市，抗议卖国政府！

刘北茂的话没说完，周围的学生都七嘴八舌地嚷开了：有一位带着上海口音的同学说：上海也罢市了，阿拉爷叔昨天从上海回来，说上海不管大公司、小杂货铺都关了门。另一带着苏北口音的同学说：昨天晚上，我邻家门上被人贴了一副对联“醉生梦死，冷血动物”。那

是前天邻家主人，在城里老半斋摆了宴席请客！……

本来郁积在天华心灵深处的苦恼、屈辱、悲愤，这时被学生此起彼落的言语捅出来了。

早在几天前，支援学生运动的呼声在全国响应，常州城乡商店门口也悬满了白旗，旗上写着“国耻纪念”、“抵制日货”、“还我青岛”等字。小学里的童子军和商店职工一起将日货广告拆得干干净净。许多学校还举行国耻纪念会，唱国耻纪念歌。礼家桥小学的学生在国耻纪念日，只喝一只青菜汤，表示卧薪尝胆，誓雪国耻。但是常州第五中学，却像置身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依然按照旧日的轨道上课、下课、吃饭、睡觉。

天华当然站在学生运动的一边，但他苦于自己做不到挥臂一举去作全国响应。课堂教学的课上不下去了，这时教室外变得十分嘈杂，天华目光转向窗外，刘北茂等学生的目光也转向窗外。从窗口望出去，见到了高年级的学生喊着“罢课救亡”的口号，其中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生，握着拳头的手，举得最高。北茂他们后来才知道这位女生名叫史良，是常州女校的。



“七君子”出狱后同爱国人士合影。左二为史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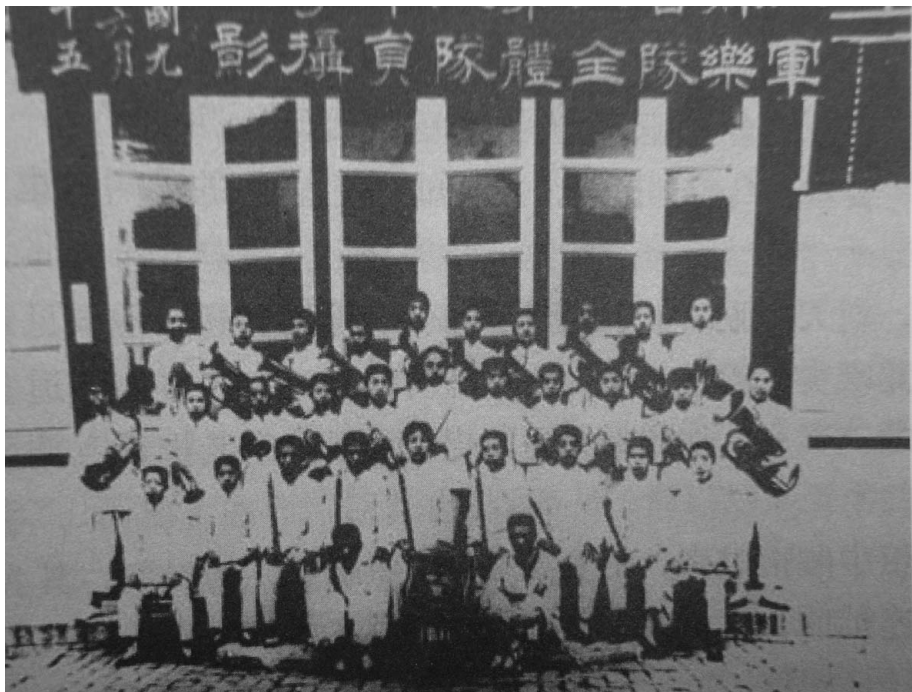
北茂从窗口看着纷纷向操场涌去的学生。坐在音乐教室里他们也沉不住了，坐在北茂旁边的徐骧首先站起来问：先生，我们怎么办？压在天华心底的犹豫被学生高涨的热情驱散了，他用激动并微微发颤的声音说：我们作响应！于是音乐室的学生也像冲开堤坝的激

流，呼喊着重涌出去了！天华把多少要说的话都隐藏在内心感情的波涛之下。他一直在等待着、盼望着这一时刻，现在洪流来了，国人要有志气，不能再憋闷在肚子里了。

二、暑假生活

北茂课余参加的那个军乐队，暑假前的6月25日，他们一批同学在刘天华老师的安排下，在学校礼堂外有三扇大玻璃窗的背景中，拍了张全体队员合影照，大家各自拿着一样乐器，诸如二胡、琵琶、笛子与小号、长笛、黑管等中西乐器站队，刘天华穿着与学生一样的白色衬衫夹在学生中，俨然也像个稍年长一点的一名学生。

照片洗印出来后，他们就各自回去过暑假。天华和北茂回江阴过暑假，然他们没歇着，当行人走近西横街的这一所宅院时，优雅的丝竹乐就声声入耳了，刘天华是要趁着暑假，邀约江阴本地区的音乐同



摄于1920年6月25日与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军乐队全体队员合影（第二排中立者为刘天华）

行来家作一番演奏交流的，此时天华颈套花环，正和周少梅、澈尘和尚、小北茂及徐骧兴致勃勃地演奏着。大家劲头足，一天里也不知饭食时间，那天巧遇天华的岳父殷先生走亲戚，遇到这种情况，这位殷先生也理解，就和女儿共同忙大家的饭菜，女儿在刘家是勤劳的，屋后的菜园拾掇得四时八节都有瓜果蔬菜吃，平时还摇纱、织布、养蚕等，按理说应当有零用钱，可女儿说她换回的钱要去还典当的当票，因为公公在世时做小学教员，一个月只有10元钱，10元钱不够一家人的开销，所以凡碰到有啥急事，就只好跑典当，故欠账不少。

殷可久心里打了个寒噤，说：也难为我家阿大了，今天荤菜钱，我来出！“阿大”是殷尚真娘家时的俗名。说着就口袋里取出一个手帕包，他就从自己手帕包裹里搜寻几个铜钱交女儿。尚真无奈地接过钱，对父亲说了一句：爹，今后我会还你的！殷可久脸孔变化了一点说：阿大你说什么傻话，你是我自家女儿，如果我拿我们本家殷念乔校长毁家兴学的义举来作比，我帮女儿女婿是远远不够的！尚真当听说爹提到殷念乔校长，心里也敬佩着，在娘家时，她就曾听到过殷校长和孙逊群两人破除迷信，顶住社会压力，带领几个教员将慧宁庵的城隍殿、关帝殿、观音殿、猛将殿的菩萨打掉，清理庙宇后扩建为教室的事儿。

晚饭吃过，月色初升，此时三两只蝙蝠在屋檐上空低低地兜起圈儿，逼仄的西横街上，各家门口支架着门板，或者是趟竹椅板凳什么，忙碌一天的人们似乎此时才得到了休息，一个个摇着芭蕉扇在乘凉，在讲旧事新闻。

而此时刘天华一帮人，则就着室内昏黄的灯烛继续演奏着乐曲，已经很晚了，尚真哄着两岁的小洪宝（育毅）在二进右边房屋安睡后，又招呼父亲去左面主房安歇，而后走进后园的菜地去浇水。此时的殷先生没有睡意，就听着后天井吊桶的打水声，他终究睡不着觉，坐在暗影里揉了揉眼，便摸索到一双拖鞋，起来向后门处走，后园有女儿的浇水声，他在后门口，望着月光下的女儿，直叹息，他手足无措地又走向前房，前房乐声溶溶，他看到小北茂脸向着他，就向人家招了

手，示意他过来。小北茂悄悄地走至殷先生身边，问：殷先生叫我做什么？殷先生低声说：寿慈，告诉你二哥，时间不早了，叫他们歇手吧，撤了吧。

小北茂就点着头，就进房间去跟二哥讲，一会殷先生就听到前面房屋内的乐声止了。他在二进门口听着澈尘和尚的声音：刘先生，那就改日再聚会吧。说的是。是周少梅的声音。接着是刘天华语含歉意的声音：那就改日再聚会，请各位走好，周先生家远，你今晚就和我家寿慈将就一晚吧，三弟那间房屋虽小，但床是大床。

听着女婿在送客人，殷可久便返身准备回自己住房。天华见了岳丈身影，他知道岳丈在关心自己身体健康。摇着头笑笑。别看殷可久是个小学教员，思想一点不受束缚，前些年暑假，还参加过孙逊群茅学勤、殷念乔等人在大南第二小学（三甲里小学）旅外同学会的“字会卷”活动。天华对岳丈敬佩有加，对新婚妻子更是关爱倍增。

刘天华和三弟一起送大家出门，两人折回房间，天华就面对周少梅直截了当地说：周先生，我已和童校长讲了，想请你去学校传授二胡、琵琶演奏法。周少梅听了很是感激，他沉思片刻后说：寿椿，你如此热衷于国乐，究竟图个啥？难道就是为了口气？天华干脆回答了一个字：不！他引着周少梅向后房走，在跨过一道门坎时，他又喃喃自语：国乐，是我们中国的音乐，可是，它在自己国土上，不仅洋人看不起，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尊重它，还喊什么“叫花”音乐！三人走至后二进屋的天井时，跟着走的北茂抬头望着方形的一线天，只见东屋角挂着的一轮圆月，让一片氤氲的浮云遮掩。此时，他在想那个传说的嫦娥和吴刚，月亮上当真有这两个人物吗，那也太寂寞了，他在黑影里自我作摇头状。这时天华拉着周少梅的手，顾着说话：周先生，政府不重视它，我们来重视！它地位低微，我们来把它抬高！他们在说国乐改进的事，小北茂对此



周少梅

类话题也感兴趣，于是就插到他们中间，抢上去说：我寿慈也支持国乐兴旺！周少梅说：好啊，我们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可我们还是任重道远啊！刘天华会意地点点头。

此时期，刘天华在常州第五中学组织起的那个学生课余军乐队及丝竹合奏队，在外界已经很有影响。由于这支乐队演得好，受到师生和社会上的称赞。每当常州有公共活动场合时，乐队常被请去参加演出。一次他们外出演出，来了一位搞摄影师傅，说要义务为天华北茂兄弟俩拍一张照，摄影师傅选择了有棕榈树为背景的地点，让兄弟俩并肩站好，兄弟俩都是长袍马褂，天华两手自然下垂，平视着前方；北茂右手搭着左手放在前面，他穿浅色袍子，看上去个子已接近二哥的高度，则是身子过于单薄。

作为音乐老师，刘天华的名声在常州地方渐渐传开，因此有外校请他去兼课的，如周少梅推荐的每周定期去无锡中学兼教唱歌课等，当时周还在无锡中学教音乐课，一次曾向刘天华说起学校人际环境让他压抑，说者无意，听者却多了一份心。其时刘天华的月薪已增至80

元，童伯章校长还是对他很看重的，他就想到要引荐周少梅的事来。

这一年，天华利用暑假，去古琴家荟萃地河南实地寻师求教，然而不幸传染上疥癣，在那里又搞不到医治的药剂，只得放弃寻师求学的打算，返回江阴。到了江阴跑了几家药铺，问问药方价格，由让他承当不起，罢了，还是扛着，让其自愈吧，可他要做事，疥癣很痒痒的，他就想出用火热来制止，所以仍每天背靠灶门就着余火操弹不止。



1920年前后，北茂与天华在常州省立五中合影。

北茂的同学上门，见状惊问何故？北茂解释说：我二哥是以毒攻毒术也！天华笑呵呵作一句补充：唯如此双手方可不用搔痒，照弹琵琶也。同学一个个抚摩着脑袋瓜子，一种少有的敬畏之心顿时产生。

天华钻研着乐器，在家里就顾及不上柴米油盐的事，孩子们的事无心管教，好在孩子敦厚听话，不淘气，使得当父亲的能去全力组织一个“暑假国乐研究会”，参加者大多数是当时刘天华在常州中学所教爱好音乐的学生，如吴伯超、储师竹等，另外还请了当地民乐名家周少梅、澈尘和尚、黄致君等，研究的内容是二胡、琵琶、丝竹合奏、十番锣鼓等。他本人并在会上介绍了自己所创作的《病中吟》及《月夜》初稿的一些细节。

三、华校董的刁难

这一年过完暑假，刘天华就领着周少梅去见了童伯章，一会又引着人家进入音乐室，他要新老师向同学们作介绍。他在向同学们说了几句话开场白后，就告辞出来。课堂内刘北茂、吕叔湘、徐骧等一批同学坐在学生桌上，就规规矩矩支着耳朵作聆听。周少梅的讲解，一口江阴东乡口音，什么“一拍抵缝”、“奈末拆空”、“阿要讲点拨厚笃听听”、“或好了胡琴琵琶一个人也会有新翻晓”之类。好在学生中基本上是吴语地区的，语言没有障碍。

丝竹合奏团的学生下了课，周少梅又在北茂引领下，去认认刘天华宿舍，两人走到了教员宿舍时，就听到了刘天华在弹琵琶的声音。周少梅推门进入，见了刘天华，就赞赏说：寿椿有长进！天华摇了下头，谦虚地说：还不够，要向你讨教哪！周少梅和北茂坐下后，周少梅就开始向天华讲述琵琶弹奏法。

窗外蝉声不绝，但还是比不过室内琵琶弹奏声。

转眼一个月过去，上学期在公园广场挑拨童校长的华校董攻击刘天华计谋没得逞，这次他又使出扣工资的招术来打压刘天华。一次体育课上，他从操场边经过，见徐骧在捡一只球，就叫住人家说：徐骧，

我找刘天华老师有事，你去把他叫到我的总务室，我等他。

徐骧答应一声，就跑步向教员宿舍奔去。徐骧出生于江阴峭岐的一支望族之家，他这个人说起话来文绉绉的，老师和同学都喜欢派他一些公差，他也从不推诿，总是喜洋洋去当跑腿。此时他得令后，一刻也没耽搁就跑步去执行了。

常州中学的教员宿舍，位于学校大会堂的两边，刘天华住在南楼底下第四间，房间朝南，有四扇玻璃窗。徐骧走近教员宿舍，站立一排冬青树边对着一个窗口高声喊：刘老师，刘老师！不见应声，他就近一步推门而入，这里他不是第一次来，知道室内布局，房子里面也没别的家具，靠窗是张三个抽屉的白木书桌，旁边是放有音乐等书籍的一顶简易书架。墙上挂着琵琶、三弦、二胡、京胡、笛子。书架顶上放着笙、唢呐。室内中间天花板上悬着一盏到了夜半就停电的电灯。徐骧在室内扫视了一下，可没见到老师人影，他却能听得到声声悦耳的琵琶弹拨。徐骧目光从床头长凳上一只柳条箱望过去，才发现声音就是从里传出的，原来要找的刘老师竟躲蚊帐里，整个人赤着胳膊，正手捧琵琶出神地弹奏。浑身淌着汗水。

徐骧愣住站着，最后才吃惊地叫了声：刘老师，你……

刘天华停止演奏：什么事？徐骧说：华总务要你去算账。刘天华略一迟疑，不解地问：算账？

刘天华从蚊帐里钻出来，穿上一件白竹布衬衫，随徐骧出门。在一个拐角与徐骧分道后，他就直奔总务办公室。

总务办公室门开着，进门就见华校董支着一把折扇在闭目养神，天华走近轻声问道：华总务，你找我？华校董屏着气没有搭理。刘天华也不跟他生气，就说了声：我忙，如果没事，我走了！

华校董这才脸上带着假笑，睁开一对斜眼说：等等！他抬起头，没有底气地低声说：是这样，刘老师，这个月的薪金是92块大洋。

刘天华伸手接过薪金袋，觉得分量不对，连忙把袋里银元倒出来，吃了一惊，一脸凝惑，眼睛睁得大大的问：怎么回事，只有两元？表情有些激动。华校董眼睛不敢对视刘天华，他一个窄窄的额头上虚汗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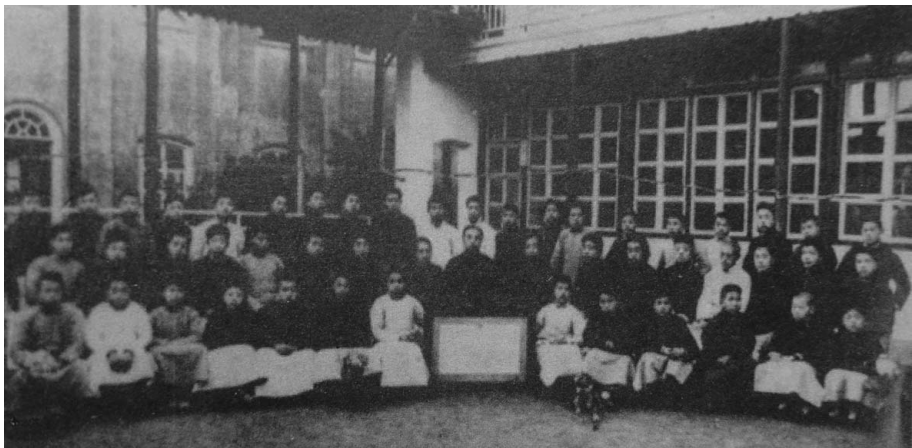
潑，稳定了好一会神才睁着眼说：不，是92元！他装模做样拍拍算盘表示他没算错过账。

刘天华从桌上拿起两元银元说：这不是两元？狡滑的华校董笑起来，一脸诡谲地说：刘先生真健忘啊！这学期初，你私人请来了一位江湖先生，他在学校住了三四个月，吃的、用的、住的加起来要多少，算过没有？刘天华感到十分意外，说：请周先生来，是童校长点头的。华校董阴阳怪气地说：可是，省厅不批准，责令学校追回这笔费用。这一追，不就让你刘先生破费了嘛。说完，华校董又将一把折扇悠悠地运作着，摆出一副闭目养神的姿态。

刘天华望着华校董，雁翎刀似的黑眉横竖着，不能抑制的愤怒，使他气得差一点失去理智，嗓门处只低低地吐出一个“你”字，就急匆匆转身离开了。

后来童伯章知道了华校董的处理后很生气，认为这样太对不起刘天华，便决定赶到江阴向刘天华送还90元工资钱，并作赔礼道歉。就是那一次，童伯章还真诚地介绍刘天华去北京工作，他对刘天华说：我那邵老弟，就是开明剧社的邵祖复，前几年你们就认识的，他现在在北京一个民族乐器厂当老板，他认识北大一些教授，也向他们推荐过你。这次他来信又提起此事，说如果你愿意北上，就请在月内前往，可行？天华哦哦了两声，他所作出的反应不是很热烈，他觉得这件事要成，似乎没有一点胜算的把握。童伯章对天华的迟凝能够理解，去留问题不是小事，家里毕竟有了两个孩子，利弊要好好衡量的，但他还是非常郑重地说：寿椿，不是我赶你走，为此事，我也想了几天，觉得你去北京，更能施展你的才能。改革国乐之事亦有更大的天地，你说呢？刘天华思考未定地说：童校长，此事容我再好好想想，三天之内给你答复如何？童伯章皱着眉头苦笑了一下说：好好，我等你回应！就拱手告辞了。

性格上天华比半农要懦弱一点，对于走与不走这个问题，他踌躇再三，睡意全无，躺在一旁的妻子尚真让他放心家里，她能打理好家的。他在黑暗里双手交叉着垫在脑袋瓜子后，仰天望着帐顶，想到要



刘天华与江阴旅常新同会合影（摄于1922年）

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抱负，还真要走不少的荆棘蒺藜之道呐，再想想哥哥的闯荡劲儿，不断追求前人未曾涉足的精神领域，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应当要规划自我了，而不是让现实生活中的阻力所异化。

三天后刘天华给童伯章回了话，他决定北上谋生。

这件事，让其决然的原因还有刚接到之前在常州读书，现已考取北京大学的吴干斌来信，这位学生将刘天华推荐给北京大学，北大校长蔡元培这下立即决定聘刘天华担任北大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

离开学校时，天华还招呼江阴旅常新同会作了一个告别仪式，仍旧在学校礼堂外拍了张合影，共50个人的合照。借助一个墙角的弧度，队形呈一点扇形，背景半幅是一排玻璃窗，另半幅是木质廊柱。正中的刘天华前面的脚旁还竖立着一块奖牌。大部分人的着装是袍子，少部分同学穿的是马褂。

四、天华北上谋职

又过去几天，尚真和北茂乘船送天华到常州火车站。

一列客车吐着粗气缓缓进站，北茂将肩上的行李交于二哥，这样天华肩上就有了两三包裹，他走到车箱门口，再一次回过头向着妻子说：我走之后，家庭的担子全落在你身上了。尚真忍住依恋之情说：

放心去吧，到了那里捎封信来。说着转脸抹泪。车站铃响。天华上车后找到一个位子后就将头探出来。此时已长高的北茂就对着那个窗口说：二哥，放心吧，我在苏州上学，离家不远，礼拜天我就回家里！

天华扒在窗框上对北茂叮嘱道：寿慈，你的目标就定东吴大学，别忘了刻苦二字，有什么难事要学会忍。北茂含着热泪点头。

天华望着走过去的几个散漫乘客，接着说：你只管好好念书，费用每月寄你嫂子，没了回家取。北茂内心很温馨地回话说：好吧，你多保重。尚真说不出话，在一旁只是呆望着，那种离情依依，眼含热泪代替了饱含深情的声声叮咛。妻子还不能随他走！她要替自己承担一个男子汉的责任和义务，织布种地善待弟弟养育小孩。

天华到达北京安顿下来后，就将这个喜讯写信告诉在国外留学的兄长，半农很快回信：余得书狂喜，知其艺必将大进也。见出兄长并不是盯住钱财之人，一个人的从业还是看对一己专长的发展。这时刘天华已有5岁的育毅，3岁的育和，1岁的育京，北京的工资只有40元，较常州的收入少了一半，家里生活肯定十分困难。尚真理解丈夫的远大志向，于是便更加勤劳俭朴地治理家政，千方百计节省开支。开始三年，是天华一人在北京。

留守江阴的殷尚真支撑着刘家大小事宜，多少个夜深人静时分，小叔子北茂夜读时，当二嫂的总是在煤油灯一头，在为他 and 自家三个孩子做鞋缝衣，她将小叔子的衣服穿着收拾得整洁干净，将他穿旧的衣服改改给自己的小孩再穿。北茂深感内疚，



刘半农全家在英国与当地友人合影

平时穿衣也很爱惜，就怕麻烦二嫂，就怕对不住侄儿侄女。北茂一旦放假就回江阴，尚真知道小叔子回家，尽其所有做好吃的，平时一家的饭菜常常是蒸干茄皮或咸黄鱼头，如果遇到了一条鲜鱼上桌，吃了一面，育京想翻过来再吃另一面，育毅就要哭了，因为他懂事了，舍不得吃。

再说到刘天华受聘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琵琶导师的事。

那时刘天华抱着一团希望到达北京，但到大学后被通知任琵琶导师的同时要兼任庶务工作，即兼做打杂。他后来对三弟北茂说，当时得到这个安排，真如一盆冷水泼在头上。可他还是忍受了。没过多久，他的琵琶课受到学生一致的欢迎。后来萧友梅先生介绍他到北平高等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担任国乐课。这是后话。刘天华在教授琵琶的同时，将二胡创始为音乐系的一门专业课，奠定了现代二胡学派。在这过程中，他为了改革中国吹管乐器问题，还写信给在巴黎留学的兄长半农，询问西洋管乐器乐律计算法。

半农经过大量研究，一年多以后，给兄弟写了复信，回答了的这个提问。天华在乐器改革上的努力，一直得到大哥的支持。天华在外成绩卓著，家乡父老均引以为荣，北茂心向往之，拟定北上求学之策，以便在音乐上得到哥的更多指点，北茂是不知不觉在向音乐走近。

1923年冬，刘天华与几个音乐的伙伴到马神庙拍了张合影，从这些照片和批注里，让读者看到了杨仲子、易韦斋、刘天华、冼星海、郑颖孙、汪颐年（黄自太太）、林风眠、黄自、应尚能等诸位前辈的早年风采，以及中国第一个管弦乐团的全貌。

第四章

一、北茂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就读

一次，给人留下语速缓慢甚至青涩印象的刘北茂，从大哥半农留在江阴老家的藏书中，拿来了几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注释的英语文学名著带到学校，他和同学吕叔湘关系密切，就借出一本给人家看，那本书是高尔斯密士的《威克斐牧师传》，注释的人叫马骥。北茂他们的英语进步算是快的，到四年级念欧文的《见闻杂记》，居然念得进去。北茂和吕叔湘还比赛过背书，背的是其中的一个短篇《旅程》。当时中学毕业以后，北茂的好友吕叔湘去南京考进了东南大学。刘北茂则考入苏州东吴大学英文系攻读，苏州东吴大学在当时名气还是比较突出的，出过不少杰出人物，如我国著名的外语教育家许国璋和文学翻译家杨绛都是东吴大学时代的杰出校友。现在刘北茂也终于进入该校就读，他感到自豪。

东吴大学校址，环境秀丽。学校坐拥崇远楼和多栋教学和办公楼，办学条件相对优越，有教学实验室、语音室和同声翻译培训室，学校还有资料室藏书丰富，为教师教学科研和学生学习提供优良的环境。



本书作者为搜集素材，到过刘北茂学习过的东吴大学（现为苏州大学）实地采访。



本书作者在崇远楼前留影

刘北茂在这里正式接受了美式英语的教育，并从中受到欧美文化的熏陶。他学习无疑是用功的，去后几个月都没上过街去过公园，一个礼拜天，感觉到看书疲倦，就自己给自己放了半天假，出葑门，沿着街走到了独墅湖，湖

水看起来很浅，也不是十分干净，两岸的杨柳别有一番风味，进入秋天，河风吹在身上有了一点凉意，北茂着了一件褪色的袍子，不是感到太冷，反让他感觉十分惬意，清风吹一吹，脑子也清爽不少，就坐在一条石凳上小憩。

他在想前几天同学们谈论的一个话题，即所谓的大学是无聊之地。通过自己近来生活证明，部分人所说其实也不全然如此的。没有友情，没有恋人那又怎样？生活在乎的是你自己，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至少是不会缺失亲情的。他就想到自己父母没了，可不是有哥嫂吗。有人以为上了大学就成为人上人的思想是错误的，再说现实和理想本来是有差距的。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选择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即使是强颜欢笑，那也算是一种快乐。我就不会成天去思考那些关于人上人的问题，我只需将每天的任务按时地完成，像过去在常州一样三点一线地生活学习。但他不去挤热闹，又总是感觉心头有排遣不掉的孤独。

此时期，国民政府的国库空虚，一些公派的留学人员留学费及教费均积欠，而刘家向来清贫，在家主政的尚真万般无奈之下，托人写信给天华，天华再写信兄长，商量八方借借事宜，兄长给几个朋友去信，协助解决资金来源，以供三弟北茂读书之用，使其能完成大学学

业。在苏州东吴大学英文系读书时，刘北茂课余绝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参加学习西洋乐理，还学习二胡、琵琶、竹笛和小号、长笛、黑管等乐器的演奏。刘北茂在东吴大学英语系只读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便以优秀的成绩插班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英文成绩突飞猛进，遂成为燕京大学英文专业的高材生。在燕京大学期间虽学业繁重，但稍有闲暇，即进城跟二哥学习二胡与琵琶等民族乐器。

树影扶疏、秋虫唧唧，转瞬间，空气微寒，积水结冰，入冬时节了。北茂到北京后，见了二哥，亲密无间畅谈半宿，他听二哥说有一位知名的俄籍小提琴家托诺夫很了不得，他想跟人家学，可目前为费用犯着难，可自己要进步不学又不行。他对三弟继续说：这个老外原系俄国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出自俄罗斯小提琴学派奠基人奥尔的门下，在演奏与教学上都有相当造诣，在我们中国，能找到这样一位小提琴老师是很难得的了。

北茂毕竟年轻，他也不能说什么，只能吞吞吐吐说：那就拖延一阵子。当时天华也因工作繁忙，工作的岗位又不稳定，加上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所以拖到次年春，手头上有了一点积蓄，才大胆登门拜托托诺夫为师。

天华终于如愿似偿，开始重新正式学习小提琴。这让北茂也松了一口气，否则在二哥身边吃顿饭，都有点心有余悸。从此小提琴就像二胡、琵琶一样，和天华形影不离，一直伴随到他去世前不久，从没有离开过他的手！

北茂每当学校假期，他就会到二哥这边来，他知道尽管二哥在聆听了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的演奏以后十分敬佩，但二哥绝不是——一个盲目崇洋的人。二哥刻苦学习小提琴，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因为二哥酷爱祖国的民族音乐，一心要使之发扬光大，但二哥又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国粹派”，所以二哥从不回避“国乐”



青年时期的刘北茂

的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

根据当时国内“民穷财尽”、“音乐奇荒”的现状，为了“顾及一般民众”，天华才感性地“偏爱二胡”，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他“改进国乐”的艰苦历程。但天华又看出当时二胡在演奏性能与技术上的不完善，因而不能算作是一件最完善的乐器，为此他并不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这些缺点，而是一方面在民族音乐广泛的领域中探索、挖掘，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借鉴西洋音乐的长处来提高和革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二哥之所以要下决心重新学习并钻研小提琴演奏技术，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更具体地说首先是为了克服二胡的局限性，以提高它的演奏技巧和表现力。

二、天华跟托诺夫学琴

天华在跟托诺夫学琴时已近“而立”之年，以他在音乐上取得的成绩，确实可以自立于音乐界了。但到了这般年纪再学小提琴，也不免太晚了，因此他必须克服年龄上的困难，加倍地努力。练琴时一个音符、一句乐句都不肯轻易放过。他的时间排得是那样紧，当时有人问他：你一天要练几个小时琴？他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大约六七



刘天华与托诺夫等外籍音乐家合影

个小时，顶多也不过十个小时。平时如果有客来访，耽误了他练琴的时间，他总要想办法补上。这样刻苦用功，使天华看上去有些未老先衰，一个光秃秃的头顶就像半轮白日隐

在半圈地平线似的黑发里，面额也出现了横亘山脉似的褶皱，呈现扩散状地延伸在眼梢上，鼻翼旁的弧沟也切入到下颏上了。三弟北茂占据着一个铺位，从一个角度常瞟着二哥苍老的脸，心里一阵悸动。他有时耍弄一点小花样，让二哥停下来休息，他容颜本来就是偏黄，就推说自己身体有病，听不得闹哄哄的琴声。他坐在椅子上静观二哥反应，天华就看一看弟，宽厚地作退让说：那你休息，我换地方练去！将竹布短衫上的葡萄钮扣系上，拿小提琴往红褐色牛皮盒里一装，走出寝室，不料，这样出门，回来得更晚。每次回来，还试图蒙弟弟，可常常在黑灯瞎火中碰响桌椅之类，惊醒了三弟，天华很是歉意，会说一句：我手脚重了，对不起！北茂对这样的二哥无计可施。

北茂时常过来住在大阮府胡同27号的二哥家，这里周围都是公寓房，是专门租给学生和穷教员的。来过几次，北茂就观察到二哥不但白天要抽出很多时间练琴，每天清晨和深夜，他所在的小屋，就有琵琶昂扬的旋律或者二胡幽怨的清音，伴随着巷子里卖面筋、卖硬面饽饽的、卖羊肉的叫唤声颤动在北京十月的夜空里。

刘天华所住的小屋，实际上是由一大间用板壁拦成的两小间。一间是卧室，室内陈设简陋，一张被岁月侵蚀成古铜色的白木床上，悬挂着一顶水纱布蚊帐。木格窗前有张三抽屉的台子，纸糊顶棚上虽然悬下一只光线暗淡的电灯，但台上还有盏玻璃罩子的美孚灯。床对面是一顶简易的书架子。另一间是音乐室，那里二胡、三弦、琵琶等乐器。

那时天华每周要去跟俄国人托诺夫学小提琴一次，他总嫌上课次数太少，当时正巧托诺夫又兼任任真光电影院电影配乐的那个小乐队作伴奏。这个小乐队除了托诺夫拉小提琴外，还弹钢琴、拉大提琴和中提琴，遇到电影演到热闹的地方，有时还加入一个木琴，演奏者都是外国人。北茂知道二哥经常去真光电影院。他去不是为了看电影，而是专程去听电影中的小提琴的配音，以便从中再好好揣摩一下托诺夫的演奏技巧。

在和托诺夫学琴期间，天华告诉北茂，有一个“国粹派”的国乐

家处处和他为难，还逢人便说刘天华崇洋，甚至当面冷嘲热讽，想叫他下不了台面。他一再容忍，并且为了团结此人，乘他去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一次音乐会议之便，委托他去作为“国乐改进社”的代表说几句话，结果此人置之不理。这件事对天华伤害不小，精神受了拖累。他告诉三弟说，那几天搞得他琴也没练好，结果在回琴时，托诺夫大为不满，在一气之下竟把天华的琴谱扔了一地，还说：我看你以后不要再学小提琴了，你学也学不好！天华一只手拉住三弟的右腕，用称赞的口语对北茂说：托诺夫不愧为一位严师，跟他是能学到东西的。我以后肚量也要大些，气是没有用的。从此，天华就将一些人对他个人的攻击和非议都置之度外，潜心于他的音乐事业，发奋练琴，结果他的小提琴技艺突飞猛进，托诺夫也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北茂对于二哥碰上的这些事，他想想就只有苦笑。

北京的冬天，即使不下雪，吸一口气也像吞了一个雪团子那样哆嗦到心窝里。而那破残的城楼，断裂的飞檐，残缺的门窗，更给这古都笼罩着浓重的凄婉。特别是当一长串骆驼在风沙扑面的泥路上蹒跚走过时，那赶骆驼的拱着腰，棉长袍吊在膝盖上，腰里晃荡着粗布褡裢，像个影子在蹒跚地挪着步，这时人的心头就像压上了石板那样沉重，弄不清这古老的民族，究竟哪一天才能摆脱深重的灾难。真不敢相信，探索二胡的路也这般不易？光明的世界何时到来，精神苦痛何时解脱？

天华除了学小提琴，还要学钢琴。经几年节衣缩食，他到一个外国人那里买了一架旧钢琴，自此他就变得更加刻苦努力了。住在周边的居民都有印象，在天华所住的院子里，他窗口的灯光总是最后一个熄灭。而从北海白塔从微明的晓色里勾勒出淡淡的影子时，天华住的小屋里又有琴声在空气里颤动了。也许他长期处在起早摸黑中，他的视力衰退了。本来那副玳瑁边框的近视眼镜是时戴时不戴的，现在却要常常架在鼻梁上了。

对于二胡，刘天华在《〈除夜小唱〉及〈月夜〉的说明》中写道：有人以为胡琴上的音乐，大都粗鄙淫荡，不足登大雅之堂。此诚不明

音乐之论。要知音乐之粗鄙与文雅，全在演奏者的思想与技术及乐曲的组织，故同一乐器之上，七情俱能表现，胡琴又何能例外？他又说道：胡琴当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象之甚。我认为在这样音乐奇荒的中国，而又适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哪种乐器，哪种音乐，只要能给人精神上些许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思想，都是可贵的。譬如吃饭，能吃大菜固好，不然窝窝头也可以果腹；比如行路，穿得起皮鞋固好，要没有，草鞋也一样可以走得，并且在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所以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

二胡经刘天华改革后，把仅限于使音区翻高一均或两均的简单三把演奏法，发展到七把，与小提琴相比，达到了小提琴把位的极限。同时因他结合各把音色特点进行创作，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使二胡从低微的地位一跃为独奏乐器，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代表之一，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再者，由于二胡价格便宜，在老百姓中有广泛的基础，经过这种改革与发展后，二胡音乐艺术在老百姓中更为普及。

三、听二哥说起“改进国乐”的宏伟计划

北茂进入燕京大学读书有过一段落日子，在安排三弟打牙祭时，天华第一次跟北茂谈起，他想团结周围志同道合与志趣相近的一些人成立个组织，去共同借鉴西乐，研究和改进国乐。北茂有音乐爱好，当二哥说起这个宏伟计划，他也激动起来，说：我支持你！那次北茂还对天华说起他同学中有一个人也在跟托诺夫学琴，还说这个人不用功，进步很慢，有一次听说托诺夫批评那人说：刘天华比你年纪大，进步却比你快，他现在已超过上海的一些小提琴教师了。北茂学人家夹生中文说给二哥听，说自己听了真为二哥骄傲。天华听后，却很严肃地撇着嘴巴提醒三弟说：你可不能随便对人家说啊，因为你是我老弟，否则人家会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

又有一次吃晚饭，天华对北茂谈起学琴体会，他说：一开始去跟托诺夫学琴时，感到好像是高不可攀，因此是抬起头看他的，而现在我是平着看他了。可见刘天华进步之快。而天华所取得的每一点一滴进步不仅要付出艰苦的劳动，还必须克服个人经济上的种种困难。托诺夫的教学水平在当时的北京算是首屈一指的，但他收的学费也最为昂贵，每周虽授课一小时，一个月却要收大洋30元！这相当于天华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天华这时在北大“音乐传习所”的薪金虽略有提高，同时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系兼课，但他在在学习上花费很大，还要负担一家五口的生活和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因此经济上并不宽裕，为了支付每月的小提琴学费，全家都是节衣缩食！

尽管如此，倘若自己家的三弟北茂来了，他们还是要搞些好吃东西招待三弟。两兄弟得以团圆，在一起聚集很有话讲，当然话题中最多的是要谈音乐。在谈音乐时，北茂才思敏捷，一点也不腼腆了。

天华曾多次说道：中国人还是最喜欢自己的音乐，西洋音乐固有它的妙处，却不如中国音乐对我们那样亲切易懂，但可惜现在国乐地位那样低，更没有人去重视和提倡，所以我要下一番功夫，在改进国乐上做些工作。

北茂对于音乐界的派别也略知一二，他向二哥发表着个人看法时说：音乐界的思潮，主要分成两大派（两大倾向）一派是“崇洋派”，一派是“复古、国粹派”。崇洋派推崇西洋音乐高尚、深刻、艺术性强，认为国乐简单低微，没有艺术性，中国音乐的前途，只有全盘接受西乐才有出路。另一派主张国粹、复古，认为“雅乐”是中国音乐的精华，只有复兴了雅乐，中国音乐才有希望。

天华严肃认真地插话说：一国文化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的。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到“进步”两个字。他不赞成我国音乐全盘西化，也不赞成复古。

这一年，刘天华趁暑假回家探亲时又在江阴组织了一次国乐研究

会，邀请了澈尘和尚、赵剑候、凌纯声等国乐界教师们参加。天华在会上提出：我们搞国乐的人态度应该很忠实地教学生，把曲调推广出去，使很多人能学好，这样做才能把国乐流传下去。他组织这次国乐研究会，提醒名家们要高瞻远瞩，把国乐的精粹，自己手上的名曲推广流传。正如他二年后在为国乐改进社撰写的《缘起》中所言：现在可模范的前辈大师一天少似一天，我们看了这种状况，心上不禁栗栗危惧。这一年他在回北京时将妻子和孩子从江阴接了去。

这时，刘半农在国外得到了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8月便携带着大批研究语言学的最新仪器和家属乘上法国邮轮，从马塞启程回国了。

半农回到北京大学，也不顾旅途的困顿，就开设语音学课，并在研究所国学门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这是我国实验语音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创举。半农在北大先后掌教12年之久。这一年寒假开始，半农和天华双双才摆脱了事务的纷扰，一起乘上火车返家乡。而他们在燕大读书的三弟以及尚真和孩子们已先一步回江阴了。在江阴期间，半农利用空隙去乡下采集到短歌三四十首，长歌二首。北茂看着大哥的手稿，一脸羡慕。这期间刘半农已经是当时中国唯一从事语音乐律



刘半农1927年10月8日与参加光社摄影展览会的友人合影

研究的专家了，不佩服不行的。反正北茂是完全折服了。

四、三兄弟聚江阴老家

他们都充满着自己的希望。

此时北茂在门口盼望到了兄长回家，高兴得不得了，就和侄儿侄女们一起去接行李物品，并亮着嗓门喊：大嫂二嫂烧几只好小菜，大哥二哥回来了！一家人聚拢，回味的全是幸福。

后代屋的灶间，尚真和朱蕙早在热气腾腾的锅台旁忙开了。北茂站定下来问：你们要分配的我做什么？二嫂尚真说：没事，你们兄弟仨就等着开饭吧！

北茂看看二嫂能干得很，的确插不上手，就拉着二哥天华的手，走到后院外的竹园里去了。一团团雪云在天空中徐徐移动，林子里弥漫着浓重的湿气。前几天下过雪，雪虽然融化了，但在铺满落叶的底下，却还有一层像玻璃碴子般的雪粒在闪出微光。兄弟俩望着眼前景，各自回忆着岁月，天华回忆着长眠在九泉之下的父亲，多少次会在翠竹浓荫间斥责他是“自甘堕落”的儿子，可叹惜的事是父亲离去了，要是今天还活着，父亲准会欣慰地看到我刘家老二用一把二胡闯出了一番世界。

北茂从残花败柳间的一团团雪堆，一下子联想到长眠在九泉之下的母亲，母亲那没有血色的脸，像雪，她就是一朵盛开后被风雨摧残得枯萎的小白花。母亲身体极差，但她却从来没有叹一声苦，喊一声累。父亲为母亲请了不少郎中来给她服药，也觅了不少秘方，甚至请了七八个和尚来做法事，用大哥大嫂的婚姻来冲喜，可最终没能挽救母亲生命。

这时随后一步赶到后院的半农，与二位兄弟不同，他来时，像个孩子似地猫着腰，身子伏在后院墙角落里那口古井上。他用文学家的眼光饶有兴趣地仔细打量着爬满绿苔的井壁，他发现那上面有一丛丛不同一般的凤尾蕨，垂得低低的绿叶，静静地映在下边亮得像小圆镜

似的井水里。

北茂在回过神来后，见到了墙角处的大哥，喊了一声：大哥，你又看井了，别掉在井里！

半农笑逐颜开说：我这三弟，长大了懂得挖苦大哥了，不过对孩子们却是要提防着的，不让看井，他们身子小，井栏圈卡不住肩膀的。

天华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的，半农刚说完，他就将身子伏在那口古井上看井。他看了一会，扭转身来，对大哥说：哥，我记得你告诉过我，说在巴黎做了一首“看井”的诗，你说不看井的，怎么一回来又看井啦！

半农没有说话，北茂望着大哥，他突然发现大哥眼皮紧闭着，睫毛上闪动着两颗露珠儿似的泪花，在慢慢滚落下来！

第二天，刘氏三兄弟各自穿上长袍马褂钉鞋、踩着夜里飘落的积雪，去拜访亲朋好友，半农在大毗巷面见了辛亥革命时曾一起主办《江阴》杂志的章砚春。谈到军阀们，两人借故来泄愤说：这些大头兵，看见日本卖金丹、卖手枪的流氓，也吓得尿在裤子里不敢放一个屁。两人一致认为要救国，如果不先自救，光喊“救救救”，其结果必至于不可救！

天华这次是去涌塔庵拜谒了曾在二胡上获得教益的澈尘和尚。此刻澈尘和尚正低垂着头顶微微隆起的光脑壳，盘膝坐在殿前蒲团上，眼观鼻、鼻观心志在参禅打坐。然而他那糊满眼角的眼屎，和不时“阿呜”一口打着的呵欠，正泄露出他在跟鸦片瘾作着精疲力竭的苦斗。天华仿佛落进了一个没有生命、没有活气，只有一个活死人并且散发出腐烂臭味的墓园里。眼前一景让门槛外的天华呆若木鸡，要不是檐头上一滴被日光晒台融的雪水，凉丝丝地落进颈脖窝里。他还惊醒不过来。想不通的是这几年，他在振兴国乐中，是竭力想使民间艺人的形象有所改观，以改变世俗的偏见。然而，眼前这个澈尘和尚，本是禀赋着一定才华的，却又甘心堕落不能自拔，他真想怒目而视对这个没大志向的人慷慨陈辞一番，或尖酸刻薄地骂上几句，让他能够清醒过来。可当他喊了几声法师不作回应时，心里就作了另外打算。



蟠龙山（国画）

超凡脱俗，修行的人也办不到啊！

北茂则跑了趟城东三官殿姑妈家，姑妈家在蟠龙山南麓，离山就百米远，姑夫领着他上了山顶，山不足50米高，而山势却连绵数里，变成一

片火炬林的松树遮天蔽日，这里的积雪更深，他们费了些力爬上山顶，在一个没有松树遮挡的平地向四周作俯瞰，感觉山体坐西南向东北呈一个“山”字形，其中三峰高低相错，其间杂有参差的巨石，形似围拢的龙盘虎踞，北茂西望15里外的江阴古城，残笔似的宝塔尽收眼底。望北7里处则是一条银带在几个山峰间仰卧沃野，望东望南迤迤而出几峰茂盖松树山崖。

姑夫向他介绍了山名和一些传说，当说到脚下的蟠龙山时，他说：这座山又名蛟山。相传：古时有黄龙蟠其上，三日始没而故名。古诗云：蟠龙峻岭色称黄，垂拱编年纪盛唐，三日攀留鳞爪现，云从五彩兆祯祥。又古人王时霖《蟠龙山望江》诗云：夭矫蟠龙入画图，青林红树两模糊，晚来岸帙江天望，几点云帆淡欲无。姑夫还是有一点文化的之人，让北茂印象很深。

那次在山上，姑夫还采摘到了几枚灵芝草，让北茂兴味盎然。姑夫还对他说将来成家后要珍惜夫妻感情，不是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同了心，黄土变成金”，就说我家有父母的关心和我们夫妻俩的努力，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今天的瓦房，原来一只小灰团，一年一年的挖土挑土，现在不是成了一只可养鱼的池塘。寒风霜雪中，你姑妈挖泥我挑土，把旱地变成了稻田，秋天多收了三五斗。酷暑烈日下，你姑妈

和我锄禾日当午，累了我们躲在树阴下喝一瓢清凉的山泉水，那是琴瑟和谐的夫妻真爱！姑夫很乐观，他让北茂开春来，他说开春这里香花满溪，雨后菌类资源也十分丰富，山不高，爬起来也不累，是个好地方。北茂从这位农民身上学到了一些书本外的东西。

第三天，三兄弟碰面，半农见二弟情绪不高，就问原因。天华望着后院残雪间几只觅食的麻雀，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澈尘和尚并不是朽木，却怎么也不能雕琢成大器，相反，却在自我堕落地烂下去！

半农相拢着双手，咂咂嘴道：看来我们的思想都脱离了生活本身。按照形式逻辑来说，我们的判断似乎是合理的，但现实却偏偏对我们作出了无情的嘲笑。我过去一直说要救国，首先要自救，现在看来，这里似乎还蕴藏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有一句谚语叫老鹰飞不过的地方，苍蝇能找到十条道路，这就是给出的人生启示录。

天华被一种不寒而栗的空虚感攫住了。为什么他越是想寻求的目标，会越是那么遥远呢？他究竟怎样才能理清思维的混乱，而不致于陷入主客观的矛盾中呢？他皱紧眉头，两眼凛然不动地瞅着竹子上空的苍天，思想也似乎随着飘入大气中去了。

半农将相拢的双手取出来，拍了拍二弟宽厚的肩膀说：寿椿，别苦恼啦，这是社会问题，看来不是你我所能解决的。我们还是找个时间下乡去采风吧！

这时北茂从门里出来，听了便接上去说：我也随你们去！

第五章

一、北茂毕业于燕京大学

腊月底，弟兄仨将江阴老家房屋委托给朱蕙的妹妹朱蕙芬代管，一个大家庭就从上海乘上轮船到了天津。他们本想在这里乘火车赴北京的，谁知自从轮船上下来，就听到码头的旅客像炸了窝的蜂群。原来冯玉祥的军队和奉军开起仗来了。津京铁路兵车拥塞，北京处在风声鹤唳的恐怖状态中，火车要运兵，不能载旅客了。北茂放下一只柳条箱子，急不可耐走近两位兄长问：大哥二哥，这下怎么办？半农思量了一下便说：只能住下来等了！天华就说：让我去找旅店，你们先在这里等等！

天华就走出车站去找住店，他两耳灌注满刺骨的寒风，终于在一家饭店旁找见了一家用芦席围成圈形的鸭棚住房，他上去问问价格，不贵，他们能够承受。于是他就让店家用木板拦出了一角，铺上稻草，他将一家人带了来，朱蕙和尚真即变戏法似地展一铺盖卷儿，几个孩子还觉新奇，在床铺上就相互逗乐，玩耍嬉戏开了。

北茂算是孩子们的头领，孩子们都很听他的。这会他见两位兄长把床当作桌子，砖块作为凳子，借着门外洒进的一线微光，在各自搞写作，就拉上孩子们去火车站玩耍了。他和侄辈们踩着寒潮的积雪，就在火车的长嘶声、兵士粗暴厉声的咒骂声、以及不知为什么射击的子弹啾啾乱叫声中，玩着老鹰抓小鸡的游戏。那天他们在火车站如同白夜的场景里玩耍得很晚。北茂一直充当卫护小鸡的老母鸡角色，伸出两条胳膊拦着由小蕙充当的老鹰追杀，左冲右突，险象环生。育毅

是小鸡中的尾巴，对他来说每一次躲让都是畏途。他常常让小蕙这只老鹰抓获，抓获了小蕙就一阵欢呼。他们感到快乐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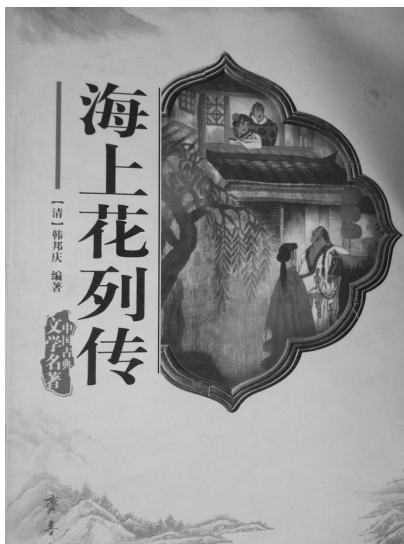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清晨，饭店的伙计用紧张的神色来告诉说，昨夜廊坊车站发生了暗杀事件，那是段祺瑞手下的重要人物徐树铮，从北京乘专车到达时，被列队在车站上的士兵拉下来一枪打死了。店伙计张大嘴巴吸了口冷气说：这真切的是冤冤相报啊，徐树铮前几年杀害了冯玉祥的舅父陆建章，现在听说是陆建章的儿子在为父报仇，一报还一报呀！

三兄弟听后，都拧着嘴角怔住了，几天前他们在车站上买了份日本人办的《天津日报》，报上对这个忠于他们的“二臣”，肉麻当有趣的称为《快绝一世的徐树铮将军》，现在这“快绝一世”，竟成了死于非命的戏语。天华搬起一块填屁股的砖头，移到床铺另一头，因为他的位子让孩子们横向的睡姿给占据了，半农和天华都是不愿意浪费一分钟时间的，他们将皮箱当做桌子，搬起石头挽个草把坐下来做着自己的事。

天华此刻手里捏着凡海姆著的《曲调配和声法初步》一书，他重新坐定后面向半农说：哥，还记得前些年林琴南的一篇小说《荆生》吗？

半农也与天华一样坐在一块砖头上看书写作，他正利用清早脑子思路好，写着一篇《读海上花列传》的读后感。他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及方言的运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海上花列传》的“苏白”突出了“地域神味”。他觉得该小说描写事物的手段非常高明，可问题主要出在下半部，过于拖泥带水，缺少剪裁。他在心里想，一部书要写得十全十美，是不容易的。此刻二弟问到了《荆生》这篇小说，这个话题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搁下笔说：那时我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后，复古派的代表人物林琴南，写出了一篇小说叫《荆生》，将几个倡导新文学运动的前驱者，都当作诋毁前贤的祸首，被荆生痛殴了一顿。这被林吹捧的荆生，就是指徐树铮，因徐是段祺瑞手下红人，会写几句文章，自居于桐城派。

天华接上去说：林便想借这武力能将新文学运动推向断头台，幸



《海上花列传》封面

一只柳条箱子里找出那本书，北茂接过书后，先看书的内容简介，介绍中说是清末小说，作者叫韩邦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

北茂开始就不打算从头看起，先随便翻阅着。

小说全部是苏州话，与江阴话差别不是很大，但北茂看不出小说有什么好来，你一句我一句耍些嘴皮子，便不再往下看了，他想还是向大哥口头了解一点大概情况算了。

过几天见大哥将文章之事搞定了，算松了一口气，他就向大哥说了自己想法。

半农饶有兴趣地说：好吧，我来告诉你吧。他将目光转移到窗外，做着有点回忆的表情说：这部书的作者韩邦庆在“例言”中称“全书笔法谓从《儒林外史》脱化而来”，意思是说《海上花列传》同《儒林外史》叙事结构一样，全书由许多不同的人的故事组成（《海上花列传》有六十回，涉及一百多个人物），却并无中心人物和中心故事，且书中人物多互不相干，故事也多没有密切联系，小说可谓“合

而当时段祺瑞忙于争权夺利，没有来干扰文化，得以苟且偷安。半农现出兴奋情绪说：这个惯于兴风作浪的政客，这个害人者也被人害了，是好的结束语。两个人说说就哈哈大笑起来，也不顾及妻儿老小还沉睡着。

早醒着的北茂对哥哥说的话，还不太清楚，这会他就犯琢磨地傻望着，最后他又将目光投向窗外那飘浮着寒烟的站台静寂中的列车车皮。耳朵听了大哥说《海上花列传》的书，就向大哥要过来翻阅，半农从手边一

传”。为了将彼此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人物串联在一起，作者选取了两个人物来扮演串场角色，上半部是洪善卿，下半部是齐韵叟。小说虽无中心，但是有主要脉络。小说前半部主脉有三条：1. 罗子富、黄翠凤和蒋月琴的故事；2. 王莲生、沈小红和张蕙贞的故事；3. 陶玉甫、李漱芳和李浣芳的故事。后半部的主脉则是赵二宝和周双玉两条。作者在客观描写社会真实的同时，也不自觉地预示了社会发展的趋势。

北茂听明白了一些，他心里更加敬佩大哥学问的了得。

他们这次在天津被困了二十多天才回到北京。

到达目的地后，大家先住在天华家的银闸胡同，天华为安置大家，他只是多租了一间住房和一间厨房，待开学后，北茂就搬去住学生宿舍了。半农一家不久则也搬去东城北帅府胡同住，离银闸胡同很近。

这时期，各地闹风潮，在东南大学就读的吕叔湘，就因为他们外语系走了好几位教师，他只得到北京大学去借读，到了北京，吕叔湘最想见的人自然是好友刘北茂，吕叔湘放下行李物品就匆忙赶到了位于颐和园那边的燕京大学，在食堂见了北茂，眼睛瞅着人的头脚，带些夸张说：伙计，三年没有见面，你似乎长高了些，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你，瘦子，你在两个哥哥身边，看来还是穷困户。北茂笑容满面说：我不富裕，但请你老兄吃一顿饭还是有能力的，不过不是大饭店，是学校食堂！说完独自先笑了。吕叔湘故意做出不开心样撇起嘴巴，调笑一句：老兄，说不过去吧！北茂眼睛一眨说：上馆子可以，我请客，你付账！吕叔湘笑嘻嘻说：小气鬼，我铺费你，吃食堂去！北茂有些不好意思说：叔湘，我不瞞你，我口袋里还真没一块大洋！吃过食堂回宿舍，北茂对吕叔湘说：我现在能背《旅程》课文THE VOYAGE，不但能顺着背，还能倒着背。吕叔湘说：《旅程》我已经忘记了，我认输。

两个人向校园外走，刘北茂不忍心叫老同学吃食堂，就领着到校外去吃小吃，想来口袋里钱币也承受得起，那里有一条街全是吃食铺子。吕叔湘不是其奈我何，他会替老同学节省开支，所以当走至一家凉粉摊时，他就主动找位置坐下来了，他说：寿慈，我们吃碗凉粉，时



刘天华与国乐改进社成员合影

间也快，吃过饭我们还有话讲。刘北茂故意大方地说：我有钱，我请你吃饺子。吕叔湘说省下些钱，等我下次来吃吧。

这一年暑假之后，北大英语教授蒯叔平先生为招收新生出试题，其中一条填空白句相当难。顾绶昌和袁家骅正在讨论蒯先生出的英语试题，不知文书如何填，正好在这时北茂赶到北大西斋去看他们，听到两位同乡在在讨论英语试题，北茂在顾绶昌床上略略一躺，随即脱口填出下列句子的英语：艺术的使命在于模拟自然。两位同乡暗暗惊奇，觉得北茂确实掌握了艺术的精髓，因为他的答案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来的。一言中的，恰好适合了出题教授的要求。两位对北茂捷才的钦佩，实际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其实这句话可填的词很多，但都不会比北茂的答案更为巧妙。小老乡原就知道北茂一向用功读书，在燕大同届中的成绩最为优秀。但他们并未想到北茂对音乐方面同样有高深的造诣。

他们更不知道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个叫刘北茂的老乡，竟舍英语而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音乐。

再说到刘天华，那时他正一边学习一边投入到国乐改进中，真正是活学活用了，一方面取国有精粹之本，一方面采纳外来音乐理论。北茂记得二哥的乐器研究方面，走的是一条以西乐辅助国乐的道路。他改革发展创新的民族乐器有：将琵琶改为12平均律品位的乐器，将3个把位二胡在技术上扩大成能拉7个把位的乐器，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使二胡从低微的地位一跃成为独奏乐器，成为我国民族乐器代表之一。在家中他还与乐器工一起制作了多种箫、笛，请大哥刘半农帮

助计算音律，并了解西洋乐器的构造，试验改进中国吹奏乐器。他还请乐器厂试制古代的箜篌、新疆少数民族冬不拉，设法收集古代埙、铜制号角、人皮鼓等乐器。

刘天华着手改革琵琶成为十二平均律乐器。他设计了把传统琵琶插上灵活装卸的半音品位。弹十二平均律乐曲时可以把半音品安上，如不用时可以卸下。这样设计是为了使弹奏传统琵琶者易于过渡，逐渐接受十二平均律。他请求兄长半农帮他搞音律计算，半农成功地完成了琵琶定位等乐律计算法，帮助他设计创制了作为十二平均律乐器的琵琶。

此时刘天华开始第三次组织国乐研究，“国乐改进社”较之前两次在江阴组织的“暑假国乐研究会”规模大、计划长久。天华在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中呼吁：国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金，必须淘洗出来，才能有用。我们认为这是艺术界的大事，非少数人能举办，必须要联络全国同志一致进行。我们应该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

这一年，刘天华做了将近半年的筹备工作，也摸到了一些头绪，准备成立改进国乐的一个组织，真正做一点实事，可现如今是缺经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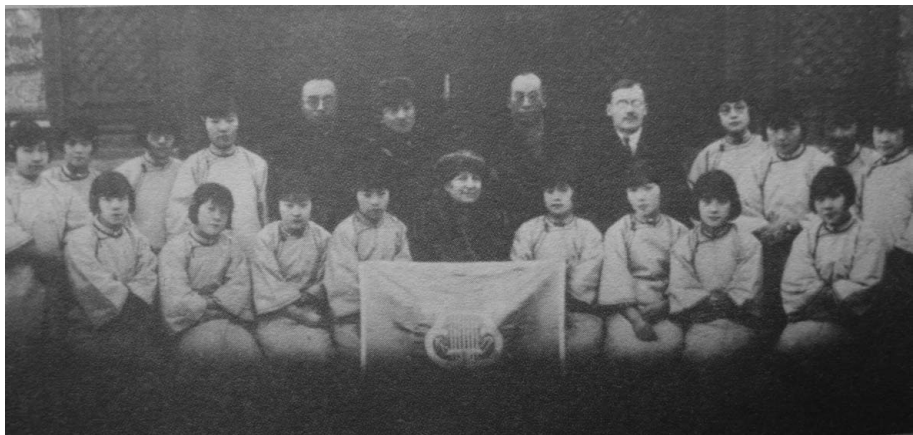


刘天华与国乐改进社成员合影

他将困难对长兄半农说了，半农是个热心人，满口答应经费由他去想些办法，组织起了国乐改进社，并经他出面交涉，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支持，由校长批准拨了一笔经费，天华才能如愿以偿，于1927年初夏还联合了34位同行作为发起人，在艺专主持召开了“国乐改进社”的成立大会，会上讨论通过了社章，并选举产生以刘天华为主席的15名执行委员。在半个月内“国乐改进社”就召开了两次执行委员会议。为了扩大影响，还特别聘请了15位社会知名人士为名誉社员。新成立的“国乐改进社”社址设在天华新搬去的东城亮果厂西口外东河沿47号的住宅内，这里房屋比在银闸胡同大多了。

刘天华把家里一套房子腾了出来，作为办公室。他的一张大写字台也移至室中，另外仅添置了一点必要的文具用品，就这样因陋就简地干了起来，北茂还过来做了勤杂。以往与天华打交道的主要是一些学生、同事和民间艺人，间或有社会上的音乐爱好者来登门求教；这次成立了“国乐改进社”，门庭显得比过去热闹多了，社里一批尽义务的工作人员成天进进出出，外面前来联系和请教的人也多了起来，他们多半还是些爱好音乐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当时老三北茂即将从燕京大学毕业出来，并准备南下去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所以常去看望二哥，得以目睹这一盛况。

此时，天华开始酝酿二胡独奏曲《光明行》，不久其幼女育燕夭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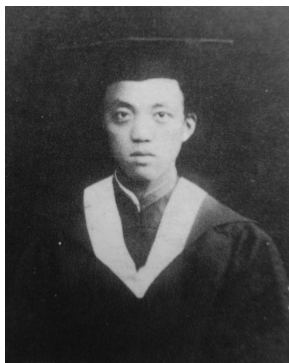


刘天华与音乐系师生合影

靠了友人杨仲子的接济，才得草草安葬。在悲痛之余，他仍不忘这首作品，于次年即完成了初稿，当时正是天华家经济上奇窘之时，因交不起孩子们的学费，长女育和及次子育明均失学在家。这个曲子后经过两三年的推敲、琢磨与修改才基本定稿。定稿期间恰逢天华八岁的次子育明不幸病故，这是内因，外部是“国乐改进社”在成立时，又碰上大革命失败，“光明的白昼正在消失”，社会上笼罩着一片黑暗；转年情况更糟，北洋军阀为了搜刮军费，竟把北大当时开销最小的音乐传习所和艺专音乐系等仅有的几所音乐院校全部砍掉了，当时天华曾气愤地写道：目睹艺专音乐系及北大音乐专科的停办，凡我同仁无不疾首痛心。在这几年中，天华遭到接二连三的挫折与不幸，但他还是努力通过“国乐改进社”，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奋斗，以便更好地“改进国乐”。可见天华对革新民族音乐是寄予了多么美好与光明的期望。这种筚路蓝缕的奋发精神，充分地体现在他的二胡名曲《光明行》中。

而三弟刘北茂在两位兄长的指点和熏陶下，自幼酷爱音乐，学生时代便已掌握了多种中外乐器的演奏技巧，对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尤为擅长。后来在两位兄长的全力资助下，于1927年6月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

一天下午，他兴冲冲、喜孜孜地拿着毕业证书前来给他视如父母的大哥大嫂报喜，他身穿当时大学生流行的服装，长衫配上西式装裤，毕业证书卷成一卷上面还扎着大红色的缎带，他那振奋得不能自己、压抑的万般喜悦之神情难以言说。几个侄儿侄女很喜欢这位年轻的叔叔，虽然他长他们一辈，年龄也相差悬殊，但他平易近人，对他们很亲切，因此侄辈总是拉着他和他们一起玩，把他看作他们的大哥哥似的，而他对侄辈合理的要求也从来不会拒绝。北茂每来到大哥二哥家中总会使气氛更加欢欣活跃起来，哪怕这一天积雪铺地冬日，相互说



刘北茂1927年毕业照

话会喷吐白色雾团。对于三叔，侄辈们感受最深的是他不庸俗。

二、北茂婚后几年

同年秋，北茂回江阴与郁咏春先生之长女郁祖珍（南华）成婚。初见面，姑娘见小伙子愣头愣脑，就用那灼热的眸子审视着北茂，使他更加局促不安。我、我……他噎了一样地说：我家穷，你要准备吃苦……反正我会对你好……祖珍，不，南华，我会对你好的！

似有千言万语，不知怎么表达，他掩饰不住涨红了面颊，羞愧地埋下头去，他的一双圆口布鞋不由自主在地上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南华就忍俊不禁扑哧一笑，那羞答答的扎着麻花辫的脸粉红着，那双衣襟前放着的手，不知搁那儿好了，怎也掩饰不住她那青春的韵味，红扑扑的脸蛋越发透出妙龄少女的气息，北茂担责任说了一句：南华，我会让你觉得我好的！这一句，让郁南华就如吃了定心丸。

郁南华是个很秀气的姑娘，对那时还很清瘦的北茂就一见如故，姑娘身上的万般柔情，那双秋水般明净的大眼睛，还有见过之后的莞尔一笑，就将北茂那颗青春悸动的心给永远锁定了。两情相悦的时候，他们喜结了连理。欢快的唢呐声中，北茂将她从城东迎娶到了城西。婚宴过后，他们就北上了。到了北平住了几天，辞别新婚妻子后到当时在上海的暨南大学执教英语。在临行前的一天下午，北茂把侄儿侄女们召集到二楼屋顶平台上，此时北茂在二位兄长安排下，将新婚妻子安在了王府井大街的敦厚里，侄儿侄女在三叔家就按年龄排好队，然后把他平日十分喜爱的洋画片分送给了孩子们。

孩子们得到这些画片当然非常高兴，北茂则不免流露出恋恋不舍的神情。送掉这些画片似乎意味着他将与青少年的岁月告别，开始要过成人的生活了，因此不得不放弃这孩子气的小玩意儿。但在此后的岁月中，北茂始终热爱带着深厚民族气息的文物工艺品，收集这些东西是他的兴趣所在，尽管有中断的时候，但仍然应该说是几十年来未尝稍减。他喜爱集邮、收藏祖国各地名胜古迹的风景、名家的字贴、

印有花鸟骏马的信笺。后来又发展到收集火柴盒。应当提到，正是这些艺术小品在他晚年忍受病魔百般折磨困居斗室不得行动时，解除了他不少寂寞，增强了他对疾病进行斗争的勇气。

北茂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执教时，他仍随身携带二胡、琵琶、笛子等民族乐器，工作之余便练习不止。完全是一派书生意气，而且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与幻想。当时的教学工作并不太繁重，在业余时间还能搞点翻译，还培养了不少英语教员和优秀翻译人员。并经常练习二哥天华教他的琵琶、二胡等乐器，短期的独居生活倒也过得很充实。按说刘北茂的工作还是有奔头的，但时间一长，他心里总惦记着远在北平的两位哥哥和自己妻子。刘北茂掌握的几种民族乐器也得不到二兄天华的悉心指点，难以提高；在文学方面也听不到长兄半农那精辟的议论了，心里总不免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刘北茂虽身居闹市，但到了周末和节假日，仍感到有一种“思亲”的寂寞。一个月后，他写信给新婚妻子南华，谈到了自己的思念之苦，南华同样受着煎熬，她收回信后的第二天，便没有半点犹豫，与兄嫂们说明后就拿上简单行李乘火车到了上海。南华的突然出现，给北茂来了一个惊喜，北茂在接到了妻子后说：这兵荒马乱的，你竟毫克不缺来了，让我敬佩你的勇气了。南华笑容满面的样子，她调笑一句：你还想让我有些缺损吗？北茂笑呵呵说：哪能啊，我就盼望着你这个样子来！就将胳膊肘儿一弯，就挽着妻子回到了学校宿舍。那天他与妻子讲了一些内心想法，已有身孕的南华很支持他，她说：我随着你就是！北茂说：为了表示对上海的纪念，我们去照相馆拍张照吧！南华笑容可掬说：我腆着肚子去，你不怕我给你丢脸啊？北茂调侃一句说：丢什么脸啊，这叫胖腹美，唐朝时的女子就要这样的呢，再说你怀的是我的儿子，我恨不能拉着你的手，去向全上海人宣布，我娶了美女，我现在要有儿子了！南华脸颊红光浮现，她羞赧地说：寿慈，别乱说，生男生女还不一定，你一口咬定是儿子，万一生了女儿呢，叫人家笑话的！北茂一副喜上眉梢的样子说：我说儿子就是儿子！性格温和的南华笑靥展露，说：我不与你争了。两人就手拉着手去照相馆。



刘北茂与郁南华合影

几个月后，南华顺利产下儿子育亮。小不点儿呱呱坠地，就会用惊诧的眼神，张望这个纷繁的世界。然后，闭上眼，沉痛大哭。北茂紧紧地搂着腊烛包里的儿子，睁大眼睛望着儿子的下巴、额头、嘴唇，一切都是像他的呀！他喜笑颜开地这里瞧瞧，心里的思潮起伏。他感到自己从此有了一份盼头。然而，儿子的降生仅给那时的刘北茂带来了短期内的慰藉，时间长了，他还是思念两位同胞兄长。于是毅然决然打算回北平工作。

经过一番周折，刘北茂于1929年4月结束了在那繁华的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上一年半的教学生涯，

夫妇带着2岁大的长子育亮，调到北京大学任教，应聘就任英文讲师，讲授英国文学，后还兼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专职英文讲师。

再次回到那古朴、宁静而充满温馨的古城北平，来到两位哥哥的身边。并携带着裹了一块头巾的、面颊丰腴并带着微笑神情的弟媳和小侄儿，两位哥哥高兴得不行，小夫妻被二哥安排住在离沙滩不远的亮果厂，原先的租屋早已退掉，两位热心的兄长对他们说，我们分住地不远，以后兄弟间可以方便走动。

对于弟媳郁南华，两个哥哥并不陌生，知道她出身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郁咏春还是天华的老师，更知道其掌上明珠郁南华，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并有幸接受新式教育，为江阴女子学校的高材生。

当时刘氏三兄弟不住一起，要到逢年过节才相互往来。然兄弟三

人手足情深甚于常人；而妯娌之间也是亲如姊妹，从来没有红过脸或吵过嘴，几十年如一日，在这种友爱的环境熏陶下，下一代的堂兄弟姊妹禀承了上一代的传统，相互间的感情也宛如亲生兄弟姊妹一般。

三兄弟在一起除了谈谈各自的近况，还要谈天说地，还要谈一点江阴老家的人和事，天华向两个弟兄说起了他岳丈村上的殷念乔病故的事，他说这个人毁家兴学，一心为民从事教育，劳累一生却一无所有，品德高尚，我是要好好向他学习的，老先生家有18亩祖产田，全让他卖了办学堂，老先生死后，一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巴。好在亲朋好友支持，一日一日挺过来。

半农听后嘴角发出了唏嘘之声，他接了一句，说：这是个好人，无一点私心，不像有些财主，从不劳动，只想着过穷奢极欲的生活，别说出钱办学，就是对养活他们的平民却还非常凶残狠毒，这世道也实在太不公平了！人与人差别也太大了，一些人清澈、明净，一些人浑水一团，还其臭无比。

这期间“国乐改进社”定期开展工作，通过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逐步走上了正轨，天华也能腾出手来搞搞他的业务了，这时已到盛夏时节。一天晚上，天华吃力地放下手中练了许久的小提琴，浑身沁着汗水，由于白天还练了二胡和琵琶，致使其手腕、胳膊和夹琴的下巴颏儿都感到一阵阵酸痛，于是他信步走到小院中去凉快一下。已近午夜时分，尚真和孩子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小小的四合院悄无声息，也许又是这寂静的深夜撩人思绪吧，他从“国乐改进社”成立以来的情况，联想到他坎坷的经历，感到时光荏苒，因而对“改进国乐”的心情也越发迫切，这促使他考虑到应该给“国乐改进社”拟订一个具体计划，于是又振作起精神，赶紧回到房内，在灯光下奋笔疾书，草成了一篇《我对于本社的计划》。他要依靠这个团体的力量来抨击音乐界的不良倾向，把高雅的音乐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并改变当时“国乐”的落后状态。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国乐改进社”在短短的两年中就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段历史让后人能从以刘天华为首的音乐家，为“改进国乐”，是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披荆斩棘，努力奋斗的。

以后几年可以说是天华在北平工作的鼎盛期，当时“国乐”在社会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常常遭到反动当局的限制与摧残，但经刘天华数年的辛勤耕耘，精心地培养出了几批学生，为日后国乐的发展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时，刘天华更加感到“改进国乐”的迫切性，他在给《音乐杂志》翻译和声学著作的同时，又跟燕京大学音乐系的一位外籍教授史塔尔系统地学习和声、对位和作曲法等西洋音乐理论与技法。天华对兄长和三弟曾说过自己一个理想：因为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民族和声学，当时一般学过西洋传统和声学的人大都是生搬硬套，写出的东西式往往洋味十足，令听众难以接受，天华觉得这是音乐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故计划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系统去探索民族和声学。

1928年刘天华一家搬到大阮府胡同27号，这是一个三合院（北屋、西屋、南屋，没有东屋），房子显然比过去又大了不少，“国乐改进社”办公室设在南屋的一大间里，是三间打通的一种格局。聘请了一位文书，抄写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的稿件、曲谱等，后来这间屋子同时又利用为“乐友社”售货点。“乐友社”是天华赞同、师生大家筹资入股的内部售货点，由刚从法国留职学归来的提琴家罗炯之直接与法国琴行购订书谱与乐器，解决学生们当时既缺乐谱又缺乐器、价格昂贵的问题，因为当时北京只有“中华乐社”一家出售乐器的商店，价格较贵、货色不全。

三、北茂看二哥记谱

1930年，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应邀赴美演出，为了使外国听众对我国这种陌生的京剧有谱可循，加深理解，以便更好地向世界宣传我国民族文化中的这一瑰宝，行前梅兰芳等人再三思忖，觉得如能把演出的戏曲唱腔谱成世界通行的五线谱就好了。主意既定，大家一致公认此事非通晓中西音乐、学养深厚的刘天华先生当能胜任。当时是梅兰芳的笔杆子、京剧理论家和编剧家齐如山来找天华联系的，天

华感到这件事意义重大，又可借此机会推广科学的记谱法，于是就放下了自己课余繁重的学习计划，欣然承担了下来。

齐如山在听其言观其行后，他发现这个厚嘴唇、大个儿的琴师，虽然有着一张秀丽的娃娃脸，但那挑得高高的眉梢和镇静自若的眼神，自有一种不可亵渎的自重和自信。他想刘天华是完成得了这个任务的。

此时已兼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专任英文讲师的刘北茂，记得二哥在做这件事时，其过程是异常艰巨的，先由梅的琴师徐兰沅和笛师马宝明两位先生先把梅兰芳所演各戏唱腔谱出个工尺谱的初稿，天华据此再译成五线谱的初稿。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这样先进的科学设备，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听徐拉京胡、马吹笛子，天华按谱反复细心揣摩，发觉工尺谱中有许多差错和遗漏的地方，再一点一点地听写修改补充。改得差不多了，天华再用小提琴按改过的五线谱拉奏几遍，让徐、马二位反复听听，有时齐如山亦来听天华拉奏，如发现不对的地方再改。改了再请梅兰芳把各戏唱腔清唱了几遍，天华再按唱腔逐一推敲修改。北茂在二哥家听过几次，印象极深。梅先生的嗓音清亮、优美，给人以回肠荡气、绕梁不绝之感。当唱到激越处，北茂一下觉得窗上的玻璃都为之微微颤动，北茂还发现二哥家的那只顽皮的小花猫这时也乖乖地蹲在一旁，睁大了眼睛，也仿佛在那里作聆听。好的音乐与一切是能够相融洽的。

北茂心中升起了对二哥的深深敬意，听写记谱想不到让二哥搞成功了，下来最后一道工序，他就看着二哥用小提琴按谱拉给梅兰芳和徐、马、齐几位先生细听，二哥在拉过后就征求大家的意见，改了又不知多少遍，最后才算定稿并命名为《梅兰芳歌曲谱》。这种反反复复、琐琐碎碎而又艰苦细致的工作，竟耗去了二哥三个多月的宝贵光阴，也累得他憔悴消瘦了不少！后来梅兰芳在《曲谱》序言中曾追忆道：天华先生为谱歌曲十余出，因得旦夕承



梅兰芳



贵妃醉酒（国画）

教。先生秉德温懿，于音律析究，尤能入微。每自按梵乌林（亦译梵哦铃，即小提琴），以代胡琴。试辨工尺，常至夜分。反复推求，不厌其屑，凡百余日，始得竣事。这部大功告成的曲谱用国际通用的五线谱与天华改革的新式工尺

谱两种谱式记写。然后再由天华在北平大学音乐系的学生汪颐年书写五线谱，另三位学生曹安和、周君宜和杨筱莲帮忙校对。这部凝聚着天华大量心血，又有多人协助而得以产生的曲谱，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印数是很有局限的，当然也卖不了几元钱，因此也不会有什么物质报酬，但大家都不以为憾，因为它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可以说这也是我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家与戏曲艺术家首次密切合作的成果，标志着当时记谱法的最高水平，从而开创了我国用科学记谱法记录和整理戏曲音乐的先河，对我国日后民族民间音乐科学记谱法的运用与推广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庆祝《梅兰芳歌曲谱》的诞生，并为梅兰芳一行远渡重洋赴美演出饯行，天华在其寓所中特地设家宴款待大家。北茂帮二哥车前马后作跑腿做接待。当时正值夏日，两桌酒席就摆在庭院的大树下，树上还点缀了几串彩色小电灯泡；在邀请的好友和同事里，其中就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兼作曲家赵元任先生以及钢琴家兼书法家杨仲子先生，他的一些弟子也被请来作陪。大家相聚一处，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其乐融融。生性敦厚朴讷的天华先生这天话却不少，他还是三句话不

离本行地谈论着科学的记谱法对发展中国音乐的重要性等问题。由于这次为梅兰芳记谱的成功，使他感到分外高兴。本不善饮的天华又破例喝了不少甜酒，微醺中显得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一百余日繁重的、又劳心又劳力的记谱工作所带来的疲劳仿佛也一扫而光。此时，为人一贯热情诙谐个性外向的刘半农，更是谈笑风生，他和大家随便谈着心，还提到了“国剧”的现状与前途以及梅兰芳一行赴美演出的期望等等，滔滔不绝的话语不时引起大家会意的笑声。庭院中洋溢着一片欢乐、温馨的气氛。

在那次欢庆的酒宴上，北茂也长进了不少，许多话题他还是第一次听到，特别是两位兄长所谈到的话语，比如兄长希望“梅君及其同行诸君到了国外，能有充分的机会可以增加些见识，以为回国后改良旧剧的参考”，以及“今日我国剧乐二界，欲进步必自有完备之乐谱始。而养成演员乐师读谱记谱之能力，亦为要图。当知今后学术界，必须事事科学化，事事精密确凿，方能有立足之地”，等等。

四、天华表示要写些激昂的曲子

北茂记得二哥天华创作的二胡独奏曲《烛影摇红》，是借用宋词同名词牌之名而创作的。二哥能借用宋词同名词牌，说明二哥古典文学功夫了不得，就想到自己有闲暇还是要读读书。它亦是对现实的有感而作，它可能受了同名词作的某些影响，但决不可把它与宋词中的一些同名作品相提并论，甚至牵强附会地认为是根据哪一首同名词而创作的。北茂知道二哥艺术观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复古守旧，提倡反映现实，因此他这首作品绝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反映了他虽然经历了种种困难与挫折，但对社会的前途与人生的未来并没有丧失信心。因此他才能在这首异常深刻、优美、激越而略带惆怅的乐曲中塑造出一种宛如“五云深处，万烛光中，揭天丝管”的那种火红热烈、色彩鲜明的舞蹈场面。在聆听这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一般的舞曲时，听众似乎可以想象出那彩云深处摇曳着的支支烛影，忽隐忽现，

在那仙境似的背景中闪动着蹁跹的舞姿，这是何等美妙的境界，天上人间竟连成一片！这正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在音乐创作中的体现。这首作品和天华早一年发表的《光明行》的创作一样，都是反映了作者处在黑暗的时代中对美好未来与民族音乐事业光明前途的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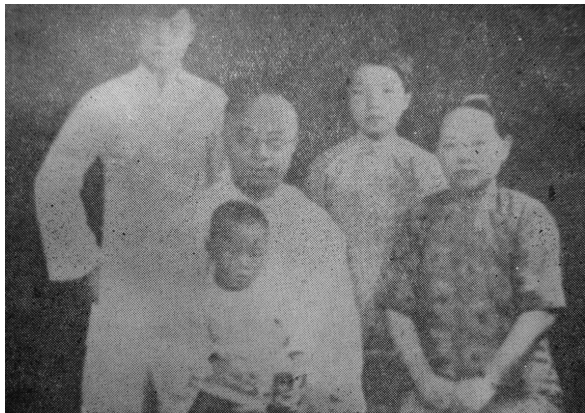
北茂记得二哥在这首作品定稿前，每逢上完课或外出回家，一走进自家院子，就开始解下长衫上的扣子，跨进房门把长衫往床上一扔，放下手里的琴盒书夹，就坐下来修改这首作品。北茂此时会知趣地离开，或是给递上一杯茶水。坐在远一点的地方看自己的书。北茂从自己的余光中，见二哥全神贯注地在反复推敲，打着拍子，边拉边改，以求精益求精！北茂当时就有一点不祥预兆，二哥在拼命工作，仿佛他的生命即将结束，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他尽快赶完这首作品，这种只争朝夕的拼搏劲儿，就像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在急急忙忙赶着他最后的路程！但遗憾的是，天华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在世的时间不会很久了，他甚至还有许许多多的计划。有一次他曾对北茂说：今后我还要写些激昂的曲子。接下来还与三弟谈到了他一系列的长远规划，这本是他对日后创作与音乐活动的美好愿望，但没想到因他的英年早逝而永远不能实现了！

天华表示“要写些激昂的曲子”，这反映了他世界观中积极、乐观和向上的精神仍然占着主导地位，他一生坚苦卓绝的奋斗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毫无疑问，《烛影摇红》这首作品正是深刻地反映了他这种精神面貌。这还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印证。在这首作品发表前不久，曾有一个美国音乐团体邀请天华去演奏，他打算在行前，完成《城市歌声》和《乙字调》等作品，以便计划写满12首二胡独奏曲编印一册出版。那时天华的心情是异常愉快、振奋的，他憧憬着民族音乐光明的前景，企盼着她能有朝一日登上国际乐坛，“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1932年5月11日正是《烛影摇红》定稿发表的日期，那天他在给弟子陈振铎上课时曾说：预定从美国回来后，在两年中把西乐的修习完全结束，此后专攻作曲。

五、学戏曲是为丰富创作

学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为天华觉得首先要掌握好西洋的传统和声学，以资借鉴，然后再结合自己学习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心得体会，从而才能逐步地摸索、创造出的一套民族的和声学体系来。由于他在十七八岁时初步学了一点钢琴，现在乘女儿育和学习钢琴的机会，也捎带着学两手，有空还不时弹上一会儿，日积月累，最后也能弹一些小奏鸣曲与较大的练习曲之类，这对他系统学习西洋和声学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

天华还在坚持学习他的小提琴，只是减少了不少练琴的时间，以便腾出手来学习其他更多的东西，比如京戏与昆曲就是这时学习的内容之一。他寻师访友，曾和当时北京赫赫有名的京剧票友红豆馆主溥侗先生交往，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北茂在一个假期，去二哥家玩，就见溥侗和二哥正在聊京剧界的掌故、趣闻和逸事，溥侗娓娓而谈，对老一辈的京剧艺术大师谭鑫培推崇备至，只听他赞不绝口地说：可惜老谭故去后，再也听不到像他那么好的唱腔了！只有小余唱得还有那么一点老谭的韵味儿。他说的小余就是当时颇有点名气的京剧老生余叔岩。天华听得津津有味，逐取出一个包着家乡江阴顾山红豆的盒子，从中择出两枚饱满鲜红的赠与溥侗老先生，说：人们都称你为“红豆馆主”，我看这东西赠送给你是再合适不过了。溥侗当然是感激涕零，高兴地接过红豆，放在掌心中摩挲把玩一番，啧啧嘴说：好啊，不瞒你说，我还真喜



1931年刘天华合家欢

欢，你割爱，我谢谢了！一边兴致盎然地听天华介绍这红豆的来历与故事。

另一次，恰逢中秋之夜，半农和北茂同往大阮府胡同27号天华寓所聚餐，殷尚真备了丰盛的饭菜，还请了几位客人，有笛师何经海和天华的弟子程朱溪与肖从芳等人。院子里摆着两个大圆桌子，大人和孩子们都坐得满满当当的，大家边吃边饮边赏月，有说有笑，热热闹闹，一派欢乐幸福的气氛！酒足饭饱之后，天华红光满面乘着酒兴，由何经海吹笛子，他与程朱溪两人清唱了一段昆曲《长生殿》，天华唱小生，程朱溪唱旦角，两人配合还很默契，只是天华学昆曲仅仅是为了借鉴，所以平时没下工夫去吊嗓子，这次捏着嗓门唱起来，不免听了引人发笑，不过能把这段难度很大的《长生殿》应付下来，也确实不容易。

天华学习戏曲，丰富了自己的创作。在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这一年写出的二胡独奏曲《悲歌》，以及前面讲述过的《烛影摇红》。这两首二胡名曲均借鉴了戏曲音乐中的散板表现形式，并加以发挥创造，从而又进一步提高了二胡的演奏技巧。与此同时，天华还把视角投向古代和民间。北茂后来从二哥留下的许多读书笔记中得知，二哥在近几年里的确阅读了不少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乐律方面的著作，还不厌其烦地进行了各种复杂而又细致的乐律计算与研究。

为了从多方面丰富自己的艺术修养，凡是在北京献艺的中外艺术家的表演，他总不肯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虽然在经济上并不宽裕，但却要买很贵的票。无论是刘宝全的大鼓、梅兰芳的京剧，还是海菲兹的小提琴独奏或是外国著名歌唱家的演唱，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去欣赏。

天华在纷繁中，还不忘嘱咐三弟北茂抽空读读古典文学，还将自己刚读过的《唐诗三百首》《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推荐给弟弟去读。特地说到《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之众多且各有个性，《红楼梦》里面人物心理刻画之细腻，可见作者的笔墨功夫之深，话题讲到这里，他总是赞不绝口。北茂便觉得

做学问很难像基建项目，玩世不恭和好大喜功，或者靠攀龙附凤均不可，得自己一块块砖向上砌，老老实实做一些实际的事。他一时间忽然又想起笨鸟先飞的典故来，在兄长这般努力奋斗氛围中，他唯有走笨鸟先飞这一条道。

六、人们之所以记住刘半农

当时在北平的刘半农因感到工作负担过重，就辞去了辅仁大学教务长和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务，而专任北大研究教授，以便全力以赴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工作。而刘天华亦处于他一生音乐事业的鼎盛时期，每天除繁忙的教学外，总是手不停挥地练习他的二胡、琵琶和小提琴，有时也弹弹钢琴，或搞搞别的乐器，要不就是埋头于创作和学习理论作曲等，他的工作已紧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谁见了都会感到十分惊讶。

刘氏三兄弟工作不同，兴趣各异，又都有家室，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大家是分住的。这时期，老大老二都住在大阮府胡同，从王府井步行街自南而北行至王府井百货大楼，在其南侧有一条胡同，西至晨光街，东口正对着的是新中国儿童用品商店。这条胡同就是大阮府胡同，以前还有个名儿叫大元宝胡同。

关于“大元宝”这个名儿，在北平住了几十年的周作人为他的《改地名》一文中曾有记载：“正好东安市场西边，住过严又陵、刘半农的大阮府胡同，至今本地人还是叫做大元宝胡同的。”周作人文中提到的这两位，均为中国赫赫有名的人物：严又陵即严复，是清末民初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刘半农为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语言学家。

刘半农一家在搬来这里以前，是住在扁担胡同。因为隔壁住的是一个日本人，养了一条非常凶狠的日本矮脚狗，常趴在刘家门前。为了防止被咬，家人得随身携带木棍防身，刘半农时常随身带一柄把儿很粗的伞做防身武器。没多久，这条让刘家提心吊胆的恶犬终于被人毒

死了。刘半农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恶犬终于死了，忧的是恶犬死在了自家门前，担心日本人会报复自己和家人。在好心人提醒下，刘半农几天后悄悄地搬到了大阮府胡同30号。

刘半农对日本人素无好感，甚至对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也很是看不惯。好友周作人娶了个日本老婆，当时日本驻华机构为了保护日本侨民，在其住处常挂日本膏药旗，周作人家门口也不例外。一次，刘半农到周家拜访，刚到门口便拂袖而去。回家后对人说：“周作人再挂日本旗，我就和他划地绝交。”刘半农是个火炮将军，开出口来，眉飞色舞，激昂慷慨，而且嗓门大得能掀翻屋顶。

人们之所以记住刘半农，还是因他欧洲留学时写的那首著名的诗



刘半农诗碑

《教我如何不想她》。在此诗中，他将刚发明的“她”字引入诗句，指代女性第三人称。他曾在《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和“它”字：“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如真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他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他”

字外，应当再取一个“它”字，以代无生物。“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诗被同在伦敦留学的赵元任谱成歌曲，传唱至国内，轰动全国。

这里有一则轶事，说半农接管女子文理学院时，那天，他正好穿了一件中式棉袍到学校，很多女生便暗地议论：“原先听说刘半农是一个很风雅的文人，怎么会是一个土老头？”在该校任教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碰巧也听见了，就说：“你们一天到晚都在唱他写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这就是那个他呀。”女生们说：“这个人不像嘛。”刘半农

知道此事后，还专门写了一首著名的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刘半农除撰写文章赞美民间歌谣外，还亲自搜集民歌，又不断利用方言和民歌体来创作新诗。1919年，他尝试着用江阴方言写“拟儿歌”；1920年，他又以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写“拟民歌”；1924年，以北京方言写“拟拟曲”。在1925年出版的《瓦釜集》中，收入了作者创作的民本诗作22首和收集的民歌19首。刘半农非常尊重和喜爱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充分肯定了民歌中存在自生命力和可以利用的东西，想以此来发展新诗。在《瓦釜》序言中说：“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因此我现在在做这傻事：要试验一下，能不能尽我的力，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和蔑视，打在地狱底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因该集，刘半农被复旦大学的教授赵景深誉为“中国的罗伯特·彭斯”。后又有《扬鞭集》。

刘半农的新诗和拟民歌、拟儿歌等，不只是在语言上更通俗更近口语化，在形式和风俗上，也更多地吸取了民间口头文学和群众创作的乳汁，作为他自己作品的血肉和生命了。学人魏建功评论说：“民歌格调而为诗人采取者，（刘半农）清季黄遵宪以后第一人。”而渠门先生则称刘半农时说：“你是在中国文学上用方言俚调作诗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第一个成功者。你在江阴方言与‘四句头山歌调’两重限制之下，而能很自如的写一些使人心动的情歌，使人苦笑滑稽歌，使人不忍卒读的女工歌，使人潇然神往的车夜水歌，你的颇大的文艺天才，使我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诗人。”

刘半农对民歌、俗曲的收集整理成绩斐然，那么他的新文学创作的特点和面貌到底如何呢？著名文学家沈从文评价说：“他（刘半农）有长处，为中国十年来新文学作了一个最好的试验，是他用江阴方言，写那种方言山歌。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组织，唱那为一切成人所能领会的山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一个中国长江中下游农村培养而长大的灵魂，为官能的放肆而兴起的欲望，用微见忧郁却仍然

极其健康的调子，唱出他的爱憎，混合原始民族的单纯与近代人的狡狴，按歌谣平静从容的节拍，歌热情郁拂的心绪，刘半农写的山歌，比他其余的诗歌美丽多了。”沈从文认为刘半农的新文化创作数歌谣出色，他净化了俚俗与猥亵，而内涵深远；对复韵与叠字的巧妙措置，则显示了刘氏纯熟的写作技巧。

七、周末大家庭聚会

刘天华的女弟子无锡的曹安和，于这一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接着留校任教，同时兼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讲师。北茂随后与她熟识。

1930年9月，北茂所在的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发生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阎锡山派兵查抄了范文澜教授住宅，搜出《红旗》等宣扬激进思想的书报文件，被指为共产党而遭逮捕，后经人营救获释。

暑假后，范文澜担任国文系主任。11月，鲁迅到了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进行会谈。

那次会谈结束后，范文澜还邀约上刘北茂、夏元溧等几个知己去拍照。刘北茂一向为人低调，他不想锋芒毕露地生活，能躲则躲。这会他搓弄着手掌，碰碰身旁的夏元溧，低声说：夏兄，你去吧，我不好意思去！说话声让范文澜妻子听到了，她过来调侃说：刘先生，你说



刘北茂与范文澜、夏元溧等合影

不去，不好，不要像一个女人，做事扭扭怩怩，我就小看你了！刘北茂额头上渗着汗珠儿，脸涨得红红的，一会才应承一句：那我就去好了，省得夫人说。

这时期，刘氏三

兄弟似乎都很忙，天华教课余暇无时不在加紧练习他的小提高琴和编制琵琶和二胡的曲谱。半农一时摆脱了辅大教务长和女院院长职务后，感觉变得更忙忙碌碌了。北茂是在北平大学教几节英文，兼些职务，虽然很忙，但大家精神上是很愉快的。北茂还是住在亮果厂那边，一段日子后，大哥半农建议，每个周末大家都轮流到一家去聚会。刘北茂几十年后回忆说：他们家最后一次周末聚会是在二兄天华家里度过的，时间是1932年5月29日。那天天气异常晴朗、温和，仿佛老天也显得特别高兴！兄弟三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欢聚一堂，心情格外舒畅。大家有说有笑，小孩子们尽情地嬉耍，真是一派欢天喜地景象！刘北茂此时此刻更能感受到来北平工作的选择是对的。

那天，他们兄弟三个先谈了一会国家大事，谈“九·一八”，天华说日本人的野心太大了，侵略扩张是早计划好的，驻我们东北境内的关东军，开始用大炮、机关枪向沈阳、吉林、黑龙江表示“友好”。北茂则谈到他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时，曾亲自见过随后到来的战争，破残的紫禁城下，出现了一群群从长白山、兴安岭涌来的难民。他说：那些日子街上几乎天天有挥着拳头的群众在游行，到处都有烧红了眼睛的学生在演说。而驻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士兵，竟气焰嚣张地借着军事演习冲过了东长安街，从封建帝国豢养出的这批疯狂的魔鬼，是无时无刻不在暗中窥探方向，以图孤注一掷。天华说到一件事，是今年1月28日夜里，日本军队以南北夹攻之势，又在上海租界闸北一带发动进攻了。

半农义愤填膺插话说：这些气焰嚣张的九头怪，满想一张出血盆大口，就能像采摘樱桃那样吞下长江三角洲。那知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一下子敲碎了它3个狰狞的脑袋瓜子。

天华原本拢紧眉尖的脸，现在换了一副转悲为喜的表情说：这下惴惴不安中的北平人民士气大振了，纷纷组织了反日救国会。开大会、发宣言、游行示威，并将募捐义卖所得，慰劳前线将士。

北茂也情绪激越，吐沫直溅两位兄长脸膛说：可采取不抵抗主义

的国民政府，却仍声嘶力竭地喊着不能伤害了中日友好邦交，屁话嘛！两兄长各自伸手抹脸上口水，全然不在乎口水，兄弟之间的话说到后来，还得意地嘻嘻哈哈了，他们感觉骂得痛快。

三兄弟谈了好一会，要不是朱蕙尚真南华三位少夫人领着孩子们过来，他们的话题还不会说完。

刘氏三家的孩子加起来就有7个，其中有半农的长女小蕙（育厚）和比她小4岁的孪生弟妹育伦与育敦；天华家有长子育毅、次女育和与幼子育京，次子育明已在前年不幸夭折；当时北茂家还只有一个仅3岁大的育亮。就是那次刘半农还兴致勃勃突发奇想问起这些孩子将来各自的志向。

半农先问自己的长女小蕙，小蕙当时已16岁，是所有孩子们中最大的一个，她这年正好出版了第一本译作《朝鲜民间故事集》，这是她前一年译的书，一个小孩子翻译了一本书，居然还能出版，这在当时亦有过一点不小的轰动，因此博得父亲极大欢心，这位当文学家的父

亲问道：小蕙啊，你已不小了，你书读得不错，但不知你将来有什么志向啊？坐一旁的二叔天华亦很关切地说道：小蕙，你就向你爸爸、二叔三叔说说啊！小蕙也不胆怯，嗓音亮亮地回答：我很喜爱文学与翻译，将来要在这方面做出点成绩来。

轮到问天华家15岁的育毅，育毅这孩子颇有其父敦厚、朴实的禀性，他只谦虚而淡淡地说了一句子：我但愿将来做个有用的公民。问到育和，育和这年也13岁了，她正式学钢琴已经有几年，她表示要刻苦练琴，将来好当一名钢琴家。其他



刘北茂与北平大学女弟子合影

的孩子们也都表示要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好好地读书，将来好有所作为。问毕，刘半农大悦，于是他高兴地说道：好啊，我们刘家还是后继有人，将来一定是大有希望的！

孩子们走开后，兄弟间开始闲聊，叙说了几句家常，就主要谈各自的工作和今后的计划。刘天华平时是比较寡言少语的，这天情绪却很高，谈到的话题不少。而刘半农往常一样，还是那么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似地说着他的种种计划。比如他要继续他那工程浩大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因此还要再系统地收集大量的中国戏曲和民间音乐资料，并把其中的唱词加以修改、润色，剔除其黄色和封建迷信的糟粕，以使得这些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更加精益求精光彩夺目。刘半农这一宏伟的计划正好和刘天华的兴趣与所从事的工作相近，因此引起了他很感兴趣与共鸣。慢慢的，他们的话题又转向刘天华学习方面，刘半农对天华说：二弟的小提琴练得也太多了，如果光是为了借鉴，又不是去当演奏家，我看就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这么多时间。

刘天华回答道：我现在还坚持跟托诺夫学琴，多学点小提琴，将来也好用在改进二胡上。但现在我练琴的时间已经减少了，我也不愿意在这上面花太多的工夫，无奈现在社会上对国乐还是不太重视，学校里给国乐的名额又那么少，我还要培养一些学生当助教，好后继有人嘛！因此有学得好的，经济上又比较困难，比如像蒋风之这样的学生，我就尽量把他们留下，钟点多让一些给他们，我自己就兼教几点钟小提琴，一点不练也不行啊！天华又说：我已打算停止小提琴的学习，转移到钻研理论作曲方面，准备将来多写些曲子。我现在只写了些独奏曲，我自己也不太满意，以后还要搞点重奏与大合奏一类的东西，等这些作品写成了还要培养一批学生出国演奏，好叫外国人也知道咱们中国的音乐。但是我们现在的国乐还没有自己的orchestra，还谈不上什么大合奏呢？

刘半农接过去说：这首先要搞出一套中国民族化的和声学来，否则生搬硬套，用外国的和声来写中国的大合奏，会成了不三不四的东西。现在不是有人在模仿洋人写什么合唱或带钢琴伴奏的独唱歌曲之



民俗文化图案

类的作品吗？但听起来不是半西不中，就像外面的和尚唱赞美诗一样；要消除这种不伦不类的现象，我觉得不解决中国民族化的声学问题是不行的。但这工作现在还没有人去系统地搞，将来也难望他人，我看也只有由二弟来完成了。刘天华听取后随即答道：这个问题我已摸索了好多年，现在只能说初步有了一点点眉目和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但要系统地把它搞出来还要下很大的工夫呢。

说完这话，他又马上嘱咐道：你们可不要给我到外面说啊，否则有人会说我夜郎自大了。这两句话很能说明他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与谨慎谦虚的处世态度，以及他当时的困难处境。

那天刘天华还说：我要做的事情可太多了，比如，二胡的演奏技法还要再改进一下，不能光停留在三把头上。我还要整理中国历代的古乐，改良中国许多乐器，因此还需要办一间小小的乐器厂，用来试制点改良乐器的样品。这个乐器厂只要有经费就能办起来，我已考虑好郭宝善和小吕可作为技术骨干，郭这人非常忠诚老实，小吕滑一点，但很精明能干，两人配合在一起就好了。刘天华感慨地说：我要做的事情可太多了，做也做不完啊！每天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现在我连那个外国人邀我同去美国演奏也放弃了。北茂站立在窗口，他眼睛落在院墙边一丛美人蕉上，隔开二哥一段距离，但他耳朵却听着，这会他就应了一声：可是二哥你还要注意劳逸结合！他认为对二哥还是有必要时时作些提醒的。

这时，刘半农的口气由诙谐变得严肃了，他说：这些事情也非三年五载所能完成，我看重点还应先放在作曲与和声学上，其他的事情

再分轻重缓急，一件一件地做，不怕做不完。北茂已从窗口移到大哥坐椅背后，他接上去说：正像二哥所说，学习如蜗牛爬树一样，只要有恒心，就会爬到树顶上的。这时刘天华兴奋得脸上焕发出光彩来，他的两个眼睛炯炯有神，仿佛要去驰骋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去攀登一个险峻的高峰一样！他高兴得用手臂一边吊着自己的幼子育京和北茂家长子育亮，在院子中不断地打转转，孩子们也乐得发出阵阵的笑声。

北茂看二哥这么高兴的样子，就说：二哥身体真棒！准能活到八九十岁。天华回答道：那太好了！说着就和三弟比手腕子，北茂两只手也搬不动二哥一只手。当时，他们兄弟三人都在保险公司保了寿险，经公司医生检查鉴定，天华身体最好，并说：像您这样的好身体，我们公司一定赚钱。而半农却有心脏病，北茂的身体更差，所以医生不同意他们保5000元，只保了3000元。北茂很为二哥身体好而高兴，于是接下来又说：二哥身体这么好，您的事业一定能成功。半农听了这话，又再一次说：我们刘家所以有今日，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夏氏祖母。

刘半农脑海里又回忆起前年自己欧洲留学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的情形，江阴老家宾客盈门。大家说：江阴自古以来没有出过一个状元。由于军阀混战，将城内宝塔打去了一截，状似钢笔尖，正好冲着刘宝珊秀才家，所以刘家才出了一个洋状元。还有人传说夏氏祖母救了他们的母亲，所以她才生了3个好儿子来给祖母报恩的。半农更喜欢报恩一说，他虽然不像母亲一样信佛，但他认准一个人要积德行善一说。

对于在家乡传递的这一逸闻，虽带有传奇色彩，但亦说明家乡人民对夏氏祖母功德的崇敬！这些往事不仅是刘氏三兄弟童年时代和家族史中难忘的一页，而且也成了鞭策他们三兄弟前进的动力。那次，三兄弟由祖母又谈到他们早逝的父母，半农感喟地说：父母亲活得不长，也都只活到四十来岁。他俩一生清贫坎坷，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兄弟三人拉扯大，着实是不容易啊！我今年已四十出头的人了，到了这把年纪，还不知老之将至，我也要抓紧时间多写些著作才好；我还希望到外地去做些研究工作，如果有时间就去内蒙，再去敦煌实地考察

一下，那里可是个了不起的国学与艺术的宝库啊！一定可以挖掘出许许多多珍贵的资料来。停了一下，又面对着北茂说：三弟你的身体可太差了，应该先把身体搞搞好，将来也可以多翻译些英语的文学名著，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天华也兴奋起来，有一点撵三弟上的口气说：我们兄弟三人都应好好努力，今后每礼拜在一起团聚团聚，在家好好谈谈，这也是很有帮助的。有事随时来往。北茂在两位兄长面前，有了一种被紧追不放的感觉，他伸舌舔着嘴唇朝着二哥说：我们就严守盟约，在一起相互作用些鼓励。那天他们连中午歇晌的时间也用来作交流了。兄弟三个均觉得这样做法倒也很好，感情上感融洽。以后他们兄弟只要有几天不相见，便彼此互相惦记着，一见面就高兴得不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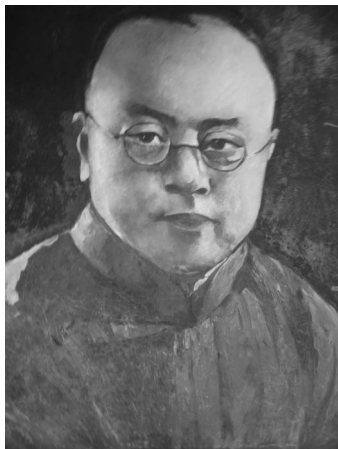
八、天华、半农之死

刘天华从事民族音乐革新时，正处于音乐界存在“重西轻中”倾向的时代，他下定决心要“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使得将来的“国乐”好有光明的前途，“以期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他反驳二胡的性能只能表现出“缠绵悱恻”与“萎靡不振”的感情的观点，认为“胡琴

七情皆能表现”，并创作出《光明行》一曲，它吸收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术提高二胡的表现力，但整个乐曲仍然保持了鲜明的民族风格，是一首真正具有中国气派的进行曲。

刘北茂看着刘天华用自己的力量提高了民族音乐，尤其是二胡的地位，深受感动和激励。

当时刘天华他们要维持“国乐改进社”的生存和进行工作已万分困难，在第九期出版后至第十期时，中间相隔了一



刘天华油画像

年。困难的难产儿——第十期印刷完竣之后送到“国乐改进社”办公室时，期时刘天华刚刚去世，令人感到分外的悲哀与寂静。

由于发起者、组织者，唯一的中心推动力量刘天华的突然逝世，“国乐改进社”随之夭折。

刘天华于1932年5月31日，在天桥采集锣鼓经时染上猩红热，8天后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37岁。真是晴天霹雳，谁也没有想到，像刘天华这样强壮的人，病了7天，就这样轻易地死去！一家人受到的刺激实在太深了。刘半农在悲痛之余，也骤然觉得生趣索然，终日忧心如焚。从前他可是一个最有兴趣的人，现在那快乐的笑颜却很少浮在他的面孔上了。刘北茂顿时也感觉到人生的空虚，似乎什么事都是不可挽回了。他悲痛欲绝，平素性格就较为内向，从此就更加沉默寡言，整日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

多少时日，北茂在倒海翻江回忆二哥讲过的一些话，如在改进国乐的志向上，二哥立志要改进国乐，他说：我既然是中国人，又是以研究音乐为职志的人，若然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因此他对民族乐器，上自古琴、琵琶，下至民间的吹、拉、弹、打、唱，无所不学。他走访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习，直至已做了教授还把沿街卖艺人请到家里，同他们一起合奏，仔细记录他们的曲谱。他始终坚持到下层最能接触民间音乐的地方去学习。

老北京人都知道，解放前，天桥是那时候所



刘天华（后站者）邀请民间艺人到家中一起演奏

谓最低层的民众游乐场所。在那个时代，除了他之外，还没有听说有其他音乐教授曾经到过那里去吸收艺术营养。除实际深入民间之外，有时他还根据唱片记录民族、民间音乐的演奏。他提倡音乐要顾及一般的民众，他说：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他又说：在音乐奇荒的中国，又适值民穷财尽的时候，不论那种乐器、那种音乐，只要能给人们精神上些少安慰，能表现人们一些艺术的幻想，都是可贵的。并且打比喻说：譬如吃饭，能吃大菜固好，不然窝窝头也可果腹；譬如行路，穿得起皮鞋固好，要没有，草鞋也一样可以走得。二哥就是这样的了不得，说的每一句话又很切切实实。

瘦弱的北茂每天黄昏时候从学校回家，独自在秋风吹着的景象萧条的大街上走着，看见群鸦归去，真使他感到手足凋零之苦，仿佛孑然一身如在广漠无尽的荒原之中失魂般地到处摸索。回忆从前过星期日和假日是那样的快乐，那样的爱过，现在一到这些日子，便是他的寂寞凄凉世界，悠悠的长日，只剩下了些过去的回忆，增加了未来的悲哀。北茂又记起二哥故去时，他一天到晚地想念，那时还有大哥关心着，安慰他说：你不要再想他了，好好的做事罢，否则你要发疯了！现在那个安慰他的人也不幸撒手抛去人间，北茂身感加倍的悲哀。

一天晚上，半农在阅读一篇文章，见三弟北茂近前，就自言一句：我也该用些工夫，著作一点才好。到这年纪，还不知老之将至，真太糊涂了！像二弟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尚且这样容易的死了，我还时常发心脏病呢！北茂听了心里觉得很难受，想必他是神经过敏，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他那样的求学精神，是值得人们佩服的！自从那一天起，他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加紧，他爱惜光阴真是丝毫不肯浪费。他似乎已经预感着生命的短促，要把一切事情赶完才是。这是北茂在一夜之间从大哥身上感知到的印证。

后来，北茂每次去看大哥时，大哥他总是埋头在工作，他一点不说空话，一本正经的样子，朱蕙知道丈夫脾性，不去劝阻了，劝告一句要冲人发火。故现在连他坐的那张藤椅也不去靠近了，他的吃饭也

不安时，粥、馒头、炒菜之类要热上几遍，朱蕙跟半农讲道理，说一个人再忙，吃饭总是要的。说做什么得慢慢来，老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之类。他又嫌烦。现在他老弟来了，她就让北茂去劝。北茂劝他保重身体，要有一点休息才好。半农噘起一张嘴说：我倒是想轻松一下，可无奈我的事情总是做不完，教我怎样休息呢？而且我最怕是闲着无事做，那比什么都难受，我真是个劳碌的命啊！他的唯一的休息时间，只是在街上走路坐洋车的时候，幸而他还没有坐在洋车上看书的习惯。

据他了解，大哥每天要忙到晚上十二点钟以后才能安睡。他最安闲的一刻只是在做完了工临睡以前吸一支纸烟的时候罢了！

在北茂看来，大哥这样的努力，不分昼夜的工作，可还时时不满意自己。当他做工做得疲倦了，他总说：我已经是昏庸老朽了！从前不论如何的忙，我总是不觉得疲倦。他这种“拼命的精神”，就是他为学成功的途径。他是没有一刻时候不在长进的，真是足以做一般治学者的楷模了。北茂注意到了大哥太要争强好胜了，真的如老家人说的是硬树扁担的角色。

北茂看着心酸异样。有时眼脸上泪花闪耀，半农会误当成三弟还在为天华离去伤感，怕他因过度悲哀致身体受损，便极力劝导：“人死不能复生，你终日以泪洗面无济于事，还不如振作起来，将你二哥教你的几件民族乐器拿出来复习复习，练练好，将来有机会，说不定还能继承他的一番事业。”他自己又何尝不感喟着二弟之英年早逝。

过后刘半农在《书亡弟天华遗影后》中写道：民十四，余东归，见天华小提琴亦登堂入室，即举在法所购一名厂小提琴赠之。七年以来，天华日与此琴俱，出则携此相随，入则操琴不去手，天华艺日益进，琴声亦日益美好，果天假之年，天华必兼此道名师，此琴亦为世界珍品。

刘半农内心伤感逾恒，又以一身兼营两家之事，无论巨细，必措置周洽。北茂在哥嫂的劝导下，自那萌发了要继承二哥未竟事业的想法，教习英文的同时，发奋研习民族乐器，并自学音乐创作。

令人唏嘘不已的是，两年零三个月后，北茂的大哥刘半农，终于

心脏亏弱，一病不起。起因是赴西北调查用最新的科学方法记录当地歌谣土风。6月19日，他曾率助手白涤洲、沈仲章、周殿福一行四人前往包头进行方言调查，行前弟弟刘北茂曾劝他慎行，说：在这样的大热天，如能不去，还是不去的为是。我们南方人到西北去，水土不服，饮食不惯，容易生病。北茂了解大哥心脏衰弱，恐不宜远行。他却说：“平时实在没有工夫，现在正可利用假期去考察一下。”接着又说：“人生不过数十年光景，假使因循偷安，还有成就的希望么？”这本来是勉励别人的话，那里料想到竟成了最后的遗训。7月5日刘半农一行人到达大同，停二日，调查了雁北十三县的方言，并收录当地歌谣五筒。由于一路上工作特别劳累，且受到当地毒虱的叮咬，7月7日到达张家口时，刘半农已开始发烧，但仍抱病给第一师范师生作了一小时的演讲。当时体温已升至38.5度，会后他坚持调查记录工作，直到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回旅馆休息，体温上升至39.5度。当夜回京，被误诊为感冒。北茂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去看望，进房后见大哥的面色灰黑，精神萎靡，北茂心里非常焦急。然而刘半农却还安慰兄弟说：我的面色发黑是被太阳晒成这样的，精神不好，是因为多走了路，受了风尘，过几天自然就会好了。此时北茂也以为轻微小疾，只消吃一服汤药，休养几天就可以复原了。不料请了中医再请西医，服了药总不见效。半农的病一天加重一天，到14日的早晨，已到危险时期，一家人简直都心慌得不知所措。半农的几位老朋友也都赶来看望，到10点多钟，北茂才招呼大家将大哥送进就近的协和医院。经医生检验了血液，才确诊为回归热病，这种病，原是可以医治的，本来不算顶厉害的症疾，无奈他的心脏亏弱，又加上耽误了几天，以致无法挽救，到了下午2时15分，便舍弃全家与世长辞了！年仅44岁。留下一子育伦，二女育厚育敦，尚幼。北茂望着大哥遗容，下颌骨不停地颤动，二条腿，一双手也不停地颤动。他哭天抹泪喊叫着：大哥大哥大哥，你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啊，你不能死啊。那一刻苦，他眼里噙着泪花，满脸涨红，不能抑止自己的愤怒，声音嘶哑地骂医生的无能。

北茂在一篇哀悼文章中写道：

先兄对于学术上之研究，无不苦心孤诣，夜以继日，非满意不肯辍歇。果天假之以年，则其对于学术上之贡献，何可限量？不幸用功过度，益以事务烦累。遂致心脏亏弱，一病不起，痛哉惜哉！六月十九日，先史有西北之行，余曾劝其勿冒此炎热远游，然先兄谓欲利用假期考查方言，不得不去，并谓人生仅数十年耳，若因循偷情，安得有成？此本勉我勤学之言，不意竟成最后之遗训也，哀哉！

世事从来纵横纠缠，所谓“命中注定”就是一种最通俗的解释。一个人太要做事，可老天往往不让你人生完美。天华是这样，现在半农也不例外，对于大哥的不幸离去，作为三兄弟还健在的北茂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了，不仅仅是心头的一块隐痛在加重，简直是他丢弃了魂魄一般，某个瞬间，他恍惚感到自己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对大哥这个年龄，对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真正的仅是开了个头，对比高寿者，他连半山腰都没爬到哟，他的计划内的《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的资料搜集，许多还锁定在北方那片荒地之上。

人生的险恶第一次山一样横亘眼前。北茂一下想到，要是我也活不长，自己妻儿老小、还有嫂子侄辈们怎么办？这宛如晴天霹雳连续而至，令刘家大小震惊得不知所措。北茂对于大哥随二哥骤然逝世，就悲痛来说，应当更为深切，精神上受到的打击也更为沉重。北茂一向视年长自己12岁的大哥为父亲，他不能忘怀自己在父母过早逝世后，是两位哥哥和嫂嫂的关心照料下成长大的。因此当北茂在协和医院听说大哥抢救不过来时，他几乎发了疯，怎么也无法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对主治医生严词诘问为什么人进入医院不过几个小时，竟突然停止了呼吸呢？他悲愤难忍、挥起手掌向那医生扑



刘半农在作语音实验

去。

接下来的日子，对北茂来说，活在世上等于是一个人的时光，一种孤独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开始以为寂寞可以是一天，痛苦可以是一个星期，被击垮倒下去是一个月。然而，两位兄长的离去，其割痛感让他长达一个季节一个年度还不止境，他们三兄弟感情太深了，这不是北茂固执，不是作秀的较真。

半农逝世后的几年中，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步步逼进，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华北和北平市都笼罩在一片压顶的乌云下。那时北茂为了便于照顾大嫂和二嫂以及兄长家的侄儿侄女，由亮果厂迁来同住。为了不打乱原先大哥家住北屋二哥家住南屋的布局，北茂选择了原来堆杂物的西屋，这是一间破屋，放下行李后，他就招呼妻子当助手，架了木梯自己上屋筑漏。

半农为人直爽，很多人愿意和他来往，他英年早逝了，大家痛不泣声的哭。大家都感谢他的努力和为人，他的离去又让大家感到生命中存在的无奈，免不了的思念，提起他的种种好处，总感觉到少了他就少了一种动力似的。这是同事们的感叹。

半农不只仅以初中学历就开始担任北大教授，而且在他短促的一生中，成为中国新文化事业多个领域的开创者和领路人。他是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著名新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杂文家、中国民歌收集和创作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现代实验语言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文物保护专家，乃至是著名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

刘半农一生在他涉足的众多领域内都成就斐然，而且人际交往繁杂，读者诸君可以从其活动层面，了解到刘半农秉性中那种敢作敢为的“猛士”的一面。关于刘半农，北茂后来总结说：大哥一生首倡收集民谣、民歌、俗曲，并主张建立“蓄音库”，收蓄流行的俗曲、旧乐，这和刘天华保存古今音乐，名作蓄音乐，收集各类曲谱、民歌的主张是一致的。从刘半农旁及音乐的过程和刘天华音乐改革思想的形成，可以说，刘半农的音乐活动和刘天华的事业紧相连，刘天华的音乐思想和刘半农的文学、美学思想密切相关。

大哥二哥的短暂一生，应当说有遗憾没有愧疚，有深深的自责却不必对自己内心作忏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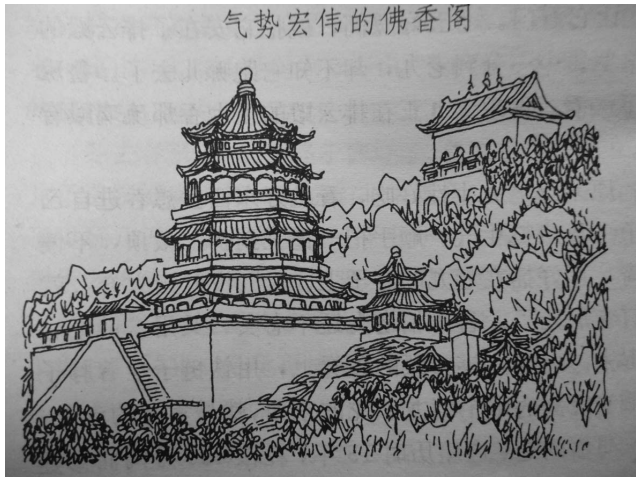
第六章

一、北茂断然拒绝日伪的重金相聘

刘半农去世后不到一年，时局更加日趋紧张，但人们仍抓紧时间举行了天华先生的的遗作演奏会。当时整个中国的上空已布满了战争的阴云，从各种情况看，无论人力、物力或道路通行等方面都绝对没有条件实现迁葬江阴老家的可能了。因此，北茂和嫂子们才不得不考虑将两兄长就地安葬在北京。在两位逝者生前友好、同事与北大校方等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支持协助下，刘家即着手进行半农与天华的安葬工作，大家一致商定：国难当头，丧事应从简。1935年5月29日订为他俩的会葬之期，因他俩生前均在中法大学任过教，故墓地被安排在该校的公墓区内。是日清晨在刘家一片哀哭声中，半农灵柩由嘉兴寺、

天华灵柩由法华寺分别发引，前往西郊香山玉皇顶老爷沟中法大学墓地。

半农、天华英年早逝，在北京城内亦引起很大的震动，学术界与艺术界尤为惋惜。当时北京《晨报》曾以“半农天华昆季今



在老爷沟中法大学墓地能隐约看到气势宏伟的佛香阁



1935年5月25日，刘北茂与天华诸弟子、家人合影

日同窆玉皇顶”为标题报导道：刘半农天华昆季，一以音乐名家，一以治语音学及工为小品文著称于世，乃不及三年，先后即世，识与不识，均叹为吾国文艺界之大损失！

他教授英语时喜欢把英语和音乐联系起来，强调学外语要学好发音，好比学唱歌，一定要先学音阶，先唱谱，再掌握语法，只有通晓了句子结构，才能彻底领会句子的意思，不至于错译硬译，就好比拉二胡起码得定好弦。1935年5月25日，在北平协和礼堂隆重举行的“先师刘天华先生遗作演奏会”，由刘天华诸弟子参加演出，演出结束后，刘北茂与天华诸弟子、家人合影。他这次首席登台，独奏刘天华名作《病中吟》，一举成名。从这时起，他才懂得音乐里藏着思想，也藏着人生命运。音乐不是草包们说的那种，音乐就像冬日的太阳，燃烧着一切希望，他情绪一下变得与天空一样晴朗。

半农天华俩去世，给北茂有了更强烈的生命感悟，1936年清明节，他带着家人上北平香山玉皇顶为二位兄长扫墓，半农长女小蕙还带去一只老式相机，她兴致勃勃给大家照明相，轮到给穿灰布长衫的三叔照时，侄女给他导演了一个坐的姿势，还让人家捏了根没点燃的纸烟，北茂就根据指令，坐到一块大石头上，微笑着望着照相机镜头。

北茂自那次从香山回来后，就一直思绪万千，想到大哥不凡人生，对他真是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他重新给自己再一次定了位，今后有机会要继续秉承二哥天华“改进国乐”的遗志。那时他教大学英语，一般英文老师大多总是短装或西服，而刘北茂却是中式服装，一件灰

布长衫、一顶褐色毡帽，极为朴素，步行来到学校，上英语课也总带着把二胡，刚入校的学生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老师是刘天华的弟弟，也是教二胡的教授。

这一年，北茂家又添一男丁起名叫育辉。

这个小宝宝肤色是清透细致的白渗着淡淡的蔷薇粉红。儿子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无比喜悦。

因为在往来的三年之中，天华和半农先后患急病不治而去世后，家里还没有一点喜讯产生过。心细的郁南华想想应当把大嫂二嫂和孩子们叫过来吃顿饭，作个小庆祝。便让北茂撂下拉着的二胡，说：寿慈，你换上长衫上街买些菜吧，今天请大家过来吃顿饭，多长时间没聚拢一次了！8岁大的育亮首先兴奋起来，拍着小手说：好啊，我又可見到姐姐和哥哥了，阿爹，我要吃油条和芝麻饼！

北茂高兴着，就应承说：好，爹买！就开了门出去置办。当他抬脚走后，小育亮就蹦蹦跳跳走到母亲床前，望着熟睡中的小弟弟，说：娘，我给小弟挑芝麻粒子吃，芝麻香！南华微微笑着说：弟弟还小，小

嘴还只会吃娘的奶！南华一下子觉得小孩子说话是有趣味性的，她惋惜的是家里日子过得太紧巴巴，让孩子没什么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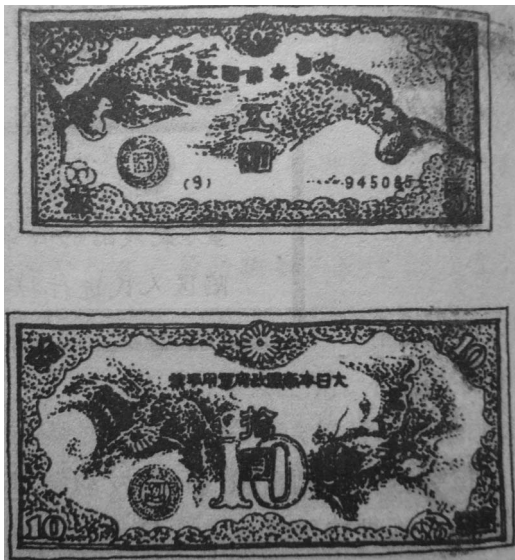
小育亮似乎明白了，哆嗦着嘴唇噢了一声。

北茂从菜市场买菜回来时，顺带将大哥家的育伦育敦和二哥家的育和育京邀请来了，二哥家的老大育毅不在家，两位嫂嫂家有客人，讲好到吃饭时过来。因为北茂既要忙着淘米洗菜，又要



1936年清明节，刘北茂在香山玉皇顶扫墓时留影

忙着改刀下锅。所以他对两个侄女还有自己家的育亮都下达了“艰巨”的任务：“你们帮我把毛豆剥出来”。育敦一听，兴奋得跳了起来，他知道哥哥要轮上去杀鸡扯毛了，不料哥说：三叔，我手碰伤了，不能碰生水，跟我妹换防吧？北茂就叫育敦去杀鸡。育敦一听这话，脸上立马从“阳光明媚”变成了“乌云密布”，坐在一旁抱着宝宝的南华一



这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发行的军用票

看到侄女有些不情愿，便对她说：育敦，你杀鸡完后有奖赏的，不要后悔！育和便故意挑战说：三婶有奖，我们换防吧？育敦说：不换！这时育亮拿起一个毛豆，大拇指和食指一起用力挤，只见毛豆裂开了一道小口子，顺着小口子往下撕，害羞的“黄豆宝宝”露了出来，他天真地说：原来豆子在里面睡觉呀，看身上还盖着白色的被子呢！他刚剥了一个，再拿起第二个剥时，一下剥到了一条虫，吓得丢掉毛豆跑了。北茂见了就提出了批评说：没出息，大男人怕个虫。南华对儿子说：一条虫没有什么的，别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那段日子刘北茂万分苦闷，下了课回到家，什么也无心做，晚饭后，就拿上一把二胡坐到西厢房的走廊上拉开了二胡，他拉的大多是二哥创作的二胡曲。其中有《病中吟》《良宵》，间或也有《空山鸟语》。琴声偏于低沉，充满忧怨，悲怆之情，反映出北茂内心百般的思绪，是为国事而悲愤，又这两位兄长的永别而忧伤，更是借琴声抒发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尽管《良宵》和《空山鸟语》两首曲子，本具有欢欣、和平、安谧的气节氛，但在当时的境界，美好的良宵只能是遥远的憧憬，在战火

掠过的空山里，小鸟还能任情地欢唱吗？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平沦陷，刘北茂毅然只身离开北平随校（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迁往陕西城固。他在去陕西之前，还有一番曲折经历，首先是与杨仲子、熊乐忱等友人历尽艰辛，取道上海又绕道香港、云南等地，历尽艰辛到达大后方重庆。在过贵州的一些山路时，刘北茂的心是悬空，特别是盘县普安的路，跟别处的不太相同。路很狭窄，两边全是茅草和荆棘，一律朝着路覆盖过来，路面全是黄泥和砂石，刚好只能通过一辆汽车。窗外是齐着车身的茅草，银白色一片在太阳光下显出的婆婆，倒是把荒山的本来景象凸现得恰到好处。车一路往下走，杂草中会兀地开出一丛金黄的花来，特别的黄。是野菊花，黄得很通透，掠过眼前，会让人的心在这荒郊野地里为之一惊。

当时刘北茂为什么要去大西南，是因为那时北平的学校瓦解，某某又充当了日伪教育部长，曾要用重金聘北茂任伪职，并告可改名换姓，北茂断然拒绝，体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

二、从重庆到陕西

在重庆，有一次北茂陪杨仲子去七星岗萧从芳家谈事，两人气喘吁吁爬到五楼一小间住房之中，萧从芳忙着洗茶杯倒开水，北茂客套着说不要忙，他抬头见床铺上方墙上挂着一把二胡，目光放亮说：萧先生这把二胡不错，让我使使看？萧从芳忙搁了茶杯过来取琴。北茂接了琴，谦逊地说：两位，我就献丑了。当场就演奏了一曲《虞舜薰风曲》，他拉得技巧很高，很是好听。萧从芳最欣赏北茂在第27板末加了个轻轻的“小花”。26和27板是这样：尺工六凡工六尺工六五工六五六五六上。

萧从芳边听边想起第一次在银闸胡同27号见到他的情境，那天他和金式斌同学找刘天华先生求教，进入朝西的大门，在往北进西边两间房子的客厅时，见室中有一年正弹琵琶，天华先生向自己学生作介绍说：这是我的三弟刘北茂。北茂便谦逊地与他们握了手，然后就抱

着琵琶走出去了。萧从芳觉得北茂当时很腼腆老实，看来是一位肯用功的好学生。他们认识后，有过对二胡的切磋，北茂到了青木关时还曾给萧从芳寄过自己谱写的二胡独奏曲谱。这次在家中听了一曲《虞舜薰风曲》，萧从芳还写信让北茂把谱子抄给他，北茂给萧从芳抄去一份，字写得工工整整，萧从芳收到后很是高兴，他将这个谱子夹在自己所抄的《病中吟》之中。

几天后，北茂应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之邀，前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任教，一点不顾重庆有关方面挽留，不计个人得失和旅途困苦，辗转跋涉至陕西城固县。从重庆进陕西，一路北上，过万源后，就见到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世界了，川道里的溪流冻结成了玉雕般的冰川。路旁的石崖上，悬挂着令人惊异的冰瀑。在镇巴到西乡路线上，他见到了一些拉货的马车、毛驴车。仔细看，赶车的老汉就像信天游中唱的那样，身穿光板老羊皮袄，头上笼着脏兮兮的羊肚子手巾，黄土一样颜色的脸上，密集的皱纹也就像那山坡山岭上的沟壑一般苍凉深刻。刘北茂是第一次见到这种装束的陕西人，然而他却并没有感到陌路相逢，而是初识到了这种西部亲切，他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亲近，感到自己的双脚离这黄色的土地是越来越近。

那时，这里不通火车，只有一条简陋的沙石公路。刘北茂乘坐的是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后一路的尘土飞扬，可他没感觉到一丁点苦，心里还哼着几支当时流行的歌。等第二天到了城固，车上许多人的双手双脚都已冻僵。学校领导来接站，见了刘北茂，问：手脚没冻



陕西风光

僵吧？刘北茂笑呵呵说：我没打瞌睡，手脚一直在活动，所以还行！到了学校，他受到了热情洋溢的夹道欢迎。刘北茂激动得热泪盈眶，英俊而沉默寡言的他，在校领导陪同下进学校安排的宿舍，刚坐下，就有校工送来了竹壳热水瓶，校务拿来毛巾之类。刘北茂这会儿的眼圈就成红红的了，显然他是被西北联大的热情深深感动了。

刘北茂被学校任命为西北联大外文系英文专业讲师。

刘北茂的推荐人许寿裳先生，来刘北茂宿舍几次，两人作了有关教学上的探讨，让刘北茂受益很多。许寿裳一生致力中华文化事业，最后3年贡献于台湾文化的复归和重建工作，是两岸文化的重要使者，在二战之后台湾文化的转型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13年，应蔡元培邀请就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司科长许寿裳与专门司第一科科长胡适、社会司科长周豫才（鲁迅），并享誉“三司之秀”。

刘北茂知道许寿裳老先生喜欢记日记，与他交往就比较注重讲话的质量。为此还恶补了有关古典文学、华文化方面的一些书籍。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大学，简称“西北联大”或“联大”，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创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从合到分，存在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大学、国立

北平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与河北工学院）三所院校于9月10日迁至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太



西北联大旧址

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不久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时全校共设6院23个系。次年5月2日，正式开学，全校在城固县校本部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校筹备委员会主席李书田在开学典礼上回顾了学校和平津沦陷后艰难曲折的迁建过程，他激动地说：回忆这次迁移所费的一个月有余的长久时间，全校师生徒步近千里的路程，确是破天荒的大举动。常委陈剑脩报告迁移经过及更改校名意义时说：本校现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意义一方面是要负起开发西北教育的使命，一方面是表示原由三院校合组而成。常委徐诵明代表本校教职工讲话说：在抗战期间最高学府学生应如何救国？不一定非拿枪杆上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当时，黎锦熙、许寿裳、李达、许德珩、马师儒、罗根泽、曹靖华、侯外庐、傅仲孙、罗章龙、陆德、徐诵明、张伯声、李季谷、谢似颜、杨若愚等著名学者也从各地来到这里，担负起战时教书育人的重任。同月，在中共西北联大地下支部领导下“西北联大剧团”正式成立。6月，对导师制度，方法等问题进行讨论。规定9月1日至4日在武昌，长沙，重庆，成都等21个城市举行本年度招生考试。7月，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城固县西饶家堡张骞墓进行考古发掘，在8—9月发掘清理完毕。七月中旬本校农学院与西北农学院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工学院与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教育学院则改称为师范学院。

9月8日，全校734名学生参加了国民党教育当局组织的陕西省学生为期两个月的军训。其间，许寿裳教授作《勾践的精神》，李季谷教授作《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等，激发学生爱国热情。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严斥西北联大沿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传统，继续讲授马列主义观点的课程，下令禁止学俄文，并要求解聘法商学院的俄文教授曹联亚（曹靖文）等。法商学院新院长张北海（国民党为加强对该院的控制，抵制进步倾向，改聘张北海为院长）新提名单，另发聘书，进步教师曹联亚，章友江，沈志远，黄觉非等13人被解聘。曹联亚，彭

迪先作为被迫害教授代表前往本部抗议。

1938年10月下旬，西北联大第45次常委会决定，以“公诚勤朴”校训与国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制成匾额，悬挂礼堂。并决定聘国文系主任黎锦熙教授和法商学院院长许寿裳教授撰写校歌，全文为：

“并序连黄，卅载燕都迴。联辉合耀，文化开秦陇。汉江千里源蟠豕，天山万仞自卑隆。文理导愚蒙；政法倡忠勇；师资树人表；实业拯民穷；健体名医弱者雄。勤朴公诚校训崇。华夏声威，神州文物，原从西北，化被南东。努力发扬我四千年国族之雄风。”

1938年10月24日，北茂次子刘育熙在北平出生。孕儿手脚有些细长，肤色黝黑，黑眼珠晶莹漆亮，娃儿不胖的原因，可能与母亲孕期缺乏营养有关。从陕西特地回北平的刘北茂，望着襁褓中的孩子在熟睡中成长，乖巧的模样换来他内心的欢愉。他看着儿子在朝自己笑，清澈的眼神，一如自己小时候看母亲的模样。他用手抚过儿子的面颊，将一个大胸膛紧紧贴着儿子的小胸膛。

多少回呀！小家伙的夜半哭声惊醒了他多少个好梦，也考验着为人父母的爱心与耐心，更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当年父母养育我们三兄弟的艰辛与恩情。北茂回陕西后不久，便遇上法商院学生列队到教育部次长顾毓琇住地和平请愿，反对解聘进步教授和取消俄文课程。1939

年1月初，全校师生纷纷在校内展开签名活动，通电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2月，中共陕西青年委员会在《两年来的陕西青年运动及其发展》的报告中



西北联大旧址

称：临大（时为联大）本来是及其复杂的，但民先力量相当大，又加上过去在平三年做民先队的经验，遂在汉南对民先队的工作有相当大的帮助，推动了汉南青年运动的发展。

3月，中共西北联大地下支部书记，党员三人被捕。24日抗战后援会在南郑县汉中大戏院举办游艺大会，售票收入除去大会开支，全汇交军政部，为前方将士购置鞋袜。27日，本学年第二学期今日开课，在第一次纪念周会上，本校常委胡庶华联系本校情况时说：我们西北联大设立在城固这个偏僻的地方，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一切物质享受均谈不到，可我们师生依然要共同努力，发扬我们能吃苦，有朝气的精神，来领导西北的教育。4月，全校师生1400余人，为纪念“民族扫墓节”，提倡民族精神，赴汉博望候张骞墓，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

刘北茂进城返校时，看着目光所及处的含黛远山，回忆起留守的妻子，他们曾经的凝眸相视，此时此刻耳畔仿佛听到娇羞的妻子在唤他，宛如梦中一景致。在经过城固一家照相馆时，想起自己到了陕西连张相片也没有，就对同事说他要去拍张照。同事说既然如此，我们也去照一张吧，于是大家便一起进照相馆各自拍了张半身照。过几天取回照片，北茂对照片挺满意，下了课还几次从抽屉取出来看，看一阵笑一阵，后来还在照片背面题词：

南华夫人鉴

身穿蓝布褂，俨然土老儿。
离家半年多，夫人相识否？

1939年4月21日摄。

北茂



刘北茂照片

装进信封内寄给在北平的妻子。10天后，敌机肆虐城固，南郊城内频遭轰炸，医学院选定南郊城东之孙家庙，马家庙，黄家坡黄家祠等处为临时课堂。6月，宣读国民公约和本校国民公约实施办法，同日，学校在本部大礼堂举行林则徐虎门禁烟百年纪念集会。7月，进步作家蒋牧良到城固，介绍抗战前线情况和抗战文艺等情况。“文艺学习社”成立。

同年6月，教育部再发来第三道电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独立国立院校。7月，工学院、农学院独立建院。8月，联合大学分为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仍设于原址；西北工学院（由原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焦作工学院合并组建）仍设于城固县古坝路。

刘北茂回忆起当时的办学条件曾这样说道：学校所在的汉中地区，北边是千里秦岭，南边是连绵几百里大巴山，千峰万岭，交通闭塞，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教授们多是住简陋的校舍或租住在当地的农民家中；学生则住在竹片泥巴墙的草屋里，睡双层大铺，夜间透过瓦片间隙可见星月，遇到下雨时，师生们上课、吃饭、甚至睡觉都得撑着雨伞。

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了培养人才，使来自沦陷区的青年顺利完成学业，由国库拿钱，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办法中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每月8元或10元。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交还国家，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于是，“贷金”成了抗战时期后方大学生享受免费食宿的专用名词。许多学生也就是靠此维持生活，完成学业的。

当时，各学校的同学都是自己组织管理伙食，轮流值勤帮厨采买。抗战头两年，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学校的伙食还算可以。到了1940年年初，物价比战前上涨了二倍多，师生的生活更加

艰苦。学校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只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吃饭时经常是八个人围着一小盆白菜汤，菜里很少见到油星，尝到肉渣。不少学生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而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才得以毕业。

学生上课缺少笔、纸和课本、就用变色铅笔芯泡成“紫墨水”记笔记；常常是几个人或十几个人共用一本教材或课本；晚上靠点油灯或土蜡烛照明读书。然而，最感缺乏的就是像样的图书馆和实验室。由于宿舍没有桌椅，读书写字都要到图书馆去，每天早上，图书馆的门口都等着许多学生，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学生就这么被挤出挤进后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再挤到台前去抢书；听大课人多座少，也得去抢……而学理科的学生则更缺少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非常困难，跟战前无法相比。教授到助教的薪俸由440元到60元不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还要按教育部“抗战期间薪俸七折”的规定发放。少数从东北华北一带流亡过来的教师，由于多数拖家带口，生活担子就更重了一些。许多人要兼做会计、中小学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

学校生活虽然艰苦，但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意念激励下，老师严格施教，学生刻苦学习。学习气氛浓重，课程繁多紧张。教室的烛光常常亮到天明。尤其是一、二年级降级率大，一年级有近半数不能升级，使学习气氛空前紧张。许多学生毕业后，直赴疆场，洒血捐躯。城固办学的七年多里，沦陷于日寇铁蹄下的成千上万计的青年学生和教师，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这大山深处的西北联大。为了求学报国，他们翻山越岭，往往几天吃不到食物，备极艰辛，冒着被捕甚至杀头的危险，许多人因此就长眠在漫漫的征途上。

刘北茂在说起他们的西北联大的历史局限性时说：在学校传统与学校发展方面，西南联大是由当时我国最好的三所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建而成，这三所大学都有着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大学精神，相比之下的西北联大是在几所专门性大学

(北平大学也只是几个学院的松散的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原本就缺乏现代大学精神的基础,再加之建立时间短暂,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像西南联大那样的成就来。这不是揶揄,是真实地不为自己的学校涂脂抹粉。

在环境方面,西北联大所处的西北区域——陕西南部,虽不是抗日主战场,但国民党政府对解放区的不断围困也很难使学校得以安宁,同时又距离内战、抗战前线较近。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很难吸引来有学术成就的社会名流,师生也很难安下心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和平的环境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完全脱离社会的“象牙塔”是不会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方面,现代西方的大学有点类似于教会,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独立性,大学独立是现代大学的主要特征,中国现代大学的出现从时间上说是晚了些,但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的,这使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在很大程度上也无暇顾及西南联大具体的办学事宜,给西南联大的独立发展提供了可能。多数大学教授也不参加任何党派,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那时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敷衍了事。而西北联大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当时的西北联大所在地——西安、汉中等地距离解放区(延安)较近,国民党政府害怕大学受共产党的影响,一再加强对西北联大的控制,最终在成立不久又将其拆散,重组为四所专门性农业学院和工程技术学院。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大学办学的根本,缺乏这种精神的“大学”,很难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大学。

在学术思想方面,中西结合、融汇东西文化是西南联大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

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而短短数月的西北联大很难积蓄这么多学贯中西的大师、学者。

让人时时感受得到浑身上下全是热情的刘北茂，他在论证西北联大意义时认为：西北联大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首先是这所大学在抗日战争中形成，在一年多时间里迁校两次，辗转数千里，师生流离跋涉，极为艰苦。其形成和发展，对陕西和西北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其次，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因为遭到战火的摧残而中断。各大学尽管被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仍然兴旺，而“士气”更因敌人的炮火变得更刚毅。留下了中国的教育史上悲壮的一页。抗战胜利后，各学院开始陆续回迁复校。解放后，从这里毕业走出的学生，许多成了中国教育、科技等战线上卓越的人士。他的娓娓而谈，洒遍身心的暖流，让人很愿意听他倾诉。

1940年刘北茂晋升为副教授，主讲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英文写作和诗学等专业课程。他选择了将英语作为谋生技能，但受两位兄长的潜移默化，他也喜爱艺术，酷爱音乐，也颇有天分。

在西北联大时，校方是这样向外界推荐刘北茂的：西北联大的外文系有一位教授英文的副教授，这位英文老师在二胡上的造诣颇深，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他出身名门，说起他的大哥与二哥，人们都不陌生。大哥刘半农，是鲁迅的战友，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二哥刘天华，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代宗师，二胡学派的奠基人；这位教英语的二胡大师，便是他们的三弟刘北茂。

刘北茂在那里除了教英文外，还兼任国乐指导，他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演奏活动，活跃了学校和城固当地的文化生活，而城固的生活，也带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的首批二胡曲作就诞生于此。刘北茂对生活的认真对待之精神可见一斑。不久北茂夫人郁南华拖着两个孩子辗转到达陕西城固与丈夫团聚。自此北茂一家开始了在西北和西南颠沛

流离的生活。

刘北茂的处女作——二胡独奏曲《汉江潮》作于1940年的城固时期。当时是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刘北茂忧国忧民，又不时想起八年前在北平与两位先兄欢聚时的情景，不禁无限惆怅。这种痛苦的思绪总是挥之不去，在教课之余，他便手不停挥地练习刘天华教给他的几件民族乐器，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悲愤、哀思与隐痛。

城固县位于汉水之滨，刘北茂在教学之余，喜欢到汉江边散步，一次周末的黄昏，他在荒无人迹的江边独自徘徊。秋风乍起，万物萧瑟。一眼望去，既无树木，又无船只，满目凄凉，草木零落，一片萧条。且听那江水滔滔，无情地拍击河岸沙滩。刘北茂触景生情，想到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心中燃烧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怒火。想到国民党当局不抵抗与节节败退，感到无比愤恨。又想到自己孑然一身漂泊在这异乡僻壤，心中唤起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联想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中描绘的凄凉景象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怀，引起了刘北茂强烈的共鸣，忧国忧民之情激起了滚滚心潮，百感交集，连忙赶回家中，连夜挥就了这首曲子。

乐曲第一段展现了“薄暮冥冥，满目萧然”的背景。颤弓形象地表现出江水滔滔的景象。苦难中的呻吟交织着深沉的力量。第二段情绪激昂起来，颤指的手法使旋律像发自内心的哭诉。第三段运用民族音乐的模进手法，加强了旋律的动力，心潮逐浪，把情绪推向高潮，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势不可挡。尾声中颤弓与颤指同时并用，更加震撼人心。随着力度减弱，仿佛是奔腾的江水逐渐消失在夜幕之中，令人感到意深情长。全曲旋律古朴深刻，饱含悲壮激的情怀。此后40年间，作为民乐界一位高产作曲家，北茂在二胡艺术的园地上辛勤耕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汉江潮》的乐曲描写在暮色苍茫中，汉江的潮水汹涌澎湃，无情地冲击着沙滩，表现了大后方人民心中蕴藏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和思念故乡的情绪。显示出作者出手不凡的音乐才能，乐曲着意以

颤弓与颤音的手法和悲愤激昂的旋律来模拟汹涌的潮水，亦是作者澎湃心潮的体现，通过动人心弦的旋律与铿锵有力的节奏，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与憎。

在《汉江潮》一曲写成后的第二年秋天，刘北茂又创作出他的第二首作品《前进操》。这是一首类似西洋进行曲式的进行曲，旋律激昂奋进，表现了抗日军民勇往直前、英勇杀敌的必胜信心。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低潮期，大后方的政治空气是沉闷的，音乐界不少靡靡之音沉渣泛起，刘北茂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这首敬献给抗日将士的乐曲。这首曲子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广泛流传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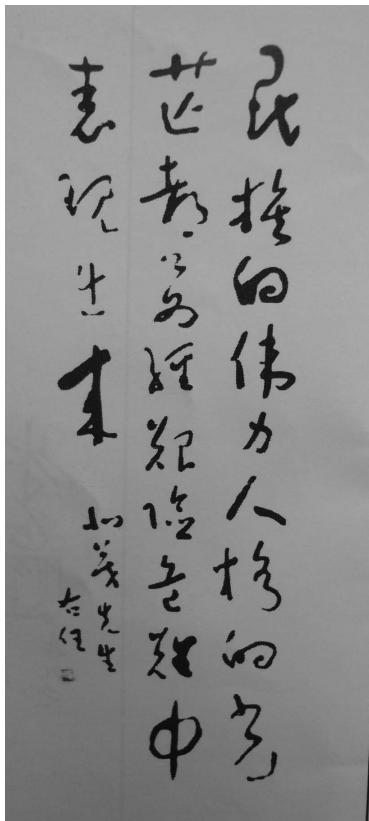
北茂的第三首二胡名曲《漂泊者之歌》随后又诞生了。那是刘北茂在陕西城固县时，住在一条幽深狭窄的巷子里。巷子两旁均系土墙围成的民居，他仿佛过着“一簞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生活。巷子里不时有一位行乞的盲艺人手执一把简陋的二胡，不甚高明地拉着当地的一些民歌小调，打破了这小巷沉寂的空气。在拉奏小调的间隙，盲艺人还常常拉出一个简单的音型，且不紧不慢地边走边拉，好像在给二胡调音似的。刘北茂说他看着盲艺人反复拉着这个简单的音型渐渐消失在巷子尽头的背影时，心中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触与悲凉，久而久之，即构思成这首乐曲。他使用的调性是“正宫调转尺字调”，即G调转C调，这是对二胡传统调性的一种突破！

乐曲表现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离乡背井的盲艺人流浪街头的漂泊生活。曲调时而凄凉婉转，叙述他不幸的遭遇；时而激昂愤慨，刻画出他坚强不屈的意志。如泣如诉，的确在旋律哀惋中带着悲愤，在倾诉生平痛苦的境遇时，又像表现出了顽强不屈的一面。乐曲类似回旋曲式，夹以不紧不慢的进行节奏贯穿始终，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离乡背井的盲艺人的不屈形象，这也正是作者当时的思想与生活的真实写照。

《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三首作品均为刘北茂创作于陕西城固西北联大，与那一时期国家的主流思想、主流文化及当地百

姓的日常生活切切相关，故被后人称为“抗战三部曲”，很快在国内流传开来。

著名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于1941年在西北联大校内听了刘北茂演奏的《汉江潮》后颇有感触地说：“来到西北，各处一片乱糟糟，唯听刘君的演奏令人振奋，使人耳目一新！”并挥笔书写了：“民族的伟力、人格的光芒，都要经艰险危难之中表现出来”。此后，于右任与刘北茂结为好友，直至1949年仍过往不断。西北联大的一位老校友周培莲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曾对刘北茂的音乐有生动的描述：“他英文好，二胡拉得更好，每当他在宿舍自己练习二胡时，他的窗外，总是围了一群学生，默默欣赏。”“刘先生在开音乐会演奏时，必须有人先行介绍其出身及成就，演奏时会场一片肃静，大家无不陶醉在其乐声中，及其奏完，始掌声齐鸣，历久不息。”



于右任题字

对于能兼顾个人爱好的工作，兄弟俩等于走进了一个神话，天华更懂得“抓住机遇”这个词，懂得一个穷人特别不能遗失在光阴之外。那时期，他没有因有哥的袒护，就自认找到了人生的安全出口，他很自律、守规。在完成常规的演出任务后，就利用一切机会钻研音乐理论，学习钢琴、小提琴和铜管乐器等西洋乐器。音乐是刘天华前方的亮着的一盏灯塔，他的这个灯塔，仿佛让他极早地把握了命运，把握了航向。流露出的是真诚的赞言，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由于《汉江潮》等三首紧扣时代脉搏的二胡曲不胫而走，不久，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亦曾亲自邀请刘北茂去重庆演奏，并给予高度评价。

三、弃文从艺那天

刘北茂上完了一堂课后，走出教室，在回宿舍的半途上，抬头见一只雄鹰一次次掠过头顶，雄鹰似乎在告诉他什么？他磨蹭在半道上想着，从身旁走过的同事还过来问他做什么不回宿舍，等人呀？他迟钝着说：不不，我走动着的。更让人犯猜测，因为他眼睛是盯住一方天看了，有半天没有移动脚步了。此时的刘北茂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他一下子联系到时间的翅膀，同样是在一翕一张，它们不都是在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就是要不停地劳作，耕耘嘛。可是，生活中有许多折磨人的阻力，在抵消一个人做正经事的精力，社会病了，社会中的人跟着昏迷不醒。

另有一次，刘北茂上完了最后一堂课出来，慢慢地走上一条有些坡度山沟，他没有目标，只是为了换个清静的环境。是崇山峻岭间，冬天几乎是一片荒芜，只有两棵榆树的干枝在微风中飒飒作响。这一处的土层很厚，两棵榆树在没石块的土地上生长。榆树高过一些灌木丛，从虬曲的枝干和皴裂的树皮看得出，这两棵榆树在此已生长了数十个春秋。刘北茂向这两棵树靠近，这时他抬起头时，发现一棵的树梢上栖落着两只喜鹊。两只喜鹊并没被他这个不速之客吓跑，而是跳跃几下后停留在一个枝头上冷漠地观望起他来。它们仿佛是这山崖的守望者。这倒让刘北茂有些心虚，有了侵犯他人领土的尴尬。他忙咧咧嘴，投以歉意的微笑，小声说：你们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喜鹊显然是讨厌来者的多舌，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嘎嘎”叫着旋上崖畔，飞向了后山丛林。

1942年刘北茂为继承和发扬先兄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愿，毅然放弃西南联大英语副教授的职衔，到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任教。那次行程，可谓山路十八弯。每每透过车窗，看见的多数为长满山坡的树木，路边偶有零星的木梭子房。在一处弯路，车辆很慢，他就看清了有家院子里，一个孩子，袒露的肚皮白白的。对坐的一对夫妻，

轮流吸着长杆烟，好像天上的白云都是他们呼出来的。北茂望着那个场景就想：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也不错啊！车轮继续进行，人在车厢里受着颠簸，也许是太疲乏，他竟飘飘忽忽朦胧地睡着了，不知走了多久，听到司机大声喊道：“青木关，到了！”刘北茂抬头，睁开的双眼，视线便被头顶的山崖挡箭牌似地给遮蔽了，冷不丁说了一句：嗨，本想走出山沟沟，不料走得更深了，看来我是与山有缘。他拎着行李下车，眼睛望着半山坡上的学校，不小心脚后跟被山路上的蒺藜刺扎得痛了一下。他没有太大在意，心里还在想着这一条山路，很像姑妈家后面蟠龙山的一条上山路，连铺垫的石块也差不多？他就自己认同着暗暗乐着。

工作进入正式后，刘北茂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音乐教学和演奏工作之中。

在生命的流程里，怀念一个人，或是痴迷一项职业，为此激情燃烧，备受煎熬，孤独徘徊，活着不仅仅是为过好日子，更是要寻求一种生命意义，在这条道路上，个人生命哪怕成为灰烬，也心甘情愿和在所不惜。他走出了制约个体生命选择的一种传统观念，他走出了一种不能言说的孤独收获，他在一种愉悦的情境中好像是找回了自己，找到了“自己心灵同大自然的一致”（普里什夫语）。他留意着自然之声，留意着一把二胡所能带出的一切。二胡成了他的传布道具，使他摆脱了孤独感和失望情绪，融入了火热生活。

他现在想自己唯有像两位兄长一样，抱定一种精神，舍弃凡尘俗欲，不惧风吹浪打，苦短的人生才能在漫长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一抹印记。

北茂由于自幼就在这方面有着颇为厚实的基础，加上又潜心地作了矢志不渝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音乐领域里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刘北茂由外国语言文学这个洋行当改从二胡的演奏、创作和教学这个“土”专业，实在是人生的重大转折，作出这一决策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魄力、何等的远见卓识，决非一时之心血来潮。俗语说“选择”是人生永恒的困境。可人类却永远要面临选择。选择所面对的二难困

境，不只是生存困境，更是情感的困境与道德的困境。而一个人总是在选择中体现出未来价值的。就说刘北茂，从大处说他是民族音乐的深厚之爱，其次是包含着对两位兄长的辉煌事业、特别是对天华之遗愿的坚定信念，也就是说包含着一颗振兴民族音乐、弘扬民族文化的赤子之心。

这一年的4月16日，刘北茂随中央大学郑体思率领的白雪国乐社去参加重庆南岸江苏联中的校庆活动，在那次演出会上，演出的曲目除了《灵山梵音》《霓裳羽衣曲》《春江花月夜》之外，还有刘天华创作的二胡独奏曲，由刘北茂上台演奏。当天的演奏会开始时校园里沸沸腾腾，树上、围墙上都爬满了学生，演出开始后全场立刻鸦雀无声，当听到刘北茂演奏的《病中吟》时，不少学生顿时就动情落泪，接着当听到一支带来无限力量和奋发信心的《光明行》的旋律时，又爆发出热烈掌声。

联中学生中大部分是第一次听到刘天华的二胡曲，被深深感染，也就是在这一天，好多学生踏上了终身立业二胡的征途，学生中的周荫楠当场将长袍袖子捋起，表露出一一种顽强拼搏地发誓说：我一定大力地学习它，一定要有演奏它的一天！随后与吴荣曾同学组织了“灵音国乐社”，灵音国乐社的成立以及周荫楠后来真正从事了二胡专业，确实是聆听了刘天华先生二胡名曲的动力所致，这动力对周荫楠个人是如此之大，它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亦是如此之大。欢腾的气氛让同学们群情激昂。刘北茂的费心，获得了成功。他擦干自己的眼泪和汗水，在表演结束后，一再向大家鞠躬致谢。

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长杨仲子多次对刘北茂说起：你二哥天华，去世不觉已经十载，你也早已步入中年，对继承你二哥“改进国乐”遗志夙愿，应当越加感到时间的紧迫了，你放弃待遇优厚、地位较高的英语副教授的教席，立志弃文从艺，改治音乐是个了不起的选择，我们要向你学习。刘北茂听了压低嗓子说：杨院长客气，我改志愿并不是要追求不同凡响，仅是为了继承兄长的事业，让二胡有个传承而已。当时不少同事同行认为刘北茂在英语上已卓然成家，对他此举不

免感到诧异与惋惜，纷纷劝阻，校方亦一再予以挽留。可北茂憨厚的一张脸展露出一丝平静笑容说：我不能忘记二哥啊，小时候他对我那么好，现在我凭兴趣也要搞好二胡的事。他礼貌地说：院长，我只能有所欠缺了，就算去抱残守缺吧。还是那样的谦逊。

刘北茂在授课时，会时不时讲到人生话题，往往就挺挺瘦削的身板，说：人生就是一次选择，如果曾经在那些过去的日子里失落过，不必太在意，人生有许多的憾事，有的时候也许会迷路不知归返。不是因为你不成功和优秀。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没有认清眼前的形势。没有清醒和认识自己的把控环境的能力。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客观的事件左右你的决定。而是主观的判断不理智和不合时宜。成功不是偶然，也不是事情不可以朝好的方面转换，可能是意识和分析能力还不成熟。处理一些问题的经验还不到火候，把握不住问题的度和量。轻重缓急拿捏不住。人生的阅历没有达到练达的能力。辨识能力和洞察预见的眼光还不够。成功不是随意和偶然。坚持到最后仅仅是一个简单选择和决定。再好的条件和环境也会失之交臂。舞台就是自己去选择的，人生的道路自己去走好。什么时候要转弯和回头要及时醒悟。任何的一条路和机会都是均等的，而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和性格及能力有差异性，有些人习惯被选择，不想冒险，有些人习惯自己主动选择，这是有一些风险。我看很多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人生。人生不只是一个机会，而更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在英语教学上不是仓皇溃退，而是做出了对艺术的沉醉。



青木美国立音乐院旧址

北茂南下再次与杨仲子、熊乐忱会聚，三人过从甚密，私交更加深了一步。在旧中国，音乐是不受重视的，有种种偏见，更何况又是“国乐”，于是有人戏言：“刘先生您何必丢下一个

铁饭碗，去拾起一个‘讨饭碗’呢？”但他却义无反顾，举家迁蜀，奔赴大西南，改任四川重庆附近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乐教授。刘北茂感到能投身于向往已久的民族音乐事业，心情无比激动，于是旅途之中产生了二胡名曲《乘风破浪》。此时北茂正从西北联合大学英语教学岗位调任国立音乐院二胡教学工作。乐曲描写人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情绪，历尽艰险，克服了重重障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正体现了作者继承其兄刘天华先生的遗志，献身民族音乐事业的情怀。新创作的乐曲何不是在寻觅力的形象，我们看到了一张勇于进取者的脸，带着海滩阳光和风吹浪打的脸。

国立音乐院座落在重庆西北的青木关旁边山坡上，重庆通往成都的公路从学校前面经过，门前矗立巨幅标语：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其后为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山上为礼堂、饭厅，大小琴房、教室分散其间，均为几排简陋的茅草平房，教职工宿舍，租用校外民房。条件艰苦，远不及西北联大，北茂的月薪也比过去少多了，但他却甘于清贫，乐此不疲。从不作让人悲观丧气的曲子，写出催人奋进的作品是他音乐创作的坚定信条，这也继承了刘天华“胡琴七情皆能表现”的观念。在课前，上音乐课与过去上英语课一样要写教案，上完课后还要写出教学后记，就是在上完课后，要求教师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进行自我评价，自我小结。将教学中成败的经验教训，迅速及时记录下来，它是备课笔记的延伸，补充和修正。可以作为今后改进教学的依据，逐步丰富自己的教学经验。坚持下去，必将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有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对于丈夫的认真负责，妻子郁南华就十分不解，一次吃饭时就把自己的疑惑说了出来，扒着碗里饭粒的北茂儒雅地笑笑说：上什么课是一样的，我教人家音乐，总不能冷不防走上讲台就拉二胡吧，得对学生们先说上说几句，作一个开场白，可说几句可有讲究，说得太虚不行，要实际一点，实际的东西哪里来，得学习书上的，记不牢那么多，就必须备好课和写好上课后记。郁南华用一种揶揄的口气说：你就不会偷工减料，做什么都一样，认死理，永远的劳碌命。

第七章

一、创作二胡曲《哭子》

北茂一家在西北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虽然那时烽火连天、关山阻隔，但沦陷区和大后方的通信尚未完全断绝，只是邮件在路途中周转的时间很长。1940年北平的刘半农夫人朱蕙收到来自陕西的一封信，她不用猜测就知道是北茂来的，有些激动地拆开信封，展开看后才得知北茂家那位聪颖过人的大儿子育亮染病夭折，时年不足12岁，北茂在信中还向大嫂讲到了于右任先生为其子书写墓碑“神童刘育亮之墓”的题词的事，这是一家人在悲痛中仅有的一点小欣慰。然育亮的夭折，让朱蕙更是感到了人生实在的苦短，一个人须在事业上有所成就，才不妄来世上走一遭，她在悲怆间又忆起逝世8年的丈夫刘半农来了，于是泪水婆娑。

朱蕙一边看着信，一边抱住女儿育敦，将一串串热泪抛掷到大姑娘的肩头，当时回想两年前自己一家人到火车站送他们的情景，她站在月台上，隔着车窗拉着育亮(家人总以“小胖”的称呼唤他)的手止不住流着泪，口中呢喃着说：不知还见得着你们吧？谁知育亮果真一去不复返，而朱蕙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也因病逝世，她的话不幸而言中，在她生前未能见到北茂一家人。

尽管生活中有些东西注定会面临，可有些人和事，过了许多年，依然水般清澈透亮。育亮的事能忘怀吗？一棵杂草被拦腰折断，可来年会春天张开小小的新芽。人去了却什么也没有了，因为他还未成年。

北茂携家迁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后，继续他的教书生涯，不过所教授的不再是英国语言和文学，而是民族音乐，主要是二胡。为了维持生计，还在朝阳学院、中大附中等多所学校兼教英语。其工作相对来说很繁重，每天放学回来，要处理很多事。当时他们家里就点一盏陶制油灯，灯是借浸泡在桐油里的灯芯草点燃发光的。北茂在那盏昏暗的油灯下，不是练琴、读书、写作，就是握着毛笔批改学生的英文作文和练习。而这时的妻子则坐在一旁缝缝补补，或是在丈夫书桌的一角摊上一堆配给的糙米，一粒一粒地挑拣米里混乱杂的稗草籽、老鼠屎和沙子。这时期，北茂家的条件是艰苦的，因为当时国立大中学校音乐院的学生同样靠“战时贷金工”维持最低生活。倘若能吃上这样的糙米就算不错了，买不到米时，一家人只好顿顿吃红薯充饥。夫妇每每在夜幕下各忙其事，育辉和育熙也大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梦乡的。第二天吃早饭时，两小子见了吸了一晚上油灯黑烟的父母亲，对神情特别有趣的父母还作取笑，说我们家可演包公戏了，两张黑脸孔不化妆。当母亲的要打儿子，儿子调皮地跑了。北茂则在门外阴沟旁清理鼻子，擤出的鼻涕全是黑的。搞完清洁回来跟没事似的，还推搡南华去清鼻涕，南华一抬眼，调笑说：我脏了好，让你别碰我。北茂卷着舌作调侃：我是老虎，饿了，蹩脚货也吃的。他趁孩子不在视线里，脸上笑纹绽开，伸凉手就向南华脖子里伸。南华像触电似的猛地哇哇叫起来，脸上架的一副眼镜差一点掉下来。但她的表情是开心的。吃过饭，他安贫若素，不以为很苦地对两个儿子说：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大家能过的，我们当然也得过。

刘北茂由于教学与演奏均有突出才能，故受到院内学生和同事们的好评，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生活中还是有个别人开始明里暗里同他作起对来。这一点让他很难过，自己本是怀着献身民族音乐事业的满腔热情来音乐院任教的，没想到会遭此对待。在生活的重压下，妻子南华也被拖累得心力交瘁，卧病在床，逢连阴雨时，全家栖身的茅草屋亦不断漏雨。同时在社会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们都有“遥遥无期”之感。加上育亮前年的不幸夭折的事，时常又勾起夫妇俩



青木美国立音乐院旧址

的哀思。北茂忘不掉那个雷雨交加的夏天。当时他家访，刚好在一位家长谈话，而他的学生则和其小妹妹在另一头的炕上玩积木。这时南华头顶一块白色塑料布冒着瓢盆大雨跑过来告诉丈夫：我们的小胖走了。北茂疑惑着说：发个热怎么回事？南华哆嗦着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夫妇就急不可待回家，到家郁南华就“哇哇”大哭。刘北茂欲哭无泪，在宿舍打了开水为育亮擦洗身体穿衣服。想

想，还能有什么比这失去自己的亲儿子更痛苦，不也构成白发人就要送黑发人的大悲剧，一个八九年前就失去了两位兄长的人，没曾想38岁时又将面对自己的大儿子离他们而去的残酷现实，那份悲痛、那份痛不欲绝的心情，不管是谁听了都会心碎，生活中谁都无法接受失去亲人的那份伤心、那份痛苦。但是人已经离去，不能复活，也更不会因为你失去亲人而停止转动啊！郁南华面对丈夫，她只能咬着牙再一次坚强的站了起来，她对北茂说：我们要节哀顺变，先把工作做好！

然而，此情此景，还是令刘北茂心情抑郁，百感交集汇成绵绵的乐思，遂创作出一首凄婉悲怆的二胡曲《哭子》。写好后，他还在曲稿上写出了这么几个字：国难家愁奈何天！这首曲子是在边拉边写边改中进行的，刘家房屋后不远处住着一位长期卧病在床的年轻人，听后对人家说：我听了刘先生拉的曲子，感到悲痛欲绝，真想从床上爬起来去自杀！有人转告给刘北茂，刘北茂听后很是震惊，对妻子说：照这么讲，我写的曲子岂不等于谋害人吗？！于是决然将稿付之一炬，并下决心再也不作这样让人悲观丧气的曲子。从此，写出摧人奋进的作

品，成为他日后音乐创作的坚定信条。

二、二胡曲《小花鼓》的诞生

刘北茂从不作让人悲观丧气的曲子，写出催人奋进的作品是他音乐创作的坚定信条，这也继承了刘天华“胡琴七情皆能表现”的观念。1943年刘北茂一家在青木关过春节。那时期家里生活困难得够呛，平时只吃些白薯度日。主持一家柴米油盐的郁南华凑了点钱，上街买了一点土豆，又加上两三个鸡蛋和一些食油佐料什么的。半路上就想好用这些材质做些丸子给家人过年。她回到家就因陋就简，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土豆煮熟了捣碎，掺上面粉，打上鸡蛋，挺麻利地做成小丸子，放在油锅里炸。对孩子来说也是稀罕的，在一旁都静候着，时不时用吐沫润嗓子。吃饭时，家人都以为是肉丸子，连北茂都没发现是假肉丸子。因当时南华高兴地向全家宣布：今天过年有炸肉丸子吃了！

育辉、育熙兄弟俩脸上舒展着喜色，还一迭连声说：肉丸子吃了，肉丸子吃了！当母亲的只能抿着嘴儿笑一笑。大家端坐在桌子前开始吃，吃得津津有味，吃饱了就兴高采烈地一起敲着一只还是从北平带出来的空饼干筒，唱起《凤阳花鼓》来。两个孩子原来《凤阳花鼓》的唱词是这样的：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来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

他们用童稚的声音将《凤阳花鼓》曲子歌词改了一下，这样乱唱起来：奴家没有儿郎卖，奴家只好卖爸妈，咚咚锵！刘北茂听了哈哈大笑，听着听着，突然若有所思，跑到一旁拿起两张拆开的香烟盒纸，抓起一个铅笔头在上面写写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工夫，他显一点能耐地对家人说：我已作好了一个曲子。郁南华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说：你吹牛吧？刘北茂眯了眯眼睛道：不信，我拉给你们听听！就这样，几分钟时间，一首酣畅淋漓、充满节日气氛的乐曲《小花鼓》诞生了。

《小花鼓》一反常规，采用二胡罕有的F调来表现欢快情绪，反映出了北茂在艰苦岁月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献身民族音乐事业的坚定信心，这和前一首曲子《哭子》形成了鲜明对比，北茂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自己的诺言，并更加坚定地确立了日后音乐创作的基调和风格。他已经明确志向，就是如何对二哥建立起来的二胡体系进行扩充和发展，并开始确定自己的努力领域。

刘天华的二胡作品主要使用了D、G两种调，另有三首F调练习曲。他必须要发展。这首曲子是一次强有力的实践，这一次实践让他想起大哥在1919年，尝试着用江阴方言写就的“拟儿歌”，1920年，又以江阴方言和“四句头山歌”的声调写的“拟民歌”，1924年，还以北京方言写“拟拟曲”。大哥一刻没有停止过探索创新，自己理应如此。所以他的这首曲子尤其显得朴实、开朗、轻快、欢乐、流利，在运用民族色彩上就非常浓郁，而且富有儿童情趣，至今仍是全国各音乐院校必用的优秀教材、普通中小学的优秀欣赏教材。北茂努力学习二胡演奏技巧，同时奋发于乐曲的创作，很有二哥天华的“恒”与“毅”的勤学苦练的精神。他在后来写下了很多的二胡曲留传于世，这支《小花鼓》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乐曲，其成功秘诀在于他每成一曲，总是要反复



嘉陵江乡居（国画）

地拉给别人听，有时会送上门去拉给别人听，以便加以改正。另一方面是虚心好学，就是二哥的学生们以及其他专家、民间艺人，等等，他都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因此，他才能

够自学成材而有这么大的成就。他在习奏二胡这件乐器上，常常是黎明至深夜不肯歇，恰如半农谓天华一样：其艺事之成功，实由于此，所谓“人定胜天”者非耶？

北茂在教学相辅的过程中，继续不懈地苦练琴艺和创作乐曲，在重庆还举行过二胡独奏音乐会，受到当时当地中外人士的注意。在战时艰苦复杂的生活环境中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确非易事。北茂在这个时期创作的乐曲如《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小花鼓》等几首二胡独奏曲，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作者内心交织着的各种感情，有爱也有憎，有欢乐也有愁闷，有灰心也有希望。这些乐曲反映出作曲者各个时期高低起伏的思潮，用音符谱写出一个时代千变万化的气象。听后觉得曲调明快，确不似传统二胡曲调那种如诉如泣的悱恻之情，而是一种积极、乐观、不屈服的心灵之音，蕴涵着在国难中奋起战斗、走向光明的强烈情感。

刘北茂所处的青木关，位于重庆城西50公里处的宝峰山口，为巴县与璧山县交界的山隘。数百年来，青木关一直被誉为“重庆第一关口”，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青木关仍是大后方陪都的第一道重要关隘。那时的青木关，军、警、宪、特都在此设置了盘查哨所，过往车辆及行人必须接受检查盘问。然而，随着日机的疯狂空袭，大轰炸令重庆城几近焦土。为避空袭，一大批机关、学校便先后迁到了青木关。一些党政要人、社会名流，也随之落户青木关。于是，青木关的军事色彩被逐渐淡化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浓墨重彩的抗战陪都文化。在这样一个文化区当中，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是一个永远不能被忽略过的名字。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也陷入瘫痪状态。随着国民政府的机关、学校、团体陆续撤至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一些音乐家先后在西南各省建立了不少的音乐院校。但由于兵荒马乱，经费无着，多数较难维持，属昙花一现。1940年成立的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在当时属于中国三大专业音乐院校之一，院长先后为杨仲子、吴伯超等。音乐院在注重教学质量的同时，也注意民族音乐的学习和进行社会性的艺术实践活动：音乐院曾设立

国乐组，聘请刘北茂、杨荫浏等名家任教，师生们自行排演了曹禺的名剧《日出》等；音乐院面向社会举办过音乐会，演出过《我所爱的大中华》《海韵》和应尚能作曲的清唱剧《荆轲》等具有民主爱国思想的音乐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生活。

一批又一批具有音乐抱负和音乐才情的热血青年，在战火纷飞和颠沛流离的战争年代，用音乐这样独特的方式，唱苦难，也唱抗争。

1945年3月12日，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院内墙上出现了以“山歌”为名的壁报，这是理论作曲系1947级同学办的学术栏目，在此基础上，音乐院组建了“山歌社”。山歌社的活动秉承了“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目光向下的学术传统，但又与延安时期的民歌研究有着显著的不同，山歌社对一批优秀民歌的钢琴编配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汇的必然结果，民族化和声被广泛探讨。

国立音乐院还举办了中国音乐史上首次民歌演唱会。作曲家谢功成是这样评价的：“1945年4月23日，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在音乐院礼堂举办了首次‘民歌演唱会’，这种全部节目是‘民歌’，而且是用钢琴伴奏的‘音乐会’，在我国音乐史上很可能是第一次。”“民歌演唱会”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事件，民歌配上了钢琴伴奏，用美



1945年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学生合影

声演唱，并通过音乐会演出，为观众所熟悉和喜爱，就具有了艺术歌曲的某些品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标志着民歌作为中国的艺术歌曲第一次登上了音乐学院的舞台。之后，国立音乐学院还在山歌社的筹划下举办多次民歌演唱会。

在山歌社的影响下，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的年轻学子开始深入民间采风，而吴文季就是其中的一位。谁曾想，被誉为“中国第一情歌”的《康定情歌》竟是在此时出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生之手，这确实有些石破天惊的意味。

1946年暑假，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随民国政府“还都”复归南京。这是后话。

三、穷学生常去北茂家“打牙祭”

这座落在青木关半山脚下的学校，大部分是残破的草房，伙食吃的是平价米，不仅粗糙陈旧，许多还是发了霉的，掺着稻壳、稗子、砂子、耗子屎的米粒。实在难以下咽，但也不得不靠它充饥。蔬菜只有一样，就是炒胡（蚕）豆或炒空心菜。这种饭被学生戏称为“八宝饭”。为争取伙食的改善，学生曾闹过学潮，虽然吃、住如此艰苦，但学生中也有些富家子弟的，可以经常到校门口的小饭店改善生活，而大部分条件差的学生。只能顿顿苦涩地吞下难咽的“八宝饭”。为此，北茂常常关切地问学生：学校的饭怎么样？并说：如果吃不下饭就到我家去吃，家里做的总归要好一点。一张黑黝黝的脸上，透着温热的厚道。

自从刘北茂带课后，几乎每个星期都约一些远离家乡的穷学生去他家“打打牙祭”。抗战时期，曾是“孩子剧团”团员的苏扬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太穷，没钱买鞋，一直穿草鞋。热天穿草鞋脚臭，有的同学直截了当地提意见，我只有把脚缩回来，再坐得离人家远一点。刘北茂先生为我上课时，一点不鄙夷，坐得离我很近，却从没有表示过厌烦。冷天穿草鞋不保暖，重庆又不生火炉，上二胡课时间一长，脚

实在冻得受不了，就想活动活动，二胡也拉不下去了。先生见此并不责备，反而关切地对我说，是不是没有布鞋穿啊？你到我家去拿一双吧。

另有学习上的关照，在青木关上学，松香、琴弦都要自己买。我没钱买松香，有时就向同学要一点，因为不好意思经常张口要，我就把松香烧一烧，往二胡上多滴一些。北茂先生见了告诉我说：苏扬，松香太多了也不行！于是，他就把着我的手教我怎样搽松香。有一次，正上着课，二胡弦断了，北茂先生立刻把自己琴上的拆下来，换到我的琴上。北茂对像苏扬这样的穷学生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北茂的为人是多么温良敦厚、正直无私。他关心学生的绝不仅仅是一顿饭、一双鞋，而是满腔热忱，无限深情。让他听了一愣，眼睛迷离一下后，随即融化成闪烁的泪珠。

女弟子魏雨修1942年夏考进国立音乐院，主修键盘乐器，选修了刘北茂先生的二胡，能够在当时全国最高音乐学府跟随著名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胞弟学习二胡，对于一个流亡的穷学生，理所当然地视为很大的幸福，这一点她是很清楚的。

有一次，她在上完第一节课后出来休息，刘北茂先生就走到学生中间了解学生一些基本情况，当他得知魏雨修在家乡沦陷前夕参加过抗日巡回演出队，后来因战局紧张，年少转移困难，被送往战时儿童保育院，经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她才被选拔入学，在音乐组学习一个阶段后考音乐院，他对这个有些特殊的学生立即给予了特别的关怀与爱护。在反动派统治下，育才师生被看做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危险分子”，但刘北茂丝毫不因此所顾虑，在传道、授业、解惑之外，他对学生在生活上更多方面的体贴照顾，视同己出。他的两个儿子育辉、育熙，和弟子们姐妹相称。北茂家住处离学校一里多路，几个弟子经常出入其间，成为他们战时的家。有一次，女弟子魏雨修被狗咬伤，北茂得知后，毫不犹豫地亲自去女生宿舍作看望。星期天还约她来家中共进晚餐，吃饭过程中，北茂还不忘对弟子讲解抗日救亡、奋发图强的道理和关于音乐艺术的学问。北茂的日常言谈中，对日本帝

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人民惨遭杀害、沦陷区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义愤填膺；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卖国反动也掩不住愤懑之情。

刘北茂这些行为，有些人就猜测不透，可在他看来很正常，他透着真诚说：我是两个兄长养大的，而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还是得到过好心人的帮助，做人要懂得感恩。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不只有钱人才能做，我们穷人也可以，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个人都贡献一份力量，就能解决一些人的困难，我要把自己曾获得的帮助与爱传递下去。他的人品不俗，是早有思想前提的。

抗战时期印刷相当困难，音乐院的学生常常需要自己抄写曲谱，刘北茂担心学生没时间或者抄不好，经常自己一曲一曲工工整整抄好后分发给学生。他还率领学生上山砍竹子聚精会神制作二胡。

刘北茂为人谦虚，不耻下问，在学术上从无门户之见，他常常以刘天华去天桥向民间艺人学习为榜样，要求学生有不耻下问的学习作风。他的每首新曲问世时，都要先寄给他的那些音乐上的友人以及学生们试听，在曲谱完成之后，他会毫无例外地写上：请某某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下面是签名和日期。学生们去看望他时，他坐在书桌前，听学生用他的二胡演奏他的作品，共同探讨，从不见外。

四、从事民族音乐的也要学好外语

刘北茂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学生所称颂。因为他每教一首乐曲，都要先作示范，然后讲清弓法、指法和速度、力度的变化。等学生拉过几遍，技术基本过关以后，他便问：你们对作品是怎样理解的？他用启发式和学生一起探讨，对作品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加以深入分析，然后再让学生反复练习，最后达到二胡演奏技术与音乐艺术感染力的高度完美统一。北茂重视基本功的训练，他经常教导学生说：基本功要扎实，这是二胡演奏艺术表达情感的基础，所以必须苦练基本功。拉琴时要全身心投入，要用心灵演奏，要让听众感受到情在弦中。北茂对学生的演奏虽然要求很高，但同时又能理解学生。学生一般都怕考

试，考前思想负担重，怕考不及格，升不了级。北茂为了减轻同学们的焦虑，临考前常常陪着学生复习，只要演奏得没出现的过失问题。他一般都给予鼓励，从不求全责备，以免增加学生的压力，影响台上的表现。考完之后，他又及时对弟子们作些安慰，并且选择一些不是正式谈话场合，比如在食堂打饭时，笑眯眯地开口说：成绩还不错。在夸赞过后，会清晰地说出问题，是某项细节的。他还常对每一个同学作总结，让各位要在演奏中注意的事项。那时北茂还在音院教授英语，他教导学生说：不仅搞西洋音乐的要学好外语，从事民族音乐的也要学好外语。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可以增强听吸收外国有益文化的能力，提高从事本身专业的研究、创作、演奏的水平，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

这期间，音乐院国乐队每学期都要在重庆市国泰剧院演出一两次，国泰剧院是个很有名的剧院，也是文化界进步人士经常聚会之地，著名演员舒绣文、白杨、谢添等人常在那里演出。北茂每次参加演出，一般情况下均演奏两首曲子，一首是二哥刘天华的作品，一首就是自己的《前进操》。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低潮时期，中日双方的战争僵持着，大后方的政治空气是沉闷的，音乐界不少靡靡之音沉渣泛起，而北茂一曲前进，就极大地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日激情。当时剧院没有麦克风，但北茂的琴声却非常响亮，能使偌大剧场所有的观众都能听清楚他拉的二胡曲，这样的琴声是刘北茂所特有的。

观众们受到琴声的感染和鼓舞，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当年同为音乐院国乐队成员的严良方堃后来回忆说：刘先生关心民族存亡，坚决主张抗日，支持进步学生。我和他政治态度一致。所以和刘先生感情很亲密。学生们当时组织的社团“山歌社”、“黄钟社”；编写的进步壁报都得到过刘北茂的关心和帮助。北茂先生和进步学生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人品在学生中广为称诵。1943年考进国立音乐院的几十年后也回忆称道：刘老师和蔼可亲，从不对学生发脾气，因此同学都不怕他而是敬重他。

那时学生对文化课包括英语课一般是不重视的，兴趣主要在专业

课。有的教师要训斥学生，而刘老师却常笑容满面地劝学生认真学习。唯有一次是老师见一女同学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有的不专心听课，忙着织毛衣，这才真有点不高兴了，但还是带着笑说：不好好听讲，当心拿不满学分。几句话引起全班哄堂大笑。几个同学的脸变得通红，鼻尖上沁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后来师生间渐渐熟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每每要求刘老师在下课或课间休息时演奏一两首他的作品。特别是几个学理论作曲的。很想听他的新作，多次请他演奏。“刘先生，听说您又写了首曲子，拉给我们欣赏一下好吗？这时刘北茂就哈哈大笑，随即坐下解开布袋，取出二胡调好音，报了曲名，稍作解释便全神贯注地演奏起来，他那由二胡扩展出的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有田野、山峦、河流、森林，给人是交迭的一幅幅幻境，在起落、震荡、沉沉、昂扬等元素里交织成一个力的回响，非常动情。有回奏完了《漂泊者之歌》后还喃喃自语似地反复说：Sentmental! Sentimental!（富于感情地）。从此学生对这个词印象很深，也挂在嘴边应用了。两年下来，刘北茂当时的作品，在这特殊的“音乐会”里都演奏过一遍。学生一动不动地聆听着，北茂自信满满地抿着嘴角在演奏，他其实也溶化在无垠的音乐里了。北茂家宿舍的书架上，英文名著和法文书籍占有一半以上，在学生中间，他不仅有时讲几句英语，也偶然说两句纯正的法语。

刘北茂此时还兼职中大附中的英语课，中大附中校址就在公路北边袁家沟的深山里。当年在附中念初中的欧阳平、欧阳琼姐弟俩，对刘北茂老师曾经是从音乐学院来的，而且还是教授时，就显得十分稀罕，心想：这个刘先生一定架子大得不得了吧？可怎么一个大人物来教我们这些小娃娃呢？

开学了，校长亲自陪同一位身穿长袍、眉清目秀的忠厚长者来到教室，并且介绍说：刘北茂老师是来教英语的。全班同学不由得一惊。第一，大学教授并没三头脑六臂，也是正常的人，而且穿戴朴素。听说，他并没有像校长和当地“绅粮”那样，上山坐“滑竿”；第二，音乐家来教初中生的英文，实在少见；第三，音乐学院在关口，离袁家

沟有三里路，雨后道路泥泞，刘老师来回奔波，能坚持下去吗？同学们年龄虽然不大，但心头疑惑且不少。

这时先生似乎猜透了孩子们的心思，他等校长一走，就做出与学生够交情的表情，平易近人地坐下来与学生侃侃而谈，像父亲对自己的儿女，又像大哥对小弟妹。他也不拐弯抹角，开口顺应潮流单刀直入，埋怨当局丢失大片国土，使你们这些“下江娃儿”在异乡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学习也受到影响。刘北茂自己虽身在音乐学院，却搞不了多少音乐；挂着教授头衔，待遇却非常菲薄。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抗战期间，一切从简”。刘北茂后来回忆说，那个“简”字，应该改成“艰”字。他正是不甘于坐冷板凳，才到中学来找事情做，也弥补一下捉襟见肘的生计。教授有什么用，到手的才能算财源啊，再三强调自尊、倔强，也没有实际用处。惹上这年月，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鼻根发酸。

一席话，打开了少年们的心扉。大家瞪着炽热的眼，望着这位可亲可敬的新老师，个别容易动感情的女同学，悄悄地擦着眼角。接着，北茂向同学们讲了学外语的方法。他强调，一是要学好发音。这就好比学唱歌。一定要先学音阶，先唱谱。再就是要掌握语法，只有通晓了句子结构，才能彻底领会句子的意思，不至于错译硬译。好比拉二胡起码得定好弦，要不就杀鸡杀鸭杀了一大堆。北茂讲课，常常举一反三，特别爱联系音乐上的道理。

学生中的一些个子矮小的往往坐在前排，原来怕被“大学教授”的难题考住，听了刘老师第一堂课，都被他那春风化雨般的和善和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吸引了。课后夸刘老师所讲的东西真好懂，我们没有躲避的必要了。

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生活快结束了。同学们打听到，北茂老师当时还有一个“刘志华”的名字，就是要继承天华先生“改进国乐”遗志的意思。在一次快下课时，大家异口同声又一次强烈央求刘北茂老师给他们作演奏，果然得到同意。战时的国立中学，物质生活很苦。同学们上山打蛇砍竹子，自制二胡，几乎人手一把，音乐活动倒开展得

不错。把最好的自制二胡拿来，刘老师真的拉开了。他转着圈子给同学们校音，有些会对某个同学嘱咐几句。同学会感激涕零给他鞠一个大躬，刘北茂会慌忙去制止人家：无功受拜，担当不起，我还没有带你们出师呢，礼节太重，真折煞我也！那把自制的二胡拉奏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像破嗓，被刘北茂老师一经调试，再拉时，霎时音质就清爽起来。

悠扬的琴声把教室里的几十颗心摄住了，也引来了别班的同学。刘北茂老师稍拉一会放下了琴，对同学们说，我们还是找一个周末，我自己带琴来为大家开个小小的音乐会吧！

第八章

一、关爱侄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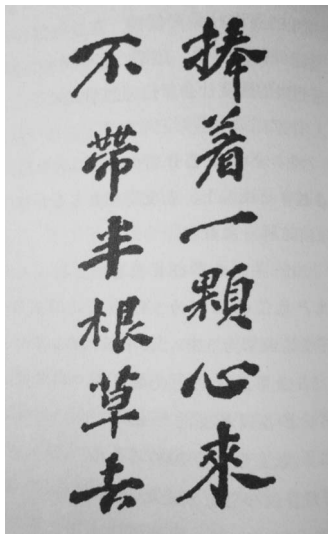
1944年的时候，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亲自邀请刘北茂赴重庆举行二胡独奏会，在一间宽敞的大厅里举行，师生济济一堂，连走廊过道也站满了人。演奏显然取得极大成功。那次，他就获得大家高度评价与校方盛情款待。席间还有老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作陪，酒席上陶行知颇留意目光犀利的刘北茂，他身上的朴实和文雅气质，让老先生很



陶行知

是喜欢，曾有意挽留刘北茂到他那里主持育才学校的音乐教育，后因故未能实现，陶行知先生很是发了不少感慨。

这一年冬，侵华日军铁蹄蹂躏桂、黔。刚从上海沦陷区离家来到贵州安定不久刘天华两个儿子育毅和育京，又不得不背起行囊，攀山岭，由独山经贵定走贵阳。在贵阳，兄弟俩举目无亲，生活无着，虽也试着摆地摊卖自己的衣物，甚至做小生意卖香烟，炸油饼，做糍饭团。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有心思来买，再说他们也不是做生意的料，一日辛苦下来，经



陶行知题字

常是人不敷出，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钱一天少一天。吃饭由三顿减为两顿，由干的变为稀的。长此下去，后果难料，倘若罹了更大的灾难，个中情形，确实难保性命的，作为兄长的育毅压力很大，每晚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正在极度为难之时，兄弟俩思谋着怎么办时，便盼到了北茂三叔的来信，叫他们打消一切顾虑，一定要到重庆青木关相聚。“再穷再苦，即便是稀粥咸菜，也要在一起！”兄弟俩终于从一段落昏暗里走出来。北茂夫妇诚挚的邀请，犹如一股暖流，鼓舞着育毅和育京重新踏上征途。

那天，天上还飘洒下了一点点毛毛细雨，兄弟俩在桥洞里躲了一会阵雨，待雨小些时，就各自将行李顶在脑袋上，走街串巷，在蒙蒙雨雾中问了几个过路人，才摸索到了音乐学院。两个湿衣小后生扛着的行李，敲响了青木关大石堡音乐院宿舍刘北茂家的门时，只听门内热情应声：来了来了，南华快去开门！门打开，三叔和三婶前后候在门口。倏忽间，兄弟俩有了归家之感。

作为婶娘，南华见侄儿淋湿了衣服，心痛地说：身上潮湿了，快脱下，捂了要生病的，我去给你俩找衣服。她找出了两套旧衣服，带着些好闻的樟脑味。兄弟俩在外流浪，两位长辈此刻见了侄儿，心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血缘亲情的可触，催生了双方的泪腺。北茂先搂过育毅侄儿的肩膀，脸对脸笑着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变了没有？搂抱了一会，又放开去搂抱育京，然后放开，退后一步哈哈一笑说：育毅还认得出来，小龙（育京的小名）是一点也不认得了，长高了。

郁南华帮助着将侄儿的行李放到内房，出来后就对北茂说：我去街上买菜，你烧些水让育毅育京洗洗脸。就拎了一只篮子外出了。北茂家的两个儿子听到动静，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北茂见自己的儿子出来，就吩咐说：他们是二伯家的哥哥，你们管他们叫哥哥！育辉和育熙俩则瞪着呆呆的眼睛，站立一旁看着似乎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一时间开不了口。

北茂见状，就责怪孩子不懂事，说：你们俩，没见时，还念叨，见

了面倒不吭声了，没用。育毅育京毕竟懂事，便马上对三叔说：育辉育熙还小，处长了我们就热络了！他俩此刻一下子还是体味到了人情味浓浓的亲情，身上一下子感到特别温暖。

两人换过衣，就像演滑稽戏的演员了，是因为衣服过大不合身。北茂看看就笑了，但他不敢笑出来。

一会，北茂又找出一句话说：他们对你俩太陌生，慢慢就好！育毅育京齐口说：没关系，我们没有见过面嘛！说完育毅就热情地反向育辉和育熙两位弟弟打招呼，并将路上吃剩的一块油饼分给两位弟弟吃。育辉和育熙吃了东西，陌生感顿消，两小家伙还牵拉着育京的手去房内看一本漫画书。郁南华从街上回来后，做饭过程中，偷眼看着育毅，心里很心酸，又想到要是天华不死，他们就不会过这样的日子了，看两个孩子头发都成女人了，连剃头钱也给不起啊。她克制不住心中的悲悯，转过脸抹了一下泪，一会再看侄儿一眼，说：育毅，饿了吧，婶娘马上做好饭！

久别重逢的欢愉，逐渐消退，现实的生活摆在面前。虽然刘北茂在音乐院是有名的双料教授（国乐、英国文学），但他那时的收入却连糊口都很勉强。在两个侄儿到来之前，不仅是身穿的一件灰布长衫是补丁摺补丁，就连一顶褐色毡帽也全无原先的颜色了，好在他对穿着一向没有什么挑剔，为了保持常穿的那件衣服少褪色，他采用的办法是不洗衣，所以他穿出来的衣服往往有异味。一次南华不想让他再出丑了，要拿剪子裁剪成布条条，他见了，争红了眼，过来阻遏，还说一句：真是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南华将剪子放下，耐着性子说：你穿破烂，我会没有一点点面子，人家会说我不会主内。北茂笑笑，抿着干裂的嘴唇说：没关系，让人家说去，我们过自己的日子。而且一日三餐吃的也是两稀一干，咸菜就萝卜，并且时不时的还得用红薯顶上一顿。育辉和育熙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但也只能是稀粥红薯，咸菜萝卜。难得见到一些荤腥，也仅是青菜中夹着薄薄几片咸肉。咸菜和咸肉都是南华自己腌制的。

显然，天华家的两个儿子的到来，进一步加重了北茂夫妇肩上的

生活担子。但是夫妇俩始终是乐观地对待这一切，不断宽慰侄儿。晚上静下来，北茂就拿出二胡给孩子们拉琴。一曲《良宵》，一曲《小花鼓》，使得大家笑逐颜开，增添了生活的信心。



江阴天堑（国画）黄亚蒙作

接下来北茂又跟侄儿讲二哥创作《空山鸟语》的事来，他说：你们的爹爹写这首曲子时候，大概是在1918年，我也刚刚去常州读中学。

那年暑假，我们回江阴后，去城外爬过黄山，我们老家的这一座黄山，满山都是竹林，鸟语花香，非常美，二哥当时就很陶醉，他想起了唐代王维的一句诗来“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他体悟一番后，把诗改为“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这首曲子就是根据当时的情景创作而成。它虽然在二哥的十大名曲中排在第七，发表于1928年，但实际上它应该算是早期作品，应该排第三名。因这十年后才定的稿。北茂还很有耐心地与侄儿们讲了这首二胡曲的特点，他说：全曲共五段，另有引子和尾声。引子慢速带装饰音的八度、五度、四度的大音程跳进，恰似空谷回声，刻画一种幽缈、静穆的意境，令人神往。第一、二段的音乐清新活泼，气氛活跃。第三、四、五段运用各种拟声的表现技巧，生动形象，展现出一幅鸟声四起。争相飞鸣的喧闹情景，表达了人们对美丽大自然的热情赞颂。尾声部分再现一段旋律，末句采用分解的大三和弦的上行旋律，明亮有力，表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

刘北茂为侄儿的工作，他经过一段日期的努力，终于在歌乐山考选委员会帮育毅找到了份工作，哥哥工作后，老二育京也曾想去工作，以减轻一家人的负担，那天，他用一块抹布在帮婶娘擦桌子，工作做得很仔细，三叔北茂在给胡琴涂抹松香，试音。两个人都没有抬头，

育京说了句也想去工作。但北茂坚决反对，说再穷也得让小龙继续读书。北茂习惯称呼侄儿的小名。南华也积极为育京奔波，找在教育部工作的老同学设法办理公费学校的申请。高中的插班是很难的，好不容易办成了由教育部介绍公费学校的事，但要通过编班考试的一个难关。这一关是很严格的，特别对育京这样的盲流，因逃难耽误那么久功课，困难就更大了，搞不好得降级学习。北茂热情地鼓励侄儿要树立信心，并以在青木关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最热的学校为目标积极准备着。育京的英文是个弱项，北茂在忙于教学之暇，亲自出马为他作补课。育京最终进入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青木关中大附中离大石堡有十余里路，还要爬上一座山头。平时育京住在学校中，学校的伙食不好，作为长辈的北茂和南华总是叮嘱侄儿星期天一定要下山回家，他们将所有的好东西都留在星期天等育京回去一起吃。

天气热了，该换季了，可育京只有一套破棉袄棉裤，连衬衫也破得脱不出来。北茂心酸着对妻子说：怎么办？该给小龙弄套夏季穿的衣服才行啊。不料南华含着笑意说：等你想到，晚了，我早将学校分配给我们的平价布，利用几个黄昏给他缝制了两套学生服和两件衬衫。北茂随即感激地说：我爱人真可谓心灵手巧，也好，顾了大的再说，反正我们家两个小子还小，不出门，破旧一点不碍事。他来了点情趣，挤到南华一张凳子上落坐。南华有些含羞，问：你坐我这边干什么，没见这是一张小板凳呀？北茂笑嘻嘻说：趁孩子们不在家，我们也该亲密无间一下了！南华更不好意思了，她明白丈夫的暗示，可她不能，因为她手里正忙着为侄儿改蚊帐的事。她委婉地劝说一句：北茂，别闹腾，我们再过些日子，我现在没有心情，再说我要赶在晚饭前弄成这件衣服的。她手上拿着的剪子裁剪蚊帐布，可北茂的手已拦腰抱住了妻子，这会儿不肯撒手。南华无可奈何，只得将活儿作搁置。娇羞着说了一句：轻骨头！

刘北茂这天的心情就特别舒畅，晚饭后，早早叫过侄儿说：育京，我们操练去。他说的所谓操练，就是跟随他学英语。叔侄进入房间后，北茂点亮一盏油灯，在一片温馨的光晕里，北茂翻开课文一句一句地，

一丝不苟地耐心地给侄儿作讲授。北茂对侄儿的教学循循善诱，讲过的内容印象深刻，但是要求也非常严格，不仅要求懂得课文的意思、文法、句子结构等，还得熟练地背诵。有一篇课文为林肯在葛底斯堡所作的演讲词的片段，育京在几十年后仍能朗朗上口作背诵。在北茂不厌其烦的教导和督促下，侄儿终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编班考试，这时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在尚未毕业时，育京急于求成，以同等学历去考一个条件较差的大学，居然一下子考上了。当育京高高兴兴地要去上大学时，没想到北茂给了侄儿兜头一盆凉水，他气咻咻对侄儿说：就是你父亲在，也不例外不会同意，你的目标太低。不让去，他一张脸孔板结着。北茂在教育自家孩子上，一直都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育京虽说是侄儿，可在北茂看来，他便是儿子，是自己要进行督促的对象。在隔壁房间听到吵嚷声，南华出来对男人说：你声音太响了，我当日本人来扔炸弹了，那种凌厉。

北茂没有回敬，他还在教导侄儿说：读书要踏踏实实，打好基础，要争取得到最好的教育，使自己有真才实学，而不应只顾眼前，混个文凭。北茂缓过一点情绪，脸上也阴转晴，带一点语重心长继续对侄儿说：我们生活再穷也不能这样迁就，你要像你父亲一般以超人的恒毅努力来对待学习，你父亲为改进国乐，从17岁至37岁逝世，20年内做了比两三个音乐家更多的工作。从他的演奏而言，他可以演奏三种乐器达到开个人独奏会的水平。

北茂说过这一句，在自己心里想了一句：我二哥，还有大哥，好像知道活不到老年就会死亡的，因此那些年便需要尽快取得成就，在中国人文方面留下自己的名字，结果透支了生命。

当时育京虽然顺从，但暗中却埋怨三叔太不近人情，思想上别扭了好一阵。自走上工作岗位后，才真正感觉到当年三叔的认真负责，对自己能胜任今天的工作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三叔这种认准目标，埋头苦干，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也贯彻在他个人的事业中。

后来育京鼓足勇气报考了音乐院，想不到顺利地被录取了。当他正式入学后，渐渐的听说了一些内情。原来他在参加入学考试时就曾

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是他三叔顶住了种种压力。

二、对盲童学生的爱心

这一年，重庆的一所孤儿院，曾派人送来一名盲童学生，名叫颜少璋，准备投考国立音乐院。院里某些人认为收了这名“瞎子”会给学校带来不少麻烦，甚至还有人认为有损于音乐院的名誉，因此极力反对。经北茂据理力争，这位盲童方取得考试资格，通过考试证实他极有音乐天赋，但有的考官却把考分压得很低，而北茂却打了个最高分，这样平均一算，够上了录取标准，于是这名盲生就幸运地被录取了。事后，反对的人还是不甘心，煽动部分学生到刘北茂家门前闹事，说是刘先生收了一个“瞎子”，丢了学校的脸，也是对他们的污辱！刘北茂听了十分气愤地跑出来，说：盲人为什么不能入学？盲人已经很不幸了，对他们理应多一些爱心。何况他考试的成绩是优秀的。如果我录取坏人可以说是丢了音乐学院的脸，也是对你们的污辱，盲学生不是坏人，哪说得上丢脸呢？你们年轻人应该懂得这个道理，一个人有点同情心才对！太有点荒诞无稽了，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想想，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你们这样做的到底对不对？！一番话说得几个学生也感到有些这些惭愧，于是一个个没说词地低着头走了。

颜少璋破格进入了国立音乐院。在没有人愿教他的情况下，刘北茂又挺身而出，说：我来教他，我相信他一定能学有所成。大学几年中，北茂为颜少璋付出了比对明眼学生更多的爱心和苦心。颜少璋只能耳听，学得比别人费劲，可北茂从不急躁，耐心地把着手教颜少璋练习。

有时，颜少璋自己都没信心了，北茂却连声劝颜少璋要坚持下去，说你有充裕的时间，耐心地跟我学，用心细心体会每一个音节。你所通不过的地方，是你的脉搏与乐曲没有一起跳动，也就是说你没情感投入。

刘北茂知道教授盲人，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更为特殊的教育方法，

他从不急躁，总是耐心予以指导，后来又热诚求助，亲自登门恳请易开基、曹安和、喻宜萱等名家教授颜少璋钢琴、琵琶和声乐等课程，颜少璋后来成为国内盲人中的音乐多面手。

学校迁南京后，为了颜少璋进步更大，北茂又找到同事喻宜萱，满腔热情地向人家推荐这位盲人男生，希望把他安排在他们班上学习。喻宜萱在宿舍洗着衣服，一时间听了虽然感到突然，更主要自己思想上毫无准备，然而他让刘北茂那种崇高、无私的爱心，助人为乐的高风亮节，深深地打动了。当即对北茂表态说：为一个学生，你一个大教授都来说情，我没有不收之理了。将一件揉搓着的衣服放进清水去过，对北茂又打声招呼说：你等一等，让我晾好了衣服，给你泡茶喝！北茂笑呵呵说：茶不喝了，你忙，我告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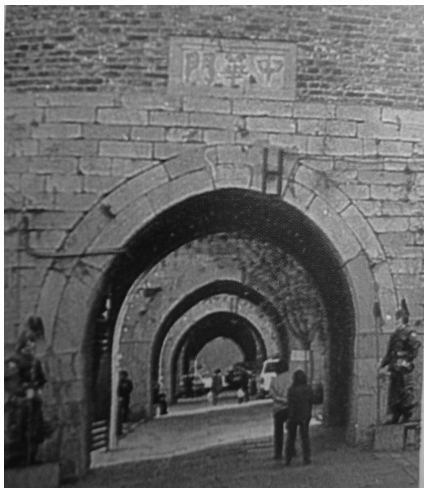
喻宜萱便重点辅导起了颜少璋，并一直教到人家毕业。

最后颜少璋的二胡演奏终于取得优异成绩。在一次次登台独奏时，总能博得广大听众和院内师生的好评。

就这样，颜少璋在音乐院很好地完成了各学科的学习。北茂所做关切不仅限于颜少璋，他对那些爱旷课和后进的学生，也总是拖着半残的腿主动去找来，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给予及时指导，直至解决好问题为止。不管校内校外的学生，北茂一概热诚对待，而且分文不取。他对弟子真的做到了激情融合着真挚。

三、抗战胜利那一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众人的期待中，国立音乐学院迁往有着一幢幢碧蓝色琉璃瓦建筑的南京古城，刘北茂一家随校迁徙至南京，定居在广州路的公教三村。校园里一溜儿排着好几幢教学楼。北茂一家和喻宜萱家同住在音乐学院三号筒子楼里，两家常有来往，是友好邻居，在过道里来来往往，在楼梯间上上下下，经常见面。喻宜萱每次见刘北茂，北茂总是笑容可掬，热诚相迎，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让喻宜萱更感动的是即便北茂生病了，他坐在一张轮椅车上，已经



中华门

行动不便外出，他依然那样关心着别人。每当人家向他探问病情时，他总是抢先向别人问好，并一再嘱咐人家要多注意保重身体。喻宜萱想起刘北茂，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一段时日后，刘北茂的名气大了起来，一些人怀着仰慕的心情，未经正式报名，大胆闯入教室，先是“观摩”，既而自称是“旁听生”，向北茂提出学二胡的要求。北茂先以诧异的口气，缓缓说了句：哪里还有什么旁听生，学就是了！微笑着欣然同意。在音乐学院中，音乐教师大多只带三五个学生，有的只教一个学生，腿脚不便的他却同时带着八个学生。那时，带学生是没有额外报酬的，完全出自一种对事业、对学生的真挚情感。

北茂对南京环境稍有了解，趁着空隙，一个人寻到金陵大学去找老同学吕叔湘去了，两个人见面都差不多认不出了，北茂将眼睛用手帕擦了一下说：叔湘兄，北京一别已十五载，你见老不少。吕叔湘拉着老同学的手苦笑说：北茂兄，八年离乱，能不耗人，看看你的眼袋，越发下垂了，走下馆子，现在你我都挣钱了，不是穷学生时代了，你不要为我节约。两双手相握，双方微笑。北茂心情舒畅说：叔湘兄，吃饭简单一点，我们找个安静地方叙叙旧就成。两人并肩走出校门，一路谈天说地。北茂说到小日本赶出了中国，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做事了。吕叔湘说他有同感，他对北茂能作曲，表示了羡慕，还说当年在常州中学上音乐课时，一样听天华先生的课，先生教乐典教识五线谱，可后来除了学会唱几只歌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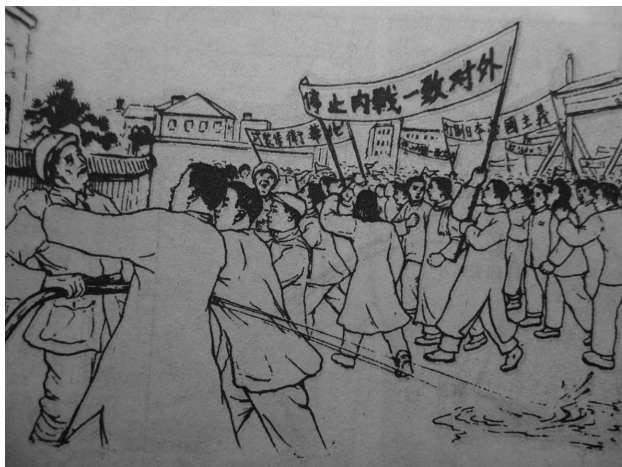


辟邪

什么乐器也没学会，与你北茂兄作比，万分惭愧。北茂带着调侃口气说一个人只能各取所长，你后来主攻的是语言学，也是选择对的，要不我们拉二胡的就真成叫花子了。老同学接着说：你别谦恭，我也不过吃饭有了点保障。

树影扶疏，秋虫唧唧，在桂花飘香时节，育京也终于到南京读中央大学了。一天，育京由学校回到三叔家，见三叔一反往常欢快情绪，闷坐在书桌旁发呆，不知是怎么回事？还没等育京开口，他的南华婶娘就赶上前告诉侄儿说：你知道吗？你好娘（半农夫人）脑溢血去世了。话没有说完，人已经泣不成声。

朱蕙的突然去世，让活着的人不时要念到她生前对别人的好。育京和三叔、三婶都悲从中来，泪如雨下。随后，北茂给育京讲了很多朱蕙大嫂如何如何照顾他的往事。他挂着眼泪花说：我从小失去母亲，生活起居都由嫁过来不久的大好娘和你母亲照料，当我的大哥和你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悲痛中很自然地想到今后要把照顾好两位嫂子、教育好侄子侄女作为责无旁贷的己任。育京在灯光下，悄悄地瞟着三叔，他感到在三叔庇护下，自己生活是惬意的，他想自己唯有用功，才能报答三叔关爱之心。北茂眼角处有两行浊泪渗出来，育京不敢抬头看，只能听三叔缓缓的述说，微微地激动。北茂接着说：我们三兄弟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你们这一代，三房九个孩子也都是一顺的大排行，相处也得如同亲生兄弟姐妹。这可以说是我们老刘家的传统了，今后，你们要保持住，这样一家人才有力量面对到来的灾祸。



反帝示威大游行

这时期，许多学生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北茂不但不正面反对，而且不从旁劝阻，实际上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如此，学生们对刘北茂老师就很贴心，有几个学生和刘北茂家的关系也挺密切，每逢节假日，他们总要到刘老师家来，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样。南华每次都要尽可能做点好吃的饭菜作招待。有时包青菜馅的饺子给学生吃，其中一位年岁最小的吴大成，吃上饺子后，免不了想家。北茂就对他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年轻人要有远大的理想，眼光要放远，要看到光明。北茂对这个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一直让儿子们称呼他大成哥。有一次，吴大成家没有按时寄钱来，他在焦急中，只能去找自己的老师。生活并不宽裕的北茂立即拿出2000元（金圆券）给人家，说：你快拿去把伙食费交清，多余的钱不要乱花，买书吧。吴大成后来毕业分配到了中央歌舞团，北茂还常去信作鼓励，他对弟子说：参加工作了，凡事都要认真负责。对待演出要专心，教导学员要耐心，情绪不好时，也不要有吼声对学生，更不能痛骂，对实在顽皮的不堪忍受的那种学生，也尽可能用旁敲侧击，用迂回曲折法，不要吝啬表扬。

四、北茂属于进步派

1947年南京“五·二〇事件”中，刘北茂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去呐喊声援。当时的国民党南京政权，已经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政治上腐败，乐坛上更是充斥着一派陈腔滥调、靡靡之音。北茂为了弘扬国乐，毅然在剧专小礼堂举办一次二胡演奏会，节目单、海报、灯光布景和会场布置则由其学生汪时叙主持操办。演奏会搞得非常成功，小礼堂座无虚席，连住在附近的空军将士都赶来聆听了。每终一曲，则爆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演奏会结束后，北茂还谢绝了夜宵款待，更不用说收什么“费”就回家了。而那刚巧、雄健的《光明行》《前进操》的旋律，则鼓舞着爱国人士的心，落脚下来的旋律骤然变为一种精神力量，让将士们挺起胸膛去冲破黑暗、去迎接新

一天的光明。

此时就读南京第三中学的周荫楠没赶上那次独奏会，但对刘北茂老师的二胡演奏是知道的，在10月24日拜谒了刘先生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想请刘先生去当指导老师。因为他们的灵音国乐社要发展，可发展又苦于缺乏指导老师，亲授和自学终究不同的，盲目自钻终究进步不快。他还简明扼要介绍了办社情况，说开始由吴荣曾写信给甘涛先生来作指导的，幸蒙青垂帮助不小，可甘涛先生说你们要长进，还是要请刘北茂先生，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次周荫楠就赶赴刘北茂府上作恳求。刘北茂当时就答复说完全可以的，我不会成你们办社路上的障碍。周荫楠心头感激万分，两眼不知不觉涌上了一汪泪水。走时，北茂先生说：下礼拜，英国文化委员会为我和程午嘉举办二胡琵琶演奏会，给你们灵音国乐社14张入场券。周荫楠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他想同学们就喜欢这种大场面的正规演出。灵音国乐社的同学们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个个赶在演出之前，虔诚地恭候在大门口，刘北茂、程午嘉二两位教授一到，周荫楠等就迎了上去，接过二胡琵琶来到休息室。周荫楠等见缝插针、如久旱逢甘露一般简明扼要地求教了一番。同学们实在也顾不得什么“贸然失礼”这档子事了。

演奏会开始了，几百人的小礼堂不大，座无虚席，连旁侧及后墙空地都站满了听众，迟到的人无入场券的挤不进去，就挤在一些窗口及门口聆听。所以一些过道也被挤得水泄不通。刘北茂穿着一件中式长袍，蝴蝶结纽扣扣得紧紧的，他看上去挺松弛。会场很肃静。曲目有合奏《良宵》及独奏



1947年南京“五·二〇事件”中，刘北茂坚决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去呐喊声援。这是他在南京国立音乐院为学生授课。

《前进操》《飘泊者之歌》《光明行》《烛影摇红》《空山鸟语》《病中吟》等刘天华先生及刘北茂昆仲之佳作。在程午嘉教授伴奏烘托之下，刘北茂的演奏更为出色，二胡的余音悠悠不绝，散场后，每个听众的耳际似乎还在鸣响着北茂拉奏的清晰二胡声。

接下来的日子里，刘北茂对周荫楠他们的指导，是不择场合、时间和地点的，他不但丝毫没有推诿和厌烦，而是高兴和耐心地答复同学们的种种问题。对同学们热爱国乐表示赞赏并加以鼓励，并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提高技巧及合奏水平，就要懂得团结协作，积累些曲目，在一些学校搞些试演义演，逐步提高，一定要有恒心，要静下心来多读书，拉二胡的人不能忽略文化修养，没文化，二胡也拉不出名堂，更别说拉出什么春天到来，花儿盛开，鸟会啼唱之类。我们不是要饭的乞丐，翻腾几首曲子就成，我们是搞艺术的，叫花子的几下，观众也会介意的。对学生作正面灌输，在他看来也是必须的课堂教学内容。

学校里另一些同学听了周荫楠讲跟刘北茂老师学二胡很有长进，也心潮澎湃要学二胡，一天，陆景冈与长政两位同学怀着仰慕的心情，未经正式报名，大胆闯入教室，先是“观摩”，既而自己自称是“旁听生”，不无惶恐地向北茂老师提出学二胡的要求，北茂先以诧异的口气，缓缓地说了句：哪里还有什么旁听生。接着居然微笑着欣然同意。谁都知道，学习乐器得每次手把手逐个传授，的确哪能有什么“旁听”。这表明北茂对后辈的热情关怀。记得很久以后，陆景冈与长政二人与北茂已非常熟悉，一次北茂夫妇还友善地以此事“打趣”他俩，引起彼此愉快地大笑。北茂老师最初给他们的印象是老穿件旧长衫，步行来到学校，手里带着装二胡的琴袋，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老师对学生从来是热情指导，耐心帮助。记得在习奏中，有时一个困难的乐句，他会陪学生奏上七八遍，甚至十余遍，务必使学生能领会要点；乐曲无论繁简，总是严格要求，这样使他们掌握了一些基本功。后来他们都能登台独奏，取得一定的效果。

另有一次，同学中的音乐好爱者要汪时叙恳请刘北茂老师为师生举行二胡独奏会。尽管北茂健康状况欠佳，但老师还是一口答应来参

加，并建议还是要去邀请程午嘉先生过来偕同演出。北茂那天是二胡独奏，程午嘉是琵琶独奏，最后是北茂与程午嘉合奏《前进操》。此曲一终，掌声雷动。刘北茂一脸明媚的微笑。

这年秋，刚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的吴祖强，在一年级的英文课上，初识刘北茂先生。刘老师是穿着一件长衫来上课的，说话文质彬彬，有礼有节。中文英文都带一点咬舌的口音，给他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尤其是先生的打扮，因为一般英文老师大多总是短装或西服，他却是一身中式服装。走进课堂竟让同学们以为是国文老师走错了教室。后来知道他还在国乐组教二胡，这更是地道民族专业，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南京音乐院的师生分成两大派别，一派反对演出；一派主张演出，对此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刘北茂当时则与革命师生坚决热诚地参加了排练，并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个非常动人的演出，那次参加排练演出的教授只有二人。刘北茂以一个旧社会的老知识分子来说，在当时非常恐怖的局势之下，争取参加了这个非常动人的演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行动。然而令人发指的是“五·二〇事件”过后，国立音乐院的进步师生竟然有11人遭到拘留！

第九章

一、我有三样本事：英文、法文与音乐

当事态稍微平息后的一天，半农次女育敦从北平赶赴南京看望三叔一家来了。到了车站，北茂和儿子见了车上下来的育敦，高兴地让儿子快去帮拿东西，育辉、育熙两个弟弟见了姐也高兴得不行，抢着拎东西，可育敦东西不多，一个人帮衬就够了，育辉拿到了，弟弟就没份，小子还不高兴了，闹了小情绪。北茂看了暗中发笑，他从口袋里摸出零用钱，对育熙说：小子，去给姐买冰糖葫芦。育熙兴奋起来，拉着育敦的手，就向街道另一头走去。回途中他们一行同时见了国民党军队为对抗共产党，在一些有森林资源的山坡上乱砍滥伐，一些通邮也遭到了破坏，看来在这长江边上打一场大打仗是避免不了了。北平和平解决了，南京能够仿照北平吗？育敦28岁的人了，自然懂得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由此及彼，她也更担忧三叔一家往后的命运，毕竟这里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她离开时，好些话更是难以启齿。

此时北茂夫妇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代，均在四十几岁的年龄，育辉、育熙还在学校读书。一家四口生活，倘若不遇上内战，不说富贵，但会生活得十分恬静。因为刘北茂毕竟有大学教书职业。

国共在几个战场拉锯，但国民党已明显在步步败阵。

作为学校，当局不允许学校关涉政治，这样也好，可以更能注重教学大纲上的事儿了。

刘北茂专心致志教学生练琴，没有新作品，他就拿过去的旧作来教学生，很多都是他二哥刘天华的作品。因为有时间，他不仅分析曲

意，详谈体会，还常以天华先生艰苦创业的历程去激励同学们。虽然像陆景冈、长政他们都不是专业音乐工作者，但在北茂老师的培养教育下，都深深地爱上了二胡。同时深感到的还有从这里可学的，不仅是二胡的演奏技巧，更重要的还有刻苦耐劳与治学严谨的精神。这是一些同学拿定主意来学二胡的关键。

一次，陆景冈尝试性地把一个民间小调作了变体改编，对于一个音乐外行来说，当然只是开开玩笑，因为他与北茂老师很熟悉，便拿过来给他看看。岂知刘北茂却十分认真地教陆景冈如何努力，正经经地给人家分析乐句缺点，同时还指出其中可取之处。又有一次，在陆景冈习奏天华先生作品《烛影摇红》之后，可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北茂当即就连声说好，甚至说：正如临贴写字，这曲奏得像我，再加劲，一定很好。随即露出了非常高兴的神情。陆景冈深知，这是老师对年轻人满腔热情的关怀与鼓励。那次北茂在陪学生奏琴后，还提到了别人为他题的书法条款，他指着壁上一条草书横幅对陆景冈说：类似这样“捧场”东西，我还有很多，但极少去挂，有什么意思，偶然挂一下，也是为了欣赏书法！原来那是一些学者名人为敬佩刘北茂先生艺术成就的纪念性题词。

刘北茂在离南京北上前夕，为弟子作送行，曾感叹地对陆景冈说：我有三样本事，英文、法文与音乐，你只学了二胡一样，学得虽还可以，但是可惜又不是专习音乐的。陆景冈听后默然无以对，心想：老师教诲得对，看来我还得谦虚谨慎，好好学习才行。

办事谨慎而仔细的刘北茂，在教学中比较注重狠抓基本功的技术训练。于这一年考入音乐院的蒋咏荷，早些时候已拉过一些传统曲目与刘天华先生的二胡曲，认为进音乐院后，应练一些风格性强的乐曲，北茂了解他这一想法后，首先不加以否定，而要他将拉过的曲子都拉一遍，每奏一曲，北茂都是边听边记，非常认真，听完后稍加思索，坦率地指出蒋咏荷同学在演奏上所存在的纰漏，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建议他从头开始学起。进一步指出既然搞了音乐这一行，就不能附庸风雅，不能作践所学。

北茂在第一学期的教学中，主要通过刘天华的练习曲，对人家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使蒋咏荷在运弓、音准、节奏及两手配合上都有了一定的改进，为今后练习各种不同风格的二胡独奏曲奠定了基础，通过教学实践，也使蒋咏荷理解了基本功在演奏中的重要作用。北茂不仅重视示范教学，同时也强调启发教学，从不要求学生对自己的示范教学作生硬机械式的模仿或照搬，而是循循善诱指导学生尽最大限度地结合自己的特点和体会发挥其所长。北茂在教学中，总是尽可能地对每首乐曲的思想内涵作出必要的提示，并将自己的演奏心得或对乐曲的处理方法进行讲介，与学生共同探讨。这样，一方面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另一方面也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选修二胡只为认准好老师

1948年5月，女弟子魏雨修，到南京广州路公教三村见北茂夫妇，北茂热情接待，询问人家在上海工作与生活情况，给予很多的指导和勉励。魏雨修后来回忆说：岂知这次见面却是最后一次。先生北上后，几十年中，虽然书信时有往来，终以多种任务羁身，未能如愿到北京看望先生和师母。转瞬之间，两老相继仙逝，匆匆已经十年。先生慈祥的面容与谆谆教诲，永远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磨灭和冲淡的。能每每回忆起老师对己的关爱，是学生中炫耀的事。

另一个弟子黄翔鹏回忆说，他没赶上拜识半农先生和天华先生的那个时代，但却以一个学物理的音乐青年，用私淑弟子般的虔敬，寻访、学习过半农先生开创的音乐文物测音研究著作；并且满心倾慕地爱好天华先生的乐曲。说起与北茂家的关系，他提到是经由刘天华的女弟子曹安和的介绍，他从曹老师的亲谈中，逐渐增进理解的。初次认识北茂先生就有点不同，是在英语课上，带着些斯文的刘老师，从学生座位上第一次为师生见面而起立鞠躬问候，完成这个动作后，笑容笑貌的老师就用温情语气讲课，他的课也是充沛着情感。

那时，黄翔鹏还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不足20岁的小伙子，怀着一肚子委屈来读中学英语课本。心里对任课老师还是存有敌意的呢！进入这个课堂以前，黄翔鹏已经和主持教务注册工作的王宗虞老师顶过牛。不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很难想象这两位在后来的后来却赢得黄翔鹏敬重的师长是这样和他开始相识的。

原来，恰逢黄翔鹏放弃金陵大学物理系的学业，考入南京音乐学院的时候，临到入学后才知道，这所高等音乐学府竟为吸收优异的少年技术人才而混用着中专的学制。既不采用一般大学的学分制，也无免修考试的制度。正派的王宗虞本来就是有个有名的一丝不苟、执法如山的人，这时也更堵死了各种可能解决办法的口了，像下围棋一样，把黄翔鹏逼进了英语课堂。黄翔鹏的战术是每次上课都换一本按他本人英语水平恰可不查字典、少查字典的英文读物，坐在最后一排，只管自己读自己的书；并对课堂情况一概置之不理。此外，对待考试却又认真上场了。这不过是表明他在采用自己的方式换个“免修测试”而已，丘壑之中暗藏着个人想法。

这件事的另一面，就是黄翔鹏憋足了劲，等着北茂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对他进行干预之时，决心大闹一场。不料，被定作假想敌的刘北茂，却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忠厚长者，而且还一直对他善待着。两年的课程，直到结束黄翔鹏也没有等来这种爆发的机会；北茂始终是一无所知的样子，但他在严格认真要求班上同学的同时，对于黄翔鹏的这种“不轨行为”也并没有例外地全都采取纵容态度。一方面，无论黄翔鹏在考试中把答卷做得有多完满，也都只给60分；另一方面，北茂干脆谒语般给黄翔鹏推荐起英语读物来了。这既戳破了黄翔鹏的秘密，又把他弄得十分羞愧。后来，却成为他们师生之间的一种特殊联系。一直到中央音乐学院任命黄翔鹏去担任少年班副主任，并且要他协同黄源澧教授去筹建音乐学院附中，这时，北茂还特意给黄翔鹏找了本英文的苏联中等学校教育工作手册，建议黄翔鹏用作参考。春风化人，春雨润人，北茂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黄翔鹏十分感动。黄翔鹏在校期间，规定理论作曲系的学生必须选修一门民族乐器作为副科，

黄翔鹏遇上仙人点化似的，很肯定地就选择了二胡，后来他先后还在陈振铎和刘北茂班上学过二胡。

自幼喜爱丝竹乐的聂中明这一年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读声乐系。在学习必修的钢琴课程外特意选修了另一副科二胡，并要求到北茂班上去学习。在第一次上课时，聂中明向老师演奏了一首从家乡业余乐手那里学来的民间乐曲《无锡景》。因为总在担心这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能否同意收他这个学生，所以十分紧张，左手屡次失控。一曲奏完，聂中明胆怯地向老师望去，没想到老成持重的刘北茂老师正慈祥地微笑着，并取出刘天华先生的《良宵》让他视奏。继而又纠正人家的指法、弓法、力度和节奏。在讲解乐曲的结构和情趣时，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最后在聂中明的请求下，他为人家作了示范演奏。一曲《良宵》在北茂手中演奏得那样生动、细腻、流畅、明朗，令聂中明神往。那时聂中明才18岁，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美好的演奏。而且是特地为他一个人演奏的！聂中明感激老师对副科学生也如此尽心，更为有这样的老师而庆幸。聂中明珍惜每一次向老师学琴的机会，从不缺课。渐渐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在学习《小花鼓》《漂泊者之歌》《前进操》等曲目的过程中，聂中明有幸经常聆听老师独具风格的演奏。北茂能巧妙地运用各种不同效果的技法，使乐音在刚柔、动静中层次鲜明、韵味无穷地表现作品的内涵，体现了他广博精湛的文学艺术修养和音乐大师的博大胸怀。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杨荫浏到北茂家串门，他是无锡城内留芳声巷人，比北茂大5岁。经历与刘天华有些相仿，自幼也是酷爱音乐，从近邻道士颖泉学习笛、笙、二胡等民族乐器。12岁起加入无锡“天韵社”，从名曲师吴畹卿学唱昆曲及演奏琵琶、三弦等乐器。1916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后入辅仁中学学习。1920年至1930年间从美国传教士郝路易女士学英文、钢琴和作曲，后又得到丁燮林博士帮助，学习音响学。1923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学习，后转入光华大学经济系。1926年辍学回乡，先后在无锡、宜兴任中学教师。1929年应基督教圣公会之聘从事赞美诗译制、编辑工作，1931年任圣公会联合圣

歌委员会委员、总干事。1936年至1937年任北平“哈佛燕京学社”音乐研究员，并在燕京大学音乐系讲授中国音乐史。1941年后在重庆、南京任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兼国乐组主任、国立礼乐馆编纂和乐曲组主任、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教授。他与北茂很投缘，在一起工作后，常在一起切磋音乐方面的事。北茂有些疑难问题也喜欢向他请教。他有个习惯动作，说完一句话，嘴唇总是会痛苦地咧着，像患牙痛病的。

这次可能又为某一问题来切磋的，进门后，他在北茂家意外见到陈振铎、程午嘉、储师竹等几位，他改变原先的一个主意了，自我调配一下情态，望一望室外阳光普照，面向众位便建议大家说：各位先生，大师，我们难能可贵能碰巧在一起，去照相馆照张合影如何，将来我们之中那位如果成了大师，我们大家也可借光了的！北茂用拇指和中指打出一个响指，和声说：杨先生说得对，再说我们国乐组第二届毕业生也是要拍摄一张合影的，我们现在就去！一向板上钉钉的方炳云也两眼灼热地作着赞成回声。

那张合影照，陈振铎等几位是西装革履，北茂和杨荫浏、储师竹是一款长衫，戴眼镜程午嘉却是方方正正的中山装，而唯一的女性曹安和着了红色旗袍，也戴着眼镜，显得斯文中夹上一点洋气。其余几位表情或宁静或冷傲或文雅不等。那次拍完照片出来，留有浓密小胡的储师竹向刘北茂移近一步，嘴唇启动着说了一句什么话，感觉挺神秘，陈振铎狡黠笑笑说：老兄，有话讲响亮一点。北茂挤出一个笑容来说：我们说没什么，储先生是说学生



1948年5月在南京与国立音乐院国乐组师生合影。（前排左起：曹安和、杨朴轩、方炳云。后排左起：程午嘉、陈振铎、储师竹、杨荫浏、刘北茂）

推崇我拉的二胡。此时就众口一词回敬道：是女生，好事，刘先生要中桃花运了。储师竹也起了玩笑说：北茂老弟是彻彻拨拨一个贼！北茂有些脸颊发烫，极力表白说：尽说笑，我有南华一朵桃花运足矣！

这个储师竹，比北茂大2岁，是宜兴新建镇人，同样自幼酷爱音乐，学习过许多中外乐器，熟悉民间戏曲和音乐。15岁时，就到常州省立第五中学读书，是北茂的师哥，在学校时，刘天华向他传授过二胡和琵琶。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华北大学音乐传习所，继续接受刘天华的指导。1926年，大学毕业后，仍旧追随刘天华学艺，继承刘天华开创的二胡学派，二胡演奏蜚声乐坛。1941年，他受聘任国立音乐院副教授兼任国乐组主任。使人难忘的是，他还发明制作过“牛皮纸二胡”。那时，他在重庆北碚教学。因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许多音乐爱好者得不到乐器。储师竹看到四川到处有竹子，触发灵机，动手制成一种简易二胡，以牛皮纸代替蟒皮，用竹筒代替琴筒，有的连琴杆也是用竹子做。这种二胡音量较小，音色柔和，别具一格，很快推广开来。一时间，喜欢二胡的师生员工几乎人手一把，推动了音乐活动的开展和二胡的普及。他也慢慢有了名声，在北茂眼中，身体健康有问题的储师竹，却是一个蓬蓬勃勃的人。

三、演奏一曲《光明行》

这一年10月，南京正当解放前夕，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僚忙着逃跑，在反动宣传的影响下，人心惶惶，秩序一片混乱。可北茂却泰然处之。他与稳重程午嘉一同在城北香铺营文化会堂举办了一次国乐演奏会。这场音乐会是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办的专场独奏音乐会，会上北茂演奏了天华先生和他自己的作品达9首之多，程午嘉伴奏，程先生的琵琶可真了得，将琵琶的四根弦发挥到了极致，随着二胡旋律，音色低音处醇厚、低沉；中音区柔和明亮；到了高音处则清脆、坚实，最高音处清晰有力。他的伴奏给刘北茂的二胡演奏增长了艺术层峦叠嶂感。

程午嘉比北茂年长1岁，上海奉贤人。从小跟父亲学习江南丝竹，中学时期学会崇明派琵琶《瀛洲古调》的全部曲目，并向山东诸城王燕卿学古琴。后跟江阴的郑觐文学古琴、古瑟、箜篌，随汪显庭学琵琶。

他致力于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先后在俭德国乐团、万国美术所、上海国立音专任职。解放后主要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后一直在南京艺术学院执教。程午嘉演奏琵琶传统乐曲，力戒润饰改动，较好地保留了乐曲的原貌，如《霸王卸甲》《汉宫秋月》《阳春白雪》《飞花点翠》等，都具有古朴之风，并将琵琶由原四根十二品改按十二平均律排列，为民族乐器的改革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作品有琵琶独奏曲十余首，还编有《琵琶曲谱》《十番锣鼓》等书。

那次各界出席的人很多，盛况空前，当时轰动全场，掌声经久不息，极为成功。这在客观上不仅是提倡国乐，确实还起了镇定人心和迎接光明的作用，表现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蔑视。

1949年年初，音乐学院留校同学组织了“应变会”，向已离南京的老师同学四方写信，敦促大家回校复课。此时，虽然距南京解放还有两个多月，但形势与气氛已经大变，音乐院的同学可以到“边疆学校”、“剧专”等校去联欢，扭秧歌。老师与同学也亲密起来。许多学生成了老师家中的座上客。江定仙先生为了延聘刘雪庵先生来院教和声，曾在家中为理论作曲班的学生们煮咖啡作介绍。陈德义先生借表妹这位金陵女大教授的家，为学生举行冷餐会。刘北



1948年10月在南京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办的专场独奏音乐会上，刘北茂（左）演奏天华和自己的作品，由琵琶大师程午嘉伴奏。

茂也是最早和学生接触的老师，他曾支持并参加进步师生排演聂耳的民乐大合奏《翠湖春晓》。北茂用他的专注、精湛、连绵、高远、博大延伸着音乐带出的联想。同学们感到乐曲的陌生，感到乐曲中挟带着新鲜的清风，从心底自觉感到漫长的冬天终于过去了。

几天后，刘北茂又热情地请民乐学生、理论作曲班的学生十余人到他家中参加聚餐会。那天，北茂夫人郁南华为大家亲手制作了江南风味的甜食。席间，北茂还拿出珍藏的二哥天华演奏的唱片，在手摇唱机上播放。在没有磁带、激光唱片的当时，能听到这样珍贵的音响资料是难能可贵的。

1949年4月1日，南京各大专院校集会游行，擎着“反饥饿、反内战，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等横幅，举着三角小旗，踩着泥浆，喊着口号，像辽阔而朦胧的河流，向总统府蜿蜒而去。然而行至半途却惨遭特务镇压，酿成南京“四·一”惨案。

南京剧专学生大多被打伤住院，学校复遭特务、警察多次洗劫，白色恐怖笼罩全校。学生们流落在外，后来在山西路找到了栖身之所，住在一个小舞台上。

“四·一”惨案之后的一天下午，刘北茂不顾个人安危，搁下饭碗，拎着黑漆牛皮琴箱从家里出发，单独去为受迫害而被逐出校园的进步学生举行慰问演出，当时他冒着风险躲开几个盯梢的特务才赶到山西路，他见了受伤害的同学，一张脸上就沾满泪花，他紧握过每一个同学的手，表示了亲切慰问。同学们把舞台上的铺盖卷起来，腾出了一块地方，让老师坐，北茂坐定后，便打开带去的琴盒取出二胡，开始了慰问演出。几十个听众静静地聆听着演奏。北茂演奏了自己的二胡曲《漂泊者之歌》。苦难之中充满悲愤，和同学们的心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当接下来演奏到一曲《光明行》时，大家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是的，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面，那充满胜利信念，迎接光明的旋律鼓舞着人们，大家热血沸腾，难以自抑。

国民党对游行的爱国学生疯狂屠杀，激起更多爱国人士的义愤。在追悼“四·一”死难烈士的大会上，一批学生在刘北茂老师的指导

下，以《变体新水令》和《佛曲》等片段代哀乐伴奏。这乐声实际上代表了抗议，大家都愈益看清国民党腐朽脏污的本质。

一声春雷大地苏醒，全国解放了。正像千千万万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北茂看到了指路的明灯，自此朝着共产党所指引的大道路前进。污浊混沌的旧社会已一去不复返。这时他出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很是庆幸着自己能成为新中国人民中的一员，身感有数不尽的题材可供他创作乐章在二胡上演奏。他抑制不住创作的热情，由衷地歌颂党，歌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谱写的乐曲虽然并不是大篇章的交响乐或协奏曲，但其标题却十分鲜明，引人注目。如《农民乐》《和平民主进行曲》《欢乐舞曲》《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等，一首首由衷歌颂祖国、歌颂党和人民的曲子在他手下应运而生，表现出新的时代气息，其乐曲的本身也确实反映了标题的内涵，易为人们所接受而引起共鸣，有如清冽的泉水流过大地，也像文学中的抒情小品文，清新而隽永。



解放时的街头

四、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

1949年11月，国立音乐院在南京金陵大学典雅端庄的礼堂举行迁天津的“告别音乐会”，北茂身穿长衫手提着琴箱走上舞台，在走至舞台中央时，他将琴箱轻放在座椅后的一盆鲜花旁的台板上，向前走动几步，在靠近舞台边沿时，他谦恭地向全场师生们深深鞠一躬，然后退回到座位处，取出二胡，就坐在一架钢琴前开始独奏。他表情专一，



新中国建立伊始，原南京国立音乐院北迁组建中央音乐学院前夕，于1949年11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告别音乐会》，刘北茂的二胡独奏轰动一时。

的春天。北茂觉得和平建设同样需要坚强不屈的意志。一首演奏完，台下就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接下来他演奏了刘天华的《空山鸟语》，这是一首技巧性很强的二胡独奏乐曲，是刘天华学习、借鉴西洋音乐创作和表演手法的成功实践。在此曲中，刘天华创造性地运用三弦拉戏式的模进手法，描绘了深山幽谷中群鸟欢鸣、生机盎然的优美意境，表达了对大自然的赞颂及美好生活的向往。此曲以拟声手法模仿百鸟啁啾声，其旋律生机勃勃，乐观向上，优美抒情，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无限热爱的心情。北茂借此曲是为吐露了自己追求自由欢乐的心声，并希望一大批音乐人能像鸟儿一样自己回到那片“深山广林”，表达了回归美好未来的愿望。这次演奏同样获很大成功。演出活动也象征着他们这批人将结束流浪日子，并即将迎来一个明媚春天。

这时，南京国立音乐院进入院校调整，国立音乐院与其他几所音乐教育机构合并，在天津组建成为中央音乐学院。1950年3月，刘北茂随校从南京公教三村举家迁往天津，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民族管弦系教

首先拉奏的是《漂泊者之歌》，这首乐曲表现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离乡背井的盲艺人流浪街头的漂泊生活。曲调时而凄凉婉转，叙述他不幸的遭遇；时而激昂愤慨，刻画出他坚强不屈的意志。如泣如诉，的确在旋律哀惋中带着悲愤，在倾诉生平痛苦的境遇时，又像表现出了顽强不屈的一面。乐曲类似回旋曲式，夹以不紧不慢的进行节奏贯穿始终，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离乡背井的盲艺人的不屈形象。曲子象征着流浪结束之后便是即将开始的

授。

弟子中的赵宽仁和谢直心担任迁校总指挥。当时，许多教职员工顾虑有些东西可能遭丢弃。赵宽仁为给老师吃定心丸，特地到北茂先生家作看望，并表示说：刘老师家的东西，哪怕一个马桶，我们都会负责搬到天津去。北茂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貌，事后，他就赞扬这次迁校工作搞得相当的好。

6月，在建院典礼上，朴素大方的刘北茂又在师生热情洋溢的掌声中上台独奏了《汉江潮》《小花鼓》等曲，再获一致好评。他面对台下众人给予的掌声，喜不自胜，自己也不知作何表示。后来就只知道一次次向大家鞠躬两只手还紧紧巴巴贴着裤缝。

在百废俱兴的年代，国家调动全国范围内的音乐界精英，汇聚在天津。刘北茂是其中的一个亲历者。筹建起步于去年的10月，吕骥、李元庆、李凌在天津为中央音乐学院选定了校址。它是一所旧日本小学，位于河东区大王庄十一经路。选择它是因为它有礼堂有舞台，方便学生演出。最先来到天津筹建中央音乐学院的人，是华北大学第三部、北方联大、东北鲁艺音工团的一些干部。

筹建的中央音乐学院，是国家从全国的音乐院校中，选定一些院校整体的或是部分的搬迁到天津。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进行整合，做到优化配置。当时除了有困难、不需要、不能来的人员外，选定院校的教职员工要来，家属要来，乐器、唱片、办公设备也要来——这样规模的搬迁，真是大动作。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接待工作很繁重。24小时里，大喇叭广播通知，人们就要出去接人、接物，做好安顿工作。卸车时，对钢琴、唱片要格外小心。后来组成专门接待人员，接待工作才有有条不紊。就这样，原华北大学文艺学院、南京国立音乐院、东北鲁艺音工团、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香港中华音乐院、上海中华音乐学校、常州国立音乐学院少年班、北京燕京大学音乐系等音乐院校和团体，一拨又一拨，都搬迁到了天津。

人们来于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穿着也不一样。华北大学第三部、北方联大的干部、东北鲁艺音工团的成员都穿着解放区或黄或

蓝粗糙的干部服，显得“土”。民族音乐教师大多穿着握个手都要卷起袖子的长袍，从事西洋音乐教育的教师穿着西装扎着领带。吕骥、李元庆、李焕之、张鲁、孟于等来自解放区；江定仙、陈振铎、刘北茂、储师竹、郑相河、李任民、吴祖强、段平泰等来自国立南京音乐院；朱世民、江文也、沈湘、蒋风之、管平湖、刘育和、张树楠、郭淑贞等来自国立北平艺专；黄源澧、廖辅叔、方国庆、马育弟、李学全、赵惟俭等来自国立音乐院常州幼年班；李凌、熊克炎、严良堃、陈良、吴锡麟等来自香港中华音乐院；杨汝怀、朱启芸、刘培荫、李菊红、陶立玲等来自燕京大学音乐系；还有从欧洲回国的喻宜萱、张洪岛、洪士珪；从美国回国的黄飞立；从台湾回来的缪天瑞等。熟悉西方音乐的、熟悉国乐的、深入民间熟悉民乐的，有如百川归海，音乐界精英千载难逢的大聚合了。这样的人才构成使多门类的教学有多方参照，办学的起点就比较高。

在接踵而来的教学改革中，院方大力提倡民族音乐，决定成立了一个由师生混合组成的民族管弦乐队。所有民乐老师都为之振奋。老师们对于建立一个民族管弦乐队这样集体从事演出活动的组织异常热心。在院方支持下，国乐组（主任是储师竹）老师与学生（民乐、理论作曲班）上下结合，终于组成了民族管弦乐队。这个乐队的阵容极强，包括北茂先生在内的全体民乐老师都参加。二胡声部除北茂外，还有储师竹、陈振铎等，琵琶有曹安和，连杨荫浏也参加吹箫。这个乐队的



吕骥

的骨干全是二、三年级的学生，队长是张子锐，指挥是谢直心，张韶担任首席演奏员，赵宽仁负责全部作曲工作。北茂等老师表现出了极大的热诚与谦逊，都以一名普通乐队队员的身份听从指挥，服从管理，从没有流露过师长的那种独霸派头。

管弦乐队开始合练的曲目是刘天华先生的《光明行》，后来改编了不少聂耳、冼星海的作品和民歌，得到刘北茂称许。

有一天，刘北茂找到学生赵宽仁，向人家推荐了自己的二胡曲《小花鼓》，要他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他讲自己这支曲，是继承了二哥的创作方法，搞了三部曲式，这种方法在我国传统音乐中并不普遍，在欧洲音乐中却运用广泛。二哥是借鉴了外国人的曲式，发展了民族音乐，如《光明行》，他自己的这一首曲。三部曲式，这种方法更主要是在提示段和再现段中，通过模拟敲鼓的节奏，表现了欢快活泼的乐观主义。中段以舒展洒脱的旋律形成对比，然而，它和前后两段仍然具有内在的音乐统一性。

赵宽仁很喜爱《小花鼓》，可能由于后来出现的种种原因，直到1954年才将管弦乐曲的总谱写出来，后交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排练，经彭修文指挥，在中央台播出。赵宽仁本想再改编几首，但由于不久南调云南工作，环境改变，事情便拖了下来。北茂后来只能表示惋惜。

刘北茂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时，韩里与他做了前后邻居，北茂住前一排平房的两间屋，韩里在他屋后的另一排平房里住。清晨，几乎是准确的同一时间，北茂在室外做几个伸腰按膝盖动作后，就急救似的进房间，将挂墙头的二胡取下来，坐下就开始拉琴调弦，练琴时，由于积累的经验多了，随意推弓拉弓，手指上下移动，一种声波总能让人立即感受到莺歌燕舞或柳暗花明之意象。直到中午饭前。北茂的二胡拉得十分响亮，在他们邻居耳中，好像没听到过有这样敞亮的二胡声音，他演奏许多人的乐曲，不管谁的，在他手里奏出大都是采取刚直、朴素的音色。这种音色，与北茂的审美培养，音色选择有关联，他很少华饰和轻浮之音。北茂新写出了曲子，常将韩里等几个招呼到他家里去，也有径直提着二胡去别人家里。韩里是近邻，找的次数要多些，去后就说：韩里，你听一听我新写的这支曲子。并一定要人家提出建议。一个年过半百、深有造诣的音乐家如此自谦，让才二十几岁的青年小提琴教师很是为难，韩里吞吞吐吐地说：老师，你是教授，

艺术家，我提不出意见的。北茂就笑笑说：随你感觉说一点，要直言。韩里红着脸说：我听听是很好的！北茂就不再逼人家说了，接下来他就逸兴满怀地拿过胡琴作演奏和叙述自己的创作构想。谈完了他自己的创作，还专门分析了对方艺术上的不足之处。刘北茂对韩里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设，他说人家的提琴水平还不够，一定要学习，并且建议去找马思聪院长上课。韩里很看重北茂老师的建议，毅然到马思聪那里进修有两年之久，事后每想起这一决定，可以说是在北茂老师的敦促下实现的，这件事，使韩里受益终生。

这时，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来了一位蒙族学生满光强，21岁。在音乐上还只是个白丁，来报到后，遭遇到没有老师肯教的窘况。北茂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找到学生宿舍，拉了满光强的手说：到我班里来，我教你，好吗！满光强连汉语也说不了几句，这会他疙疙瘩瘩拼出一句：有你教，是最好！满光强文化水平低，在学习上困难重重，北茂首先从教他识谱、教他识汉字开始，一点一点地帮满光强提高学识。北茂觉得小满学习态度端正，人看起来也顺眼，就作开导，对他说：新疆需要音乐人材啊，我们应该鼓励所有少数民族的子弟来学习音乐，让他们回去以后为自己家乡人民服务，所以我愿意教你这个学生。北茂像父亲一样爱护满光强，关心他，帮助他。郁南华有时也帮北茂想办法，打着助词手势，建议满光强到学院少年班中学部低年级去听文化课，经院党委大力支持，满光强被妥善安排系统学习。

在满光强学会识谱后，北茂才正式教他拉二胡。满光强因比一般学琴的人年龄大，手腕、手指都不灵活，学二胡的手不听使唤，很吃力，满光强曾经动摇过，灰心过。北茂在他颓唐的时候，总是鼓励人家说：千万不要泄气，再大的困难你也得顶住。北茂根据满光强的实际情况专门为他制订了一套教学方案，还专为满光强编写了一些简易的二胡练习曲。此外，北茂还为满光强找一些老师和同学对他进行指点。满光强跟北茂学琴6年，最后终于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毕业，分配进新疆巴音格勒蒙古自治州歌舞团担任音乐创作工作，自此，满光强每每想起师从刘北茂的这个结果，就会一阵窃喜。

刘北茂能够在一场场的排练中，是倾尽了全力的，不久这支民族管弦乐队在团中央的安排下，到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演出，受到了首都观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场在青年宫的表演更为成功，党中央刘少奇副主席出席观看后，还亲切接了全体师生。那些天里，北茂总是在欣慰地微笑着，他看到了社会主义民族音乐的绚丽前景，看到了祖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正在走向兴旺。

这个乐队当时颇有影响，学生中的张子锐、谢直心、张韶毕业后都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人的未来是捉摸不定的，然跟上一位好导师，就能奇迹般出现一芽知春之幸事，有时老师就是给予的空气、阳光和土壤肥力。

受这个乐队影响，陈嘉瑞同学也喜欢上了二胡，后托张韶介绍，他有幸到教师宿舍拜访刘北茂，刘老师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热诚、质朴、亲切和平易近人。北茂饶有兴趣地问人家怎会拉二胡的？陈嘉瑞不好意思地说：我是自学的，想向你学学。北茂听后立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啊，凡想学的人，今后都会有出息！北茂就收下了这个学生，并开始以刘天华先生的47首二胡练习曲和独奏曲为教材，进行系统的教学和基本功训练。此时陈嘉瑞已在一所中学任教了，但刘北茂却坚持不收分文学费。他们的学习安排在每周日上午，陈嘉瑞从住地赶来要徒步一个小时，北茂知道陈嘉瑞来去的路远，多次课后留陈嘉瑞在自己家吃饭，生怕年轻人饿了，没劲赶路了。遇上雨天，还把雨鞋、雨伞借人家。几年里，北茂不管自己健康如何，工作多忙，都要按时等陈嘉瑞去学习。每次上课都是认真、细心地谆谆教诲。遇上难点反复学不好时，北茂也从不着急，仍是和颜悦色地引导，直到学会拉好为止。

陈嘉瑞后来还参加了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这是一个自愿结合的民乐团体，是一个以演奏民族器乐为主的音乐组织，有会员五十余人，成立于1949年8月，是津门规模最大，具有较大影响的音乐团体。北茂得知这个音乐组织以后，当即给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主动列示要为该会多培养一些二胡演奏者，为提高乐队的拉弦乐水平承担义务辅导

工作。他觉得让大家跑来学院学习不太方便，几次带着二胡，自费租用人力车或三轮车赶往音乐研究会排练地点参加演奏和进行现场指导。后来乐队首席徐仁及朱长德等七八位二胡演奏员都到北茂家中来作系统学习。在北茂精心培养下，乐队的独奏与合奏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尤其是徐仁，经北茂的悉心教导和个人刻苦努力，逐渐成长为活跃于天津民族乐坛的业余拉弦乐演奏家。

这一时期，刘北茂创作了二胡曲《农民乐》，这是系作者解放后第一首作品，表现出新的时代气息。此后又陆续创作出《和平民主进行曲》《欢乐舞曲》《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和《愉快之歌》等二十余首二胡曲。一首首由衷歌颂祖国、歌颂党和人民的曲子在刘北茂手下应运而生，表现出新的时代气息，易被人们接受而引起共鸣。

第十章

一、北茂家的节俭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北茂一直关心着陈嘉瑞他们那个音乐团体的成长并指引乐团的发展方向。当他看到乐团演奏的乐曲大都是解放前的作品，如《战场月》等以及传统乐曲《昭君怨》等，就及时向乐团提出：这些乐曲是可以演的，但应该更多地演奏一些表现新时代人民背后思想感情的作品。因为音乐就是以抒发感情为特征的艺术。你们演奏的乐曲要更多地表现解放后人民的生活情绪，要为人而艺术，不要为艺术而艺术。没有新的作品你们可以自己动手写，一些新的歌曲也可以改编成器乐曲来演奏。有些传统乐曲不也是从民歌小曲发展而来的吗。当然器乐曲有自己的特点和创作规律，你们试着写。只要大胆去干，又有生活经验，就会有作品的。不成熟不要紧，只要不断去写，终会有成熟的一天。

刘北茂的社会音乐活动及其作品的传播在天津影响日益深广。大量业余音乐爱好者也纷纷登门求教，他则毫不例外地予以传授和指教。他对学生的赤子之心，对待民乐的赤诚，对待社会音乐事业的奉献精神，深深教育和影响着广大津门音乐家。天津中国音乐研究会的成长壮大，天津市解放初期民乐之花的绚丽多姿，正是刘北茂等一批人辛勤培育的结果。

刘北茂至诚待人，南华也是一位极为厚道的内当家。那时虽有教授之尊，可他们的住室也颇简陋；他家也暂住两间简易平房，但却明窗净几、心境舒朗。夫妇俩时常不为什么就把学生叫去，清茶一杯，

只愿弟子坐上一会儿而已。北茂诚朴待人，不多话，与人相处时多有相对忘言的时候，不少学生也喜欢就此得点清静休憩。育熙此时还没有进入附中，周士璟则是黄翔鹏到附中工作以后考进来，之后，才和育熙认识。

此时，郑宝恒与北茂同在民乐系任教，北茂创作了二胡新作，为了演出效果，他每次要老同事给编配扬琴伴奏谱，演出时要郑宝恒用大扬琴伴奏。在这阶段，北茂和人家合作演奏的曲目有《小花鼓》《欢乐舞曲》《太阳照耀到祖国的边疆》等。正是由于北茂和人家合作演奏的经历，所以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友谊。

王福祥同北茂相识也是在这个时候，那时，他负责给北茂家送开水。当王福祥第一次到北茂家时，开门的是位全身布衣打扮者，王福祥没把这人当刘先生，便打听，他说：我就是刘北茂，不像吗？王福祥有些发呆，因为在他的想象中，刘教授应当是一位穿西服，系领带的先生，怎么眼前这们教授，穿着这样普通随便。北茂微笑着接过王福祥手中的水壶，把人家让进屋，语调温和地问这问那，一点教授的架子也没有，王福祥也不紧张了，静静地聆听着，时而作些答复。

下来初冬的一天，王福祥到北茂家送开水，北茂见人家穿的单薄，脸都冻红了，鼻子淌清水鼻涕，便立即把王福祥让进屋，拉着他走到火炉旁烤火，还给他沏了杯姜糖水，拿来了感冒药，让其服下，临走时，一定要王福祥穿上他的大衣。此时王福祥不需要言语，只需要用手抹淌在脸颊上的泪水。

北茂不仅在学术上造诣非凡，品德上秉直、诚恳，为人正直，而且在生活上非常勤俭、朴素。老伴郁南华一次路上遇见了王福祥的妻子柳玲娣，就曾请教过人家，说：我怎样将儿子的上衣改了再让我的孙子穿。柳玲娣感到不可思议，一个大教授家，竟要如此这般的节俭？就说了一句：改是可以的，就是外相上不会好看。郁南华带着笑说：能省则省嘛，只要不破，就尽量改，丢了怪可惜的。柳玲娣为自己的想法惭愧了，这时就改换口气说：师母，你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北茂夫妇十分疼爱孩子，教子非常严厉，教导孩子在学术上向高

标准看齐，在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家里订了好几份报刊，让子女们也要时时关心国家大事。一次，王福祥有事到刘北茂家来，正碰上刘北茂在给孙子讲述解放前的经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呢。王福祥感到老师是否小题大做了，便显出惊异的样子。北茂看出对方的怪怪的表情，解释说：教育子女是件大事，不但对自己家负责，而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王福祥听后很是肃然起敬。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骤起，北茂抱着对帝国主义的愤世嫉俗，创作了二胡曲《和平示威》，随后入选新出版的一本有关抗美援朝的《新歌选》中，此曲还被当年“五·一”大游行采用了。1951年春，北茂将这本《新歌选》的书，寄给了分配到北大荒工作的陆景冈。并在一封信中给其作了如下指导：一个曲子为什么要有一段快板？这也不一定，如《苦闷之讴》就不这样，主要是看在一曲中感情变化如何。你的变体曲，我看了很喜欢，感情是有的，这是主要成分。将来可在技术上下些功夫，多读读谱，留心听听演奏或唱片，细加分析，注意发展和连贯性，这也不是三两天的事。那次北茂还热心指导弟子的恋爱观，讲到一个人切莫“一见倾心”，这是过去时代的所谓个人感情，现在新时代不同了，“爱人”应该是你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合作者，所以观察人家的思想和行为，此为第一。

二、侄儿参加抗美援朝医疗团

北茂的侄儿育京参加了南京抗美援朝医疗团。在乘火车开赴东北时，途经天津，要停一个小时。车到天津东站已是深夜，正当全团下车在站台集合宣布注意事项的时候，育京忽然看到有一位老者带着两个孩子在远处灯影下，手搭眼睛上方，焦灼地作着伫望。心想这是谁呢？天气这么晚，春寒料峭，入夜后气温又下降不少，医疗团的人都穿着皮大衣站在冰冷的站台上还缩手缩脚直跺脚，他们为什么久立不走开？待队伍解散，育京近上去一看，没想到竟是自己的三叔，不知他



抗美援朝出征宣誓

老人家从何处得到的消息，带了两位弟弟来看他了。育京不禁为之一震，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几乎掉下了眼泪。便赶忙跑过去，紧紧握住三叔的手，似有说不完有话，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只说成：叔，你们，冻着了吧！鼻子冻得通红的育辉和育熙

弟弟抢着说：育京哥哥，我们和爸爸已经在这里等了两个钟头了，生怕错过，不敢离去。育京鼻子酸楚，不再说什么。医疗团的队友们向育京投来羡慕的眼光，因为育京是全团唯一有亲人来接站送行的。这时作为长辈的北茂一定要叫侄儿到街面上去吃一顿饭。育京虽然一点不觉饿，但考虑到站台上太冷，就牵着两位弟弟的手，随着走出车站。深夜，站外营业的饭馆很少，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小吃店还没关门，就走进去了买了两盘包子。显然，大家的心思并没有在吃上，可是北茂还是一个劲地要育京吃，反复叨唠着“在外面，吃要吃饱，工作要做好”。将一只盘子端得离侄儿近得不能再近。

那次，北茂还动情地对侄儿说起二哥，他说：你爸的自我成长都太过艰难，可这一点却并没有影响他设定个人的奋斗目标。你爸之所以在短短的37年人生中，能将人生走向卓越，能将一把二胡带入“自抒妙意，创为新声”，并最终到达“乐府如今推泰斗，师门从此杳人琴”的境地。就在于他是一个喜欢用行动给谬论以驳斥的实践者，他有悲伤，但他不沉浸于哀叹，他处于黑夜，可他渴望着光明。自设定这个目标后，就没有再三绕圈子，尽管他的工作一年换两头，但更换工作，对他就只能是更换掉一种记忆，绝对动摇不了他的理想，他的理想也始终没有被紧随其后的困苦所扼杀。父亲说着话，两个孩子调皮，就有些不耐烦地敲击手中筷子，北茂却毫不介意，仍然讲着自己要说的

话，他对育京说：你们这一代也要理解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句名言，我二位兄长都在忧患里作着锻炼，尤其是你爸，他在上海“开明剧社”解散后失业一事，后又任华澄小学，由于其为人刚正不阿、做事不善逢迎、受同事嫉妒和排斥、任教不满一年又遭校方解聘，对于他的打击太大太大。“华澄”两个字，连我听了都有反感，之后，你父亲苦闷一阵又经朋友介绍进了澄西小学任音乐教员，然没等一个学期结束，不善交际的天华二哥，又遭到了嫉忌者的诬陷，说他只会一只手弹风琴，拉的二胡又像木匠锯锯，他再次失业。又一次失业一事，则告诉他，生活中的好多伤害是防不胜防的，有些伤害甚至是即兴式的。三叔与你说这些，就是希望你不要太在意人生的失意。

三、随暑期教育队赴内蒙古

冬天的太阳开始西沉，北茂离开学校回家，穿过几条偏僻的街，进门后，脱下一件深色呢子大衣，想去厨房看妻做的饭菜，这时，门被敲响了。开门见是老同事，问要不要进门，一起吃晚饭？老同事笑容满面说：我孩子回来，我得在家吃饭，我来是要告诉你，你们的无锡老乡杨荫浏和曹安和做了一件大好事！两位在去年，专程回无锡抢救录制了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等6首名曲。北茂听过后，为两位同行的事很受鼓舞。

吃饭时，他又将这件事同南华讲了，南华说：他们是想做事的人，不容易的！北茂后来一直留意着两位整理编成的《瞎子阿炳曲集》什么时候出版，等了有一年多，该书终于在1952年由万叶书店出版了。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对北茂思想观念上带来了很强的促进，他想自己也得做出些业绩来才对！刚巧，那一年，中央音乐学院暑期教育队要下内蒙古的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他就向院领导要求，自己去。暑期工作队都是师生混合编成，北茂的弟子吴祖强任教育队的副

队长，北茂在他们的队里。住所与工作地方是合二为一个殿堂般的宽敞大屋子。这样师生混杂“打成一片”的生活方式日后虽然是习以为常，可对当时吴祖强这批学生来说还是首次。北茂盛想我要学学《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人家从美国勇敢地到了我们的延安。我也算是给自己经历添油加醋吧。

北茂此时已经50岁，是位有身份的老师了，和学生住在一起倒并不在意。他依然是课堂上那样温文尔雅，不紧不慢，床铺、桌子整齐有序，生活上则十分随和。在暑期教育队，他的任务是给学员上二胡课，并在组织演出活动时担任独奏。北茂对自己的工作一丝不苟，空闲时间大多用于练琴，有时他能找到个安静角落，有时只能在床沿上端坐轻声拉弦活动手指，为怕吵了别人，有些就挪到靠近厕所的地方。

他对教学和演出一样严肃，学员喜欢他，听众也喜欢他。在学生们举行的小型演出中，每次都有他的节目。由于受条件限制，他一个人进行二胡独奏时，不可能像在大城市一样配个扬琴或钢琴伴奏，只能是真正的单人独奏。他演奏传统乐曲和他二哥刘天华先生的名曲，也演奏自己的作品，记得拉得最多的是《小花鼓》。膝盖骨上的一把二胡，等于是他个人内心的传导器，他舌头舔着嘴唇，自己给自己酝酿着情绪，右手推弓拉弓，左手指微微在弦丝上抖动，呀，一种节日氛围营造出来了。从姿势看，北茂那个熟练样，也是在走进节目。当一曲奏毕，听众热烈鼓掌，可他总是谦逊地，极为斯文地站起身，向大家鞠躬致谢，脸上浮出淡淡的微笑。

在内蒙古的日子，每天他起床均早于其他人，起来后会沿着东营子前面的马路，过东河桥向郊外走走，空气非常清新，他的两条腿在沙石公路上走着闲散的步，步履移动得很缓慢，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他感到自己精神上是真正放松的，他甚至于想到自己退休后，就为这里安营扎寨，在这里也不用去躲什么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才叫幸福。他想了一些平时不会想的一些事，他继续前进，抬头看天，看得出是一个晴朗的天。此时，太阳从山尖头升起了，随着一缕阳光，他看见一户牧民家的阿妈已在草地上给母牛挤奶了，她们家的一位少

年在一旁，把装满奶子的塑料桶驮上马背，少年还好奇地打量了远处的他，便骑上马背策马朝山脊上的土路走去。

刘北茂走到一个高坡，从向前看，可看到壮观的一幕，在平时看似鲜见人影的高山草原上，山脊下



内蒙古风光

的各条小路上，一匹匹由少年驾驭的马匹，驮着奶子桶从四面八方纷纷朝这边跑来。在他们身后的白色毡房，都已升起了一缕缕炊烟。刘北茂时常在中午时去野外散步，草原上夏天也不会太热，尽管太阳看上去炫耀着，可始终威力不够。他就看着地上的羊群，看着天上的白云在不停地翻滚变幻，两幅画面有时会辉映，有时还会成一幅剪影。看看就又会想起大哥刘半农，大哥与这片草原有关联，当年他放下文学，专攻语言学中的一个项目——语音学。他在自己家中，也搞得像个修理钟表或者收取破铜烂铁的，谓之语音实验室，让家人都不能理解。他撑着身板结实一头扎下到这内蒙古自治区，他要为自己行为标注意义。可这个空白不好填，就像世界赛场决冠军，大哥为语音学付出了太多，他的超负荷运作，终将身体累倒了。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耳中还突然听到马儿长嘶了一声，是因为它看到了熟悉的毡房顶上飘浮起的乳白色炊烟？刘北茂喜欢看马，好多次，他在工作之余会从住地出来，走好一段的路，就是为了到郊野看马和放牧，他看到从罗家营方向，是有马儿一路小跑地轻捷地走来，踩着布满鹅卵石的河床跨过哗哗流淌的东河。这是个充满生机的好地方，难怪大哥要到内蒙古作方音、声调、歌谣的搜集。归绥之行使队友们不分师生老少都成了好朋友。回校后，学生们都来刘北茂家作客，北茂夫妇殷勤接待弟子，非常亲切。北茂平时话不多，这时高兴起来，竟然也会开怀大笑。这些弟子中的吴祖强后来去苏联留过学。

这一年，褚耀武、黄玉锦夫妇回到北京，还拉着刚出生的女儿。当他们的行李车开进音乐学院，苏式的嘎斯车在大院停下，正发愁孩子怎么办时？迎面来了一对夫妇，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让他们安心把孩子放在他们宿舍的床铺上，并替他们作照管。小夫妻俩非常感激人家的热情。通过自我介绍，这才认识人家就是刘北茂先生和夫人郁南华。

第二天，褚耀武、黄玉锦夫妇安顿后，便来北茂家作感谢。北茂让进屋后，忙叫南华泡茶。双方坐下后，互相问了几句各自工作，北茂专注地听着，略微顿了一会，他忽然打住人家说：等等，我有东西要送你，话茬儿先留下。北茂就起身到内间拿出了一本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补充说：马列主义很好，这本书借给你们好好学习吧。褚耀武、黄玉锦夫妇激动得也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并成一句话说：刘老师，我们一定好好学！声音很响彻。北茂爽朗地笑了，说：一本书就大惊小怪，刺激得我耳膜疼了。此时南华过来递上茶杯，北茂又招呼说：喝茶，不要辜负了我家南华！双方呷着茶水，在室内弥漫着茶清香的气息里，北茂又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几首新作，说一句：我送你们，也算毛遂自荐。褚耀武、黄玉锦夫妇实在不好意思了，对北茂说：刘老师，我们俩对二胡一窍不通，我们碰到你这样好的教授，不努力也不行了。北茂真挚地说：慢慢来学，一怕不懂，只要肯花工夫钻研，什么事都是学出来的，我搞音乐行当也是后来转的行。接下来北茂又进一步作阐述道：人生如果没有挑战，人将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永远不能达到自己真正的高度。褚耀武、黄玉锦夫妇也让激动起来。

几天后刘天华的第三代传人陈朝儒上门讨教音乐方面的事，一口四川话，让刘北茂也应承着说起了四川话：你看哪过落里全是耗子。挨问？陈朝儒还信以为真，脚从桌子边上收过来。刘北茂还用当年常用俚语，见人家头发长了说：二娃子，剪脑壳去！不是把脑壳剪掉，而是理发的意思。陈朝儒此时明白刘老师在与自己调侃。陈朝儒1924年3月生，四川梁平人，他祖上没有搞音乐的，唯独他从小对音乐表现出

极强的天赋。8岁那年随母亲上街赶集，看见一个卖二胡的边走边拉，他跟着边走边听，那卖二胡的总觉得后面跟着小孩，就问：这娃子想买琴吗？陈朝儒说：我先看看。他接过琴看了看，心想就这二根弦怎么能拉出这么好听的音乐呢？便问到：多少钱一把？卖琴人看他真喜欢，那就四吊钱吧。小朝儒第一次撒谎向四叔借钱，买下了那把二胡，回家后就把骗四叔钱的事向母亲讲了一遍。母亲自然生气，后来在自家亲戚“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他好这个，也许将来在这个上面能有出息”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他学拉二胡。1939年，陈朝儒考入成都的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和提琴，不久进入朱郁教授的二胡班。1945年，他又被刘天华的得意门生陈振铎教授选中，告别家乡，来到了重庆青木关的中国第一所音乐学府——国立音乐学院，师从陈振铎教授专攻二胡。从此陈朝儒便肩负起了历史赋予他刘天华派的承传使命。毕业后他又当了音乐老师，开始了传授民族音乐的工作。在院校里，他掀起了“民族潮”，教唱《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松花江上》《插秧歌》《一根扁担》等歌曲，这些进步歌曲很快从学校流传到其他学校和社会上。任教期间，他还组成了口琴队、民乐队，广泛开展音乐活动。陈朝儒在教学之余，每晚都抽时间练二胡，这时他发现总有一个小学生在窗外听，他把这个学生叫进屋里：是不是想学二胡？学生激动的不知怎么答才好。这就是陈朝儒的第一个学生，现已成为著名演奏家和教育家的马友德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当时的天津音乐学院到济南办音乐干部培训班，陈朝儒也报名参加了，李凌看到报名表陈朝儒的名字时，即刻找到他说：你还当什么学生？你来当老师吧。随后陈朝儒就从山东来到了天津音乐学院（即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音乐工作团担任乐队



1953年与陈朝儒合影

首席。从此，陈朝儒便开始了舞台生涯。

1953年，管弦乐队的聂中明毕业离校前夕，北茂把自己心爱的二胡赠送给他，这是北茂多年来授课用的好胡琴。聂中明深铭恩师的期望与厚爱，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许多年里，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每每奏起它，心灵都会受到一阵阵震动，就能感受到北茂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抚慰，以排除困扰，勉励自己奋进！

这一年师从陈振铎的王振先毕业留校任教，院领导要他从事筹建民乐系的工作。解放后，将国乐称号改作“民乐”了。这样便与搞民乐的刘北茂交往多起来，担任民乐系第一任秘书后，几乎三天两头要碰面，王振先每次去看望北茂老师，都能见到他坐在窗下写字台前演奏二胡，并且大都是他的新作。北茂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新生活，满腔热情地进行创作，力图用二胡去表现新的生活。他每写完一曲，都约王振先去当他的首批听众，非常尊重年轻人的意见。那天倘若支吾着不作声，他会批评学生不真切，或者没上心聆听。在他面前，不虔诚于事业还不行了。

1954年的一天，刘北茂收到两位弟子的来信，一位是在天津读书的郁玉昆，说自己太爱二胡，要向刘老师学习二胡，可信中讲他自己经济条件不好，出不起学习费用，只能冒昧请求一下，当否是由老师定夺？刘北茂看信后摇头笑说：这个郁玉昆，刘老师难道是财迷。他立即给人家回信说：我允诺教你学二胡，分文不收！后来刘北茂工作调离时，还担心人家学习中断，特将郁玉昆介绍给谌亚新老师，让他能够继续学习。两年后郁玉昆幸运地考入中央歌舞团专业演奏二胡。

这时，已调浙江农业大学的陆景冈，有一天给刘北茂来信，问起老师目前的身体素质？北茂当时就在饭桌上给弟子提笔回信说：所可告慰者，是比以前有希望了。我的身体比在南京强壮得太多了，体重加到74公斤，在南京时还不到56公斤，精神也比以前好得不知多少倍。近期我新写了两首二胡独奏曲，春节后已在院内观摩，并于月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本周将广播，希你听后提意见。我虽年逾五旬，然觉得在年轻人的队伍里随着向前走，不同样可以跟得上，只要体力

不衰（直至现在，正觉方兴未艾，聊堪告慰），总不致落得很后。写完信，装进信封，穿了一件外套就按照走的路线去邮局发信。

刘北茂还经常写信对弟子们的工作与学习进行鼓励，他赞扬过几位热心助人学习二胡的弟子，信中谈过音乐可以养心与增加人的耐性，说“文学、音乐的确可在科学生活上给吾人以很好的调剂。”

四、首次招收民乐专业学生

1954年，天津举办刘天华先生的纪念活动，其中有一次音乐会，北茂用二胡演奏了二哥的名曲《病中吟》《烛影摇红》，两首曲均有侄女刘育和钢琴伴奏，使二曲更显质朴深情、纯厚明亮。这时北茂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显老相，手背上、脸孔上均有了些老年斑点，鬓发和胡须已经黑白夹杂，身着朴素大方的中山服，目光睿智，面容慈祥。

当场有好多观众被陶醉了，有一位佩戴红领巾的小朋友，没等音乐会终场就跑到后台去看望演奏者了。

北茂在幕布缝隙处，见来了一位小朋友，不怠慢，用手招呼人家过去，低下身子问人家名字。当听说叫王国潼时，北茂眉梢动着连说名字好，里面含古意还有新风尚因素。他拉过小朋友到在自己身边一张椅子上坐下，然而就和蔼地与人家交谈，勉励人家要好好学习，文化课学好后，还要有个人的爱好，比如二胡，看出你是喜欢音乐的人，将来可以向这方面发展的。

刘北茂是说者无意，作为听者的王国潼小朋友，却有意了，次年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附中前身）首次招收民乐专业学生。王国潼就怀着忐忑的心情前来报名了。能不能考取，丝毫没有把握，心中很焦虑。初试时，王



1955年，刘北茂与夫人在天津

国潼在走廊上抓紧练琴。一曲终了，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男同学向他走来，他就是刘育熙，刘北茂老师的小儿子，一个对人有同情心的人。此刻，他面对着紧张的王国潼，上去对人家关切地说：你二胡拉得真不错。我爸爸就是二胡教授刘北茂，他一定喜欢你。表情真挚。王国潼不太自信地说：今年是少年班首次开设民乐学科，插班生各学科一共才招四五名，民乐学科顶多招收一名，我真担心考取不上？声音发着些颤动。刘育熙诚恳地当场向人家许诺说：你放心，我一会去跟爸爸说说，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说完立刻就走进教师办公室，去向自己的父亲谈了王国潼的情况。通融的刘北茂让儿子育熙转告王国潼：人家万一考取不上，就由他来教他学二胡，第二年接着来考。北茂想象到这样一个有心人，也准能学好二胡，也准能如愿以偿。

刘育熙一会兴冲冲走出来，将父亲的话转告给人家。王国潼听后，感动得鼻子酸楚起来，说：你爸爸是个助人为乐的热心人，我一定会考取的。北茂先生的话使王国潼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他兴奋异样，风驰电掣般赶回家，将好消息告诉父母亲，他对父母亲说：我即便今年考不上，我仍有机会正规学二胡，因为教授肯教我。王国潼的紧张、胆怯心理烟消云散，他的信心增强了，后来终于顺利通过了初试。复试时，北茂和陈振铎、蓝玉崧等先生主考，决定录取王国潼。这样，王国潼幸运地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第一个民乐学科学生。

王国潼入学后，本想做刘北茂的学生，但不巧刘老师当年秋天便去了北京辅导盲人了，那个盲人班是在春夏间成立的，全称为“中国盲人音乐训练班”，地址在偏僻的北京郊区。

五、教一批盲人学音乐

训练班向中央音乐学院提出请求派有经验的专家担任二胡教师。音乐学院负责人吕骥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下面的教务处研究解决。不久教务处负责同志告诉吕骥，他们经过研究后决定派刘北茂先生去京担任这项工作，认为他是几个老师中最适合的人。这是刘北茂到盲人音

乐训练班的前因。

吕骥认识刘北茂，第一次见面是1950年在天津组建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时，当时就了解到这位刘先生原来是大学的英语教授，为了继承二哥刘天华先生的未竟事业，于1942年放弃了英语教学，专门从事二胡音乐创作和表演活动。吕骥心中犯嘀咕：一个事业心太强的人，去教一批盲人学音乐，未必会肯接受的？于是，他思忖了一下后，对部下说：请刘北茂是一个方案，但我们还应该第二个方案作准备。几天以后，教务处又经过一番研究，认为还是第一个方案较适合，并且初步和刘北茂商量研究过，开朗的刘北茂本人也表示同意。吕骥听后赞叹：刘北茂真是一个服从大局的人！

教务处同志希望吕骥代表院方与刘北茂本人再谈一次话。吕骥随和地表示，说谈话是应当的，他是赫赫有名的教授，我们要给他一点礼数。后来，吕骥专门同北茂谈了一次话，完全出乎吕骥的意料，刘北茂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愉快地接受这个任务。他满面春风亲切友好地说：我是教书人，能去培养教育一批盲人，更感到我肩上担了些东西！

吕骥谦逊地说：刘大教授正统音乐传人，很了不得，当年我在上海听说你们在协和礼堂隆重举行的“刘天华遗作演奏会”很成功，你北茂第一次登台独奏刘天华名作《病中吟》，艺压群芳，从那时起，大家就记住了你的大名！

刘北茂笑貌展露着说：吕主席，说客气话了，我是占了先兄的一点光芒，大家给我面子而已！

吕骥停歇了一下，又接着说：你有悟性，你所演奏的《病中吟》，别人无法苟同的！

刘北茂脸上有些汗涔涔，他用手抹了一下，转而也说：当年我们在北京也听说你们上海文化界在金城大戏院为聂耳的逝世，举行了一次追悼会，你指挥女工夜校的歌咏队，演唱了聂耳的《新女性》，这可是我们中国工人第一次登上舞台，第一次演唱表现自己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歌曲啊。据报上说演出由于有了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音乐活动的基

础，这次演唱取得了成功。

看起来吕骥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他当即用回忆的口吻说：在我们教她们唱《新女性》这首歌时，我得到许多新的感受。比方，开始对她们讲，这首歌曲不仅反映了她们受剥削受压迫的生活，而且指出她们奋斗的方向。要求她们齐声轻读一遍歌词的时候，要具有欢畅而肃穆的精神，要让人看到掌握真理后，其身上顿时会产生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时，使我觉得完全不是几十个人低声轻读，而是亿万人气势磅礴的呐喊，是阶级的怒吼，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这是事前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吕骥顿了顿再接着说：这些以现实主义为指导而创作的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歌曲，真正和劳动人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工人结合了，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应，成为他们的心声。这个新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聂耳的歌曲开辟了音乐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广阔道路！

接下来，刘北茂又无比澄澈地提到那年秋天，吕骥他们搞出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很现实的一出小戏，可见作者的敏感。吕骥就饶有兴趣地介绍说：当时戏剧家崔嵬要排演这出街头剧，是反映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东北人民被迫到处流亡的痛苦生活。剧中有一卖唱谋生的小女孩，剧情要求她唱一首歌，崔嵬请吕骥写。因为是卖唱艺人的演唱，应该类似民间小调。吕骥考虑既不能完全按旧小调的格调写，又不能写成群众歌曲，而应是接近小调音乐风格又有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的歌曲。于是他创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它既有群众听来熟悉亲切的传统音乐的音调，又抒发了抗日救国的感情，并适于一般演员歌唱。因此，在该剧演出后，很快就传播开了。

刘北茂笑呵呵说：所以还是你吕主席了得，你在音乐创作方面，曾与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一样，形成了中国旗帜鲜明的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你涉及音乐活动、创作、表演、民族音乐、美学、音乐史等多个领域，留下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理论研究；在音乐教育方面，你在中央音乐学院初步建立了中西兼备、专

业较全、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新型音乐教育学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石。在你面前，我还差多了，真的感到惭愧！

这次谈话给吕骥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他觉得刘北茂为人非常谦和，是一个顾全大局、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忠实于事业的人。这样刘北茂便于1955年到1957年，临时到中国盲人音乐训练班任教了，后来培养出了甘柏林等一批著名的盲人二胡演奏家。

对于教师，教授盲人拉二胡，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北茂绝不计较困难有多大。他同情盲人们失明的遭遇，分外耐心地进行教学，获得盲人学员由衷的爱戴。这些盲人学员且均是一些双目失明、年龄较大的荣誉军人、劳动模范和盲校送来的学生，学生们虽然爱好音乐，可音乐素养、基础知识以及接受能力都较差，给教学上带来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有人认为培养这些盲人是“白费蜡”，是“无意义的工作”。

然而刘北茂则有另一种认识，他拿老家无锡瞎子阿炳做例子，觉得音乐是时间艺术，看不见事物表象，不等于感受不到事物的存在。当时有不少好心人劝告他，训练班地处偏僻，房屋简陋，生活艰苦，但他知道教师的职责，更懂得教师这支蜡烛燃烧的意义。他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借调担任盲人训练班的二胡教员。去后第一天，就在院墙旁为盲人训练班的学生们演奏了二胡曲，很朴素地上场，一身浅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死死的，右手拿了一把二胡，左手提一张靠背椅。搁下椅子后就微笑着向同学们打招呼，他说：你们已经感觉到我到场了吧，对，我已经站在你们前面，我穿的是布鞋，从你们的边上走过我没有踩出大的脚声，这对一般人恐怕感知不到，但这对你们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们的感知是胜过一般人的，你们是天生的音乐知音，下面我就给大家演奏二胡曲，望大家批评指正！他坐到椅子上，将二胡搁在左腿了，低着头，拿弓的右手先推一点，然后小拉一点，接着他一双干瘦的手开始运作，右手提做了一个入弓后的大拉开，左手的各个手指则活动在弦丝上。有一种感触的东西让人兴奋，学生们



1956年，临时借调中国盲人训练班期间，与夫人郁南华于盲人训练班宿舍前合影。

天天督促检查了。再说，我和你娘吃食堂，也不用自己去办伙食，荒凉一点倒无所谓！

这时郁南华去食堂将饭菜打了回来，一荤两蔬一汤，加上几只馒头，育辉饭量大，母亲特地多打了好几只馒头，三个人就着菜汤吃起来。育辉吃得快，一下吃了三只馒头加一碗汤菜，吃得满头大汗。

待父母搁了碗，育辉说：爹娘，我给你俩拍张照片，就在这门口，将来也好留取点印记！

母亲惊喜交集地说：你借到照相机了？

育辉也兴致勃勃说：借来了。他进房内包裹取照相机。

郁南华平时是较爱照相的，只要有机会，她都会争着去照，现在儿子借了照相机，她就要让儿子多拍几张了。她兴奋异样地打了一盆水去内间洗脸梳头，出来时已经换浅黄色斑纹的旗袍，一双系带的咖啡色皮鞋，她手里还捏了把梳子，不用说她是替北茂作整理之用，北茂也乖巧地将身子侧向妻子。

育辉在室外等父母入镜，父母跨门口的三步台阶出来后，育辉就

的耳朵聆听到后，一个个被一把二胡营造的氛围所陶醉。

送父母亲来盲人训练班的北茂家的育辉，在学校外的野地里转了一转，回到父母的住所，见了父亲就说：爹，这里太荒芜了，我走了三里路，才见到有一家小卖部，无非是一些食盐酱油大头菜萝卜干乳腐火柴煤油之类，连小号电池都没有的。育辉已经成为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眼睛上架了一副近视镜，样子很斯文。心情好像有点沉重，担心父母亲在这里住不惯。

北茂一副无所谓样子说：学校就该搞个清静的地方，这样也省得老师

导演着父母站势，父亲个子比母亲高许多，育辉想出让母亲站立门口的麻石台阶上，这样头部位子就齐平了。

刘北茂在盲校是很同情盲人们失明遭遇的，在教学上，他分外耐心地进行教学，音乐训练班有位侯臣同学，他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失去了双眼，此时头部还残存着未取出的弹片。虽然他酷爱二胡，因记忆力差，经常头痛，学业进展很慢。自己都开始抱怨起来。

为此侯臣十分焦躁，会无端地在教室内走来走去，眉毛拧成了“川”字，还要自个用把掌扇打自己耳光。刘北茂见了心灰意冷的这位同学，耐心做他的工作，还不厌其烦地给他作个别辅导，三番五次到他的宿舍，总是耐心热情地给予指导。连侯臣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刘北茂宽厚待人，严格教学，激发了盲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信心。著名盲人二胡演奏家甘柏林是刘北茂的得意弟子，学琴时间长，基础较好。他对人家常说这样一句话：技能改变命运，勤奋实现梦想！一次，刘北茂老师调他去帮助别的学生练琴，可盲训班的那些同行领悟能力太差，教授十遍都不行，甘柏林嘟起小嘴作抱怨。

有次他就流露出了不耐烦情绪，刚好让刘北茂老师路过时发现，刘北茂就轻手轻走到甘柏林身旁，拉他出了教室，在一个背景是一块太湖石的天井里，他对怨天尤人的弟子说：柏林，刚才你冲他们发牢骚了吧，不能啊，记住这些英雄是为人民流血致残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里包含着他们的血汗；他们学习上有困难，可他们有不畏困难的精神，我们恰恰要学习这种精神。甘柏林对刘先生像对自己的兄长，有什么话也不藏匿，当时他内心也存在着悲观思想，也不拐弯抹角，就对老师说出自己的顾虑：刘老师，我觉得我们这个盲校来的学生，虽然有能力强学好音乐，但出路难寻，哪个文艺团体会让我们这些瞎子去工作？

刘北茂眼睛刚好望着无一丝云的蓝天，这时听后，立即收起慈祥目光，脸孔一板对甘柏林大声说：甘柏林同学，自助者他助，想想你本人的成长之路，你要端正人生态度，你们本领学到了手，还愁没吃

饭的地方，不去说古代的师旷，也不说双耳失聪的大音乐家贝多芬，就说我们老家无锡的瞎子阿炳，他不是靠一把二胡吃饭的，他在那样的情况下，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阿炳是在旧社会，你如今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不能消极，那样会影响你进步！甘柏林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混乱，当场对老师表示，从今一定不再胡思乱想，一门心思拉二胡。之后甘柏林思想观念大为改变，对同学们的帮助更投入，自己技术上也获得了迅速提高。

半年后，刘北茂再次找甘柏林谈心，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语重心长启发弟子：柏林，你拉二胡，只是熟练，缺乏风格，要想让自己的演奏成为百花园中的一朵花，就得有特点。你一味追求揉弦的甜头，就像总给人吃糖一样，人家会腻的，要像做菜一样，有多种佐料。好的演奏，应该是给人各种味道，然后再磨砺出自己的独到风格。

甘柏林与北茂家育辉同庚，湖南省长沙人，自幼双目失明。1946年春进长沙盲校，跟武泗玉（盲人）老师学习二胡、笛子、扬琴，1947年专攻二胡。1950年，在湖南广播电台录制了二胡独奏曲《空山鸟语》《光明行》，被称为“少年二胡能手”。1951年，被保送南京盲哑学校，随宋廷亮（盲人）老师学习二胡，期间曾得到二胡演奏家张锐、甘涛老师指教。1955年被选送北京中国盲人训练班音乐班，随刘北茂教授学习二胡，并得到蒋风之等先生的指导。

第十一章

一、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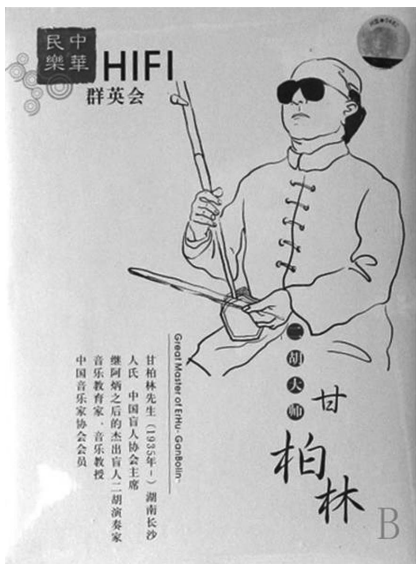
这时从黑龙江北大荒南归途中的陆景冈，到位于天津河东的中央音乐学院找到刘北茂家，师生见面，兴奋异常，陆景冈接受了老师热情周到的招待，夫妇俩还特地要继承音乐事业的次子刘育熙回家来作演奏小提琴。

此时，陈泽民给18岁的张亮传书，因张亮写了一篇小文《探讨二胡》，乐友陈泽民认为好，将此稿件带给了刘北茂。就着这个因缘，张亮有幸结识了一位令他终生难忘的学者。

那时，张亮在杭州，正处在一个困惑的时期：辞去了省航运局办事员的职位，准备报考大学，为此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与北茂书信封往来，成为他精神上的支柱。

那时期，北茂豪情满怀，礼拜天就邀上一帮同事搭上妻子去泛舟天津水上公园了，结束回到公园出口处，还让同事替他俩拍了张半身合影照，北茂白衬衫，小分头梳得顺滑。郁南华是一件带斑点的短袖衫，戴一副圆框眼镜，一只大盘子的麦秸草帽挂在背后，两人带着很自然的微笑，从笑貌中，之前的艰难困苦早已被家庭的温馨化蝶成茧，留于心间的是对过往那一声声瀑急奔流不息的呼唤。他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就像年少时，将稚拙的岁月别在琴弦上，系于旗袍边，滟潏于青春飞扬的浅浅笑意里。

此时，北茂创作充满激情，在完成了一首表现在新中国阳光下，人民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节日情景的《欢乐舞曲》和描写解放后生活在



甘柏林在演奏（白描）

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同胞们，歌唱他们幸福美好的新生活的《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之后，他又开始尝试以C调创作“凡字调内弦把位练习曲”《独弦曲》。全曲用二胡里弦演奏，较为深沉地回忆着过去苦难的日子，又抑制不住欣喜激动的心情，联想到光明幸福的今天，乐曲充满了感慨之情。

1956年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中国音乐家协会确定刘北茂先生演出二胡独奏，可节目单排出来后，刘北茂却多次找音乐界的

负责同志交谈，主动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为培养盲人青年，他推出甘柏林去参加演出。在这次音乐周期间，甘柏林演奏了《二泉映月》《怀乡行》等曲目，博得了“青年二胡演奏家”的称号。

北茂夫妇在繁忙的演出与观摩活动中，挤时间于中秋那天，在京郊一所盲人训练学校中，会见了书信弟子张亮。第一次见面，北茂就像遇到的老熟人一般，慈爱地招呼说：张亮，我们的理论家，来拉一曲吧！张亮就不能再谦恭，他拿过一把二胡，向北茂夫妇，还有门角一位盲人鞠过一躬，就开始演奏。张亮后来才知道那位盲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甘柏林，刘北茂老师的高足。

那晚，北茂还在清凉如水般的月色中，拄着木杖在老伴郁南华相扶着送张亮到郊区车站。这之后，北茂有许多二胡曲新作，都向这位弟子邮寄，曲谱上都亲笔写着题签。张亮收到后，经过试奏，也把感受向老师作了汇报。过了些时日，刘北茂被借调到安徽一所艺术院校任教，他即发去一封长信邀请张亮去安徽作他的助教，但是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已使弟子在劫难逃，不久，听说被迫离开浙江歌舞团，去农村劳教，一晃就是25年。这是后话。

二、他们给北茂当“业余学生”

那时，刘北茂心目中还不仅考虑甘柏林一个盲人，他想到了大群的盲人二胡学生，为这些同学在一定时期内达标结业，训练班任务艰巨紧迫，此时北茂尽管有甘柏林做为有力助手，但还嫌力量不足，于是他冒着炎夏酷热，亲自去中央歌舞团，先和他在南京古林寺音乐学院的学生吴大成说明来意，邀请周荫楠等几个在不妨碍工作的情况下，大力义务支援对盲人训练班的二胡辅导工作。后来周荫楠、郁玉昆去了，人手还是觉得不够，又去邀请天津和青岛调来民乐队工作的赵庭芳和于维通二位演奏员，全部到齐后，就由吴大成率领去进行二胡技术辅导工作。北茂非常重视并认真地对待及安排了这项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要求来技术辅导老师“要细心、耐心，困难片段要反复讲懂，要示范，要有爱心，你们有技术经验，工作一定能做好的！”语气慈祥 and 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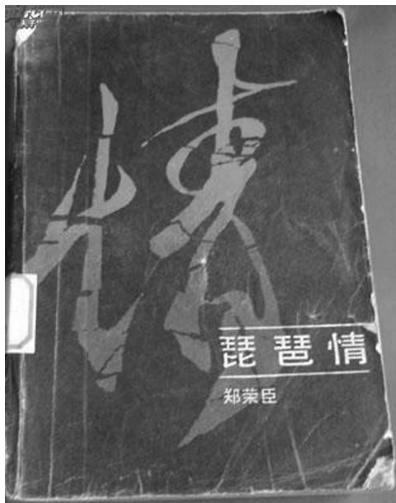
这一年考进北京盲校的郑荣臣因幼年曾学习过音乐、曲艺，入学后便被选入校民乐队主拉二胡。当年冬天，中央电台要录制学校的两支民乐合奏曲，校方请北茂亲自作指导。北茂听过一遍郑荣臣的试奏，就走到他面前，亲切友好地说：小朋友，请你按刚才的样子单独拉一遍好吗。郑荣臣依言做了，北茂温和地问：你是跟曲艺艺人学的琴吧？郑荣臣点点头，北茂笑眯眯说：你拉得不错。不过你要明白，合奏要的是整个乐队的效果，每个人必须严格按分谱演奏，不能随意加进自我表现的东西。郑荣臣虚心地回答说：我记下了。

这次排练后，北茂就将郑荣臣留下了，还问：你愿不愿意跟我学琴？郑荣臣连连回答说：我愿意！当时甘柏林已做为青年二胡演奏家享誉全国，在盲人中影响颇大，能跟他的老师学琴，自然是每个人的福分。于是，郑荣臣脆生生地就叫了声“老师”，便恭恭敬敬地鞠下一躬。北茂抚着郑荣臣的头说：好，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学生了。记住，每周日上午九点半带琴到我家里来上课。

曲艺艺人教琴皆凭口传心授，只要音对就行，根本不管拉琴的姿势。初次上课，郑荣臣只能从头学起，持琴、运弓、指法，北茂一遍遍地讲，手把手地教，从准音练习拉起，接着就是刘天华先生的练习曲。拉过7条练习曲，郑荣臣又耐不住了，于是偷偷拉起了《良宵》。拉过8条练习曲回课时，郑荣臣终于出洋相了，北茂第一次对郑荣臣板起了面孔。他问：你上周是不是没练琴？郑荣臣怯生生地答：练了，每天至少两个小时。北茂不悦道：为人要诚实，没有练就是没有练，怎么能说谎呢？搞艺术是一项严肃的事业，不下功夫怎么行？郑荣臣委屈地说：练是练了，只是没拉第8条，我拉了《良宵》。北茂要郑荣臣拉给他听，听后，他缓和了语气说：你没说谎，是我错怪了你。不过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拉哪支曲子，老师都是有严格的教学计划的，就像你念书一样，三年级能做六年级的题吗？要循序渐进，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不能浮华呀！郑荣臣红着脸使劲点着头，从此再不敢自行其事了。

拉完20首练习曲，郑荣臣开始插学《偶感》《花欢乐》《小花鼓》《良宵》等曲子。每学一首，北茂都先讲明乐曲创作的背景、表现的意境，再让郑荣臣回去背谱试奏，然后便一段段地指导示范。当郑荣臣拉完了《光明吟》那天，北茂对郑荣臣说：我在这儿的的教学任务已经

完成，明天就要走了。我给你定了个练习计划，回去请老师念给你听，就按这个计划练下去吧，你悟性好，肯下功夫，会学成的。就是那一天，郑荣臣依依不舍地含泪拜别了可敬的师长。郑荣臣后来不但继续苦练二胡，而且学弹钢琴，更迷上了作曲。小学毕业后，为了取得专修音乐的资格，他又只身前往沈阳盲中求学。不料刚刚到校一个多月，就在一次建校劳动中碰伤了左臂和左食指，又一次落下



《琵琶情》封面

终身的残疾，自此，也不得不结束了个人的音乐梦。

这时刘北茂认为真正的帮忙和助残，就是让要让郑荣臣有尊严地活着，而自立自强才是唯一的途径。他开导人家，音乐搞不成，还可以尝试搞文学写作，一语指导意义非常实际，后来郑荣臣果然不出所料搞起了文学，为了让这段难忘经历获得传扬，他转型主攻文学创作。之后是三年废寝忘食的电大生活，他的学习付出了常人所无法想象的艰辛，但他觉得生活变得充实而富有意义。正是这三年的学习，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不久，郑荣臣的第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琵琶情》几经曲折问世，写作过程中，他还与刘北茂有过几次电话联系，刘北茂对弟子说大担写，要避免概念化、浅尝辄止地塑造人物，从更深的层面去挖掘人性，要考虑一定的故事性。

1984年这部小说在《当代》杂志发表，1988年7月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盲文版的单行本，文艺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同行们说有关音乐的描写十分内行。已评定为盲人按摩医师的柏大林，得知盲人作家郑荣臣的长篇小说《琵琶情》的盲文版出版了，立刻给黑龙江广播电台写了封信，毛遂自荐来担任播讲任务。9月中旬的一天，柏大林在妻子的陪伴下走进录音棚。就这样柏大林一边手摸盲文，一边播音，他成为我国广播史上盲人播讲长篇文学作品的第一人。

《琵琶情》是我国第一部由盲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以一位盲人音乐家坎坷经历为主线，反映盲人的现实生活，小说一面世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被译成英、法、西班牙等多国文字。郑荣臣还深入研究了社会学，把社会学领域的问题与文学结合，以文学手段说明社会问题，写成了反映残疾人家庭、婚姻问题的纪实文学《爱也艰难》。到目前为止，他写作的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共计约150余万字。谈到今后的创作，他说自己正力图跳出残疾人题材的圈子，广泛地深入普通人的生活。

1956年，盲校的小乐队在一次演出中获奖，电台要给小乐队的节目录音，请北茂老师给予指导。鲍新艺是小乐队的一名成员，这是他第一次聆听刘先生的教诲。北茂在指导中发现这个小乐队因没有经过



1957年6月，刘北茂于天津中央音乐学院

正式训练，基本功很差。可北茂丝毫不嫌弃他们，而是耐心地从最基本的知识教起，从指法技巧到感情的处理，边讲解边示范，一小节一小节地练，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们练熟了为止。整个过程，他的表情十分虔诚，这是他在拉二胡时的专用表情。在一个多月的指导中，他从没有表示不耐烦，更没呵斥过谁。他们演奏的节目，成为电台保留节目，还用来进行中外交流。北茂为他们的演出付出了汗水和心血，他们从北茂老师那里学到了技艺，也学到了他的为人。

后来学校将鲍新艺和贾盛云推荐给了北茂当“业余学生”。说是业余学生，实际上北茂对他们比对正式学生还要耐心负责。当两个孩子称人家教授时，他说：教授是职称。这样称呼不亲切，还是叫老师好。从此，他们就改称他刘老师了。北茂个别指导了他们近一年时间，每星期日两个小时，从不间断。任何报酬都不提，连一盒烟也没给过。每次去，北茂夫妇对他们还特热情。北茂耐心地教他们基本功，从弓法、指法到技艺，从音乐知识到感情表达，手把手教他们。一开始，北茂让他们用刘天华先生的练习曲进行练习，当他们感到练习有些困难时，他将自己谱写出的“小品”，如《偶感》《小歌》拿出来让他们练习。当要学习F调的指法时，他又让他们演练他的作品《春舞》，他还问他们是否在练习中体会到有舞蹈的韵律。他指导他们到能够演奏他的作品《小花鼓》、刘天华先生的《良宵》为止。

北茂的作品就像他的为人，总是让人精神振奋，受到鼓舞，激励人们有所作为。鲍新艺和贾盛云是残疾人，老师的好品德对他们产生

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早年师从天华先生的熊乐忱，催空来到北京郊区看望刘北茂，熊乐忱见盲训班地方偏僻，房屋简陋，生活艰苦，而北茂却表演出一种少有的精神愉快，毫不以为苦，更不以身为大学教授而感委屈。当场还很高兴地叫来学生甘柏林作表演，汇报他的教学成绩。那时甘柏林在北茂的教导下，已表现出不凡的才能。甘柏林在后来能成为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是与北茂的精心教导分不开的。刘北茂不仅为民乐界大师，其成就早已超越单纯的音乐艺术影响，他的人格魅力也值得称道。在他面前，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想偷个懒都不行。

刘北茂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对学生的教育常采取鼓励的方式。

刘北茂对经济困难的学生也常常给予帮助，冬天的时候，学生们的手经常被冻裂，他曾给学生周美玲、孔富明等买润肤油。学生们很敬佩他，也很感激他。两年后，刘北茂离开盲训班，人虽然离开了，可他们师生间的联系仍一直存在着，彼此关心，相互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

三、借调安徽任教

在盲训班短期任教后，刘北茂再次调回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此时他已年过半百，且已出现双腿瘫痪的前兆，行动很不方便。如果向组织提出继续留职在本校的要求，肯定也获得照顾的。可他就是不肯将自己的疾病当回事，为了使附中一些学生更好地掌握技术，他常常放弃休息日为学生们加班上课。有一件事至今让张强难忘。是那年期末考核前的一个星期天，他正在睡懒觉，忽听同学喊道：刘老师来了！张强往窗口上望去，步履艰难的刘北茂老师，不顾带病的双腿，手里拎着二胡，正一步一步从操场那边向宿舍这边走来。那时刘北茂的住地离学校宿舍有好几里路，为了他们这些学生能考出好成绩，带着年迈多病的身体，放弃休息为学生们来加课。

他在课堂教学中常常要用他二哥去天桥向民间艺人学习的事例，

要求同学们有不耻下问的学习作风，努力再努力！

1957年的中秋节，两个儿子都从学校回到了位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家中，又一次算全家团聚。郁南华突兀地与老伴讲：寿慈，我们趁此机会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吧。鬓角已有不少白发的刘北茂，一时没反应过来，怔了怔，随即就莞尔一笑，表示了赞同地说：照全家福好，可我穿那一件衣服呢？装腔作势，还皱了一下眉心。郁南华笑容可掬说：天热着，穿衬衫就行！四个就一起步行至照相馆，照相馆的摄影师傅见来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架着近视眼镜，就对刘北茂说：老先生，你一家看看就是文化人，他们兄弟俩长得真像个双胞胎，都英俊斯文，像你，想来你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

刘北茂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漂亮，他们是随母亲相，你看看，我的眼袋多大，他们没有的，戴眼镜也是随母亲。全是四眼狗！在家人前，他是喜欢说笑的。

摄影师傅看看，就在笑声中做着调焦，最后捏定了快门的气囊。拍下了那一个合家欢的瞬间。

这一年年底，刘北茂临时调离中央音乐学院，走之前几天仍旧是一丝不苟给学生们讲授和示范，尽管身体不好，教学中却总是满腔热忱。他对学生说：搞事业和做学问应当像做人一样，感情要真挚，演奏要朴实，切忌用技术去吓唬别人。这不仅是北茂教诲年轻人的肺腑之言，也是他高尚人格的真实写照。



1957年的中秋节全家合影于天津，后右为育辉，左为育熙。

由于自己临时调离，带教的学生张强，他也绝不敷衍塞责，就将自己的学生去委托给了方堃老师

带。这时张强才12岁，方堃在张强身上，就深感北茂对二胡演奏的基本功要求是严谨的，特别使他感到钦佩的是北茂给学生在艺术创造方面总是留以广阔的余地，张强在这方面受益不浅。让他在后来二胡演奏上成就卓越，不能不说与北茂对他的早期教育有着深切的关系。

胡瑞林考入艺校时只有15岁，她家在外地，合肥举目无亲，北茂没有女儿，自己孩子又不在身边，因此，夫妇既把胡瑞林看作学生，又视同女儿一般对待了。胡瑞林也常为老师家做点事，小姑娘很可爱，机灵，进门就抢着做些事，比如洗菜剖鱼，剥胡葱、剥蒜头。让有旧病复发的南华顿感好了的错觉。天长日久，习以为常，胡瑞林便整日地泡在老师家。由于胡瑞林练琴刻苦，又能随时得到老师的指点，因此进步比别的同学快，这也是北茂老师特别喜欢疼爱胡瑞林的主要缘因。

北茂对其他学生也是一样对待的。他的一个年龄最小的学生，那时只有13岁，冬天有尿床的毛病，尿了床又不会收拾，就躲着人哭鼻子，北茂踩着咯咯吱吱的积雪来了，推门就闻到尿臊气了，墙角处有学生在哭泣着。他笑了笑说：唔，怎么啦，尿床了，没有事，我让家人来洗晒，你去上课吧！北茂上去就将湿被抱了走了。后来刘北茂还经常为这个小同学开中药配方，花了好些时间到图书馆查了好几本医书。治好了人家尿床毛病。

1958年，在他再次服从组织安排，借调至安徽艺术学院任教。那次，刘北茂还与学生们谈起有关灵感的话题，他说：灵感是指人之临场或临时由心念作用而产生的一种感觉。人之心念在驱动心智运转时会产生各种的感觉变数，这种感应下获得的感觉，称之为：灵感。因此，每个人都会有产生灵感的经验；不过，有些灵感是有用的，有些灵感是没有用的。当然，只有通过深思熟虑，自我才能对有价值性灵感的到来有所感悟；这时，我们就能够借助自己心念的作用，在机会来临时并牢牢地抓住它。而对于思想的形成和有价值性灵感的到来之说，北茂认为都是一个人长期进行意向思考的结果。为了激发灵感，我们必须去寻找灵感。虽然，灵感的来到就像是“幻觉”一样，稍纵即逝，且难以捕捉。不过，只要有意识地去寻找，就能够找到这个

蛛丝马迹。精密、系统、敏锐地观察与思考，可以让我们抓住那些重要的信息内容，在这一思考的过程中，就能寻找到突发的灵感。话题太抽象，没有引起学生共鸣，自此北茂改变教学方法，他将此类话题用形象化的语言作了解释。

安徽的这所艺术学校创建于1956年，起初主要的二胡导师是陈振铎教授的亲传弟子张阳生，不料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遭到劳教处理而离任。

他培养的一些学生如陈长桂、王懋盛、柯明德等，虽未毕业，就担任了学校演奏和教学的重任；戏音科的王永龙、孙道远等也是挑起演奏和教学的重任。再次服从组织安排，借调至安徽艺术学院任教。由于精神系统的共济失调，他已出现双腿瘫痪的前兆，行动很不方便。当时学院刚成立，师资极缺，第一学期基本没有正式上课，刘北茂就拄着拐杖，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亲自到院部教务处主动查阅新生中学习二胡专业的学生名单，再去每个人的宿舍一一访问，给予勉励和指导。

这一年，学校从西郊九里沟迁至屯溪路新校址，并升格为安徽艺术专科学校。这正是安徽唯一一所专业艺术学府大发展的良好契机，然而学校缺乏专业教师，特别是缺乏有经验、高水平的教师，二胡教师更是奇缺。学校不得不把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送往上海短期培训。

刘北茂的到来，就弥补了学校这个缺陷，因为刘北茂是一位极负名望的、经验丰富的，又和刘天华有着最深厚、最亲密渊源的高水平的导师。他的到来，为以后安徽民乐与二胡事业的发展带去了新的、最强劲的东风，也为后来学校进一步升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学校实际情况，解决教学燃眉之急，北茂首先抓住问题的症结，着力精心培养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努力扩大提高民乐教学的师次队伍。最早重点培养了陈长桂、王懋盛等老师，继而又有李子贤、杨自真等老师随其学习深造二胡。陈长桂、王懋盛等在北茂先生的潜心指导下，成了当时安徽著名的青年二胡演奏家和学校骨干教师；李子贤在北茂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不仅教学和演奏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还创

作了十数首少儿二胡乐曲（练习曲），丰富充实了学校的二胡教材。这批青年教师后来培养了大批学生，为安徽民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不久，学校又招进了童文忠、陈家驹、陈明香、郑世堂等第一批二胡专业学生。这是北茂到安徽任教的首批正式学生。在北茂老师的教导下，他们之中有的成为学校优秀骨干教师，有的成为省内外文艺演出团体的骨干演奏员。

四、与同事交谈最多的话题是民乐的发展和创作

此时由于精神系统的共济失调，刘北茂的双腿病患更加来严重了，最后导致行动上的不便。当时学院刚成立，师资极缺，第一学期基本没有正式上课，刘北茂就拄着拐杖，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亲自到院部教务处主动查阅新生中学习二胡专业的学生名单，再去每个人的宿舍一一访问，给予勉励和指导。

刘北茂与同事交谈最多的话题是民乐的发展和创作，他谦虚好学，对二胡曲创作锲而不舍、不断追求的热情，使熟识他的人深深感动，也由衷敬佩。同事沈念慈和北茂成了忘年交后，两个再谈起艺术来，免除了多余的寒暄，有时北茂竟让他为自己的作品发表意见，以供参考。沈念慈从北茂身上逐渐学到更多可贵的品格，北茂对生活、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往往让人觉得他还像个少年。有一次，他们谈到二胡曲绝大多数都是写给成年人的。沈念慈便当场建议北茂以合肥著名公园“逍遥津”为背景，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右一）下基层

写一个带有儿童风格的乐曲。便立刻引起了北茂的兴趣，因为当时他正教了几个中专部的少年学生，正构思着给这些少年写点新曲子。刘北茂很快写就了《快乐的逍遥津》。这首乐曲在教学中效果很好，深得学生喜爱。北茂的创作始终是从生活的真切感受中捕捉灵感，创作的乐曲始终服从时代的需要。他从不考虑个人名利，他总是看到生活中乐观的一面，因此，他对生活中的新事物总是那么热情支持。北茂的童心和艺术的真情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过程。

1959年10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亲临刘北茂所在的学校，参加跃进誓师大会，要求全校师生员工大干快上，力争在三、五年内赶上国内师范院校的先进水平。这时期，学校陆续招收了一批二胡专业学生。

这一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的闫玉敏，被分配到安徽省艺术学校工作。从北京到安徽，出了大学门到工作岗位，是一个新的环境，人生地不熟，思想上很感孤独。有一天，闫玉敏在校园里散步，迎面走来一位和蔼可亲，年近花甲的老人。当迎面站定后，老人首先笑眯眯地作自我介绍说：我是音乐系的，姓刘，名北茂。接着又问闫玉敏：你是新来雕塑系的老师吧？你们雕塑系主任滑田友是我的侄婿。你一个人刚来这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常到我家来。北茂的简短话语，顿时使闫玉敏感到非常温暖，在这陌生的环境里，总算有位关心自己的老师了。初次相识，就给闫玉敏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闫玉敏因工作需要，被借到江苏淮海纪念馆工作，就很少去看望刘北茂老师了。她后来回忆说，什么都可能遗忘，但刘北茂的和蔼可亲是忘不掉的。

人生真有巧合的机缘，几年后闫玉敏的四妹周士璟竟然成了刘北茂的儿媳妇，嫁给了刘育熙。不幸的是周女士于1989年9月英年早逝。

1960年，学校升格为安徽艺术学院，招收中专班二胡专业学生宫占新、张步东等人；大专班二胡专业学生张仕安、张斗武等人和本科班二胡专业学生王学林、王祥宝、魏化固等人。此时安徽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受重大的自然灾害，刘北茂夫妇坚守在安徽和大家一起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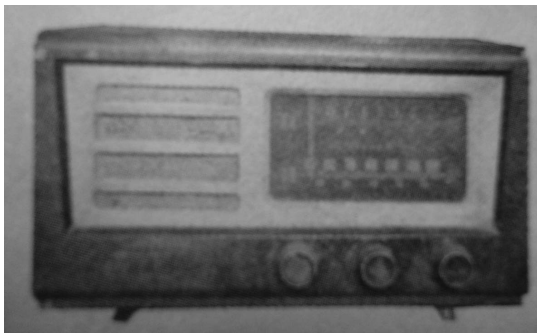
度灾荒。当时北茂每月享受组织照顾给高级知识分子的糖果，可他家却舍不得吃，都分发给学生们吃了。他们家偶尔做点好饭菜，北茂也总要给学生们留着，等学生去上课时，看着学生们吃下。

一次，陈家驹同学去上二胡课，课毕这位学生很难过地告诉刘北茂老师，自己因为没有五角钱买一根琵琶缠弦，已经一个星期在用没有第四根弦的琵琶练琴了。北茂夫妇听了，当场子给了陈家驹几块钱，让他赶紧上街去买。

学生们虽然都远离家乡，但在北茂夫妇无微不至的关怀中，都能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而北茂夫妇却终因长期营养不良，双双身患浮肿，卧病在床。其时，个子不矮的北茂，体重减到仅有52公斤，有时夫妇每天只吃一些混了野菜、树皮的杂粮。有一天，郁南华将家中仅剩的一点米煮成稀饭还要分成两顿吃。而这时恰好家门口来了一个讨饭的农村妇女，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母子三人骨瘦如柴，异常虚弱，看来已经有几天没吃饭了，这时北茂会对妻子南华说：我们少吃一碗饭不会饿死，给他们一碗却能救活一家人。南华就将一碗稀饭送给了他们，存下的一碗，南华再加水重煮，谓“薄郎汤”，夫妇俩要吃一天。

那天，夫妇俩还就中国和前苏联分裂、前苏联专家回国的事件，后来搞“大跃进”，“青菜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等事由，大谈了一通，刘北茂这非常尊重历史了，他客观公正评价说：苏联专家对中国的建设发展的确发挥过较大作用，他们在工作上讲科学、讲程序，人也都很幽默，但我们国家的人往往容易走极端，要不就是“老大哥”，要不就是“老修”。南华是站在丈夫一边的，她说：真话也只能在家说说，到外面你还是要与上面统一口径。刘北茂心领神会点着头。他脑子里幻境似地出现了1927年二哥每周去跟俄国人托诺夫学小提琴的事儿来。他便自言自语一句：虽然苏联人在金钱上较真，上课费一点不能少给，可人家琴艺上没得说，现在不能应两国不好了，就说人家坏话，就是以后有人写小说，也不例外，不能政治先行，来他个简单化、脸谱化，一定要真实地反映历史情况。

一年以后，安徽老百姓生活略有好转，那个要过饭的妇女一直念



刘北茂常用这样的半导收音机听广播

念不忘刘家的恩情，又来到刘家附近找到恩人，一进屋，就将一篮子花生扣在地上，扑通一声跪倒，感谢刘家的救命之恩。

其实，刘北茂一家能接济人家一点，也完全靠着几十年来南华的节俭持

家，一家人也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北茂常说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旧社会，扛过了物资贫乏期的那个年代，知道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特别注重节省。衣服够穿就好，不去一味追求流行；袜子破了不影响使用就补补再穿。贤淑能干的南华常向邻居推荐她买东西的诀窍。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专买反季节性商品。

那几年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恢复调整时期，安徽又是重灾地区，同学们都吃不饱饭，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北茂家里的生活也很困难，很长时间难得吃一次荤菜，但北茂情愿自己吃苦，也尽其所有关心帮助学生，经常留给同学吃饭。有时让老妻把冷馒头用油煎一下，他再拄着手杖送到练琴房去给饥肠辘辘的学生们充饥。他自己为了抗饥饿，就吃一点盐渍黄瓜喝一点开水，有时精神会餐法，打开一只半导收音机听广播，自从到了安徽，入乡随俗，他喜欢上了听黄梅戏。这一天，广播里在细音慢语播送着一个老唱段：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耕田来我织布，
我挑水来你浇园。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夫妻恩爱苦也甜。
你我好比鸳鸯鸟，
比翼双飞在人间。

听完，刘北茂就跟着广播哼咏上了。

刘北茂在教学上辛勤育人，不囿于二胡学科的狭小范围，而以广博的艺术修养和细致严格的教学，为我国的高等音乐院校和艺术演出团体培育了一批高级教学、演奏和理论研究人才。在长期的艺术活动



黄梅戏《天仙配》插图

中，他曾于1961年参加文化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二胡、琵琶教材会议二胡教材的审订工作，会议结束时，与会代表分三组拍合影照，他和蒋风之、陆修棠等代表合影，照片上方写着这样文字：全国音乐（艺乐）学院（校）二胡琵琶专业教材会议琵琶组全体代表合影1961.9.3上海。

蒋风之比北茂小5岁，出生在江苏宜兴后留墅村。从小就喜欢音乐。10岁时就吹得一手很好的笛子，12岁时又迷上了二胡，15岁时，认识了仲裁委员会储师竹，他的二胡水平迅提高。1929年，拜刘天华为师，学习二胡、小提琴。在长期的演奏实践中，他保持了刘天华创立的基本风格，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决不故步自封。他认为：学习一要认真学，二要创造性地学，不要匠人式的学。著名的二胡独奏曲《汉宫秋月》，就是他创造性地学习后所创作出的传世之作，此曲奠定了蒋氏二胡学派的基础。他创作过歌曲《南归》、二胡曲《长夜》，整理的古曲都有创新。他还对传统的二胡进行了改革，使原来的龙头形改为月牙形，改原来的圆琴筒改为哑铃式，他创造的“蒋氏二胡”和“蒋派二胡艺术”都是不断推陈出新的产物。蒋风之后来从事音乐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声誉中外如项祖英、唐毓斌、张韶、王国潼等二胡演奏家，尤其是项祖英，他集“南陆（修棠）北蒋（风之）”之长，又



1961年刘北茂与参加文化部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二胡、琵琶教材会议二胡教材的审订工作会议的与会代表合影。（左五为刘北茂，左六为蒋凤之，左四为陆修棠）

创“项派二胡”之新声，推进了二胡的发展。

陆修棠（1911年—1966年），字懋南，江苏昆山人。二胡演奏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界称之为“二胡圣手”，历来有“北蒋南陆”之说。他早年肄业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国乐选科。1932年8月，他应聘

任省立苏州中学音乐教员，并担任吴平音乐团艺术指导及指挥。抗战烟云烽起，他到中央广话电台音乐组任干事，并随之迁往重庆，经常以二胡独奏参加鼓舞爱国军民的演出。他特有的手法、指法，以及抑扬有序、幽远雅致的琴声闻名于四川各阶层，以致当时美国驻华使节和军官们也叹为观止。1942年，他被调任中央军校中训团音乐教官。抗战胜利后，从事音乐教学工作。陆修棠推崇刘天华，经常演出刘氏创作的二胡曲。其演奏风格细腻精巧，表现深刻内在。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音乐系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副教授，上海市文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陆修棠最大功绩在于使二胡从伴奏乐器的地位上升为独奏乐器。多年来，他在民族器乐二胡专业教学中培养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音乐人才。陆修棠不仅精擅演奏，且能作曲，二胡曲《怀乡行》为其处女作，也是最负盛名的传世之作。此外，他写的二胡曲还有《风雪满天》《孤雁》《农村之歌》等。编著有《二胡曲选》《中国乐器演奏法》《陆修棠二胡奏曲八首》《怎样拉好二胡》等书。

1963年后，合肥师范学院和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也先后招收了以学习二胡专业为主的学生程东明、施文楠、刘继光等，以上这些学生

全都投师北茂先生门下。与此同时，北茂还热情接待、认真教授了难以数计的登门求教的业余二胡学生。美国国际中国文化交流中心董事长、加州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音乐教学中心主任高耀华先生，就是当时在学校戏音科学习和任教时向北茂登门求教的业余二胡学生。

在省艺院中，音乐教师大都只带三五个学生，有的只教一个学生，此时刘北茂又和过去一样，不顾及自己身子虚弱，同时带着八个学生。使胡瑞林永生不能忘记的是，最早她的二胡主课老师并不是北茂，因她的主课老师去上海进修，北茂便把她收到自己的门下。那时，带学生是没有额外报酬的，完全是出自一种对事业、对学生的真挚情感。为了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北茂除按规定的课时给胡瑞林上课以外，还把许多课外时间用在她身上，只要完成了他布置的作业，随时可以到他那里去上课，胡瑞林每次离开他家时，他总是说：回去好好练，练好了就来。

有一次，张长生没有按时去上课，事后才知道他上街看电影去了。腿脚不便的刘北茂不见人家去上课，就叫胡瑞林搀着他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拄着拐棍，满校园去找，临了又站在艺院门口，等呀，望呀，天快黑了，才让胡瑞林扶他回家。到了家后，北茂再也站不住了，只能半躺着靠在床上，嘴里还在说：长生到哪里去了呢？还发感慨自语：我没有管理好啊，失职。望着北茂一脸的倦容，听着他那充满关切的话语，胡瑞林止不住掉泪了。事后，张长生当着北茂的面哭得很厉害，打那以后，学生们再没人上课迟到过。此时，北茂也算松了一口气，心中的忧郁一旦驱散，他上课的热情大大增强，每堂课下来，他的衬衫总要湿去一大块，额角也水光油油，进家门后，南华第一件所做之事就是给男人换衬衫，会批评一句：你劲道可否少用些吗，拉个二胡，像炼钢工人了。北茂照常开着玩笑说：我做动情的事，会不着力，就像我……

南华从丈夫诡异的表情里也看出老头在耍贫嘴，脸膛变红了，露些羞赧说：好意思说，一天到晚挂嘴上，不怕背地里有人说你坏？北茂用揶揄的口气：我爱听你说我坏！赤红着脸的南华含羞着说：没正

经！他们夫妇俩感情很和谐。

北茂在教学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尤其对音准要求极严，强调学生每一个句子都要拉得干净，不准有错、杂音。由于二胡不像其他的弦乐乐器有指板，音准较难把握，音的升、降全在手指的力度控制。遇到难拉的地方，北茂常常坐在学生对面，一遍一遍地作示范，让学生们跟着拉，开始速度放慢，然后再逐步加快，直至他满意为止。

北茂的教学经验丰富，善于启发。在让学生练习新曲之前，总先把曲子的风格、重点讲清楚，以便于学生能很快理解掌握。一次他在教胡瑞林练《拉骆驼》一曲之前，就先把人、骆驼、沙漠三者的关系说清楚，哪一段是表现沙漠的荒凉，哪一段是描述人与骆驼共命运、斗黄沙。最后，人继续拉着骆驼重新在茫茫沙漠中艰苦跋涉，使这些没有看见过骆驼沙漠的学生，对这首曲子有了一种印象，这对掌握风格是十分必要的。一次系音乐会上，胡瑞林演奏这首曲子，得到了热烈的掌声。

北茂诲人不倦，关怀学生无微不至，不论专业二胡学生或是业余登门求教的二胡学生，他都能一视同仁地认真教导，一丝不苟，他是人们有口皆碑，一致公认的良师益友。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满腔热忱。不管学生的天赋条件怎样，他都以耐心、细致的态度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他非常强调坚实的基础训练，对学生在姿势、音准、节奏以及各种弓指法的运用等基础方面的要求相当严格，并经常教育学生要为我国的民族音乐发展勤学苦练。为攀登艺术高峰而奋力拼搏。

北茂主张二胡教学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他能经常观察思考学生的优缺点和潜在力，及时排除学生存在的困难和障碍。他还很注意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理解能力，从而使学生的想象力和分辨能力不断增强。他还很注重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而因材施教，并强调在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和掌握多种演奏风格的原则下发挥学生的个性与特长。他要求学生在演奏中要掌握优美的音色和良好的音质，还经常以自己生动的演奏示范来启发学生。

北茂用这种纯真感情孜孜不倦地工作，并把它融入到他的事业中，融入到他的美的旋律里。从这一年起，他创作了大量的二胡曲，如《美丽的包河》《欢送》《快乐的逍遥津》《跃进歌》等等反映安徽风情与江淮大地人民精神风貌的二胡曲。

为了修改《美丽的包河》，北茂就曾让胡瑞林扶着步行到包河去捕捉灵感。而此时北茂的腿脚不便，很少走出校门了，那时包河已辟为公园，包公祠的曲桥亭已修葺一新，是初夏时节，绿柳垂丝，连天荷叶，像似画境，游人很多。北茂感到兴奋不已，在公园竟坐了几个小时。回家后，就对曲子作了多处改动，改动一次，试奏一次，直至满意才停笔。

北茂这时期的创作基本上是坐在床上完成的，一次因双腿无力摔倒在地，有一个多月不能下床，但他仍旧靠在床上日夜笔耕，胡瑞林上门见后，几次劝老师多休息，他总是说：我老了，别的都不想，只想多写点东西留下来，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北茂对二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二胡为他的第二生命，并终生不渝。他走动不便，但每日都要练琴，冬夏春秋，从不间断。

胡瑞林在老师家待的时间最长，许多年里，她觉得老师和师母的关系十分融洽，从未听到他们相互指责过，或者吵吵闹闹，在北茂卧床休养的日子里，她悉心照料，关心备至，端茶送水，轻声慢语，北茂每当出差回来，夫妇也总是互相握手，互道问候，进门后相对而坐，一谈话就是很长时间。这种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新型的相爱方式，也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北茂他的弟子们在练这些曲子时，他就征求弟子们的意见和看法，问人家有哪些地方拉起来不舒服，并根据学生的意见作出修改。有一次期末考试，胡瑞林拉的是《小花鼓》，当时小女生在同学中已经拔尖，加上北茂经常给她开“小灶”，对这只曲子细琢磨，拉得很娴熟，民乐教研组几位老师十分满意，竟给了100分。学生成绩好，最高兴的就是老师。此时，北茂竟走近人家，握着弟子胡瑞林的手，激动地说：好好，谢谢你瑞林同学。此时他不可能保持沉默不语，这是一个场合

给他的动情，亦然是他对一段辛苦的理性回应。

从四川来的学生舒昭对于北茂先生的教诲同样难忘，1958年2月，他被派到北京观摩学习，临走，北茂特地赶到舒昭住的宿舍，给他写了介绍信，让他到目的地后，去北京郊区盲人福利会找他的学生甘柏林，他希望他们互相交流，切磋技艺，在艺术上共同攀登高峰。

五、要想成为艺术家，视野就要宽广

这一年9月，北茂为配合农业大生产，创作了二胡曲《丰产之歌》。此时恰逢坐落芜湖的皖南大学艺术科北迁合肥，迁移省城也算一喜，暗合另一方面的丰产之歌。皖南大学艺术科合并于安徽艺术专科学校，成立了“安徽艺术学院”。刘北茂当时住的只是一间后面带6平方米的小厨房的小平房，考虑到北茂腿上有疾，怕潮湿，孟铎和庆胜两校长商量着要为他铺上地板，北茂知道这回事后，就拄着拐杖进校长室，见了校长就单刀直入说：两位校长好，听说你们要为我宿舍铺地板，罢了，你们这样做，我深感不安，特殊化搞不得，你们要搞，我就不住这里了，我去校外租屋。

两位校长无奈，站在一旁，呆若木鸡地对视着，最后只好让木匠师傅在他的床前铺上几块桌面大小的木板了事。

开始刘北茂的两个孩子均不在身边，领导是知性中人，就通过组织形式将他的长子育辉从新疆调到了合肥，为这件事，刘北茂对学校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并把这个化作了工作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中去。在待遇、物质条件方面，他从未向组织上伸过一次手。这一点，校长教师们清楚着，他们认为这个刘大教授真正称得上是为人师表的典范。

就这样北茂上课、工作、学习、接待、生活全在这间小平房里，但北茂却毫无怨言。当上门的学生说起住房太挤，连过道都摆着书架衣箱，走路都得侧身而过时，北茂总是笑着说：不错了，不错了，校长就住在隔壁，也不宽裕。学校房子紧张，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了。

一天，刘北茂翘起着从校门口的传达室回家，见了在剥花生米的南华，就抓耳挠腮自言自语说：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收到信件了，也不知北京的鲍新艺和贾盛云的情况怎么样了？南华抿着嘴唇，手里活儿没停顿，就语调平缓接一句说：你就先给他们写上一信，省得挂念。北茂眼睛一亮，欣慰地笑了，顺藤摸瓜地说：对，不等，我先给他写信。就进内间捕展纸张写信。

尽管他离两弟子千里之外，可他还关心着北京的鲍新艺和贾盛云两个残疾的学生，这一次他给他们寄去他的新作品，如《喜悦》，等等，还在信中指导他们练习。北茂很谦虚，每次寄去作品都说让他们试练，多提宝贵意见。刚成立时，师生都忙于基建、搬迁和调整，而其时又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年代的“瓜菜代”时期，所以学院第一学期基本上没有建立教学秩序，也没有正式上课。被派来上二胡课的刘北茂老师没有休闲过一天，当时只能拄着拐杖走路，他的步伐迈得缓慢而沉重，到学校后，亲自跑到院部教务处主动查阅新生中学习二胡专业学生名单，再去每一个人的宿舍一一访问，给予热情诚挚的勉励和指导。他要求同学们在没有分配教师正式上课之前要抓紧学习、练琴，不要浪费时间。在北茂的劝慰、督促之下，所有的二胡专业新生基本上没有浪费这一学期的大好时光。学生中有一个叫王学林的，他的二胡，基本上是中学时代由爱好而自学成的，乐曲会拉不少，但姿式毛病和技法缺点却很多。北茂耐心细致地为他纠正基本方法，教导学习途径，在学院未正式上课前的这一学期里，就使他逐步走上正规学习的道路。

教学正常后，北茂的二胡学生很多，而这时青年教师李子贤、杨自真还在向北茂进修二胡，他的教学负担确实是十分沉重的。但当其他学生甚至社会上业余爱好者慕名去请教他时，他从来都是热情接待，认真指导，负责得都像是自己的学生一样。那一年春节来临前，为迎接新年搞联欢，北茂即兴挥笔写就了一曲《新春舞曲》。蓬蓬勃勃，聆听后，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被融化在艺术的春光里。

这时期考入艺术学院的陈明香，师从北茂学习二胡。北茂在这位

近似白丁的娃娃面前却从不“拿大”，授课时，他总是笑着低声说话，让陈明香没有一点紧张。北茂对人家说：我现在老了，可二胡演奏艺术发展很快，流派很多，你以后一定要突破我，现在就要博采众长，要不断提高演奏技艺。另有一次，他对另一些同学还说过：要想成为艺术家，视野就要宽广。不但要注意演奏技艺，还要提高音乐理论水平。要挤时间观摩各种戏剧，挤时间阅读文学和历史著作，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才能准确地表现乐曲的内涵。北茂的谦虚和质朴赢得了学生们的交口称赞。当他讲完后，便为学生示范演奏教材中的每首乐曲，详细讲解弓法、指法和力度、速度的变化，逐句逐段领着学生齐奏，认真细致地听学生们一句一段的演奏，当学生在音准、节奏、音质诸方面都达到北茂的要求时，他会开心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那几年政治活动多，劳动也多，陈明香他们有时没有时间练琴，回不好课。北茂并不采取严厉批评的态度，而是先说几句自责的话，比如说：这个地方上次我没讲清楚。或者说：这个句子我示范得不准确，等等。这是他经常提醒自己的代名词。然后再接着耐心地指点学生。北茂的宽厚反而激励了学生们的上进心，学生们默默地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不辜负先生的殷切期望。学生每人都订好学习计划，在正常情况下都能按时或提前完成，有时因为政治活动占用了时间，学生们就在夜间偷偷练，在琴房教室，关着灯，琴上个弱音器练，常常废寝忘食。北茂的言传身教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的琴技长进很快。毕业考试音乐会上，陈明香穿上一件南华师母为他熨平的白衬衫上台，熟练地演奏了北茂创作的《千里淮北赛江南》，受到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

第十二章

一、坚守在安徽和大家一起共度灾荒

当时学院经常进行学院经常进行艺术实践，外出作巡回演出。每当外出演出时，北茂就会经常给同学们写信或明信片，询问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各方面的情况，勉励大家遵守纪律、认真工作、好好学习、注意安全，等等。当同学们有机会外出时，他即分别写信给那里的二胡前辈师长，好让同学们在那里能够向专家请教，多受教益。

北茂对学生的关怀可真是无微不至，凡是他的学生都能说得出一大串这方面的故事。有两件小事使弟子王学林终生难忘。1961年的一天午饭前，他在北茂家请教琴艺，刘北茂正耐心细致地指导着他，就在这时，他的母亲从家乡看儿子了，找到了刘家，那时午饭时间已过，善良热情的北茂夫妇怕弟子母子俩吃不上饭，硬是一再真诚挽留，结果留他们母子俩在家作客吃了一顿午饭。还有一次，是他父亲因患高血压、心脏病、浮肿病，从家乡为到合肥省立医院门诊治疗。北茂从别处听说了，怕他没有粮票，遂送给他两张当时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享用的长江饭店专用餐券，让王学林带父亲去吃一顿饭，好补补身子。

其时，北茂的学维吾尔语的长子刘育辉因生病而辞去了工作闲住在家；次子刘育熙还正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为了长子的再就业问题，北茂夫妇有着很大的精神负担。虽然儿子的工作在较长时间内未能顺利解决，但他们夫妇对党和政府、组织上却毫无怨言。只能再托人帮忙，耐心等待。

那时，在广州已经当上中学老师的汪时叙，打听到自己国立剧专时的北茂老师已调至安徽省艺校任教，遂来信联系。报告自己与同为先生弟子的井然结为秦晋，并生有一子，生活上可以。北茂收到这位已有十几年失去音讯的弟子来信，高兴不得了，看完信，就立即坐下来，铺开信笺纸写出回信，说自己和爱人一直在打听你们的下落，现在好了，知道你们生活可以，我们也放心了，在中学，音乐上可能难有大的发展，如果你们想调到我所在的艺校，我可做些微的工作。写好了信，还翻箱倒柜找出自己一些新创作的二胡曲，亲自跑邮局去寄。他办完这件事，感到身心轻松愉快。

不多久，汪时叙收到先生的信和曲谱，可谓是雪中送炭，对于工作调动，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准备以后考虑，回信中，他们表达了对老师关怀的感谢，另讲到曲谱，说他们的长子太戈刚学二胡，正需要这些东西。信中讲，他们父子会共同操琴演练。北茂被信的内容感动了，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脑海里开始出现一对父子在拉琴的画面，他证实着那间斗室在飘扬出他的《小花鼓》和《美丽的包河》的乐曲声。

二、对弟子说要珍惜自己的优越条件

其时，刘北茂一直在与疾病作着斗争，开始阶段只是步伐不稳，后随病情的发展，即使站起来也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必须有所扶持才能勉强站住脚挪动几步。他坚持在房间外的走廊中锻炼，由走廊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不长的距离，他得走上十几分钟，而且满头大汗，有一次还倒栽葱栽在了暖气片上，头碰破流了不少血。最让他难受的是几乎失去了户外活动的自由，但在那行动不便的数年里，他仍创作了大量二胡曲。他让家人请了木工来把他的坐椅打出一些洞，以便久坐不生疮，刘北茂在这个坐椅上不断地谱出新曲，不停地坚持艺术探讨，身残志尤坚，可谓“音乐史上的梵高”。他刚柔并济的琴声，在院中回荡，那种古朴、淳厚的艺术氛围仍让许多当时的邻居记忆犹新。一股

热乎乎的激流，冲击着每一个教职工的心！

一天，张斗武等几个刚跨进艺术学院大门的新生，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北茂老师的住处，走近宿舍处，就听到了悦耳的琴声，细听就是北茂的《小花鼓》。学生们进屋后才发现，大教授也和普通教师一样，住的是一套一隔两的房间，一进门，窗口旁放着一张办公桌，桌面上摆满了二胡曲谱、各种音乐书籍以及一些草拟的创作手稿，中间放着一架立式钢琴，靠里墙放着一张双人床。这就是他的住房兼教室。当时张斗武等6个新生一进屋就显得十分拥挤，他们都惊住了。刘北茂，全国著名的二胡教授，生活却是这样艰苦朴素，顿时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一张张脸凝结了很久。见面后，刘北茂和蔼可亲地说：你们不用怀疑，这就是人的家，很简单。入坐后，他为了拉近与学生的关系，一一过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学历、家庭及各方面的情况，他问得那样仔细，那么认真。当他得知张斗武同学自幼失去双亲，感慨地说：我也和你一样自幼失去双亲，靠哥哥刘半农、刘天华拉扯大。旧社会，就连我们这些清贫的知识分子，要想为祖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做点工作都要经历千辛万苦，到头来还没有出路。可你们今天，生长在社会主义祖国，有党、有毛主席、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环境，你们是多么幸福啊！你们来自天南地北，一定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刻苦学习，互相帮助，为继承、发扬祖国民族音乐事业多作贡献。

从那以后，张斗武等几个就在刘北茂老师的指教下开始了艺术学习。张斗武等6个学生，一星期有12节课，外加音乐创作、外事活动，北茂的工作显得十分紧张繁忙。但北茂对工作和教学一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从不拖拉一节课。有一次，他们中一个调皮同学贪玩没有去上课，北茂又是一个人拄着拐棍，步履蹒跚着沿着教学大楼寻找，终于把这个小同学找去上了课。还有一次，张斗武事先得知老师感冒了，为了让老师好好休息，张斗武就没有去上课，而改为个别练习。一节课大约过了20分钟，北茂却自己拄着拐来找张斗武了，张斗武激动得眼泪都要流出来，忙说：刘老师，你不是生病了吗，今天的课就

不要上了，我们自己练吧！北茂却说：这怎么行，目前你在揉弦问题上正是关键时刻，耽误了要走不少弯路的，再说我还能坚持，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也要补回来。就这样，北茂当天晚上带着口罩给张斗武补上了一节课。

后来，张斗武有一阶段学习进步不大，思想很消沉，北茂利用星期天将人家找去谈话，问张斗武最近想些什么？张斗武自我检讨似地说：最近学习进步不大，可能与我年龄稍大、生得笨有关。北茂听罢就爽朗地笑起来，笑了好一会儿，才用衣袖擦拭着眼角说：什么，年龄？才16岁的小青年就说年龄大？我31岁才开始全力投入音乐工作，年龄比你要大一倍呢，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关键是要刻苦钻研啊！对比老师，你说年龄大，不是童话故事了。张斗武的脸霎时红了起来，一个脑袋瓜子低垂得要接近自己的脚尖。

一次课上，北茂让同学们学习刘天华的《病中吟》，北茂在检查学生曲谱时，见陈家驹同学将谱上有些不该有附点的地方全部加上了附点，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北茂说：你是标准的弄巧成拙了，这样加附点是不对的，你听我拉，看看，你这里是否要加附点？北茂就取过二胡作示范，示范了多次，叫陈家驹自己拉，陈家驹由于心里害怕，拉了几次仍然拉不好。北茂觉察后，笑笑说：慢慢来吧，要懂得，一个错要纠正是有些难度的。再三作示范，口气暖和地鼓励陈家驹说：玉不琢不成器，你要珍惜自己的先天优越条件，要不怕困难，磨一块玉哪有不“疼”的呢？

《小花鼓》是北茂一首脍炙人口的名曲，乐曲轻快活泼，形象地表现了孩子们在欢度春节时敲着小花鼓那愉快的心情，陈家驹他们在实际演奏中发现乐曲开头如果加上拨弦，情绪会更热烈些，陈家驹他们几个同学试探着和北茂老师商量，北茂老师竟欣然同意了。

这时，学生陈明香父亲不幸病故，赶回老家奔丧，在见过母亲后，母亲流着泪劝儿子放弃学业，赶快找工作，挣钱养家。陈明香回校后，内心矛盾，情绪低沉。北茂了解情况后，不顾自己身体虚弱找陈明香谈心。陈明香把想退学的事告诉了老师，北茂坚决不同意。他安慰人

家，鼓励人家，并当即让老妻拿钱给人家作生活费。陈明香知道自己老师的两个儿子都在北京读书，每月开支很大，不想增添老师的负担，推托不要。

北茂语重心长地对陈明香说：人总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咬咬牙往往就能挺过去，我不能看着你因为迈不过这条沟而后悔一辈子。给你的钱不多，可对你总会有些帮助。你收下，我和你师母才会高兴。南华趁势就将钱硬塞进陈明香的口袋。陈明香得到了北茂家的接济，他才坚持到1961年8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正式分配到安徽省杂技团。

后来陈明香在婚姻自主上遇到了难题，刘北茂写信作引导时说：选择自己人生的伴侣和爱人，在漫长的道路上风雨同舟，在患难时要求不离不弃，这是亲情和血脉相传的基因。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组合。选择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舞台，再好的演员，离不开舞台和观众，离开了工作，我们的生活也许有些盲目和无所适应。工作是指引我们成功的一个工具。好的工作。自己喜欢的工作。好的工作气氛，好的合作伙伴。就是一个好的剧本。人生就是一台戏剧。是喜剧还是悲剧。自己去选择角色和剧本。导演自己去找。最好的导演就是自己。自己如果做不了导演，就让导演去选择。暗暗地运作是什么，就是要自己走上舞台。

北茂的知交方堃两次到合肥，都会作这个词夸耀。他专程去安徽艺术学院拜访老友，人家见北茂仍是那样热情、亲切。但是，老友北茂毕竟一年比一年苍老了，两人坐而论道说起二胡，这时的北茂先生又分明不显老相了。方堃感受到他的心得、他的驰想滔滔不绝，兴头不减当年。后来方堃写了一段对老友的评语：二胡是中国传统乐器，有古典之美，而英语则是世界最通用的语言，会讲一口流利英语是非常洋气的，这看似毫无联系的两样事物，在一个人身上的得到了完美的融合，这个人就是刘北茂。

这一年的下学期，北茂的主科学生已增加到12人，每周24节课，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要接待一批批来校求学的业余二胡爱好者。他对这些求知的学生总是热情接待，给予鼓励呵护。此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

期，学校有些年龄较小的学生却对上专业课不专心，甚至逃学。碰到这种情况，北茂都要亲自去把学生找回来上课。由于他的双腿行走不便，就让老妻南华搀扶着在校园里到处找，直到把学生找到后才罢休。南华早知道丈夫这个人有股特别的拗劲儿，说让找学生，就识趣地回应说：好好，我搀着你。找回了学生，北茂会激动地夸一句妻子说：你是我一辈子的支持者，一个靠山。南华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汗，就抬杠说一句：少说好话，我让你累坏了！

上课时北茂对待不同班级不同层次的学生，无论其音乐天赋的高低，专业上进步的快慢，都一视同仁地关心和爱护。张仕安同学每次上课，总是以一种紧张而又渴望的心情来到课堂，紧张的是生怕自己回不好课，达不到教师的要求，渴望的是每次上课总像早苗一样地享受着老师知识的传授。北茂上课不仅教你拉琴，还循循善诱，重在小处着眼，小处着手，分析乐曲，把握作品的整个情绪，旁敲侧击地提示学生要注意的地方。对学生演奏上的不足之处，他不多说话，而是用一种严厉的目光来告诉你。有时候，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能触发内心的感动。那种对工作的认真对待，就贮藏着许多无法言说的情感。

三、对闵惠芬的赞许和鼓励

1961年北茂在出席一次全国音乐院校二胡教材会议时，还利用会议期间的间隙，哪怕是一分钟，坐在一个角落，展开携带来的教材进行钻研，不参加游览，甚至连休息时也不外出。他在琢磨新的曲子改革，不几天，他毅然选择了降B调性，并以安徽花鼓灯音调为素材，创作出了影响颇大的《千里淮北赛江南》。该曲以浓厚的安徽乡土气息赞美了安徽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憧憬了安徽灿烂的远景。这首乐曲问世后深受安徽同志的喜爱，被誉为“安徽一枝花”。后来还被定为“上海之春”二胡比赛的预选曲目。这也是二胡曲中最早使用降B调性的曲目。

至此，北茂已经使用了现二胡6个常用调中的5个调性进行创作，

大大地开发了二胡的表现功能，且在时间上都是领先的。由于它的鲜明风格，被全国二胡教材会议定为统一教材并正式出版，流传全国，北茂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当年闵惠芬在作二胡演奏

这一年闵惠芬的主课老师王乙找到自己的女弟子，告诉她说要为刘北茂先生试奏一批他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二胡独奏曲：你行的，我推荐了。闵惠芬直直地瞅着老师，停了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刘老师会满意吗？王乙信心百倍说：这个你不用管，你发挥好就行，这次试奏后，还要到全国二胡琵琶教材会议上，对来自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教授专家面前演奏。这个消息，更使闵惠芬激动不已，跃跃欲试又有些紧张，同时又想象着刘北茂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拉不好，他会不会生气呢？当天夜晚，闵惠芬随王乙来到刘北茂的住处。刘北茂闻声，满面笑容迎出来，一双眼睛无比慈祥，那注视对方的眼神饱含着热情和期望。接着北茂拿出厚厚的油印本，一页页翻给闵惠芬看，选出了几首让人家试奏，闵惠芬一遍遍练习，感受到乐曲透出了一个音乐家的爱国之情和对儿童的爱心。

北茂在旁耐心指点讲解。他的话不多，但他的眼睛充满对闵惠芬的赞许和鼓励。闵惠芬紧张的心情随之松弛下来，演奏的自信心倍增。后来闵惠芬顺利完成了在全国教材会议上的试奏，这是她在向舞台生涯的一次冲刺，是刘北茂等老师为她创造的一个见世面与提高的机会。

北茂从上海的会议结束后回到安徽，进门就兴奋地对全家人说：在这次全国二胡琵琶教材会议上，我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上海有一个拉二胡的小姑娘不得了，一颗新星升起了，以后你们看她的。闵惠芬后来果然不同凡响。

四、学生要好好学习，要又红又专

这一年，刘北茂曾两次到上海看病，并曾在上海市华山医院短期住院治疗。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供应紧张，但他认为自己过的生活已很好，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一次，侄女育敦到华山医院看望他时，曾陪他在医院的小花园中散步或坐在长椅上漫谈，他的心情很平静，尽管他的双脚已很难行动自如，但他仍很乐观。他对育敦的政治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都很关心。他说起了自己的大哥刘半农，他对育敦说：你父亲从出生到生命结束的44年中，看时间长度是短暂的，但他和你的二叔一样，其生命过程、思想的深刻度是超凡的，你的父亲在翻译、小说、杂文、诗歌创作、语音实验学以及文学、戏剧、教育改革等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在戏曲、摄影、藏书、诗歌、音律等方面的才华，是你今后要记起的，我们都要继承他身上的传统文化人诸多的优秀品质。



陈毅（左二）在解放初期的一次会议上

北茂经常告诫家里孩子和所教学生，要做国家有用人才，做一个栋梁之材，要好好学习，刻苦耐劳，将来为国家出力。他最最鄙夷那种不学无术的混沌者。

196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安徽视察时，在合肥工业大学的师生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讲话的核心就是要大学生好好学习，努力攀登技术高峰，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为祖国争光。第二天，

张仕安等几个学生来到了北茂老师家玩，北茂拿出了刊登在《安徽日报》上的陈毅讲话，激动地说：陈老总讲得好，讲得好啊！叫你们学生要好好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要为国争光，又红又专提得好。红是指政治思想，专是指业务知识，要有真才实学。让大家传阅了一下报纸，坐下后又接着说：你们的专业学习，就像一座宝塔，塔底大，塔身就小了，到塔顶就是尖子了，尖子总是少的，你们懂得这个涵义吗？他还攥住一个学生的手，带着一点冲动。他的动作告诉同学们，他并不是在讲大道理，这样的老师，学生哪有不听的？

1962年的下半年，北茂给张仕安同学上《二泉映月》和《空山鸟语》，这两首在音乐风格和演奏技术上迥然不同的乐曲，由于张仕安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及生活的感受都比较肤浅，所以尽管在技术上花了很大力气来练，但还是没有表现出乐曲的内涵寓意，把曲子拉得平淡无味，音乐旋律没有活力、干巴巴的。北茂对张仕安的这些缺点，在10月期中考试之前就给人家写了几句寓意深刻的话：兴趣、好奇、活力、新鲜，演奏须有这四个特点。演奏中要刚中带柔（有感情），柔中带刚（有骨气），坚毅中不可缺少耐心，否则力量不能持久，细致中要顾全大体，否则就要陷入纯技术的泥坑里去。张仕安捧着这封信，细细地读着、想着，反复推敲着这字里行间的涵义。

张仕安终于体会到老师的用心良苦。后来北茂又要求张仕安在拉《二泉映月》时要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不可有气无力，在演奏中要头尾照顾，前后呼应，把自己的力量贯输到全曲中去，要表现出曲调的凄婉感伤，感觉到似在倾诉自己的人生遭遇；在拉《空山鸟语》时要张仕安注意兴趣、好奇、活力，有新鲜感，不能光顾及技术问题，重要的是要有音乐，要顾全大局，还要体会“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音”诗句的意境，他让人家再接再厉。

刘北茂非常重视教学方法，因人施教，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他的不少练习曲就是针对当时在课堂上发现的问题而写的。例如当学生们在揉弦技术上达不到要求时，他就写了一首揉弦练习曲，为加强手指灵活，又写了打音练习，这些练习对学生的基

础训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还很注意利用地方色彩浓厚的民歌、有训练价值的电影插曲作为教材选用。

他对这些小型曲子，都要按调性，把位的难易，把弓法、指法一一安排好，要求学生严格练习。当发现学生对练这些小曲马虎时，北茂总是说：小曲子虽然技术上不复杂，但它们的地方风格、音乐色彩，强弱变化并不好掌握，要重视两手的控制，不能马虎。当张仕安拉琴力度不足时，北茂就让他用《国际歌》练力度，要求将弓子拉得开阔、拉得饱满，有力度。通过一段时间练习，果然弓子的力度大多了，声音也饱满了。他脸上展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北茂除了对教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外，对艺术节实践、各种演出也十分关心和重视。这时期，学校的艺术节实践活动十分频繁，每学期都有一次大型的排练演出任务，几乎每周都有小型的演出活动。作为学生往往担心这样演出会冲击教学，影响专业。可是北茂却十分认真地说：有艺术实践是件好事，要多参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课堂，只要安排得当，是不会影响专业学习的；相反还会促进专业学习。很多知识往往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

在这种艺术氛围里长大的刘育熙，从小喜欢音乐。他自幼学习二胡、三弦、小提琴和钢琴等中外乐器，后来又师从马思聪等多位中外艺术大师。1962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

1963年，他在全国小提琴比赛中获奖。

看着这些成绩，北茂打心眼里高兴，但他仍寄语儿子说：有些东西就是在时间里慢慢酝酿和燃烧的。像酒，很多粮食蒸透了，发酵，一滴滴，滗沥出馥郁的浓香。像酱，好生生的面粉饼，在时间的守望里，长出绿毛，才有了我们赖以佐食的东西。好东西都要经历一番磨砺，多少人更是如此，浩瀚的历代名人中，都是些自强不息者，都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的劳动，书写了人生的辉煌！当我们一个人变得有用的时候，我们便成了醇香的酒和酱，生活这时候就赐予我们美。

五、登黄山“观瀑楼”

1962年6月22日，安徽艺术学院在国民经济极端困难，高等学校紧缩规模的情形中，依然举办了《纪念刘天华逝世三十周年暨庆祝刘北茂六十岁诞辰音乐会》的活动。这一天，北茂无限喜悦，满面春风，穿着一身崭新的礼服。在音乐会上北茂亲自演奏了刘天华先生的《闲居吟》和他自己创作的《漂泊者之歌》。在他的指点和带动下，张仕安、张斗武等几个学生也积极参加演奏会。

那次音乐会结束后，北茂兴奋地拉着张斗武的手，带这位弟子到他家中。当时已近深夜11点钟了。北茂由于兴奋，丝毫没有倦意，激动地对张斗武说：今天我太激动了，我要感谢党，感谢领导和同志们，也要感谢你，今天你们作为我的学生代表演奏家了我的两首作品，而且演奏得很好。但切记不要骄傲，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要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勤学苦练。为了感谢党，感谢同志们，我决定从下个星期开始，给你和仕安同学每个星期天上午增加一节课，这样也让我的有生之年，能为祖国多培养些人才。张斗武让老师一番话说得热泪盈眶。以后学生每次补课，北茂都要为他们总结成功和失败的地方，要他们接受教训，要一次比一次好。

结果张仕安认真照老师的指点去做了，终于在期中考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北茂望着学生满意地笑了。

1962年中秋节前夜的一场秋雨，把一丝残剩的暑气，冲洗得干干净净。千峰翠绿，红叶点缀其间，



黄山风光

百条银绣花练从天而降，把黄山装点得更加奇秀无比。此时，在黄山疗养的刘北茂，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拄着拐棍，约黄山水文站的业余弟子查彪一同去登山上的“观瀑楼”。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万道霞光穿透雾霭之时，北茂和查彪在黄山宾馆食堂草草吃罢早饭，便由查彪搀扶着，从“锁泉桥”过“桃花溪”，然后沿溪拾级而上。两人走走停停，当他在途中看了黄山那独特的奇松怪岩，变化万千的云海瀑布时，不胜感慨万端，当时就一边走，一边构思并哼着《黄山观瀑》二胡独奏曲的腹稿。当他在“观瀑楼”前的石围栏杆上刚刚落坐，便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刷刷地将腹稿记录下来。记下一段，读唱一段。当读唱到得意处，北茂那神情，那怡然自得，完全融进了大自然的怀抱，与他有病之身判若两人。回到宾馆后，夜不能寐，一气呵成谱写出《黄山观瀑》的曲谱，因为中风后已半身瘫痪，他只能用颤抖的手，边拉二胡边作记录，完后还很认真地非要征求同室查彪的意见，年轻的查彪被大师真诚的态度所感动，便毫无顾忌地说出了他的初步感受。不料，北茂却兴奋极了，连声说：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从这个灵感、动机、角度创作出来的。说着又操起二胡拉出一段，对查彪说：壮丽雄伟的黄山啊！是人间的仙境，多么令人神往啊！我用音符这个特有的语言来表达我对她的赞美。

那次回校后，弟子张仕安试奏这首乐曲时，就明显感到这支二胡曲，比老师以前的作品有了新的突破，不论在调性安排上，还是在演奏技法上都有了新意。这首曲子北茂投入的精力最多，前后改动达十多次，手稿补了又补，改了又改。弄得字迹模糊得连自己都已经辨明不出，可他认为这很有一点“特色”，能看出写此曲的筋脉和肌肉，就将这份手稿交给张仕安作收藏了。北茂瘫坐在床榻上，对前来探望的张仕安说：黄山是你的家乡，你留着作个纪念吧。张仕安亲眼看到这首乐曲诞生和修改的全过程，确实不易，张仕安怎能不自当珍惜。他接入手稿，感到这一张纸也是十分厚重的，所以他是颤抖着双手，将手稿轻轻折叠后，又小心翼翼放进自己口袋中的。

这时经过三年学习的陈家驹，荣幸地选调到青岛北海舰队文工团

担任二胡演奏员，当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和北茂夫妇告别时，北茂夫妇都沉默不语。陈家驹仍然和前不久来上课一样坐在老师身旁，拿出了日记本请北茂留言。北茂语重心长地给陈家驹留下了“在艺术上要严格，仔细，循序渐进奋斗终身”的题词。当陈家驹伸手去接这个本子的时候，他清楚地看到老师由于颤抖双手，一个本子捏不住快要掉在地面上。陈家驹见状，赶紧迎过去接本子。北茂自嘲一句：不中用了，惭愧。陈家驹眼圈湿润，含着泪花，说：老师说笑了，你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啊！北茂听了很受用，私下里他就喜欢弟子将他当作有用的人。他伸出了长长的双臂，将陈家驹紧紧搂抱着，竟放声痛哭起来，在场的南华也哭了，陈家驹不知所措，也跟着哭起来。在这两位老人的痛哭的声音里，陈家驹才真正的体会到老师是这样的爱自己呀，人家是像慈父一般舍不得弟子走啊！分别后，陈家驹与刘家一直保持通信往来，他在自己的成长里，不断聆听老师的教诲，接受着刘家所给予的关怀、帮助。他也不断地向刘家人汇报着自己的一切，老师有了新的作品总是寄给他，让他试奏，每次都超越师生关系地写上“请陈家驹同志批评指正”。一次北茂给弟子去信，提到该成家了，已经25岁了，但建立家庭必须有四个标准，方可施行。使陈家驹这个孤儿尝到了胜似慈父的关怀，尝到了人世间的温暖。

这一年，刘北茂回了趟江阴老家，一方面是为了看病，同时也是为了把父亲留下的房屋捐献给国家。走时，南华要给他换一件新衣，他笑咪咪说：留着演出时穿吧，我身上这一身还算行。他坐在书桌边却要准备纸笔。老妻走到他身后，拿起书桌上的一把木梳子，就给北茂梳起了头，望着丈夫白发在增加，心里感喟着岁月的催化太厉害。

六、不图一己名利

1963年，安徽艺术学院音乐、美术两系并入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北茂随系转院到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授。北茂的住房被安置在教师宿舍138幢3号。三室无厅，也少家具，向南两间一为卧室一为书房。

向北一间为长子育辉居住。另有厨房厕所各一小间。138幢并非教授宿舍而是讲师寓所，安排北茂教授居住讲师寓所既无先例可援也无理可言，委实为失当之举。此事倘在他人，势必向院方据理力争要求调整，况且，安徽艺院既已不复存在，那也就没有支援任务可言了，北上返校乃顺利成章之事，据此进行交涉，更可促使校方收回成命重新分配。但是北茂师之表率，但求教书育人，不图一己名利，能屈尊以就而淡然处之毫无怨言。因为他清楚国家的底子，大家不顾这个集体的承受能力，都来讲排场，会给国家造成更多困难。这是他的思虑。然而有一些睁大眼睛说瞎话的人，在刘北茂初到师院时，一些不识大名不明所以者还真不乏其人，住北茂一墙之隔的中文系讲师李顿，就不止一次听到师生议论：一个教二胡的也能当教授，新鲜事。这事恰如30年代体育界老前辈马约翰先生执教清华大学，人言“教体育的也能当教授”一般，两者何其相似，真是无独有偶。不久后的一天，校方为刘北茂举行了一场二胡独奏会。场内座无虚席，场外行人也都止步观赏。终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全场起立，不肯离去。从此，奇谈怪论逐渐消除，代之而起的是心悦诚服，赞叹不已。此时的李顿同志也揉着眼睛，对从自己家窗口经过的刘北茂，来了一个重新评估。

外语教授张舜琴拜访刘北茂，宾主双方使用英文交谈。为时良久方才结束。两秀才为何不用中国话说话，原来这位张先生华侨出身，牛津大学毕业，曾任西北联合大学英文系主任，不通汉语，北茂则是燕京大学英文系，与语言学家吕叔湘、戏剧学家焦菊隐为同窗好友，曾任北京大学、暨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英文系教授。昔日西北联合大学英文系两同事相会，其中一位不通汉语，另一位自必要用英语交谈。

一次刘北茂回安徽时途经上海，侄女让他乘飞机回合肥。乘飞机是第一次，他像孩子一样激动了一晚上，睡意全无，一直在思潮起伏，第二天用凉水洗了把脸，才清醒了些。侄辈们送他到机场，他兴奋着，而且掺杂着一些好奇与惧怕的心理。侄女侄婿看出他心思，安慰他说：三叔就当坐火车轮船，没有什么的，到安徽后来信。他还是像孩子一

样回答说：好，我坐怀不乱，上了，你们回吧！他登上飞机后，在窗口还不往地向飞机场上的侄辈们挥着手，飞机起飞后，通过机舱的窗孔，侄辈们仍然看到他在不往地挥动着手臂。

那次回安徽后，他对乘飞机还是兴奋着，与妻儿老小一直在叨唠。他甚至兴致勃勃拉住师院一些退休人员叨唠，说：人的一生中有很多第一次，上学算第一次、参加工作算第一次、处对象算第一次，等等。但是，好多第一次在不经意间已经淡忘了，只有特别刺激、印象很深的事情，才不会淡忘。比如，我这次从上海回来乘的飞机，那种感觉是很长时间挥之不去的。他带些夸张说：你知道吗，我上的那架飞机很大，飞行很平稳。

他进一步往下说：那家伙，当飞机咆哮着冲向蓝天的时候，我的心里激动极了，终于体验到了那种直入云天、步步为升的感觉。多少年来，我一直向往的感觉。飞机穿云钻雾，不一会就飞到了巡航高度。上面真是美极了，朵朵白云像棉花，有的堆在一起像银山。飞机好像没有走动一样，只感到马达声在轰鸣。北茂事无巨细，前前后后一点小事反复累述说：你不知的，慢慢，那雾气又离去了，迎来的是蓝天和白云，啊哟，我们先驾在厚厚的云层上面，只能透过一些缝隙隐隐约约看到地上的事物，虽然这样看得很辛苦，但我还是始终没有离开视线，总担忧会溜走一些好事物。逐渐的，云层越来越薄了，下面的东西看得也比较清晰了，同时看到的也比较接近城市的地方了，长长的河流公路铁路像是一条条白带子，房子就只能充当白色的小石头似的，还有绿色深红色的方形农作物或林木地，一片又一片。正看得入神的时候，广播已告知已经到合肥市区了，还有十几分钟左右就到机场了。一小时左右的航程仿佛一下子就过去了，也许是一路上都沉迷于景色当中吧，根本没感觉时间的过去。这时飞机也飞得越来越低了，下面的事物也越来越清晰了，可以看到路上的车在奔驰，看到城市的树木，还有工厂区。当飞机将要滑落到地上时，翅膀张得更加大了，这时飞机还要继续在地上航行一段距离才停下来的。终于结束了飞机上的旅程了，感觉还很不错，也不会有什么晕。北茂还反复问人家乘

没乘过飞机这个问题。

当人家回说还没有时，他就鼓捣人家赶紧去乘一次，体验生活，对创作有帮助的。会后，他还把乘飞机的那种感受，用一首诗句来作了形容：摇曳飞升九重天，俯首静观千层绵；连依不决离去远，渐入赤尽一抹边。之后，北茂又随合肥师范学院迁并至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艺术系教授。

在安徽，他一教就是十几年，这也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年，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做游戏》《来舞蹈》《音阶准备练习曲》《小伙伴舞曲》《秧歌舞》《支劳动》《初步换把练习曲》《春游》《大家来积肥》《小树快长大》《红领巾》《少先队员之舞》《赞公社》《牧童短歌》《田野小唱》《摇篮曲》《一定要解放台湾》《朋友舞》等二十余首小型二胡乐曲，还有不少二胡独奏曲，如《美丽的包河》《千里淮北赛江南》及《黄山观瀑》等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曲目，这些曲目在教学和演奏中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时期，与北茂师生缘失之交臂的王国潼所演奏的《三门峡畅想曲》和《豫北叙事曲》在民乐界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又通过电台广播传遍各地。这两首曲是北茂对自己知识和技艺不断更新的结果，较前有了更大的飞跃，是突破性作品，其中的快弓、跳弓等新的演奏技法自此便迅速推广了开来。这对于不少长期习惯于演奏传统曲目的中、老年二胡演奏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严峻考验。年已花甲的北茂先生为了掌握这些新技巧，以便能适应教学需要，不顾病魔缠身，每天坚持练习，经常练到深夜不肯休息。1966年5月，在“文革”的前夕，已63岁的北茂腿病已经非常严重。为了对新人新作给予满腔热忱的支持，他在安徽合肥，最后一次正式登台演出。在钢琴伴奏下，他很有一点气派地演奏了以上两首乐曲和《山村变了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北茂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他坚持活到老，学到老，对于这样难度较大、有开创性的新曲，他还拖着病体亲自演奏，其行为本身对青年晚辈鼓舞很大。

那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北茂因为常常要接济一些贫困的学

生，一家人的口粮不够吃，有时深夜写作饿得厉害，只能到厨房喝碗酱油汤或者啃块咸菜。但北茂对工作始终没有丝毫懈怠，他照常每星期上24—30节课，星期天还要给学生加课，并给安徽各地艺术团体的同志辅导。原先跟刘北茂老师学过声乐的吴美和趁中央乐团到安徽演出之便，和团里其他人前来探望刘北茂老师，这时正好遇上老师和师母都得浮肿病，卧病在床。吴美和进来后，不坐凳子，先上前验看浮肿病情况，看了也不说话，在床铺前独自站立了许久，默默落泪。刘北茂见了，做出无所谓样子说：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并让妻子让坐倒开水做接待。吴美和坐下后，刘北茂强打精神，依然表现出了那么一种不怕麻烦的热情，向这位女弟子一一询问北京亲友的情况，唯独只字不提自己当时的处境。谈起音乐事业，总是充满信心。吴美和在和刘老师的短晤中，感到他在时刻关心着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他的生命是和民族音乐事业紧紧联在一起的，二胡教学创作和演出带给他无限的欢乐。

这一年，刘金龙从长春地矿院分配到安徽地矿局，他受甘柏林委托，到合肥师范学院探望刘北茂，一进门一位慈眉善目的刘北茂，扶着门旁的桌子缓缓站起。虽然初识，北茂夫妇却很热情。除询问甘柏林一家远近状况外，还与刘金龙聊了家常，了解了人家学习二胡的情况，并把刘金龙说的一些话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临别时，北茂扶着桌子，摇摇晃晃地把刘金龙送到门外。刘金龙转到六安后，便给刘北茂老师写来了一封信，直书谋面感触。北茂立即复了一封信，并在春节期间寄赠人家一本《二胡广播讲座》。从此，他们一直保持了书来信往。几年间，北茂不仅指导刘金龙练琴，而且还十分计较地每每要纠正他书写中的不当之处，尤其苦口婆心地要人家写好字。说做什么事，都不能囫囵吞枣，得讲究步骤。北茂在信中写道：文，要开宗明义，文从字顺，冗词赘句要不得；字，不一定写得很美，但要笔划工整，让人认得。这些言近旨远，补偏救弊的书信，使刘金龙受益匪浅。

每年到皖南途经合肥，刘金龙都要到刘北茂老师这里来作些求教。北茂教刘金龙这类连音准、节奏都很离谱的业余习奏者，是多么吃力。

可北茂每每都不厌其烦地订正指法、校正音准，指导刘金龙学练《良宵》《小花鼓》《千里淮北赛江南》等曲。刘金龙心里一直暖融融的，可他连向老师递根烟也没有。

北茂对于青年音乐工作者的热情帮助也是很感人的。有一次刘金龙去北茂家，恰好马绍常先生和青年教师李子贤在北茂家研究教材。那次，刘金龙与李子贤一道出来，在路上李子贤对刘金龙说：刘老是我老师的老师，从不摆名人、学者、长辈的架子，很热情地支持我们青年教师，待我亲如父亲！

北茂对于业余二胡好者，有求必应，从不搪塞。另有一次，刘金龙去芜湖、宣城地区工作。北茂托他带一封信给322地质队彭万芬，并反复叮咛：他与你一样，是热爱二胡的青年，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望你一定设法把信带到，你们可以交个朋友，有什么要求，让他尽可找我。刘金龙觉得刘北茂老师对音乐的感情太深厚了，不管怎么着，他是很受鼓舞的，人总不能无情无义。

1965年张斗武他们毕业前几天，北茂把他单个找了去，高兴地对他说：祝贺你被分配到徽州地区文工团。徽州是个好地方，闻名于世的黄山就在那儿，希望你很好地为那里的人民服务。随即北茂还风趣地给弟子取了个笔名叫“张鹰”，说是希望人家要像山鹰一样搏击长空，鹏程万里，并将他在黄山的留影及作品手搞赠送给学生作纪念。谦逊地说：也算我在那里的一个脚印吧。张斗武接过后，很郑重其事用一块塑料布包裹了起来，他说：这两天可能要下雨，怕路上淋湿。刘北茂内心很是称颂张斗武的举动，他不是粗心大意的人，就挺兴奋地送小伙子出家门。

这时有关方面曾约刘北茂撰写刘天华的传记，由于他手工头工作繁心忙，只写了点素材，再加上口述和有关的一些材料，由他的两个儿子育辉、育熙整理出一个简略的初稿，原计划在此基础上补充修改成书，但因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计划便成了泡影。仅有的几页初稿历经了一番波折才得以保存。

第十三章

一、在那难忘的岁月

北茂一向重视对民族优秀传统曲目的教学。他认为学生应熟练地掌握诸如刘天华、阿炳的作品，以及古代的、民间的众多名曲的演奏，以此为基础，再求新的发展。1966年冬的一天晚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程东明来看望北茂老师。他为老师无辜受到批斗而叫屈，可北茂却不以为然，反而问及人家最近练琴情况。程东明胆战心惊说：老师，我现在每天提着糨糊桶乱跑，贴大字报要紧，琴不能拉了，因为刘天华已经受到批判，阿炳的作品也被说成是封建主义了，能拉的曲子已不多了。刘北茂听了就批评学生说：你去做那些事干吗，我们是搞艺术的，扯不上政治。他仍要求程东明练那些曲子，并建议弟子换上长琴码减小音量，以防别人听了会产生不良后果。

如果有人来，你换上样板戏的曲调，打打掩护，再说你有红卫兵袖章保护，他们拿你没有什么办法的！程东明望望自己左胳膊肘儿上的袖章，会心地笑了。那次在刘北茂老师家，师母还泡茶拿糖款待了他，临走，师母还塞钱给他，说外面寒风凛冽，你穿着那么单薄，要感冒了就麻烦了。他们让他上街买件棉袄，说年岁小，冻成关节炎就更不好了。程东明不好意思接钱，推说自己宿舍里有冬衣。北茂笑容满面接上来说：你的所谓冬衣，大概就是一床被褥吧。我了解情况的，我的红卫兵，你就别客气了。程东明只得说实话：家在农村，生活困难，过冬棉袄一起，想扛，没想到安徽的冬天会这样冷。北茂说：你今晚就去买，明天上课我要见你穿的新棉袄。

程东明依照老师去做了，第二天当他穿上新棉袄来老师家上课时，北茂夫妇见了就开心地笑了。但程东明忘记了戴红袖章，南华发现后，有点吃惊，让下次来一定不要忘记戴，不能让造反派运动到你身上。在大学五年中，程东明每年都是穿着那件棉袄度过寒冬的。

这时，安徽师范大学的李顿被当作清理队级队伍的对象，关进“集中营”，后来都称作“牛棚”，一个“左派会”，一本“十六条”让他受尽折磨。后来，因查无实据，他和张舜琴教授被释放回家，等待审处。李顿就趁此机会去看望北茂夫妇，进门后让李顿感触很深，两位老人既不像一般人家划清界线拒之门外，也不像亲戚朋友生怕株连避而不见，而是一如既往，真诚接待，关怀备至，令人可感。没有经历过那种时代环境的人，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这是多么少见而又何等可敬慈祥的老人形象，李顿不禁想起鲁迅赠瞿秋白条幅——“人生斯也得一知己足矣”。他要对刘北茂作拥抱，北茂在书桌边摇了摇手说：我腿脚不便，这个动作就免了，说说话就行。

那次，李顿对北茂夫妇谈完遭遇始末，北茂突然面容严肃语气坚定地问道：你认为自己错了没有呢？李顿有些急眼，站起来说了一大堆话：我，历史清白，工作勤恳，认真教学，深受历届学生赞扬，引起领导重视，连提两级工资，登报表扬，予以鼓励，又列为入党对象，加以培养。一切强加罪名皆莫须有。木秀于林风摧之，行出于众人毁之，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北茂用手招呼李顿坐下，南华也给他泡了茶，待人家平静一点后，北茂心平气和继续刚才的话说：既然不错，那么坚持下去，否则你就上了他们的当了。

南华在一旁也说：你还和从前一样，一个人坎坎坷坷总是要经历一点的，别太放心上。

两个处境并不好的老人给人家做思想工作，言简意赅，语重心长。还以“择业已定，全力以赴”的“恒”与“毅”的精神去作开导。李顿羡慕起两位的心态。

“文革”期间，李顿是唯一经常拜访北茂先生的人，无话不谈，畅所欲言，百无禁忌。他们所谈较多的是半农先生。北茂每提起兄长，

就老泪纵横，他说：甫过弱寇，迫于生计，卖文糊口，创作文学作品翻译世界名著，且常写文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李顿是中文系讲师，对五四一代作家生平轶事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他对北茂说：早些年，你大哥的学识和才华引起了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年仅26岁，只有高中肄业资历的他遂被聘为北京大学预科教授，后为文学研究院教授。半农先生一生，功莫大焉，他的名字和中国现代史同放光芒流芳百世。

那次，刘北茂给李顿观赏了他所收藏的一些字画，如著名教育家、文学家许寿裳先生的书法和国画大师徐悲鸿的作品。北茂趁兴致告诉人家说：许寿裳先生为我书写的条幅千字文和一些信件，该当文物了吧？李顿应和说：当然的了！能赏识这些大师的遗物，我也深感荣幸。他用赞叹的语气帮助证明北茂留下的东西不凡。

回到座位后，北茂还给李顿谈论一些名人轶事、西欧古代神话寓言等，对李顿来说闻所未闻，大大打开了他个人眼界。最后北茂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可他们对象搞错了，就好比信仰褻渎时，人们只有崇拜封建迷信的一套，现阶段也是一种迷信啊！李顿听后小声说：老师，又跑题了，我们也要像老舍《茶馆》里一样，家里贴一张“莫谈国事”的纸条。刘北茂气鼓鼓地说：我还想去惹点祸，可停了我工作，我已无能为力，我是为一帮学生着急啊！郁南华在厨房接过一句说：停止工作也好，快70岁了，该颐养天年了。李顿看看时间差不多，按摩了一下自己的一个腰部说：没事儿，我走了，回见！

三年后，北茂家从138幢寓所迁至学生宿舍，从此他与李顿不再做邻居。北茂住进学生宿舍的第一晚，几乎不能入眠，睁着眼漆黑一团的帐顶，听着墙壁角落里的蟋蟀悠悠地叫，躺在床上，一会是仰卧一会是侧卧，一会是用胳膊枕在脑袋下，一会是用胳膊又放在胸前，腿脚也是不安稳，不是用这条腿去搁另一条腿的膝盖，就是这条腿搁那条腿的膝盖，瘦削的脸上，流露出从未有过的痛苦表情。

同床共眠的妻子南华当然理解丈夫的心情，她也是噩梦不断，醒来后见丈夫还在不停翻烙饼，就不怜惜安慰话，让丈夫不必气恼，要留得青山在！她说：如今这年月昏天黑地的，大多数正直、善良的前

辈，名人、学者不是跟你一样，在遭遇无妄之灾。你要想开一点啊！隔一个枕头远的北茂说话了，他说：这帮人也太不讲道理了，我能屈从于他们的淫威，他们妒忌，排挤，打击我，我不去计较，可不能给我大哥刘半农扣上“半截子革命”的帽子，听说北京的造反派助纣为虐还将大哥的墓碑砸毁，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刘北茂为人敦厚，即使有人妒忌，排挤，打击，他也从不计较，相反还主张化敌为友，在这些人遇到麻烦时，北茂决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时期外调人员上门对刘北茂几番逼、供、信，要他揭发过去同事的一些反党问题，比如对音乐学院教授陈振铎，刘北茂说陈振铎这个人他了解的，是个正派人物，对党没有贰心的。过后他还写信给陈的家人，让人家要坚持住，挺过这一关，相信未来。他一点也不怕受牵连，常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放之脑后，以同事不幸为自己的不幸。刘北茂就是这样一个人，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会去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为什么他不说不说些违心的话呢？因为他的心灵品格容不得他这样做。

好多次，他对妻子南华说：我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某某曾对我们不厚道，但他很有学问，治学也认真，对国家和人民是有贡献的，我绝不能在这时对他落井下石。他又提到了某位政客。南华心明眼亮接话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想想那些年他那样肆意攻击，我还真不想饶恕。北茂笑呵呵说：我们再去与他反目成仇，显出我们不胸怀大局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帕斯卡尔不是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我们本来没跟人家有过心灵沟通，有的只是利害交易，何必记上心呢。北茂身上流露着一点超然与雅致。

然而，作为臭老九的刘北茂，一样免不了受到了冲击和迫害。1967年弟子王学林去合肥师院探望时，他就住在被劫持者的“牛棚”里，王学林多方安慰老师，刘北茂倒很镇定自若，反而劝慰弟子说：我的事你们不要担心，我相信共产党，相信组织上一定会给我查清问题、落实政策，给予公平待遇的。

广州的汪时叙夫妇也遭到厄运，他们很担心北茂老师的境况，趁儿子太戈到合肥出差之际嘱咐儿子一定设法去探望刘老师。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北茂夫妇热情接待了太戈，非常关切地询问时叙和井然的情况，当得知他爸患有胃溃疡、他妈患肾盂肾炎后，北茂当时就介绍了两个治疗偏方，并亲自写在纸上，南华还详细地介绍服用方法。那次北茂还不顾及自己病躯虚弱，亲自操琴为太戈作示范演奏。南华在一旁陪客，说刘老师因病手抖得厉害，已有一年未操琴了，连扣衣服都得别人帮忙，今天是特别高兴。太戈深感不安地说：刘老，我真对不起。北茂笑呵呵说：微不足道，你来了正好让我练练功！

然在他个人遭受苦难时，还心牵着同样遭受冲击和迫害的音乐界同人，他不顾株连的危险，一直和几位遭严重迫害的同志通信，给了那些同志无比的温暖和物质上无私的支援。那位遭迫害的好友熊乐忱，“文革”时期下放农村时，北茂不仅经常慰勉有加，凡人家需要的农村买不到的物品，北茂都从北京买了寄给人家，如二号电池，一寄就是十来节。熊乐忱喜欢北京的大柿子和半斤多重一只的大茄子，他想方设法去找来种子，寄给人家作栽种。在那段时间，搞音乐的人都只能放下心爱的专业，可北茂一家人给了熊乐忱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让他不要作放弃，要静观事态发展的动向。北茂还与一些弟子讨论生死，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地球的时间，其实都很短暂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必须趁着自己年轻，多取得一些实效的业绩。

这时，闵惠芬因参加中国艺术团，与北茂的儿子育熙一起集训，故曾几次随育熙去拜访过刘北茂老师，得到刘老师多方面教诲。那时，北茂双腿行动不便，但闵惠芬每次见到他，他都在伏案辛勤工作。窗外高音喇叭营造出的“打派仗”之声，一派惊天动地，北茂的房内却透出一片静肃。闵惠芬向他谈起民乐界万马齐喑的现状，向他倾吐绝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对前途的苦闷，特别是谈到一大批优秀的传统曲目，如刘天华先生的十大二胡名曲、阿炳的杰作等都不准演奏，深感这样下去民乐界队伍势必要溃散，断层，绝种。北茂仍是不多说话，但那

深刻的忧虑却蕴涵在双眼中。

有时，他们忘情地拉起《病中吟》《空山鸟语》等，只有在这时，他们才会暂时忘记心中的郁闷，沉浸在音乐的王国之中。后来闵惠芬还在北茂面前拉过《江河水》，之前有人批评她的演奏幅度大，说：二胡不能这样拉。此时就是想听听刘北茂老师的意见。没想到他听后，立即大加赞许，提出“艺术表现不能无动于衷”的观点。这句话使闵惠芬终身受益，使她在表演艺术的探索和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启迪。

这一年年初，刘金龙从海南回安徽，因“革命烽火”阻断交通，搁浅在合肥，食宿都成了问题的刘北茂得知情况后，毅然把人家接到家里住下，还嘘寒问暖，热情款待。刘金龙在刘家度过了安宁的三天，外面的造反派对刘金龙不能作批判，因为有刘北茂护卫着。然北茂还是非常苦涩，一天里的话很少，常常举目凝望窗外，义形于色。刘金龙为打破僵局，有时与老师谈谈时局，北茂总说：这只是暂时的，社会秩序早晚会恢复的，社会主义不会老是这个样子的，老是揪叛徒、特务、反动权威，老是是非颠倒，全国人民日子无法过下去，到时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真的会消灭我们的！

社会主义也是要音乐的，美妙的音乐，会像自然那样无边无际，会像风不给你定数，它是天空的延伸、海洋的没有尽头。北茂一旦激动起来，和拉二胡曲一样，甚至有“不吐不快”的畅快感。他喜欢与人拉家常，气氛轻松而友善。这次他对刘金龙说了很多，介绍了不少钢琴曲，他说：那些唯美舒缓的钢琴曲，如诉似诉的二胡独奏都有着某种神奇能量，使人身心愉快、抒解烦恼，消耗深层负压指数，所有压力中的人们，一定要相信周围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值得你去细细体会，只要你愿意停下一秒去仔细聆听。有些旋律也许会让你听出感动，听出你感动的记忆，那说明你还有良知，还心存善根。你的内心仍然柔软，仍然有一方寂静的领土，闭上眼睛沉沉睡去，明天又会有不一样的阳光。

1970年，合肥师院撤销建制，中文、艺术等系与皖南大学合并，改

名安徽师范大学。这时，刘金龙的家室由东北迁到芜湖，刚好北茂一家随合肥师院艺术系并迁到皖南大学，他们聚在一个城市居住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北茂他们那一代老年教师所遭遇的迫害日益加紧。就北茂，他除了受到大字报批判、抄家等常规“待遇”外，还被赶到小山上一座三层楼的楼上，住在北面的一间十余平方米的小房间，房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在那个超级“革命”的年代，民穷财尽，社会秩序混乱，生活日用品匮乏，即便四肢健壮的年轻人，也感到生活的艰难，何况北茂多年下肢麻痹，步履维艰，而老伴也是百病缠身，子女关山迢递，再加上述居住条件，生活中的困难闭目可知。那时，为了节约用水，因一桶水要从楼下提上去，很不容易的，夫妇俩便以菜盆代脸盆。室内灰蒙蒙、阴沉沉，毛巾都结了冰。刘金龙每次过来看望都感到无限悲凉。他想帮老师家做一点点小事，北茂夫妇都竭力阻拦，北茂还常用几句幽默的话语冲淡气氛。这是两位多么坚强、自尊的老人！北茂是凭着对极左思潮的理智的蔑视，对正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才熬过了那漫漫黑夜的。

此时的刘北茂已经六十多岁，却常常是白天教学，深夜创作，夹着琴，一拉就是半夜，次日照常精神抖擞地去上课。他家左右住着两位校长，校长们的孩子至今仍能吟唱他当年创作的旋律，因为印象太深了！孟铎校长感慨地说：这样的教授真是太少了！庆胜校长给刘老的临别赠言则是：我将永远效法于您。

刘北茂夫妇于1971年返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住进鲍家街43号筒3号楼，终于与次子育熙一家共同生活。

刘北茂夫妇住地在校园内，北茂为练腿脚，每天要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走走，他常能看见那些稚气的脸庞，看着戴着红袖章穿着绿军装的那些朝气蓬勃的新一代大学生，时常会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他会想到自己，昨天，我也曾是这样度过的，不过，我们不是搞这种斗争，我们是为学习，他想：我们经历的世界太不一样了，愿你们不要去挤热闹，举个语录本，是练不出搞音乐的真本领的，生命的意义确实是个严肃的话题，我从前思考过，但现在却无力再想了。我就像旗子一

样晃着，晃着晃着就到了这个让人感伤的年纪。谁都不愿感伤，但谁都无法挣脱感伤的束缚，但也正是因为有了感伤，我们一个人才会明白真正的快乐。时光分分秒秒地走，滴答，滴答。离开工作岗位也只是在这“滴答”声音之后。

这时候的刘北茂家里，除几件使用多年的家具以外，没有奢华的东西。他的书桌和他坐着拉琴的木椅，几十年似乎一切依然如故。他经常有些社会活动，如参加政协会议，音协会议，学术活动等，一般都是自己拄了拐棍去开会。他双腿不方便，不是南华陪就是学生们轮流陪着去，从不要求车辆接送。中途歇脚，也找一个偏静角落。

刘北茂由于身体原因，走路不便，但他仍坚持锻炼，每天拄着双拐在筒子楼的长廊里从东走到西，又从西走到东，来回练习走路。一次，由于劳累过度，竟一头栽到暖气片上，头碰破了，流了不少血，大家惊吓不已，并深为老人的毅力感动。再以后，他不能出屋了，就顽强地在屋内试着站一站。在他行动不便的数年里，他仍然创作了大量二胡曲，常常听到他刚柔相济的琴声，透过玻璃窗，在音乐学院校园里回荡，为昔日的王府大院增添了古朴、淳厚的艺术氛围。

二、含着泪花写《哀思》

1976年，中国人的泪雨汇成海，中国人的鞭炮炸开了朗朗乾坤。大悲大喜之年，北茂等一大批受压抑者终于流出了作为一位正直爱国的大知识分子、大艺术家的热泪，表露了对一代民族伟人崇敬爱戴之情。

对于万民敬仰称颂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北茂含着泪花写出了一首二胡曲《哀思》，他用琴声抒发了亿万炎黄子孙对一位中华伟人逝去时的悲痛之情。

中国绝大多数艺术家与全国人民一样，很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每天以泪洗脸。北茂那位遭迫害的好友熊乐忱，电话里向老友刘北茂透露在江西买不到周总理的画像，北茂得讯后便将自已挂在室内仅有限的一张周总理照片寄给熊乐忱，使熊乐忱万分感动！这张珍贵的照

片，一直以来让熊乐忱当作一份双重纪念。北茂虽然停止了校务教学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苦练二胡，更没有放弃创作乐曲，病魔缠身但仍笔耕不辍。他常把自己的新作品拿出来，让上门拜访弟子试奏，并征求意见。当听到弟子真诚赞扬，北茂往往只是微微一笑，然后为弟子递上一支烟。全社会在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读报看社论，社论中有一段这样写着：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几点要求：“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提出“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北茂读着有时会失控，会挺激动地来一句：狗屁不通，分明是在打压好人。他默坐着，半天一声不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北茂终于可以公开谱写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胡曲了，他激动得夜不能寝，在书桌上草拟成《哀思》的初稿，接下来一段时间又谱写了一首《流芳曲》，再过一段时间他又书写出了热情歌颂“四化”建设的《迎朝晖》，三首曲子均创作于中央音乐学院的筒子楼3号楼家中，这些年他与次子刘育熙一家住一起。在这些乐曲可谓呕心沥血，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在曲谱中还尝试用多种弦式进行创作，这是前人少用或尚未用过的，应当说，无论从题材选择上，还是表现



在周恩来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

方法上，北茂都成功地发展了天华的二胡创作事业。

北茂此时深深感觉到爱迪生的一句至理名言说得太好了，成功就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但很多时候这1%的灵感比99%的汗水更重要。自己的这时期的三首曲子难道不是灵感的产物吗，他也觉得灵感不抽象，特具操作性。一次北茂在上音乐欣赏课，对于学生来说，音乐家似乎离他们的生活很远，而北茂通过生动的音乐家故事引入音乐，使二胡变得亲切了起来。一直以来，他在教学中都十分重视音乐欣赏的教学，因为音乐欣赏是培养学生兴趣，扩大音乐视野，陶冶情操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他认为音乐感知是音乐欣赏的前提和基础。要在老师言简意赅的引导下，有目的地听大师们的音乐作品。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音乐欣赏中的音响感知是音乐欣赏的前提和基础。他引导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聆听音乐中去，在聆听中感知、认识、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让学生说出聆听音乐作品后的感受，让学生把对作品的理解认识融注于对作品的音响感知、情感体验和联想之中，达到更深入，更高级的阶段。在整节课中他往往会努力给学生提供参与机会，发挥各自所长，使学生成为欣赏课的主人。总之，小学音乐欣赏课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提高的过程，需要老师继续储备自身音乐素养，不断强化业务能力，在新课程中和学生一同成长。

与刘北茂家同住中央音乐学院筒子楼的张帆听了北茂的那支《哀思》，小夫妻俩作了一番对话，妻子说：你听，刘爷爷的二胡又响了，这曲子与过去经常拉的《良宵》迥然不同，如泣如诉，透人肺腑，听了就让人想哭。丈夫说：这是刘爷爷为缅怀周总理写的《哀思》，写出了他的心声，拉出了人民的真情。他一边说，一边信步走进隔壁北茂的房间，他看到刘家几个人都受了感染，北茂演奏在一个高潮处说不出话，还是郁南华指示着让入了坐。张帆在北茂对面椅子上坐下后，打量刘北茂老先生，只见老人满脸泪痕。大家心情沉重压抑，都难以启口讲话，于是张帆便拿起笔来在纸上对话：这就是《哀思》吧！

刘北茂点点头。

张帆又触景生情地胡编乱造地写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

惨惨戚戚，基于一个“哀”字；字字声声，情情真真，痴痴呆呆，泣诉一个“思”字。北茂看过后，用饱含眼泪的双眼望着张帆，然后缓缓地放下二胡，拿起笔，用一双颤抖的手写了两个字“知音”。张帆表示同感地点着头，言无不尽地说：在这主旋律之前，最好加一段激昂悲亢的引子。他作了自己的建议。北茂一副力不从心的样子说：我写不动了，这件事留给育熙做吧！

那支《哀思》，通过北茂的指导，由儿子育熙将其改编成了小提琴曲，在主题旋律前加了一段悲壮、高亢的引子，使这首用心谱成的曲子更加完整感人。那次，闵惠芬到刘家去串门，育熙说：父亲在病中创作了悼念周总理的乐曲，我已改编成了小提琴曲，现在我拉给你听！结果那首曲没有拉完，育熙就哭得拉不下去了。北茂对儿子说：看来改编是成功了，小闵老师脸上也挂出了泪花，但是我们搞艺术的，内行的意见要听，可也不要忘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到下面再听听。育熙点点头表示认同。闵惠芬受了感染，说：刘老师这么大的音乐家，还这样不耻下问，我都很感惭愧了。育熙接过话茬儿，说：这一点是贯串我父亲一生的。北茂听了很高兴，对儿子和闵惠芬说：记得抗战时期，我曾为路经家门的卖菜和挑粪便的农民演奏过，为的就是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你们今后搞创作，要下到基层，对写出的曲子要进行一番斟酌，不能粗粗糙糙就拿出来，艺术是慢活儿。

三、要为二哥天华写传记

许多年里，北茂一直与无情的疾病作斗争，开始阶段虽只是行走蹒跚、步伐不稳，但随着病情的发展，终于到了即使站起来也要消耗很大的精力，必须有所扶持才能站住脚勉强地挪动几步。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是听从医嘱和亲友们的劝告，坚持在房间外的走廊中锻炼，由走廊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这距离并不长，但北茂每走一次却需要十几分钟。这是与痛苦搏斗的行程，不仅耗尽精力，而且满身大汗，极度的疲劳。然而，最令北茂不能忍受的是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在户外

活动的自由。他多么渴望看看首都日新月异的建设，清晨或傍晚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仰头看看首都晴朗的蓝色天空，飘浮着的白云。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景色，在他却是失去了的天堂。

儿子、媳妇最懂得父亲心愿，1978年夏日的一天，老大、老二加上各自媳妇商量着设法让老父小小心愿达成一次，便借来一辆轮椅车，推着父亲到天安门广场北海公园游览过一次，刘北茂为此兴奋不已，特别是在文津街一段见到了一幅“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自然景色时，他下就回忆起舅舅和伯伯家的乡下，那一带的河多，



1978年的刘北茂

且每只河浜中都会有荷藕。童年时常居于乡下，对于成片成片的荷叶是寻常可见的风景。他会去摘取过来当帽戴，往往在露水淋漓的早上，他和乡下亲戚家一群孩子去采莲蓬，摘荷花、荷叶，大一些的孩子会下河池淘藕，整枝整枝地淘出来，在水里洗净，洁白鲜嫩，一路吃回家。

北茂对儿子说，夏天观荷，其实最好是雨后。一阵暴雨后，清爽了许多，去寻一片荷塘，看满塘的荷叶舒展，在轻微的风里摇曳，叶面上水珠滚来滚去，素白的、粉红色的荷花在涨起的水面上盈盈盛开着。荷塘里，此起彼伏的蛙声，一阵阵传来，声音清越悠远，令人难忘，丝毫不觉得有夏日的聒噪。如此待上片刻，尽享着荷塘的清香，心里也会清净许多。

这次回家后，病榻之中的北茂有两三天都是在十分欢欣的情绪中度过的。

这时，北茂又想起给二哥写传记的事了，可此时他已年逾古稀，且病魔缠身，两腿瘫痪，行动不便，内心十分焦虑。环顾国内，二哥的

同辈人在世的已寥若晨星，且都已到了耄耋之年。这不禁令他想到，那些葬身于大海中古老沉船里的珍宝甚至还能打捞出来，洗去其身上沉积的海藻和泥沙，依然会重放出昔日的光彩。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活在一个人脑海中的记忆是不能永远留存下去的。北茂感到自己似乎已到了垂暮之年，因此更觉时间之紧迫，他决心要只争朝夕，尽力把自己所知的二哥的生平事迹追记下来，写成一本书完整、系统、内容充实的传记性回忆录。无奈他目力日衰，握笔也颇感吃力，只好继续口述，由儿子育辉最后整理撰写完成这部书稿了。

北茂的创作精神是感人至深的，1979年3月24日，他在给张仕安等弟子去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身体一直就不太好，尤其是不能行动为我最大的苦恼，但我仍不灰心，老大从天津过来了，我就口述一些二哥天华的事，其余时间就想想音乐上的事，我不能终日闷坐的，闷坐身体感觉很不好，现在就是屁股坐烂了，也还要搞曲子的，有东西出来心情就好，只希望有生之日尚可聊尽绵薄之力，现附上近作《流芳曲》《迎朝晖》修改稿各一份请提意见。弟子们从老师的信中可以看出，自己的老师身体已差到何等地步，半身已瘫痪，臀部已红肿溃烂，坐椅的木面已换成海绵的仍无法久坐。但尽管是病魔缠身，北茂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创作。

他常常滔滔不绝讲述，要拿自己二哥天华做榜样，想起二哥在世时，为了学好西洋音乐，每日练习小提琴六七小时。同时在1927年开始与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范天祥教授交换学习，范教他和声学及西洋音乐理论，二哥教范琵琶。他不就是靠着这股劲头成为大家所敬佩之人的！

第十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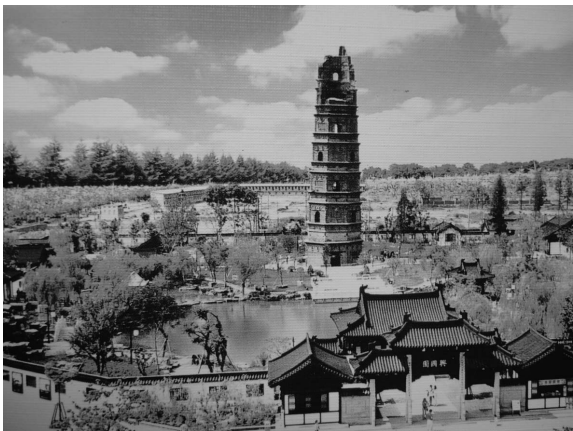
一、以创作来填补和充实二胡文献体系的不足

这一天，穿着一身板板正正中山装的刘北茂坐在阳台上，在给眉毛稀疏的显得活泼可爱的孙子讲古论今，他用说书先生的口吻，在与孙子话说，他说那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进行了两次直奉战争。他调动肢体语言，用一只手指划着说：第一次以直军获胜告终，第二次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干预下。直系遭到了惨败。孙子托着腮帮，一副似懂非懂样。北茂仍然兴味盎然地说着，他说得有些高深，还讲到战争的军事意义，什么直奉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海军、空军参加并取得重大作用的内战，新式武器如坦克等纷纷登场，重炮、重机枪、地雷的使用均为之前战争所罕有，死伤特别惨烈。政治意义上，直奉战争以奉系胜利而告终，从此直系军阀基本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北洋政府开始了张作霖时代。

北茂接着讲到了1925年江阴发生军阀混战的事，他说那时他在燕京大学英语系攻读，暑假回江阴，听他嫂子尚真讲的，那会奉军占领黄山的要塞炮台，向盘踞直军的城里开炮，一颗在夜空里曳出绿色光带的炮弹呼啸而过，将我们老家第二进小院里两棵桂花树轰轰隆隆炸倒了，军阀混战打了好几炮，有一炮就打到了兴国塔上，于是乎石破天惊、山崩地裂了，第二天清晨，大家起来看见原来圆锥形的宝塔顶，已被炮弹炸成半堵残壁了，它宛如一支钢笔尖直直地矗立空中，是一支特大的钢笔啊。孙子兴奋着说：爷爷，你带我去看看！北茂笑呵呵说：等你长大了，我和奶奶带你去看，宝塔就在我们老房子的东南角，

几步路的距离，不用抱，你也能走到的。

爷孙俩说得起劲时，穿着朴素的郁南华从门外进来了，她手提着一只装了些蔬菜和一条鱼的竹篮子，她是上街买菜的，她负责一家人伙食，上街买菜是她每天一早的事。这次她还给



江阴兴国塔

孙子带了一根油条，一块麻尖糕。孙子就喜欢吃这些，稀饭不爱吃，南华怕孙子不吃早饭，身体健康受影响，每天就带一点街上吃食回来。可孙子毕竟还小，往往吃不干净，剩下的也舍不得扔掉，瞒着丈夫和儿子媳妇，偷偷摸摸吃掉。南华撩一下齐耳短发对孙子说：孙子，有吃的来了，叫一声好奶奶！孙子呼应着，奔走呼号过来拿吃的。

这时有人敲门，南华走过去开门，见是湖南来的周家澧，就让进门。刘北茂就站起来寒暄，让老伴多烧一点饭，他要好好接待一下。两人进入书房，落座后，周家澧就将自己在湖南师范大学“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的论文《纪念“五四”时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送刘北茂指教，刘北茂先给客人沏茶，然后拿一张审阅得非常仔细，对几万字的文章逐字逐句进行了评估，既概括又具体，甚至哪个词句尚需润色或有笔误等均一一指出。他对该文所作的全面评价，不只是对周家澧个人业务成果的肯定和表彰，更是对科研工作的鼓励与提携。

周家澧后来感受到作为一个学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老师指导，与寻对自己喜欢的学校深造自己一样，这是人生的一座门槛和大学。在刘北茂这里，他感受到的是教育的层次和人生的价值观不一般，刘老师的治学理念和务实的人生态度，是他要学习的东西。刘北茂的确是一位自己爱戴的学者和一个好的师长，自己很受惠于专业和能力的

提高。

对于刘北茂，其实没有退休一说，他对自己的事业有着明确的方向和高度的使命感，他心灵深处一直遵循着大哥鲜明的“贫富对立思想”之平民性和二哥“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的文艺观。作为作曲家，他十分尊重但又并不囿于兄长刘天华的创作遗产，认为应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来反映不同的思想感情。因此他的创作始终紧跟时代的步伐，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真理与光明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和歌颂，这就不仅仅表达了他个人，同时也体现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从而成为我国民族音乐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北茂的老同行蒋风之这些年也不顾惜身体，北茂见着了就说他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除了讲学、著书，还应邀举办了几场音乐会，到电台录制几档节目，为二胡事业不辞辛苦。蒋风之就笑容可掬说：人生贵在坚持，艺术要上去，与不懈追求是分不开的。刘北茂感叹自己的身体不如人家，他搓着手对人家说：人活着，就要有用，你看我，当真成了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了。分别后，北茂感到老蒋精神抖擞，激人奋进，他能比我高寿。然而天不假年，蒋风之也过早逝世了，他与北茂同寿。

作为教育家，北茂在创作上还另有他意。他曾表示：鉴于天华先生过早离世，尚未来得及建立完善的二胡文献体系，在《47首练习曲》与《10首独奏曲》之间技术上的间隙颇大，给二胡教学带来困难，因此他有志以自己的创作来填补和充实这方面的不足。所以他的作品不求高难，而是放眼于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着力于起好桥梁作用和材料作用。可见刘北茂在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上是用心良苦的，其功不可没。梳理刘北茂一生的创作，他能给人留下的印象，当属他更明白自己的人生定位，这是一种牺牲自我的姿态。

为了实现上述的两大目标，北茂直至染疾在身行动不便的晚年，仍以自己尚为健康的头脑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笔耕。从他几年中先后创作的几十首作品并一再重订的那种锲而不舍、精益求精之精神便能说明一切。

这一年北茂次子刘育熙，在中央音乐学院大型音乐比赛中，获得创作和演奏两项第一名。



琴声奉献给塞上观众

1980年春天以后，弟子程东明在全椒县庐剧团任团长时，一度工作中遭到困难，想调换工作。他将这一思想情况来信向老师谈及，北茂强忍着病痛给弟子复信中写道：知你此刻在南京江心洲进行演出，成绩一定很好，受到群众欢迎，并能见到很多安徽老乡们，一定非常快乐，我也为你高兴。你现在出力领导庐剧团，备受器重与护，这就很好啦，复何求？经北茂的热情鼓励与教育，使他得以安心工作，并将剧团工作抓得出色。在这年全地区文化工作表彰大会上，全椒县庐剧团获得先进单位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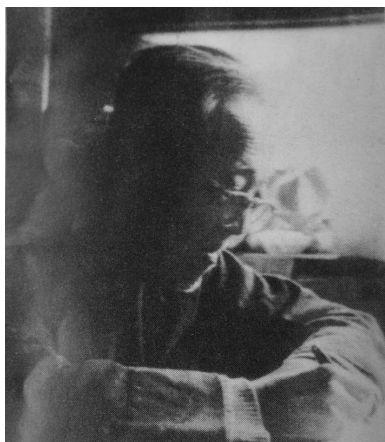
1980年8月，北茂次子刘育熙副教授将《哀思》移植到了小提琴上，不久到银川举行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北茂用心血凝结的乐曲，化成感人至深的琴声奉献给了塞上观众。那朴实无华如诉如泣的旋律打动了每一位听众的心，在长达七分多钟的演奏中，剧场鸦雀无声。何新南随即在发表的一篇评论中曾这样写道：《哀思》一曲，演奏得动人肺腑。乐曲是赤子的坦露，演奏是心的奉献。后来这首改编为小提琴的独奏曲，曾在纪念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音乐作品比赛中荣获国家创作和演出一等奖。《哀思》的成功是作曲家和演奏家心灵共振的艺术结晶。

刘北茂又得恶性腹泻症，来势颇凶，且不同于一般腹泻，无药可根治，因而一再反复。本是久病之躯，又很少进食，身体一再消耗，1981年五一节后的一个星期天，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的侄女刘育敦又一次来看望自己的三叔，此时刚巧见婶娘在给三叔刮胡子，育敦当场

就表扬婶娘三叔的体贴入微，是全世界少有。还说自己要好好学习，她这次顺便给育辉弟带了一本参考用的英语材。忍着病痛的北茂对侄女关心自家育辉，发了感慨说：我怎样才能答还你的情呢？这样吧，这时有几本信笺，有两本已是用过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目力也很差，今后不大会写信了，送给你去用，也是我的一份情！等了一会儿，三叔对育敦又说道：你常常来信封我很高兴，但也不必规定每月一信，有空就写，我希望得到你的任何消息。这句话深深触动了育敦，不祥的预感立时涌上心头，喉头像堵塞住了似的，让育敦说什么好呢？最后，育敦勉强地说道：三叔送的东西我一定收下，这么漂亮的信笺我可不舍得随便使用！手里拿着信笺，育敦就不能忘记这许多年来三叔一直和自己通信，在最近一二年中，尽管他体力日益衰弱，但始终未中断给育敦写信，表达了叔叔对侄女最深厚的关切。

那天，育敦离开三叔家不久，与北茂已阔别二十几载的江西熊乐忱到北京重聚，并拜见恩师天华先生的夫人殷尚真。几位老人愉快相见，共叙友谊并乐观地展望祖国美好远景，其乐融融。不久，北茂病重住院，熊乐忱又专程前来看望、陪护。

此时北茂的病更加严重了，双腿几乎瘫痪。熊乐忱见了老友一副衰老憔悴，双额角陷进，脸上却显示出了无比兴奋喜悦，拉了老友的手，和人家长谈了四个多小时，精神百倍，与其夫人争着和熊乐忱畅叙别情。夫妇俩多次互相争着说：你让我说。你让我说。最后，体弱的北茂让夫人说了。南华便告诉熊乐忱：北茂正拉肚子，一小时拉许多次，可是和你长谈了四个多小时，竟一次也没有拉，你的到来，况使他高兴得连病痛都忘掉了，消失了。熊乐忱受苦了感动，揉着眼，调侃着说：说明精神作用太大的缘故，看你的一双眼睛显得多大，明星也比不上你，老伙计。



刘北茂伏案工作

1981年春，患病多时的北茂身体越来越衰弱，这时他还想起要给时叙等弟子写信和寄修改过的乐谱。

他常常在信中鼓励弟子，说现如今是“身逢盛世，昔时错案，今已反正，大可奋起直追，以偿宿愿，来日成就可以预祝”，并在信封左下角贴上一枚“向科学进军”的环宇图案，还在信中写道，图案上应补上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宇宙。信封封口后交给儿子去发，就打了个盹。醒来见弟子蒋咏荷坐床边，他惊愕地责怪弟子为什么不叫起他，害得耽搁工夫。蒋咏荷感动地摆着手，连连说：老师，我是刚刚到的，不信你问师母。南华也含糊其辞过来打圆场说：是刚到。这时，北茂就换成笑貌了，接下来还来了劲头，非要老伴拿来二胡，说要给小蒋来一曲《流芳曲》，第一遍自己不满意，又坚持为弟子拉第二遍，当时，他呼吸较困难，虽拉得有些力不从心，但弓法顿挫有致，旋律意切情真，音色浑厚，内在深沉，令人听后，控制不住要抛洒眼泪。

北茂后来的几个月里，恶性腹泻症一天内竟达二十余次，这对于年轻健康的人都无法承受，何况北茂的久病之躯。病重期间，张韶又上门作探望，北茂就拉着人家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刘天华先生的再传弟子，你肩上的担子很重，担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你们一定要把民族音乐推向新的台阶。这一席话，使张韶深深感到北茂先生对自己的厚望，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张韶哽咽着鼻子说：老师，我记下了！他从家门走出后，脑子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自己与刘北茂老师的一些交往，他觉得北茂在为人品格方面，是较讲团结，顾大局的，一生光明磊落、心地清澈见底。从不在背后议论人非，更不背地阴谋伤人。即使与自己观点不一致或与自己有矛盾的人，他亦不计前嫌，首先从团结愿望出发，一样把水端平，一样宽厚待人。平时，他总是谆谆教诲学生做人的道理，怎样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言传身教，使广大师生深为叹服。在自身生活方面，他从来不慕虚荣。一生产于律己，简朴节俭。平时脸上总是洋溢着朴实的微笑，总想着要帮助别人什么，自己却老是吃亏，总是把方便、好处让给别人，

把困难留给自己。他从不向组织伸手，不搞特殊。张韶脚步迈得很缓慢，想着恩师的病，心里就不是滋味。

二、对人赤诚相待的刘北茂去了

到7月中旬，饱受病痛折磨的刘北茂还不肯放弃工作，南华要做些控制，他很不情愿，顶嘴说：这样活着什么也不能干，我感到异常痛苦。南华说：你要接受现实。北茂无语了。此时又有一些朋友来作探望，见他满脸是老年斑的老友明显憔悴，身体较前消瘦了，看了不禁阵阵发酸。南华对来说：病情还不算严重，慢慢会好的。可能是为了安慰别人说的违心话。

两三天后，北茂的病情日益加重，家人送他去医院抢救。他老人家再也没有能回到度过人生最后10年的中央音乐学院三号楼。北茂住进了位于北京西郊玉泉路的解放军307医院。身体稍有起色，便开始关心起弟子的学习，前两天，他让儿子到家中取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文版一本，让寄汪时叙，现在他又过问起这件事，大儿子育辉说：早寄出去了，过两天人家就收到了。不久这边就收到了时叙的来信，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文版一本收到，太感谢了，儿子太戈正要入党，我已将毛选转赠于他，我在扉页上题了：“此书系刘北茂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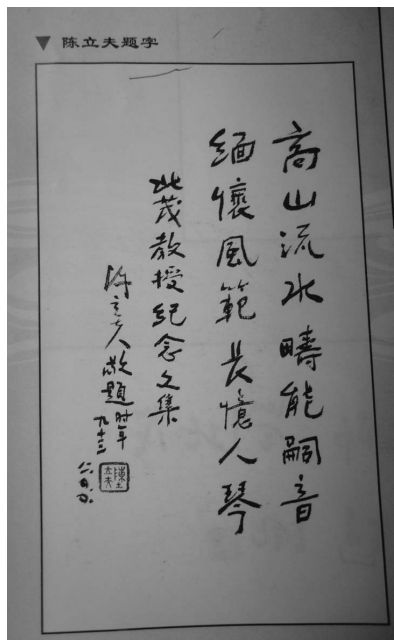
授之侄女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时所得之奖品，后转献北茂教授。”这么几个字。

在两个多月的日日夜夜里，刘北茂两个儿子轮流陪护在父亲的身旁。医院对北茂的治疗虽尽了很大努力，还组织了专家会诊，但无法控制北茂的病情。有着上善若水兼容与厚道的刘北茂很难正常进食了，更多靠输液维持生命。他的身体日渐消瘦，清癯的面庞上，一双大大的眼睛总是慈爱地看着儿子们。即使在这种状况下，北茂也没有悲观绝



刘北茂晚年照

望过。他在神志清醒时，总要和儿子交谈，他从来不谈自己的病，而是像过去的正常日子里那样，和儿子谈的更多的是音乐、文学和他创作中的体会。时时有在京的亲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弟子来医院看望他，北茂总是努力地以微笑面对他们，以免他们太忧虑。他还特别牵挂着一些忠厚善良而又屡遭坎坷与磨难的远方弟子们，时时向儿子念叨着他们的名字，关注他们的近况。那时打电话还不方便，有时北茂在病榻上思念心切，就会嘱儿子代他写信问候。而此时，他的声音已经浑浊不堪，几次都被喉咙里的痰堵塞住，停歇之后又说，说得断断续续，有些吃力。



刘北茂纪念文集封面

1981年9月24日下午一时许，刘北茂在北京不幸与世长辞。他走的时候很坦荡，对夫人郁南华说：“我一生不欠人家一分钱，不欠别人一封信，一生没有撒过一次谎，走得也安心。”并留下遗言：“大家工作都很忙，不要惊动别人，死后不要做新衣服，丧事要简办，更不要开追悼会。”刘北茂用最美的情操画上了人生的句号。

刘北茂的一生十分勤奋，自1940年处女作《汉江潮》问世以来，他的乐思随着时代的脉搏一直没有停息过，几十年间除知道的作品外，还有一些未公开的曲稿。同时他在学习与涉猎中外古今音乐作品时，更注重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学习，并把学习成果凝聚在创作中。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建院初期，北茂先生曾潜心学习北方民间音乐与戏曲，并把学习心得浓缩在一本以河北梆子为素材改编而成的《河北梆子二胡曲集》之中。对这些曲稿，北茂先生打算进一步修改后再发表。此外刘北茂还写过一些声乐作品，特别是在抗日时期谱写的一些抗日救亡歌曲曾在大后方流传，遗憾的是以上这些曲谱

大都散失。因此，出版《全集》的计划只得暂且搁置。在北茂先生百周年诞辰前夕，根据各方面的建议，决定集中全力先把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北茂先生原创与整理编曲的二胡作品编辑出版，以飨读者。

本曲集由北茂先生创作的二胡独奏曲、二胡小品、少年儿童二胡练习曲以及整理改编的古曲与民间乐曲四部分组成，基本上以创作或编曲年代为序。北茂先生对待创作十分严谨，每首作品的写作都经反复推敲与修改，即使对定稿多年并广为流传的作品，北茂先生仍在思考如何进一步臻于完善。晚年他曾对不少旧作重新加工，修改程度或大或小。在编辑过程中，对比了各时期的曲稿，力求把最后修订稿编入。但有些乐曲，经北茂先生整段重写，有了全新的面貌。对比两稿，若仅留其一，甚感可惜，权衡再三，仍保留原稿，而把先生晚年修改稿列为同名乐曲“之二”编入，按年代排序，以供读者参考对比。本曲集附录的乐曲简介是根据北茂先生创作手记与编者回忆整理而成。

刘北茂的一生，对人赤诚相待，他也得到了同样真诚无价的友情回报。他和熊乐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生死之谊，为后人留下感人的篇章。

后来熊乐忱回忆说：我们志趣相投，因此能够说出对方没有说完的话。北茂兄在十年浩劫中，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他不怕牵连，把自己的利害得失放之脑后，以我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以我的痛苦为自己的痛苦，不仅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与欢悦，还在经济物质上给我以支援，胜过同胞手足之情。从这点就充分表现了他对朋友的真挚诚恳和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是我终身难忘的患难朋友，是我学习的好榜样。熊乐忱是的北茂的老朋友，天华先生的入室弟子，也是我国音乐界的老前辈。北茂一家与熊乐忱一家从抗日战争前在北平就建立了友谊，到“七·七”事变后，北茂与熊乐忱等人一行，历经艰险奔赴大后方，从重庆时期到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一直来往不断，新中国成立后又在北京相会，几十年的友谊结成莫逆之交。“文革”期间熊乐忱在江西蒙冤，被分配到农村落户，他虽有众多子女，却多自顾不暇，或与他“划清界限”。妻子去世后，只身在农村贫病交加。唯一能与外

界沟通的半导体收音机，常因买不起电池而“断听”。当时北茂不断写信鼓励他要坚强面对暂时的难关，同时又让妻子定期买好成打的电池和农村买不到的生活用品给他寄去，当周总理去世后，熊先生怀着巨大的悲痛，写信到北京请北茂夫妇寄一帧总理遗像给他，因一时没有买到，北茂夫妇恭恭敬敬地把家中唯一一张悬挂在墙上的总理像摘下给熊先生寄去。

粉碎“四人帮”后，熊乐忱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落实政策获得平反，北茂夫妇闻知喜讯，兴奋得彻夜未眠。熊乐忱重新焕发了青春，虽已年过古稀，但以充沛的活力奔走于江西、北京之间，又利用他的旧关系，热情为海峡两岸牵线搭桥，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此时没有得到老先生逝世消息的闵惠芬，10月份要到北京开政协，正准备去探望刘北茂，万没想到老人已失去了与人见面的机会。闵惠芬只得直扑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楼。人去楼空，只有那张刘北茂先生的黑白大照片遗像矗立在钢琴上，闵惠芬看着那双充满睿智的眼睛仍那么慈爱地注视着人们，她似乎又看到刘老伏案辛勤工作的身影，似乎又听到老师循循善导的话语，一时间泪水糊住了双眼。这时刘育熙告诉闵惠芬说：你可知道，我父亲对你寄予多大厚爱啊！

刘育熙又提到1961年的全国琵琶二胡教材会议的事。闵惠芬听后，对着遗像自言一句：刘老，你是个真正懂行的人，你的眼真毒，打从1961年起就一直注视着我前进的轨迹。闵惠芬当时胸中升起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她在刘北茂遗像前发誓决不辜负刘老先生的厚望，决心以刘老先生献身于民族音乐事业的精神为榜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闵惠芬对刘家始终怀着感恩之心，不仅是刘先生的提携，让她更感幸运的是，其父闵季骞亦是民族音乐先驱刘天华的再传弟子。感到自己生长在素有“二胡之乡”美称的江苏，尤其是苏南的苏锡常，很感自豪。她对刘育熙感慨万端地说：我们的家乡是一块诞生和蕴育二胡名家的福地，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冠。你二伯刘天华，无锡的阿炳，常州的吴伯超，宜兴的储师竹、蒋风之，苏州的王沛伦，吴江的张季让，昆山的陆修棠等，群星荟萃，影响巨大。我父亲在宜兴万石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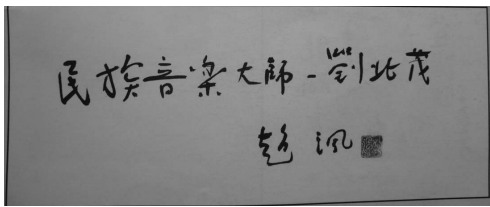
弯斗里音乐环境的熏陶下，走上了从事民族音乐的道路。

刘育熙随口接上去说：我父亲是在他的两个哥哥影响下，自幼就酷爱诗词、音乐，后来改变志愿，完全是为继承他二哥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志。搞音乐，可能没有原先的专业来钱多，可这种舍得，是值得的，因为他做了自己一份喜欢的工作，就像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情，全力投入音乐教学、创作和演奏工作，人生就有了支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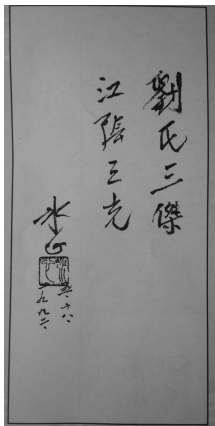
可刘北茂的逝世，对于其老伴郁南华来说，无疑是最沉重的一个打击了，可谓弹指烟灰，多想对老伴的思念随着烟灰散去，多想从老伴的梦中醒来，明知相思再无用，却还是这样痴迷的坚持着，对老伴的爱，成了忧伤，成了奢望。

以后，她一直就在回忆中过日子，在思念中生活。幸有全家（京津两地）三代七口作牵挂，她依然能顽强地生活着，乐观地把目光放远，期待着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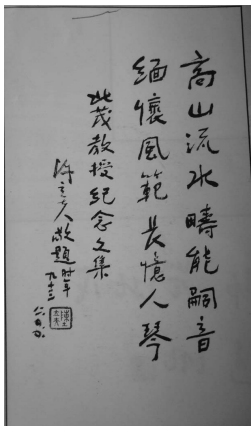
这一年北茂的业余弟子常志标上门作拜访，常志标话题中提到家



赵风题字



冰心题字



陈立夫题字

谱上的某些事，南华饶有兴趣向人家讲起她的父亲郁咏春的事来，她说父亲是早年江阴县第一个留学日本学成归来的学者，执意不做官，一心办教育，还把自己从日本带回的一架钢琴献给了学校。当年的刘半农、刘天华都曾是她父亲的学生，也就是这种家风与缘分，使她以坚强的信念与炽烈的爱心，为实现北茂的遗愿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

老友陈振铎在北茂逝世后，长叹抱憾，热泪横流，当年12月，便在《人民音乐》杂

志上发表了《回忆刘北茂教授二三事》悼念文章，对北茂的艺术人生作了较全面的评价，文中还提到了十年浩劫中，刘北茂对他精神上的安慰与经济物质上的援助，胜过同胞手足之情，是他终身难忘的患难之交。陈振铎小北茂一岁，山东临淄区齐都镇邵家圈人。中国著名音乐家、二胡教育家、演奏家、作曲家及民族器乐革新家、国乐大师、当代民族音乐奠基人之一、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教授。1999年1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安徽省艺校与省内民乐界则在刘北茂逝世后不久，隆重举行了纪念会与刘北茂作品音乐会，并编印了《刘北茂先生作品选集》。北茂老伴郁南华十分慰藉与鼓舞，遂决意合力支持于次年在京举办由全国民乐界都能参加的“刘北茂作品广播音乐会”。搞好全国民乐界的大团结，是刘北茂先生的遗愿之一。这时郁南华便嘱咐儿子育熙一定要请各家各派的同志都参加演奏。

之后经过育熙多方亲自登门邀请，果然群贤毕至。198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北京二胡研究会、北京乐器学会等单位，为纪念刘北茂逝世一周年，联合举办了“刘北茂作品广播音乐会”，介绍了他创作的15首二胡独奏曲和4首民乐合奏曲，以表示对他的深深的怀念。

这一年的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北京二胡研究会、北京乐器学会等单位联合主办，并由中央及地方十多个文艺单位，为纪念刘北茂逝世一周年联合举办的“刘北茂作品广播音乐会”，介绍了刘北茂创作的15首二胡独奏曲和4首民乐合奏曲，以表示对他的深深的怀念。

音乐会实况播出后，引起了全国巨大的反响。整个音乐会荟萃了在京或全国各地众多著名民乐演奏艺术家与作曲家参与，再现了自1932年刘天华先生逝世后，刘北茂先生继承天华、继续天华、发展天华，以“中西兼擅，艺理并长”、“恒与毅”、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品格，并展示了其从“大后方”到新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自传体式的系列作品——从怒涛汹涌的《汉江潮》到玲珑酣畅的《小花鼓》；从生机盎然的《欢乐舞曲》到豁达飘逸而又不乏委婉的《欢送》；从气象

万千的《黄山观瀑》到深情质朴的《千里淮北赛江南》；从高歌当哭震撼人心的《缅怀》到心向四化神往未来的《迎朝晖》。

而完稿于1980年11月的《流芳曲》，则以幽远深沉的旋律表现了人民对敬爱的革命先辈的崇敬与怀念。曲调既有浓郁的古典民族风格，又富有新意，歌颂了先辈所开创的光辉事业在历史的长河中将千古流芳。这股浩荡正气，也是北茂一生对崇高理想的追求与博大胸怀的写照。

《流芳曲》并不是刘北茂最后一首作品，在他逝世后，家人在他的抽屉里又发现了一些未完的曲稿，其中有1981年病危前的一个手稿，题为《迎春小曲》。

刘北茂在生命垂危之际，仍以满腔的激情去迎接和召唤祖国光辉美好的春天。为了祖国的民族音乐事业和教育事业，他同样秉承了刘半农刘天华二兄长做事业的精髓，也可说是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滴血。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

1983年，年过不惑的刘育熙赴法国国立高等音乐学院进修，师从法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小提琴大师热拉尔·布莱教授。他后来以刻苦执著的精神，在艺术的海洋里孜孜不倦地吸收着丰富的艺术营养。那时期作为母亲，郁南华完全用毅力克服身边孤单，积极支持正值不惑之年的育熙、士璟夫妇先后去法国深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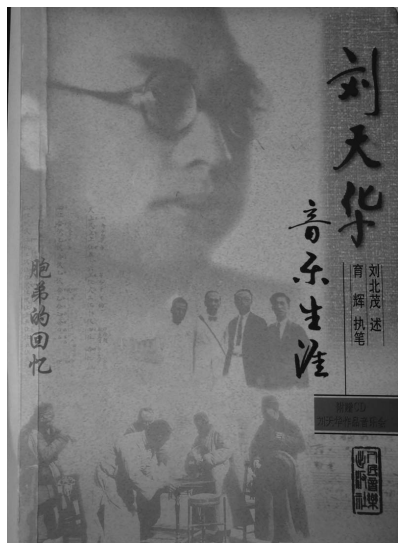
此期间育熙的兄长，那位在天津任教英语的大儿子育辉常来北京照看母亲。母亲到车站迎接了儿子，她已经快80岁了，现在和弟弟家住在一起。育辉认为自己的孝心可以说尽得太少了，只能每月花一到二天过来看看，母子见面相敬如宾，育辉望着母亲一头灰白头发让春风吹乱，他伸手给母亲理顺，这时他突然间发现，老娘变老了！原先光滑的肌肤变得粗糙，额头上的皱纹像刀刻样的深，曾经白净的脸庞有些黧黑。他心酸得很。

那次母亲让育辉不必担心什么，一个劲鼓励大儿子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完成好父亲未来得及完稿的长篇回忆录《忆二兄天华》的书稿。

郁南华婆婆满泪说着北茂的事，她说他年轻时受到欧美文化的熏

陶，曾在燕京大学英文系也打下很好的英文基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他不愿苟活于日寇铁蹄之下，决定前往西北联大任教，辗转跋涉至陕西城固县，就任西北联大外文系英文专业讲师，1940年晋升为副教授，主讲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英文写作和诗学等专业课程。

可他虽为英语教师，但同时也喜爱艺术，在他二哥天华在世时，两个人常切磋二胡技艺，感情很深。天有不测风云，1932年，二哥天华染猩红



《刘天华音乐生涯：胞弟的回忆》封面

热而病逝，北茂悲痛欲绝，平素性格就较为内向的他更加沉默寡言，整日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那时要没有大哥半农极力劝导，对他说了

一番话，说：人死不能复生，你终日以泪洗面无济于事，还不如振作起来，将你二哥教你的几件民族乐器拿出来复习复习，练练好，将来有机会，说不定还能继承他的一番事业。在大哥半农的劝导下，你父亲才萌发了继承刘天华未竟事业的想法，教习英文的同时，发奋研习民族乐器，并自学音乐创作。

所以我们一家在城固的西北联大期间，你父亲除了教英文，还兼任国乐指导，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演奏活动，活跃了学校和城固当地的文化生活。上课期间，他随身带着二胡，课间就会拉上一曲，深受同学欢迎。在此期间创作了《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他所作的曲子，不似一般二胡曲低沉悲哀，多有激扬之气，很能振奋人心，在后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又辞去工作，到四川重庆附近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去任教。他的后半生都致力于中国民乐的推广和发扬，是公认的民乐大师。

南华对大儿子接着说：你父亲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音乐大师，他是凭着对音乐的热爱，甚至不惜为此辞去待遇优厚的英语教师工作，

才做出了如此大的成就。很多有成就的人，他在做事之前动机都很单纯，就是单纯的热爱，想做好这件事，名利之类全不在考虑范围。这也是大师为什么稀少的原因。这值得我们深思。你写作二伯时，也好作这样的定位。

刘育辉怀着虔诚的心愿，在夜以继日努力整理着父亲的文稿。他前几天在母亲的帮助下分出了各个段落，为书稿立了十九小节。他用质朴的文字处理手法，替补父亲叙说一段家世：我们的故乡江苏江阴是江南一个古老的小城，城垣只有九里十三步，绕城漫步一周只需个把小时。据史料记载，县城的创建始于六朝梁武帝时代，距今已有十六七个世纪的悠长岁月了，但我并不想发思古之幽情，去追溯她遥远的过去，仅在此谈谈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对天华一生的影响。

我家的旧居坐落在江阴城内西南隅的西横街上，街道狭窄，宛如北京的小胡同，旧居系祖上留下来的两进平房，各带一个小院落，宅后还有一小片园地。这说明我们祖上虽是读书人家，但在经济上已算是当时的小康水平了。后来由于祖父早逝，才致使家道中落。从此，房屋亦因年久失修，而显得破败、凄凉了。但唯有宅后的园子却别有一番天地，那里除有菜圃、竹丛和一小块桑地外，还有桃、杏、梅、石榴、枇杷等果树多株，每年大部分时间园中均呈现出一派葱茏茂盛、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是我们兄弟三人年少时常来玩耍的地方。



1992年5月，“刘氏三杰”纪念展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展出。

这本人物传记，也是他们一家的艰辛的记录，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均充满强烈的激情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在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方面，也表现深切、独特的个人风格。这本书是一本有关刘天华先生生平与事业的传记性回

忆录，作者为刘天华的胞弟、其事业后继者刘北茂，由作者之子刘育辉根据作者生前未完成之书稿及口述整理而成。本书真实地反映一代国乐大师刘天华的音乐生平，是迄今为止同类书中最完整全面的传记。



1992年5月16日，“刘氏三杰”纪念音乐会继续在北京大学大讲堂举行。北大与首都各高校师生二千余人出席。图为彭修文大师指挥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北茂先生遗作《流芳曲》。

该书于2004年11月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刘天华音乐生涯：胞弟的回忆》作者署名：刘北茂述/育辉执笔。令人遗憾的是育辉母亲郁南华未能见到书的出版，她已于1989年11月13日逝世。

郁南华的离去标志着刘家上一代家族成员均已谢世。这无疑使晚一辈的兄弟姊妹都感到无限悲痛和惆怅。往事不可追，留下的只是再也追不回来的对过去岁月的回忆！郁南华的遗体告别式在八宝山举行，没有播放现成的哀乐，而是放了丈夫刘北茂的作品，她的生活离不开北茂的作品，北茂的乐曲原本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慈爱的老母亲与世长辞，使刘育熙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就是这样，刘育熙的教学工作仍在照常进行，音乐会仍在各地举办。育熙的敬业精神，使他的听众深受震撼。人们纷纷给他来信，表达对他的敬意。一个大学生在信中说：您的琴声让我们知道，中国的艺术殿堂依旧神圣；您的琴声告诉我们，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刘育熙思念着母亲，回顾着母亲：母亲郁南华早年就读于江阴一所女子中学，这在当时已是非常高的学历了，她与父亲刘北茂五十余年的相处，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默默地承担了整个家庭事务。母亲是有文化的妇女，却为了让丈夫能专注于工作，主动放弃了



1992年5月15日，300多位首都与来自全国的艺术家在北京音乐厅隆重举行“刘氏三杰”纪念音乐会，受到千余来宾的热烈欢迎。音乐会由英若诚、杨澜主持，图为音乐会总谢幕。

自己工作的权力。没有在学术领域拥有专业成就，可母亲却是儿女们心中最有内涵的女子！在父亲走南闯北的经历中，她无疑是丈夫最坚强的后盾！他们夫妇几十年如一日，相敬如宾，就连吃饭就

坐，也互谦互让。当父亲刘北茂完成了一首曲子，第一听众就是她这位默默无闻的母亲，她虽然不精通音乐，但几十年在丈夫身旁耳濡目染，也懂得了不少。每次她都以听众的身份对丈夫的作品提意见。她常说，音乐家创作的乐曲应该是给普通人听的，只有大家听得懂才算好作品，也许是这个缘故，刘北茂的作品就力求通俗易懂，普通人听了都能感谢受到它的喜怒哀乐，这也使北茂拥有众多的听众。

整个会场群贤毕至，刘育熙登台演奏了父亲的著名曲作《哀思》。刘北茂先生遵从大哥半农教导，接受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影响，富有民主精神与科学思想，成为学贯中西式兼收并蓄的教育家。遵从二哥天华教导，发扬筚路蓝缕的艰苦卓绝的创业精神，具有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顽强态度，成为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音乐家。如果说，天华先生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专业二胡学派的创立者，那么，北茂先生则是天华学派影响深远的开拓发展者。他创作二胡曲百余首，演出场次不计其数，培养一代又一代二胡教师和演奏人才。天华学派桃李满天下，影响海内外。北茂先生，成绩显赫，口碑载道。他圆满实现了天华先生遗志。

刘北茂是有文化使命的音乐家，他一生所作的曲子，抱朴含真、

洒脱乐观、意味深邃，都与时代的脉息相通，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声音，这声音是警钟、是召唤、是鞭策，是中华民族的天音绝唱。

在北京举行“刘氏三杰”全国性盛大活动后，安徽省率先举办了纪念刘天华、刘北茂先生“二刘”的盛大活动，并同时成立了民族弓弦乐综合性的学术团体——安徽省音乐家协会民族弓弦乐委员会，六安、铜陵还成立了分会，以此为契机，安徽民族音乐界，特别是民族弓弦乐界更加团结奋进，以后活动开展不断。

三、第二代音乐传人刘育熙

作为第二代音乐传人刘育熙，自20世纪80年代公派赴法留学期间，就为中国音乐家首开多项记录：法国国家电台向全欧洲播放了他的音乐会；登上法国最高音乐殿堂——香榭丽舍剧院举行独奏音乐会；法国卡西佩唱片公司为他录制两张CD，开创了亚洲音乐家在法国录制唱片的记录。

90年代以来先后担任雅克·蒂博国际小提琴大赛评委，在巴黎高等音乐学院、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等法英两国七所国家音乐学院讲学、担任研究生考试评委、并在英、法、德、意、匈、泰等国家举行独奏音乐会六十余场。法国音乐评论家赞扬他的演奏，“朴实无华却又精雕细刻，准确地表达了西方音乐的内涵，并把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世界著名小琴家热拉尔布莱教授称他是“最有才华的小提琴家之一”和“最有资格继承法国小提琴学派的传人”，德国评论家称“他的演奏架起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泰国报刊评论“从刘育熙的演奏使人们看到了21世纪东方小提琴艺术的曙光”。

1998年，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国际电台对他作了专题采访并向世界各国播出。2000年报10月，刘育熙首次访日巡演获巨大成功，广大日本听众对他的演奏好评如潮，评价他的演奏“充满真情，温暖如春，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2002年8月成功地在音乐之都维也纳和立陶宛



1997年10月，在为江阴市天华音乐厅落成举行的独奏会上，刘育熙演奏父亲的名作《哀思》。

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了中国音乐家的首演独奏会。多年来，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坚持中国小提琴艺术道路的开拓与探索，由他主创和对改编的小提琴协奏曲《白毛女》《音诗》《怀念祖国》《灯节》《悲歌》等作品已在国内外广泛流传。他还在全国各地举行题为《奉献》的义演独奏音乐会400余场，为当代大学生审美情趣和高雅音乐的普及与推广作出重要贡献。他在弘扬民族文化与普及高雅音乐艺术的实践中，受到万千知音的欢迎与热爱，并引起强烈共鸣。众多高校师生与普通群众赞扬他的演奏“给人们送来陶冶情操与净化心灵的甘露和及时雨。”

刘育熙曾多次获文化部、全总、北京市的表彰及荣誉称号，2000年荣获中央音乐学院建院50周年杰出贡献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专家政府津贴。刘育熙是一个悟性很强的人，面对大伯刘半农留下的仿民歌的诗作、二伯刘天华留下的十首雅俗共赏的二胡名曲以及父亲刘北茂留下的一批民族弦乐力作，他感悟到了贯通其中的“刘氏三杰”的艺术哲学，那就是：“凡艺术大品必能上通下达；凡艺术巨作必痛苦受孕尔后幸福分娩。”正是为了这个“上通下达”，他从法国归来后，在繁忙的教学之余，到全国各地为高校学生和普通百姓举行义演独奏音乐会，足迹行踪，甚至到达三峡工地、沂蒙山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音乐、演艺界“走穴”风盛行。刘育熙工资有限，生活清苦，也有“走穴”挣大钱的机会，但他不愿随波逐流，迷失自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也对他说道：“我宁愿陪着你喝粥，也不愿你挣这个钱。”作为“刘氏三杰”的家人，他们保持着家族的传统，在清贫中磨砺高洁的人品。1990年秋至1991年春，刘育熙应邀担任法国雅克·蒂博国际小提琴大赛评委，并再次在巴黎成功地举办了两场音乐会。他还

应邀为巴黎高等音乐学院主持大师班讲学，成为第一个登上法国高等音乐学府的中国教授。

1994年，刘育熙应泰国比里·帕依荣慈善基金会邀请，在曼谷举行三场义演，引起极大的轰动，并获得高度赞扬。一则评论说，“从刘育熙的小提琴演奏中，我们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东方小提琴艺术的曙光”。1995年，刘育熙应邀在苏格兰皇家音乐院、巴黎高等音乐院等英法两国共五所国家音乐院主持大师班讲座，并担任学年考试、比赛评委。同时，在两国举行一系列演奏会，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青木国立音乐院的旧址已经不复存在，但在1995年，重庆市、区级文物管理部门，为了纪念国立音乐院在抗战期间所作的贡献，在原校旧址处修建了“国音台”纪念雕塑，当时的“国音台”雕塑全体通高7米，由三个半边竖琴碑组成，寓意“国破山河在”，同时三个琴碑似分实合，显示出巨大张力，给人激愤昂扬的特殊感染力。2002年5月20日，79岁高龄的前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指挥家严良堃先生来到重庆，他头天刚下飞机，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赶往青木关，当他在音乐院旧址看到“国音台”时，严老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2007年，因渝遂高速公路修建，国音台雕塑进行保护性迁移。新址在离旧址不远的关口岩石顶上，地处老成渝公路和渝遂高速公路三方位的交界。在建的纪念亭呈三角形，亭顶为延续原纪念雕塑的特殊意义，将按原样式制作安装，亭的三方亭脊和翘角将制作成五线谱图案，亭的中间地面将竖起纪念碑，陈述国立音乐院的历史等。当游人站在关口纪念亭新址，是否会揣度当年严老和我们的刘北茂等大师之心情，或许有一诗句是贴切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青山环绕，大音希声。1996年春，刘育熙应邀赴德国巡回演出，在柏林和美茵兹地区共举行八场独奏音乐会与室内音乐会。他除了演奏欧洲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外，还演奏了多首中国作品，如根据刘天华二胡名曲《良宵》《悲歌》改变的同名小提琴曲；根据同名板胡曲改编的小提琴曲《灯节》等。其中由他主创的小提琴协奏曲《白毛女》，作为欧洲首演，获得极大成功。德国报刊赞扬：“刘育熙的演奏架起



刘育熙接受鲜花和掌声

了东西方文化的桥梁”，“打破了西方人对‘中央帝国’的偏见”。

1997年10月，身穿燕尾服的刘育熙，特地从北京赶回江阴为江阴市天华音乐厅落成举行的独奏会，他倾注满腔热忱用小提琴演奏了父亲的名作《哀思》。演奏结束，台下雷鸣般掌声经久不息。这就是宽头大额，发质柔软，身子瘦削的刘育熙，不管在哪里，他的琴声都能赢得这么多掌声。他说，他最喜欢面对的观众就是两种人：一种是外国人，站在他们面前，他会有一种

中国音乐家的自豪感；一种就是最广大、最真诚、也最懂得艺术的普通大众，置身于他们当中，他就有一种“自我实现”的满足感和遏制不住的激情。

他当然不会忘记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里那浪涛似的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他也不会忘记长江三峡工地上，那几万名在他的独奏会结束后，仍然站在原地久久不愿离去的、穿着工作服的观众……

“刘氏三杰”后裔虽然都在外地工作和生活，但他们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无时不在怀想故乡，怀想祖辈居住生活过的这座小城，每每踏进兴国塔旁边的西横街时，立马就被这条幽静的老街深深地迷恋住。那些被岁月磨得溜光的青石板街面，一家紧挨一家像古典的线装书一样的两层小楼，古色古香的店铺，典雅秀气的花窗，屋顶上鱼鳞一样的小瓦，隐者般潜藏在小巷深处的祠堂和天井。这一切的一切，一下子就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并令他们对它迅速生出一种一见钟情的情怀。刘育京教授逝世前几个月，还抱病来到故里江阴和张家港的南沙帮助解决企业生产和科研中的疑难问题。刘育敦女士在参观了故居和阅读了江阴和张家港两市政协文史委编的有关刘氏兄弟的书籍后，

心情十分激动，她在一篇文章中称：“如果父亲在天有灵，看到老家发展这么快，定会含笑九泉。”

每次，当刘氏三杰的后人，回



刘氏故居

江阴办事时，大多会挤时间选择一个时段在故居后面的敞开式公园坐坐，那里是城中绿岛，辟为市民一处休闲地，亭子、石凳一应俱全，园艺很讲究，连一些过道的设计，也是采用音乐元素，不论从那个角度进入，行人均能欣赏到舒缓悠扬的曲子，或二胡或琵琶或古筝之类。刘氏后人，包括江阴市民，或者外地的、国外的游客，常常在到达小城后，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沿着人民中路的街道缓慢地向西步行，然而进入这处绿岛，一个人静静地从东一直走到西。在走完这条长不到一百米的绿岛之后，再沿着原路折回。之所以这样做，大都为的就是想到这里看一看和走一走，体味刘氏三杰当年在这里的生活的感觉。

保留的刘氏故居，保留的西横街、南门忠义街，仿佛能将人们带进大诗人戴望舒《雨巷》的意境，每次，当游人踏上这二条均是由北向南延伸的巷道时，内心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戴望舒的那首诗。是的，这条街道每一次给人们的感觉都是美的，一如戴望舒诗中那个窄窄的雨巷。每一次置身此巷，刘氏后人，包括江阴市民的心中总是悄然滋生出一种美好的情愫。这种情愫，既有些像给家里养的那些花儿草儿浇水时的感觉，又有些像在路上看到一株好看的花儿忍不住要多看一会儿时的心境。

附录

刘北茂年表

1903年（1岁）

7月10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西横街。父亲刘宝珊是清末秀才，但思想开通，积极倡导新学，远在辛亥革命前即与当地学界知名人士杨绳武先生一起创办江阴县第一所新式学堂——翰墨林小学，为家乡教育事业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同时亦为北茂及其长兄半农、二兄天华自幼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刘北茂出生时，家境清寒，母亲蒋氏多病，刘宝珊为求吉利，便给他取名寿慈，号北茂，意在“盼慈母健康长寿”与“北堂茂盛”（北堂即母亲之意）。

1909年（6岁）

在故乡度过贫困的幼年时代，受到家庭环境及其文化氛围的熏陶，常在母亲膝上听她唱民歌、讲童谣，6岁开始跟着父亲识字描红，诵读通俗古诗文，两兄长也常常给予辅导，童年的启蒙教育无疑为其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

1910年（7岁）

母亲蒋氏因病早逝。

1912年（9岁）

就读于翰墨林小学，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育。随父发蒙，始识字描红，诵读通俗古诗文：在英语方面，除出色完成学校课程外，还经长兄半农安排由当地外国传教士对他进行辅导，为日后从事英语专业打下了良好基础。受二兄天华的影响，酷爱音乐，课余时间跟天

华初步学会了二胡、琵琶和笛子等民族乐器。

1915年（12岁）

父亲刘宝珊猝然离世，时年12岁，家境每况愈下，全靠两兄长抚养得以成人。在国难家愁中，目睹二兄天华抱病创作《病中吟》，此二胡曲使他深受感染，对其日后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8年（15岁）

入常州江苏省立第五中学第10班乙组就读，该校为江苏省第一所新式中学，原名“常州府中学堂”。在校期间英语成绩名列前茅，与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为同窗好友，常在一起切磋学业。课余参加二哥天华指导的军乐队与丝竹乐队，学习乐理知识，并担任二胡、琵琶、笛子与小号、长笛、黑管等中西乐器的演奏，为日后致力于音乐专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1923年（20岁）

入苏州东吴大学英文系攻读，时值二兄天华在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成绩卓著，家乡父老均引以为荣，北茂一心向往北上求学，以便在音乐上得到更多的指点。

1924年（21岁）

是年春，插班考入燕京大学英文系，英文成绩突飞猛进，成为燕京大学英文专业的高材生，在燕大期间虽学业繁重，但稍有闲暇，即进城跟二兄天华学习二胡与琵琶等民族乐器。

1927年（24岁）

6月，以最优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同年秋，与江阴著名教育家郁咏春先生之长女郁祖珍（南华）成婚。之后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英语，培养了不少英语教员和优秀翻译人员。

1928年（25岁）

初生儿子育亮生。

1929年（26岁）

由沪北上，应聘就任北京大学英文讲师，讲授英国文学。

1930年（27岁）

兼任兼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专职英文讲师，历经七载，教学有方，且具创见，而深孚众望。

1932年（29岁）

6月8日，其二兄刘天华因染上猩红热，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37岁。巨星殒落，乐坛惊悼！北茂于悲痛之余，在长兄半农的劝导下，萌发了继承天华未了、竟事业的想法，从此发奋研习民族乐器，并自学音乐创作。

1934年（31岁）

7月14日，其兄长刘半农因染回归热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44岁。这宛如晴天霹雳连续而至，令刘家大小震惊得不知所措。北茂对于大哥随二哥骤然逝世，就悲痛来说，应当更为深切，精神上受到的打出也更为沉重。

1935年（32岁）

“刘天华遗作演奏会”在北平协和礼堂隆重举行，天华诸弟子参加演出，北茂首次登台，独奏天华名作《病中吟》，一举成名。这一年，北茂长子（因育亮夭折，现将其称长子）刘育辉生。

1937年（34岁）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北茂拒绝日伪当局的重金聘职，与杨仲子、熊乐忱等友人历尽艰辛，绕道香港、云南等地，奔赴大后方，又应鲁迅挚友许寿裳之邀，前往西北联大任教，辗转跋涉至陕西城固县，就任西北联大外文系英文专业讲师。

1938年（35岁）

10月24日北茂次子刘育熙生。

1940年（37岁）

8月，晋升为副教授，主讲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英文写作和诗学等专业课程。刘北茂选择了将英语作为谋生技能，但受两位兄长的潜移默化，他也喜爱艺术，酷爱音乐，也颇有天分。在西北联大时，北茂除了教英文，还兼任西北联大国乐指导，他经常在校内外进行演奏活动，

活跃了学校和城固当地的文化生活。

同年，处女作——二胡独奏曲《汉江潮》问世，当时是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北茂忧国忧民，又不时想起8年前在北平与二位先兄欢聚时的情景，不禁无限惆怅。这种痛苦的思绪总是挥之不去，在教课之余，他便手不停挥地练习刘天华教给他的几件民族乐器，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悲愤、哀思与隐痛。他喜欢到城固县郊的汉江边去散步，凝望逝者如斯的流水。一天，正值日落西山，刘北茂又来到江边，只见秋水连天，草木零落，且听那江潮滚滚，无情地拍击河岸沙滩的声响。这大自然的天籁雄浑、悲壮，听来似有撕心裂肺之感。刘北茂在江边枯坐良久，不觉触景生情，由个人的遭遇联想到祖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心中不禁又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故乡与亲人的怀念，以及对苦难中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种内心深处积聚已久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竟引发他对创作的一种冲动，于是乘着乐思泉涌，连忙赶回家中，彻夜挥笔，写成此曲。

1941年（38岁）

在《汉江潮》一曲写成后，于这一年秋天，又创作出他的第二首作品《前进操》。这是一首用二胡独奏的进行曲，旋律激昂奋进，表现了抗日军民勇往直前、英勇杀敌的必胜信心。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低潮期，大后方的政治空气是沉闷的，音乐界不少靡靡之音沉渣泛起，刘北茂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敬献给抗日将士的乐曲——《前进操》，并广泛流传在大后方和解放区，极大的鼓舞了人民的抗日热情。作品类似西洋的进行曲式，但仍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与中国气派，充分反映了作者既具有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又善于在创作中汲取西洋音乐中的营养。

同年，北茂初生子育亮染病夭折，时年不足12岁，于右任先生曾为其子书写墓碑“神童刘育亮之墓”的题词。

1942年（39岁）

第三首二胡名曲《漂泊者之歌》诞生了。乐曲如泣如诉，旋律哀惋中带着悲愤，似乎在倾诉生平痛苦的境遇，又像在表现他顽强不屈的

性格。乐曲类似回旋曲式，夹以不紧不慢的进行节奏贯穿始终，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在抗日战争中离乡背井的盲艺人的不屈形象，这也正是作者当时的思想与生活的真实写照。《汉江潮》《前进操》《漂泊者之歌》三首作品被后人称为“抗战三部曲”。

同年夏，才感到二哥天华去世不觉已经十载，自己也早已步入中年，对继承刘天华“改进国乐”遗志的夙愿越加感到时间的紧迫，遂辞去在当时被认为待遇优厚、地位也较高的英语副教授的教席，立志弃文从艺，改治音乐。当时不少同事同行认为他在英语上已卓然成家，对他此举不免感到诧异与惋惜，纷纷劝阻，校方亦一再予以挽留。在旧中国，音乐是不受重视的，更何况又是“国乐”，于是有人戏言：“刘先生您何必丢下一个铁饭碗，去拾起一个‘讨饭碗’呢？”但他却义无反顾，举家迁蜀，奔赴大西南，改任四川重庆附近的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乐教授。刘北茂感到能投身于向往已久的民族音乐事业，心情无比激动，于是旅途之中产生了二胡名曲《乘风破浪》。

1943年（40岁）

《小花鼓》的诞生与一家人在青木关过节俭春节有关，当时北茂妻子郁南华凑了点钱，只够买点土豆、两个鸡蛋和一点油，回家因陋就简，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土豆煮熟了捣碎，掺上面粉，打上鸡蛋，做成小丸子，放在油锅里炸。她高兴地向全家宣布：“今天过年有炸肉丸子吃了！”两个儿子刘育辉、刘育熙兄弟俩都信以为真，吃得津津有味，吃饱了就兴高采烈地一起敲着一只还是从北平带出来的空饼干筒，唱起《凤阳花鼓》来。两个孩子用童稚的声音将《凤阳花鼓》曲子歌词改了乱唱起来：“奴家没有儿郎卖，奴家只好卖爸妈，咚咚锵！”北茂听了哈哈大笑，听着听着，突然若有所思，跑到一旁拿起两张拆开的香烟盒纸，抓起一个铅笔头在上面写写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工夫，他对大家说：“我已作好了一个曲子。”郁南华说：“你吹牛吧？”北茂道：“不信，我拉给你们听听！”就这样，几分钟时间，一首酣畅淋漓、充满节日气氛的乐曲诞生了。

1944年（41岁）

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亲自邀请北茂赴重庆举行二胡独奏会，演奏取得极大成功，得到人家高度评价与盛情款待。席间还有老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作陪。陶曾有意挽留北茂主持育才学校的音乐教育，因故未能实现。

1945年（42岁）

重庆孤儿院颇具音乐天赋的盲童颜少璋，拟报考国立音乐院，遭院里某些人的反对与非议，北茂深表同情，据理力争为其争得入学资格，并动员其他教授一起给予悉心培养，使其后来终于成长为成绩卓著的盲人音乐教育工作者。

1946年（43岁）

抗战胜利后，随国立音乐学院迁往南京。

1949年（46岁）

解放前夕，曾支持并参加进步师生排演聂耳的民乐大合奏《翠湖春晓》；同年南京发生“四·一”惨案，北茂不顾个人安危独自为受迫害的爱国学生进行慰问演出。

11月，国立音乐院在南京金陵大学礼堂举行迁天津的“告别音乐会”，北茂独奏《漂泊者之歌》和《空山鸟语》等曲，获很大成功。

1950年（47岁）

3月，刘北茂从南京公教丰村举家迁往天津，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民族管弦系教授。6月，在建院典礼上，独奏《汉江潮》《小花鼓》等曲，获一致好评。这一时期创作二胡曲《农民乐》，系作者解放后第一首作品，表现出新的时代气息。此后又陆续创作出《和平民主进行曲》《欢乐舞曲》《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和《愉快之歌》等二十余首二胡曲。

1955年（52岁）

借调担任盲人训练班的二胡教员。对残疾人表现出一片爱心，继颜少璋之后又培养出著名盲人二胡演奏家甘柏林；盲童郑荣臣在其指导下学习二胡，受到的影响与教诲对郑后来成长为著名盲人作家起了一定作用。

1957 (54岁)

调回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1958年 (55岁)

借调至安徽艺术学院任教，由于学院刚成立，师资极缺，第一学期基本没有正式上课，北茂就拄着拐杖，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子，亲自到院部教务处主动查阅新生中学习二胡专业的学生名单，再去每个人的宿舍一一访问，给予勉励和指导。

1963年 (60岁)

安徽艺术学院音乐、美术两系并入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北茂随系转院到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任教授。同年7月，安徽省音乐界隆重举行《纪念刘天华逝三十周年暨庆祝刘北茂六十岁诞辰音乐会》，北茂与诸弟子同台演奏。

1966年 (63岁)

5月，“文革”前夕，北茂最后一次公开登台演奏。在钢琴伴奏下演奏了《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和《山村变了样》3首具有创新精神的乐曲，表现了对新人新作满腔热情的支持。十年动乱中，他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

1970年 (67岁)

随合肥师范学院迁并至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任艺术系教授。在安徽，他一教就是十几年，这也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年，为少年儿童创作了《小树快长大》《少先队员之歌》《赞公社》等二十余首小型乐曲，还有不少二胡独奏曲，如《美丽的包河》《千里淮北赛江南》及《黄山瀑布》等一批有分量、有影响的曲目，这些曲目在教学和演奏中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1971年 (68岁)

由于疾病一再加剧，组织批准他的退休要求后，便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筒子楼3号楼家中（儿子刘育熙的家）。虽然停止了校务教学工作，但他并没有停止苦练二胡，更没有放弃创作乐曲。

1976年（73岁）

病魔缠身但仍笔耕不辍，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谱写出了深切哀悼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哀思》和《流芳曲》，以及热情歌颂“四化”建设的《迎朝晖》。

1980年（77岁）

进入这一年以后，北茂又得腹泻，来势颇凶，且不同于一般腹泻，无药可根治，因而一再反复。8月，北茂次子刘育熙副教授将《哀思》移植到了小提琴上，不久到银幕川举行了一场独奏音乐会。北茂用心血凝结的乐曲，化成感人至深的琴声奉献给了塞上观众。

1981年（77岁）

重病住院，9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他走的时候很坦荡，对夫人郁南华说：“我一生不欠人家一分钱，不欠别人一封信，一生没有撒过一次谎，走的也安心。”并留下遗言：“死后不要做新衣服，丧事要简办，更不要开追悼会。”

1982年

安徽省艺校与省内民乐界则在刘北茂逝世周年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与刘北茂音乐作品会，并编印了《刘北茂先生作品选集》。

1992年

5月15日和16日，“刘氏三杰”纪念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整个会场群贤毕至，刘北茂的儿子刘育熙登台演奏了父亲的著名曲作《哀思》。此前，在主办单位的筹备会议上作出一项决议——为配合纪念活动，建议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与江阴市刘氏兄弟纪念馆联全征集编辑《刘北茂纪念文集》。

2002年

2月，刘北茂的儿子刘育熙主编的《刘北茂纪念文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纪念集中的文章其字里行间无不倾注了亲朋好友对北茂先生的怀念与崇敬。从每篇文章对往昔悠悠岁月的回忆中，北茂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2003年

9月，刘北茂的儿子刘育熙主编的《刘北茂二胡曲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本曲集由北茂先生创作的二胡独奏曲、二胡小品、少年儿童二胡练习曲以及整理改编的古曲与民间乐曲四部分组成，基本上以创作或编曲年代为序。

后记

构思这本书已有两三年了。以前曾用散文式样写过刘半农、刘天华的赏析和介绍文章，刊登在报章杂志上。一位新闻界朋友看了说，文章写得蛮有灵性，但惜乎不是厚实的传记文学。我汗颜着搪塞说，围绕两位兄长的文字，已经很多了。关于他们的生平，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他们的家世，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在中国近代文化上的贡献，特别是刘天华的火红，刘天华的电影上映，种种的文本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连篇累牍。我写也只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玩不出什么新花样的。

这事过去没多久，江阴市档案局有意要出江阴名人传，向我约稿，我写“二刘”之外的刘北茂，说也算填补一个空白，这句话正合我的心意，于是接受这个较为艰巨的任务。通过阅读、查阅资料、行走、采访等多种方式进行写作准备，刘北茂形象在我心中树立了起来，对此我深感刘北茂一生虽然没有两位兄长坎坷，但他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亦不少，总之一生也很不易。

刘北茂先生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现在许多年轻的音乐学子，也包括一些中年人士，恐怕已不知道他的名字了，更不用说他为继承二哥刘天华的事业改变志愿的事例。但岁月的流逝，湮灭不了刘北茂先生在音乐界作出的卓越贡献。在面对刘北茂这位成就很大的音乐家和他的作品时，该如何下笔呢？从现有的文字中，最多的是同事与弟子的回忆性文章，点点滴滴，文字简略，略等于一个个片段介绍。我的任务之一就是理性的判断和建构刘北茂的生命历程。

我的文字，预想将他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从早期的大学英语教师改志愿成长为一个二胡演奏家和二胡作曲家之实践过程。我的观念里，不想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来定位，他只是尽职尽责的一个忠厚好人。我写作只能删繁就简，选择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些代表作品，以我自己的感受来写他的人生轨迹和创作。

为此我从图书馆借阅了有关刘氏三杰的资料，包括《暨阳刘氏宗谱》等史料，择其要者，许能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让读者大概了解音乐家刘北茂的创作经历和作品、人生况味、情感生活，以及还有些争论的话题，尽量使读者读了不枯燥、不厌倦。如果读者能从中得到哪怕是一点点益处和愉悦，我就甚感欣慰了。

本书基本按照音乐家刘北茂生平为主线，向读者描述他的生活和艺术足迹，写法上虽有些平铺直叙，但这种记录还是能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传主生平的，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利。我力争去除虚矫赘文，不作无病呻吟。

当名人不易，当名人之弟更不易。刘北茂经历了他的阵痛，他成为了我们的榜样；我要用充满爱戴的语言，记录了他的生命之旅；我要告诉大家，曾经被厄运笼罩着的这一家人，最为令人敬佩与感动的是母子情、父子情、兄弟情、妯娌情，叔嫂情、叔侄情等，一家人相亲相爱，不离不弃。即便在逆境中，心中的信念与理想从未泯灭。

我寻求着笔墨既要写出刘北茂的外在经历，又写出他丰富内心的情感世界，我试度用这种真情实感的告白与倾诉，来打动亲爱的读者朋友。

这部书让读者了解一个音乐家，在艺术辉煌的另一面，也有人生的不幸。生活就是这样，展示给别人的总是欢笑，留给自己的却是眼泪。我要写出一个音乐家的欢乐和悲伤。使读者对刘北茂和他那一代人所思所想有一个全方位的把握；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刘北茂作为刘天华音乐的传人，他已经成功地将家业传承给下一代的风

貌。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有好多地方还不够全方位、多角度作情节铺展，但作为传主还是较立体地呈现出来的。幸运的是，拙著得到江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及市档案馆的推荐，和上海文汇出版社的支持，使之得以顺利付梓。

我的儿子李向荣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搜集资料、照片，并作全书的校对、修改。同时，刘氏后代和许多朋友提供了相关资料与有价值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李建华

2015年8月1日于江阴